

廣西近代經籍志

序

前清南康謝蘊山先生修省志，於藝文一畧，仿馬貴與文獻通考經籍考之例，於經籍之有序跋者，概錄於左行，俾閱者於以知其書之源流與其得失，而已乃處於客觀，僅述其畧歷而已，雖未加刪汰，篇幅稍繁，然不敢掠他人之美，而於其書未加深究，尤不敢信口雌黃，遽加評隲，蹈毛大可紀曉嵐諸人之失，意至善也，惟其書成於嘉慶間，所錄之書，亦至嘉慶而止，即嘉慶以前所漏畧而應補者亦不少也，至今已百餘年，惜無人起而續之，吾友蒙君雲程，博學能文，喜究掌故，慨然以此爲己任，沿謝志體例，從事編輯，凡閱十餘寒暑而書成，名之曰廣西近代經籍志，四部所有，網羅大備，卽謝志所漏畧者，亦補入之，其蒐討亦勤矣，謝志所錄，始自前漢陳欽，止於清嘉慶五年，歷時將二千載，桂人之著作，僅得二百四十餘種，現蒙君所錄，僅百餘年間，乃有四百五十餘種之多，幾增一倍，而身負天下重名，稱爲一時傑作，如蘇爻山之子學，鄭小谷龍翰臣之小學，朱伯韓王定甫之詩文，王半塘况夔笙之詞，皆於此短短百年間，踵趾相接，如珊瑚琪樹之競瑰麗於一庭，如景星慶雲之同璀璨於一夕，嗚呼盛矣，近人謂中國文化演進之區域，乃自北而南，古以黃河流域爲文化中心，東晉以後，乃移於長江，今後將盛於粵江之間，殆其然歟，夫著作乃文化最顯之徵象，考長江流域之著作，在東晉以前，固寥寥可數，後始日趨

於蕃盛者也，然則吾桂近百年之文化，其進至速，殆旭日將升時。霞光之先現而絢耀成綵者乎，惟觀謝志所錄之著作，都二百四十餘種，而詩文集幾佔四分之一，蒙君所錄四百五十餘種，詩文集居三百一十餘種，更佔至四分之三，蓋華族右文之風，今猶古而尙未沫也，然所謂文化者，實賅括一切文物而言，文學特其一端耳，在此百年中，以積弱奇貧之中國，與強悍富厚之敵人遇，因偏重文學之故，敵堅而我脆，敵實而我朽，抗戰哲人而敗，抗戰小小高夷而亦敗，創鉅痛深，亦可嗚矣，救偏卽以救國，科學之研究，今日其尤要哉，蒙君脫稿此書之後，擬進而搜求桂人科學之譯著，另爲一書，其旨深，其見卓矣，吾尤望其繼而從事焉，俾莘莘學子，得有塗逕，以爲研究之資，於以啟秘闢新，牽挽吾桂文化之輪鞅而促其進，於以繼往而開來，於以由鄉而及國，其所裨益者尤大，文化盛於粵江之間，其說或將徵實也夫。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弟馬冠麒拜序

例言

一 廣西經籍，自嘉慶廣西通志藝文畧著錄外，尙無紀載專書，茲就見聞所及，纂爲斯編，分經史子集四目，凡七卷。

一 編中各書，多乾隆以後作品，通志藝文畧所未收，卽雖收而有闕漏者並歸著錄。

一 各書撰人，俱繫以小傳，詳其姓氏爵里世次，實無可考者闕之，至一人著書多種，其履歷已見經部者，史部以下不再詳，餘遞推。

一 各小傳除引用他書，悉照原文，迺舉作者姓名外，其自撰小傳，用李氏先正事畧之例，稱某某先生，所以恭敬桑梓，非有軒輊於其間。

一 所引各書，必舉書名，避杜撰也，間有考証，則加竊語以資識別，然亦無一字無來歷。

一 著錄之書，其見知傳本曰存，卷數版本詳焉，其在若存若佚之間，概曰未見，存目以待訪，不釐以有目無書，聽其湮沒不彰。

一 本編以網羅散佚表彰鄉哲爲主，至海內名人撰著，有關鄉邦文獻者，如粵西金石錄，三管英靈集之類，亦歸甄采。

一 本編所纂不過取百餘年來著述，作一結束，以備羣故便稽考而已，至現代科學進步，一日千里，自非本編

廣西近代經籍志 例言

一一

所能賅括，故人譯著，當別自爲編，不用此例。

一 近代著述，畧異於此，有力而好事者，能廣事蒐集，自唐宋以遠今茲慎擇精校，仿湖北豫章前例，刊行廣西叢書，以廣流布，其治統更無涯涘已。

一 伏虎里問，得書不易，吾友馬駒養（冠麒）既出所藏書以資探討，復爲之商榷是正，重可感也，附識於此，用彰切磋之益。

一 是編由掃摺殘帙而成，筆漏多端，踏駭不免，倘望方聞闡達，匡其不逮，幸甚，民國十七年十二月識於南寧圖書館。

廣西近代經籍志卷一

南寧蒙起鵬雲程父編纂



經部

醫匪十經

謝濟世撰 未見

清史循吏傳謝濟世(案先正事畧字石霖，號梅莊，廣西全州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雍正四年轉浙江道監察御史，時上御門，許科道直前奏事，濟世珍章言三事，世宗奏顏問云何，對曰一錢法，一鹽法，上曰，錢法大難，朕方籌畫，已又奏勅河南巡撫田文鏡貪贖不法狀，上顧諭曰，彼號能臣，朕方倚任，爾毋惑浮言，還其奏，濟世伏不起，爭益力，上怒，付法司鞫問，尙書劉杜訥命刑訊，問主使何人，濟世曰，孔孟，何故，則曰竝孔孟書，自當忠諫，見奸弗擊，非忠也，奏上，議大辟，得旨免死，令往阿爾泰軍前効力，濟世在軍台，平郡王及公大臣博爾布伯克臣欽拜，皆待以殊禮，欽拜則北面稱弟子，夸薩大以下受業者不可更僕數，平郡王命副王從受業，會得二獬犬，擬進奉，濟世曰，獬犬非王事，孰將進一二賢臣，王顧副王曰，侍御良言，真古人箴規之箴，不可忽也，居三年，上念効力諸臣，以問振武將軍，將軍勅濟世註大學，毀謗程朱，未進其書，廷議又謂有諷刺語，卽戍所下獄論死，上復有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

經部

一

詩鳴華爾後邊，徒濟世察翰更糧餉營，已又徒無最台營，已又徒鄂爾坤營，高宗登極召還，復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外補，得旨授湖南督糧道，善化知縣樊德賄，衡陽知縣李澎，悉撫許容心腹也，其徵糧淨收皆倍蓰，濟世易服爲鄉民，廉得實，乃捕澎丁役，揭參德賄，皆格不行，詣許容面陳狀，詞過激，容恚甚，反列狀糾濟世，於是湖南士民揭帖訟冤，有旨交總督孫家淦會鞫，濟世屏任，以岳常澄道倉德代，時布政使張琛，按察使王玠，銀鍊成獄，謂所訪衛崗事皆虛，而長沙知府張琳原詳稱微實，與劾疏歧，適玠擢四川布政使過岳州，手致琛審於倉德，請密易原詳，倉德不可，慮擾衆忌，遂以書呈總督總漕，總督疑其事，總漕移牒都察院，左都御史劉統勳上之，御史胡定采民謠以聞，上命侍郎阿里衮馳諭至，則士民數千人，戴香迎馬首跪稱冤，盡得朋謀傾陷固周內狀，力爲平反，坐許容及藩臬守令皆革職，總督亦坐免官，濟世得雪，改授鹽驛道，以老病休致，家居十有二年卒，濟世在案外九年，得究心聖經，尤精易理，所著易在，曾進御覽，又著有醫世十經，及以學居業集，史評，纂言內外篇，離騷解，西北域記。」

案先生嘗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爲四經，合之易書詩禮春秋孝經爲十經也，醫匠爲醫藏之古文，醫藏，猶皮藏也，嘗自刻於桂林，道光中原板已朽，先生族姪靜園謀爲續刻，見先生姪廷鈺重刻梅莊雜著駁語，是道光中尙有傳本，光緒中，長沙張星樸氏深柳讀書室，亦有藏本，惟闕春秋禮記二經耳，又先生與方靈犀書，某不敏，住歲妄意窮經，曾有醫世十經行世，厥後逐年遞有寸進，自覺其中錯誤殊多，遂毀其板云云，據此曾有毀板之舉，殆鑒於當時文字獄而出此耶，獨怪謝繼山廣西通志，既不爲先生立傳，而其全部著述

，未亦贅錄一字，可以思其故矣。」

古本大學註中庸大義疏

謝濟世撰 未見

案古本大學註中庸大義疏，乾隆元年正月進呈本，此先生自戊所歸復原官時也，見所進學府註疏奏，奏言案居省過，閉戶窮經，九年以來，四書義疏，雖論孟之箋未就，而大學之註中庸之疏早成，內中大學一書，曾經原任振武將軍順承邵王錫保參其誹謗程朱，世宗並不詰問，又經九卿科道，議其諷刺朝政，世宗復加寬容，蓋以誹謗者，因先儒之有疵，諷刺者，特行文之失檢也，今所議之諷刺，經已刪改云云，當時如毛西河輩誹謗程朱者，何止一人，而獨議及先生何也，又纂言外篇言先生歸復官進古本大學註中庸大義疏，鄂爾泰朱軾怒其無知妄作，請旨嚴飭還其書，又二年與翰詹拜道傷直，進經史，進易在，混旨留覽，二年以此書既進呈，命付梓，皇子誤聽，並諸經之未改定者梓其半，未幾有密奏其離經畔道惑世誣民者，先生遂毀其板，高宗覽奏曰，我不以言語文字罪人也，其事乃寢云云，當時東縛思想如此。

論孟箋

謝濟世撰 未見

「纂言外篇」先生任塞北駐蹕十經，不知有西河也，歸至京，始見其集，故論孟箋中補錄之。

易在

謝濟世撰 未見

案亦先生保直經筵時所進本，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

經部

三

周易貫義

柳彬撰存

「清史儒林傳」彬字稚林，廣西灌陽人，歲貢生，五歲而孤，十二喪大父母，哀毀如成人，舉母先意承志，侍疾累夕不寐，及歿，哭踊之地成坳，經年不斃，髮僅有存者，三年中，非受弔不見客，既禫，或求爲子師，力辭，自傷少孤母亡，絕意進取，以石爲父墓而室其旁，夜則拱立向墓，遇家有嘉事，每涕泣不能自已，歲惟祀先除夕一至家，如是者三十餘年，有時安居，夜誦書琅琅，旣歎，獨立室外，望西山泫然泣下，西山在縣西南滄水陽，彬父葬處也，鄉人因顏其室曰永瞻，彬爲學嚴於律已，未嘗自欺，嘗見諸子作字，告之曰，學書如修身，自有定則，若以趨時，詎有真品乎，子祖一官廣東海豐縣知縣，道人迎養，作書知之曰，居官以清慎爲主，初得官即分心眷屬，何以保清白乎，吾守先人遺澤，足以自供，不賴汝祿也，祖一承其教，以庚善稱，卒於官，海豐之民，不遠數千里送柩歸葬，彬生平邃深經學，晚尤嗜易，著周易貫義，自序謂天地萬物備於易，而皆習以一心，然不敢稱曰一貫，故稱貫義云，又著有洪範參解，律呂參解，楚辭貫真，古詩十九首註等書，嘉慶十八年卒，年六十六，子祖培，能承其學。

「灌陽縣志」劉象俱傳，象恒字藝前，縣人，嘉慶二十三年舉人，山西長治知縣，嘗師事外祖鄉賢公彬與其舅太常公兄弟三人遊，故能以高林爲循吏，又爲外祖刊其周易貫義一書行世。

勞崇光周易貫義序曰，灌陽柳滋圃太常，同館前輩中偉人也，余入詞館時，太常已歸道山，未及親炙，嘗以爲憾，及官晉陽，與太常之甥劉莪甫太令爲同官，語及太翁永瞻先生品學，始知太常之積學勵行，淵源

有自，爲壽仕者久之，今來桂林，適張甫致仕歸里，聘主講宣成書院，一日攜新刊周易甘肅一書詣余索序，則永瞻先生遺書，我甫出其修脯之資，奉而行之者也，余於簿書倥偬中，省誦一周，竊觀先生於是書用力專且久如是，歿已數十年，始克出而問世，顯晦固有神耶，先生志趣恬退，不求聞達，嘗養挾山中，閉門讀易，博采漢晉以來諸儒歸易之書，研究闡發，而以御纂周易折衷爲宗，象數窮理，燦然備具，蓋萃畢生精力，孳孳沒沒爲之，始獲成此編也，不基難哉，嗚呼，先生古之純孝人也，年五歲喪父，稍長慮慕側，歲恒數月，居之三十餘年，未嘗嬉笑，居母夫人憂，哭踊之地成坳，經年不飾，髮僅有存者，疑聞諸我甫，頃讀吾師阮文達公所撰別傳，更得其詳，余嘗親傳記所載古孝子居鄉與其廬墓地，盜賊往往相戒勿犯，猛獸亦且遠避，先生孝德若此，尚足以泣鬼神感人心，使百世之下，頑者廉，懦者立，又豈必以著述值，矧所著爲羽翼經傳之書，因己卓卓可傳耶，余服先生之爲人，益覺是書爲足重，而我甫垂老之年，皇皇然以外家遺書爲念，惟恐散佚弗傳，其風義有足多者，割爾旣成，匪第慰先生稽古之願，亦足慰太常仁孝之思於地下矣，若夫是書命名之義，與得力之深，則先生自序及我甫所著例言已詳，無庸觀樓，惟於先生至行，往復言之，以明本原無虧，始可與言寡過之學，而益信是書之非苟作也，噫，今日郡縣中倘得經明行修如先生其人者，日以孝弟忠信化導其鄉，行見風俗淳美，盜賊屏息，又烏致有犯上作亂之患，爲朝廷宵旰憂哉，讀是書當必有想見先生之爲人，而聞風興起者，是尤區區所厚望也夫。

六書管見

況祥麟撰 存

「臨桂縣志」沈辭麟字華泓，嘉慶五年舉人，所著六書管見二十卷存

案六書管見十六冊，第一回書館藏，光緒丙子刊本，華泓先生論六書次序，以班書藝文志爲正，其言曰，古人制文本意，原以聲之出諸口入於耳者，未可以經久致遠，不若形之出諸手入於人目者，可以歷千百年如同時，距千百里如同堂，觀其形面以得其音與義也，故於有形者象之，如日月水火耳目魚鳥之類是，形不象也，乃舉一形以爲幟，以一形指之，或聚數形以象之，如上下尺寸開閉春鑿之類是，是皆形之實有者，形不可指也，則以形合形而意可會焉，是其意雖虛而形則實有者也，意又不可會，則以一形爲之義，以一形之所爲聲者語之，形實也，而所語之聲雖離乎形或不盡闕形，且非此文之形也，是半虛而半實者也，至轉注則各自爲象，爲事，爲意，爲聲，而同此一義，非若假借之僅借其聲與義而無關於形者也，故六書次序，以藝文志之次序爲正，其總目如下，卷一提要，卷二卷三辨字，卷四卷五音韻，卷六卷七象形，卷八卷九繪形，卷十指事，卷十一會意，卷十二至十六諧聲，卷十七省聲，卷十八轉注，卷十九假借，卷二十說文引經攷異。

樂律辨正 王維新撰 未見

「容縣志」樂律辨正二卷，存，已梓，王維新字曼文，由舉人官泗城教授，生平著述凡八種，其天學鈎鈞樂律辨正，及邵鱗山志，成於道光己亥戊子間，經朋輩醴金梓行，

前松滋令馮雨陸錫瑛序曰，樂者天地之和也，古者教人之法，樂爲最重，觀之虞書周禮可見，士無故不徵琴

瑟，所以發其心而底於和平也；後世樂教失其傳，而士之成材者，不如古，程子嘗論及之，顧古法藥不盡可考，先儒之潛心講學者，未嘗不尋求其蘊以著爲說，第非深於學者不足以知之，容縣符一先生，屏曆外留心樂律，嘗著有辨正二卷，出以示環，大意謂中聲非專指黃鐘，并解明史記九聲各數，破淮南子變徵變宮之謬，更及琴笛各法，而皆準以自然之元音，瑣素未肄業及之，又傷遲暮，無由講習以窮其妙，後之君子，將究心於樂律以治其心，以成其德，於是編將有取擇焉，時道光己亥春，」

七經精義

陸錫瑛撰 未見

「灌陽縣志」劉璣字琢之，縣人。舉嘉慶十二年鄉試第一，湖北松滋縣知縣，易經精義，書經精義，詩經精義，春秋精義，禮記精義，儀禮精義，周官精義，皆錫瑛所彙輯，並有自序。案七經精義其名與前清御纂七經精義同，或係纂輯之節本。

字學便覽

鍾琳撰 未見

「耆稽縣志」鍾琳字四雅，縣人，嘉慶十二年舉人，直隸昌平州知州，有字學便覽行世。

韻府撮辨雙聲疊韻別讀

蔣稱撰 未見

「灌陽縣志」顧府撮辨，雙聲疊韻別讀，蔣稱撰，稱號玉山，縣人，道光三年舉人。

臨庇堂說經質疑

周恩宣撰 未見

「臨桂縣志」周恩宣字立生，縣人，嘉慶監貢，著有臨庇堂說經質疑，禹貢地理考畧，春秋釋地考証。

兩論纂說

況澄撰 未見

「臨桂縣志」兩論纂說十卷存，澄字少吳，祥麟子也，道光二年鴻士，河南臨糧道。

春秋屬辭比事補

況澄撰 未見

「臨桂縣志」況澄春秋屬辭比事補二卷，存。

說文徵典

況澄撰 未見

「臨桂縣志」況澄說文徵典四卷，存。

廣千字文

況澄撰 未見

「臨桂縣志」況澄廣千字文一卷存

詩經大義

閔光弼撰 未見

案閔先生光弼字鶴子臨桂人，道光十五年舉人，官教諭。」

龍啓瑞復閱鶴子書云，辱奉手書，並惠讀詩經大義一卷，快慰之至，計維異居康勝，課士之暇，得以經籍自娛，大著一編，實能好學深思，窺見古詩人之意旨，大約若古而不泥於古，從今而不蔽於俗，所謂詩之失愚者，宜可以免焉，某學殖寡陋，於是經無能爲役，意有所疑，或可以匡助於足下者，輒逐條註於簡端，伏候采擇，竊謂自來說詩之家，厥有二道，漢世諸儒，多墨守經師之古訓，宋後儒者始務競心得，掃棄說舊，而以己意測古人於千百費之上，其能得古人之意者，固時有之，而其空疏無據者，亦往往然矣，自

朱子集傳出，乃克齊衆說而折其衷，觀其集中與門人言作書之大意，實與孟子以意逆志，不以文辭害志者，若合符節，舉凡漢儒膠固拘滯之蔽，是書出始一洗而空之，有宋諸儒之說，亦至是始得所論定，故自春秋以來，善讀詩者，惟孟子，而善會孟子之言者，則朱子一人而已矣，後之言漢學者，以其駁斥小序過甚，又解詁多不從古義，遂致不滿之詞，不知朱子當日精擇詳辨，於漢儒之堂奧，固已足履而身親之，特其所見以爲如此，聖經至重，不敢遽就以自成一派之說，然其教門人君集傳者，必兼看古註，（見語類中沈杜仲所錄）是知朱子之心，原未嘗因己有成書，而遂廢儒先之說，乃欲人並習儒先之說，以知己求是之意也，近世學者於毛鄭傳箋，概設高閣，不知古賢傳受，淵源具在，而朱子取舍之義，亦藉是以識別於其間，彙擬輯爲一書，以朱子集傳大旨標舉於各章之下，復引小序而下漢儒專門之說附焉，使學者知集傳之外，古說詩者之家法如是，又可知朱子慎擇之意之所在，名曰詩經今義證，索於人事，又治他書，未卒業，故不暇及，今釐足下書，大足以啓發鄙意，故不敢淺露而自竭其說焉，士之能讀書者希，讀書而又能治經者希之又希者也，願勉爲之毋少倦，」

朱琦詩經大義後序曰，吾鄉經學，自漢陳長孫父子始，然皆治春秋而不及詩，其後治書有全州文立緒，治易有靈川全賜，臨桂張茂梧，及國朝蔣光昌，姜士奇，治禮則陸川龐希容，全州陳宜，而皆不及詩，其善說詩者，惟陽朔唐瑄一人耳，而不樂李志亦有絕經約旨一書，蓋治詩者之難其人如此，余嘗謂聖門首重詩，而詩說莫古於序，先儒謂序出自子夏，而毛公衍之，衛宏又因師說爲之詮次，漢時齊魯韓三家並立，齊

詩久亡，魯詩再傳有韋氏學，而韓嬰所著內外傳數萬言，今惟外傳存耳，毛詩稍後出，鄭樵謂其說多采齊魯韓氏，當時未之重，迨魏晉間，諸儒證左氏國語孟子諸書，然後學者舍三家而從毛氏，論者又謂毛氏說鄭康成箋書多沿其解，雖其後王肅孫毓陳純之徒，互相詰難，然至唐孔穎達疏義出，其論遂定，又至宋朱子集傳出，而義益備焉，吾友閔君喜言詩，尤篤信詩序，琦嘗笑謂閔君，吾鄉治經者不乏，獨治詩者少耳，以余所聞近代惟唐李二君，今至子而三矣，後與別京師，又數年，余假歸，閔君亦自某州學歸，問其所以，則出詩經大義若干卷，余取而視之，其說大抵申明序義，自毛傳訖朱子止，旁及雜家，而尤詳於唐以前，引據賅洽，斷以己意，閔君自言吾所學雖本之大小序，然於序所不合者，不願爲牽附，至於朱子之說，有未安者，必虛已辨析，不敢如今之攷訂家妄肆詆毀，鄭夢白中丞嘗稱其書爲毛鄭功臣，又於宋儒不相抵牾，爲得古人說詩之意，既爲之序而張之矣，而余更爲考吾鄉經學源委，及歷代說詩者異同，附之簡末，以爲治經者勸云爾，」

樂律考成

謝伊人撰 未見

案謝伊人先生名及里實俟攷」

禮啓瑞序曰，古樂之亡久矣，孔子與顏子論爲邦曰，樂則韶舞，故鄭聲，孟子對齊宣王曰，今之樂，猶古之樂，非孔子之言正而法，孟子之言通而濫也，王者治功既成，規模明備，非攷訂中和之聲，遠稽隆古，則無以協上下而承天庥，世道衰微，諸侯欲行王政，要在嘯德養和，與民休息，君臣同德，內外無怨，無

聲之樂，播於朝廷，斯則鐘鼓聲鐃，各因其俗，用之可也，由此觀之，循本者尙德，操末者習器，孔孟之言，非道有不同，所與言之人異也，自漢興以攻伐取天下，薄先王之治爲不足爲，叔孫通小儒，不能復古樂，躋漢德於唐虞三代之盛，文帝溺於黃老，一切制作，謙讓未遑，降及安世房中之歌，其義頗近於淫靡矣，自是以還，雅樂不興，然漢唐之盛，終不害其爲治者，則以強本節末，澤潤生民，而爲樂之本猶存也，然而古器散亡，元音消歇，或義存矣而用闕，或物備矣而數乖，用之郊廟，不足以洽神人之和，用之朝廷，不足以宣上下之情，則於太平之治，猶不能無憾焉，蓋無其德者不能舉其器，有其德者又患無其文，鐘虡藏在故府，賸僅僅以備官，此三代以前守國者之失也，制法缺畧，因陋就簡，聽古樂則惟臥，聞新聲則不知倦，此三代漢唐以來君若相之失也，如以孟子救時之言而用之承平之世，此不惟後之君臣，有以自便，而古樂之興復，將望之何日歟，吾鄉謝子伊人清和徹悟，性近乎樂，積數十年之心力，覃精研思，攷古今律呂尺寸短長之分，辨音清濁高下之宜，著樂律攷成一書，其書首樂律，次樂器，次樂聲，而以樂舞終焉，探其本而竟其用，其精微之至，雖未知於古人何如，然亦可謂詳博者矣，惜乎，吾學不足以訂正其疑，力又不足以張之，使其信於今而傳於後也，因爲論用樂之理云。

愚一錄四書翼註

鄭獻甫撰 存

「清史文苑傳」鄭獻甫字小谷，廣西象州人，道光十五年進士，官刑部主事，以乞養歸，丁父母憂，遂不復出，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獻甫東西避寇，至廣州，總督勞崇光故與獻甫交好，延主講書院，未幾辭歸

，至桂林，復主講席，廣吏巡撫郭嵩燾奏獻甫學深宏邃，通達治體，請飭廣東差遣委用，獻甫上書廣西巡撫張凱嵩，以年老求免，凱嵩復以獻甫品高守正，足勵風俗，奉旨賞給五品卿銜，獻甫天資高明，耿介豪逸，象州亂後，民失田契，官失糧冊，訟獄繁興，獻甫請於官，命民呈田數均數總算符額而止，鄉人服獻甫忠信，無欺僞者，於是官給印照，訟獄遂息，生平無嗜好，惟好書，終日不釋卷，博覽強記，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皆有評點，尤熟諸史，爲文章貫用古今，直抒己見，絕去修飾，所著法論曰，開創之世，所以治於承平之世者，其法簡易而行之，邊外之民，所以安於中土之民者，其法簡而易守也，近代議法者，好以一己之私心，度萬世之利弊，法未行而豫設一法以待之，法既行，而又增一法以制之，法或窮，而又創一法以救之，問之民，不能悉也，付之官，不能記也，惟積爲塵積，以供狡狴老吏，上與官而下剝民，同一事也，一人賄吏，吏曰法可，一人不賄吏，吏曰法不可，如是，則吏之權，且在宰相上，其儲材議曰，以科目取士，以資格用人，以簿書考吏，謂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例，但得其似人者，卽足以辦矣，士無論有學無學，皆可干名，人無論有才無才，皆可當官，天下察知其然也，僥倖於名，奔競於利，游士滿世，濫官滿朝，夫豪傑之材，不可驟而得，氣節之士，則可豫而養也，救時之術，不可強而爲，經世之學，則可勉而通也，天下之人材，不在於上，則必伏於下，不出於正，則且入於邪，如今之法，不足以得天下之大材，且足以壞天下之小材也，其權論曰，大吏所以侵州縣之權者，恐官病民也，而不知大吏侵州縣之權，則民又輕官，官病民，有上司之剝奪，有下民之控告，知則去之而已，民以輕官，則風俗大

壤，雖有賢守令，亦困於積習，其弊必至於決裂而不可救，故欲伸大吏之權，莫如勿侵州縣之權，其治盜說曰：軍州縣之權而授以兵，留州縣之賦而饒以財，寬州縣之課而賞以效，盜之初起，令能急治，何至數千萬人橫行，惟州縣不能治盜，又不使有餘財，而又處分太重，彼又苦於緝捕之難，則縱舍諱飾以避考成，至縣以盜報而縣破矣，郡以盜報而郡破矣，其必積而至於不能平，無足怪也，其練民練勇議曰：招勇爲兵，則散勇爲盜，其變速而禍小，練民爲兵，則教民爲盜，其變遲而禍大，漢光武治盜，謂執弓矢者始爲盜，執鉏耰皆良民，廉途之治民，亦教賣劍買牛，買刀買犢，今執鉏耰者，反令執弓矢，買牛犢者，反令買刀劍，馴至團練強而官無權，彼習於攻戰之藝，狃於殺伐之事，試於報復之仇，不知其害而因以爲利，官兵至，馴以團練之旗往，客舟至，則以整暇之旗往，而劫客資，故曰教民爲盜也，盜之數有盡，而民之數無窮，民變爲盜，此所謂變遲而禍大也，獻甫學識博通，而身遭亂離，故其言痛切如此，同治十一年卒，年七十二，所著愚一錄十二卷，文集四卷，駢文二卷，詩集十二卷。一

自序曰：余少時見錢辛楣先生養新錄，欣然喜，謂讀書者當如是矣，復見顧亭林先生日知錄，則駭然歎曰：讀書者乃如是耶，家無藏書，學無師承，姑置之，後得王伯厚玉海，觀其所輯六書七音諸書，又得鄭漁仲通志，觀其所輯六書七音諸書，因知著書法，遂妄擬愚一錄爲職志，其實無愚一錄之撰述也，第以說文之異字，釋文之異音，姑試求之四書，頗有發明，更求之九經，便漫無歸宿，聞有得，則標之上方，或有論，則錄之別集，其後旁讀諸史諸子，亦用此法，爲日既久，成帙遂多，大都凌雜無次，其底

本論略約一冊，孟子約一冊，爾雅約一冊，三傳共一冊，周易尚書一冊，三禮共一冊，史記漢書二冊，後漢書晉書共一冊，莊子一冊，荀子約二冊，呂覽淮南共一冊，及得徐司寇所刊通志堂經解，皆宋人書，幸不相襲，後得阮文遠所刊皇清經解，皆近人書，則大致相同，悔其用心散置雜廁，懶不卒業，乙卯在桂林講院，今撫軍長沙勞中丞索別錄底冊，敬呈一二種，既觀大畧，因勉令卒業曰，文集不必自刊，苟可以傳，後人諒能流布也，經說必自訂，苟未成，後人不能妄補也，感其言，次年攜所標志各本，並搜所錄故本，將以次刪其雷同者，節其散漫者，補其缺少者，擬編十卷，勒爲一書，不意爲盜劫舟而去，嗣又東西避寇，往來作客，偶捫腹，悒悒大半志矣，幸耳目未甚衰，而朝夕尙有餘晷，乃追憶所可記，得十之三焉，而稍增其所未有，編爲此書，以示後人，說經頗多，攷史已少，諸子則更少矣，以其數十年之前，枉勞心力，而又從數十年之後，備費手幹，故不忍想置，而又不能重整，因自斥其由於前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前人或言也，夫以智者之姿，生愚者之前，豈肯留其一以相與哉，然此如淘沙者然，各自搜揀于中，費金固無窮也，如聚訟者然，論議於前，折獄固有定也，且庸詎知今人所獨得，非又他人所同得，吾更不必取說經者之口而盡室之也，然則偶得其一，非刻而取者，一或自是，其愚矣，積博其一，縱該而存焉，一亦無補於智矣，或曰凡著書皆有例，子之著此何例，曰，養新錄精於經之中，吾固不能仿，日知錄博於經之外，吾猶不能仰，庶同類者，其何義門之讀書記乎，特彼係門人代錄之，某字某句，第備裁焉，此則余自錄之，或先或後，聊示裁焉，以是稍不同而已矣。

鑑賞縣林肇元所刻鄭小谷先生全集，內愚一錄十二卷，四書翼註十二卷，補學軒續刻詩集十二卷，補學軒文外篇四卷，補學軒詞藝四卷，附雜話一卷，補學軒批選時文二卷，都四十七卷，光緒初黔南節署刊本也，茲分入甲乙二部，其愚一錄杭州葛元煦氏收入嘯園叢書。

古韻通說

龍啟瑞撰 存

清史儒林傳：龍啟瑞字翰臣，廣西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三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四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二十七年大考翰詹二等七名，以待講陸用，七月，提督湖北學政，湖北人士，知禮尚文，啟瑞專以根柢之學振之，著經籍舉要一書，以示學者，又以學政之職有三要，一曰防弊，二曰厲實學，三曰正人心風俗，故所作文檄，告誡周詳，既復舉舊日所聞，及近所施行者，爲視學須知一卷，三十年丁父憂回籍，咸豐元年六月，廣西巡撫郝鳴鶴奏辦團練，以啟瑞總其事，二年七月，省城圍解，以守城敘功，得旨以詩誨學士陸用，並賞戴花翎，五年回京，六年四月，擢通政司副使，十一月提督江西學政，七年三月，授江西布政使，時粵逆距東南，江西僅省會暨一府未沒于賊，庫藏久虛，啟瑞焦勞過度，餒瘠類以不竭，會歲旱蝗，齋心祈禱，力求驅捕之法，蝗患頓除，嘗勸民積穀備荒，復以限條普濟育頌諸善政，惠心澤民，都邑咸慕，八年九月卒于官，同治十一年奉旨入祀江西名宦祠，啟瑞少與其鄉呂璜朱琦王錫振爲古文，步趨桐城，已從上元梅曾亮遊，文日益進，後交漢陽劉傳益，切磨經義，尤講求音韻之學，貫穿於顧、江、苗、段、王、孔、張、劉、諸家之書，而著古韻通說二十部，其論古

謂寬嚴得失曰，論古韻者，自顧氏以前失之疏，自段氏以後過於密，江氏酌中，亦未爲盡善，顧氏規模粗備，其考據精確，有不可磨滅者，段氏分之脂支一部，發前人所未發，餘所分者，求之古經，率多可據，雖分入聲，未極精審，不免千慮之失，然而分合周備，條理井然，可謂文而不煩，博而知要者矣，後之闕湖張氏，高郵王氏，曲阜孔氏，歙江氏，諸子之學，博足以綜其善變，精足以定其指歸，皆由段氏精而求之，以極於無可復加之地，至張氏之分爲二十一部，與高郵王氏畧同，其依據說文，折衷經韻，使人觀形可以得聲之誤，復審音可以定形之謬，而於通流流變之間，尤能言之盡意，同時武進劉氏，復有詩聲衍之作，觀其序論及標目部分，蓋亦竊取張氏之意而爲之者也，其論入聲同部異韻及異部同用，較諸家尤爲明備，登段氏之精於說文，猶未見及，張氏有言，凡言古韻者，分之不嫌密，合之不嫌廣，惟分之也密，故其合之也脈絡分明，不至因一字而疑各韻可通，亦不至因一韻而疑各字之不可通，故今之集古韻也，意主于嚴，而其爲通說也，則較之顧氏而尙覺其寬，其分也，有所以可分之由，其合也，有所以得合之故，皆爲剖而明之，不敢拘前人成說，不敢執一己私見，亦曰參之古書以求其是，質之人心而得其安而已，論本音曰，許書實兼音形義三者爲訓，諧聲一門，幾居全書之八，然比而論之，無不與經訓符合，未有母聲在此，而子聲在彼者，間有出入，即可據巧古音通轉之證，中有讀若讀同之例，雖偶用方言俗字，未必盡出古音，然舉取同部，其轉入他部者，亦必有說，每文下所載古文或體亦然，今于經韻後兼說文諧聲諸字，以見音隨字寓之原，而於徧旁讀若小異者，皆爲梳櫛而證明之，其有古今音變，難爲強說者，仍從蓋闕，

論通韻曰：二十部大旨貴于審而不貴于碎，然證之于古，或齟齬而不合，則不得不爲之說以通其變，然其所通者，必有所以可通之故，而非若唐人之通韻，僅取便于時俗而已，論轉音曰：轉音卽雙音之異名，天地間自有不可磨滅者，古經中用韻，及字書偏旁有不合者，苟求之於是，無不可通，必謂古一字，祇有一音，非強論也，此條所以濟本音通韻之窮，而論古書及魏文者，愈釋然而無疑矣，論通說曰：學者從事于二十部之古韻，則于其紛紜轉轉者有淫泆之難消，燕越之各判矣，然於此而與之道古，或不免執而難通，又將諱其所不合以爲安，則又與於譖古欺人之甚，故爲之說有十以通之，大都本通韻之文爲之根柢，通韻祇通其數字，通說則舉其一字，蓋全齊皆嚴其所以分之界，而于此終著其所以合之由，是古韻之學之大成也，故以名其全書焉，啟瑞又以爾雅一書，學者多苦其難讀，因采邵郝盧阮諸說於發疑正韻之交，講明至是，問復參以己見，著爾雅經註集證三卷，他著有小學高註補正，是君是臣錄，班書識小錄，通鑑識小錄，諸子精言，莊子字詁，及經德堂詩文集十二卷，」

自序曰：往余交漢陽劉子云雲，始識古人聲韻之學，及國朝顧亭林氏以下之書，道光庚戌，視學楚北，會仍歲苦涼，室中乘桴行，長日樓居，始以姚氏說文聲系，張氏說文諧聲譜，苗氏說文聲韻表，參互讀之，間以己意，折其所疑，著爲音論十篇，其考訂之語，細書於冊者，無慮數萬言，辛亥正月，扶先大夫柩歸葬，舟中讀禮，稍理蠶業，復侍先大夫殯於城北之李園，乃取舊說，排比成篇，讀古韻通說二十一部，發凡起例，原始爰終，燦焉可目，雖不敢謂集諸家之大成，而自來盲古韻者，於斯爲備，頻年寇氛告警，卿

屈鮮暇，書成繕寫二本，皆不及細校，又乏如劉子者爲之謚正，今歲冬月北上，假館衡陽，始取前後寫本，校勘一過，字句間有改正，文義不復增添，以俟自今以往之暇日及世之君子，惟是書之成，多在恐懼憂患倉卒陝隘之中，今茲校爲寬閒，又迫於行程而不能使歸於無憾，蓋成書之難如此，後之覽者，庶其亮之，咸豐甲寅冬十二月」

案古韻通說二十卷四冊，舊立第一圖書館藏本。」

爾雅經註集證

韻啓瑞撰 未見

自序曰，爾雅一書，學者多苦其難讀，蓋其書止立篇目，不分科段，至於句讀，因以混淆，而傳習者復以近鄙別字亂之，雖郭景純陸元朗之傳，尚不能有所謚正，唐宋以降，其學漸微，國朝諸儒，潛心經學，始復表章此書，其中箋疏文義，以邵郝之學爲尤精，訂正文字，以盧阮之書爲最備，暇輒折衷數子，博採羣言，於發疑正讀之間，務求講明至是，語說不同者，則擇取其至善，間復參以鄙見，求析所疑，凡所易知及無關小學者，皆不復錄，以學者採抉閎深，自有諸家之全書在，此特爲家塾便讀之本，故無取繁焉，書成姑名之曰爾雅經註集證，用附本經之末云爾，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

又是書成於楚北官署，就正於興國刺史山左澤農諸君克溥，承君析疑正誤，資益頗多，今俱采其言入集證中，君所著有經厨餘芳，惜未之見，兵戈未靖，友朋寥落，憶此後猶得從事舟楫，與素心人往復辨難，詎非吾生之厚幸耶，咸豐甲寅正月。

案爾雅經註二卷音釋一卷集說二卷

字典辨正

李榕撰 存

鄭獻甫序曰：余嘗謂字有以目治者，諸字書是也，有以耳治者，諸韻府是也，有以手治者，諸法帖是也，由篆而隸，由隸而草，手治者日就便，目治者日就難，其不謹於音韻又勿論矣，願講求六書制作以正五經文字，反正爲正，阻蟲爲蟲，止戈爲武，左傳所言最先最古，猶爲通志所斥，又况許慎曹憲張修以下者乎，本朝所頒字典，其分卷皆計字畫，使手治者不謬，而耳與目但隨手治者得解，體至備，例至善也，然入諸部，或多一畫，少一畫，時有參差，間有點畫未甚辨，音切未甚明，編部未甚審者，而後人之說用與俗人之妄作，尤不可一二數矣，吾鄉上林李君鏡湖，承其家學，專講小學，著有字典正畫一卷，匡全書之體例，講字辨說一卷，糾末俗之謬誤，又四書字辨一卷，備初學之講習，其用心細而用力勤，雖字源流未及詳，而字畫之點畫，則無少舛，殆近日操觚家所未有也，丁卯秋獻甫以事至桂林，鏡湖亦有事桂林，乃出示此三卷乞序，詳爲披閱，亟請刊布，其自序云云，頗自憐，余以爲棗棗與桑榘，詩國風各不同，張弧與張壺，易諸家各不同，腹腎屬與優賢揚，書今古文各不同，知其一又不知其一，則如史記運籌帷帳，前漢書作帷帳，揚子弋人何筴，後漢書作何筴，遵以後爲說不可，論語鄉黨之居不容，據孔註乃居不容，孟子末簡之萬章曰，據趙註乃萬子曰，遵以前爲誤尤不可，至禮記之訓說，尙書之訓經，說文無此字，或以嗣字當之，則曹憲之分刀與力，不必從矣，詩之公劉，書之咸劉，說文亦無此字，或以緇字當之，則

漢讖之言卯金刀不足據矣，自事壹形弊而外，如駁註，如假借，後世多不得其解，必毛舉而一一辨之，又羅列而一一疏之，無論攷據未能詳，尺簡寸策，編錄亦未能備也，茲第就人所共習者，確示其當然，而不盡示其所以然，正善爲學工家作計，至引而伸之，爲目治，爲耳治，則有古人之全書在，持此以爲迷津之寶筏，造極之初柁，李子固不遑多讓矣。」

案李鏡湖先生上林人名 鑑同治歲貢

圖書疏

蒙會性撰 未見

敘猷甫序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繫特渾舉爲說耳，以圖義易，以書處焉時，始於孔安國劉子駿鄭康成諸人，然言易之無京，注爲術數，夫嘗涉河圖也，言疇之向歆，流爲災異，未嘗涉洛書也，自陳希夷倡爲先天卦圖，李之才頗爲爲後天卦變圖，而邵子推而盡之，朱子拓而尊之，後人拘而守之，於是河圖之數大行，而洛書之數亦畧具，雖然，漢儒言易不廢數，故支離穿鑿，參以別說，爲爻辰，爲卦氣，爲互體，爲納音，令導其緒者繚繞而益莽，宋人言易多主數，故引申湊合，似爲自然，如方圓，如體用，如縱橫，如順逆，令索其解者深泥而自得，昔人謂輔嗣易行無漢學，不知希夷圖出而並無晉學，是古來圖書象數之大槩也，國朝胡文良著周易函書，並采象數諸說，博而雜，胡船明著易圖明辨，力斥卦變諸圖，又專而狹，吾鄉易生蒙君，積平生之力，於河圖以兩相從，洛書以三相從，實能貫通其旨，所論河洛之數，皆確然有獨得處，亦自然無相礙處，如口氣數之加減，始於二之兩，而卽統於兩，氣數之乘除，全於三之

差而卽統於差，又曰，自一至十，九各數上三實象其數，則有實者數三，體之實而全也，自一至十，凡各數則三虛象，其數又止九者，數三，用之虛而神也，又曰二八七三一九六四，皆能加減，河圖之數，使之流行不已，天道也，若季除則惟三與七能圓其數而巳，餘則不能，人道也，又曰，河圖之加減，乃兩儀爲之，非人之貴，若洛書之季除，則三才爲之，是人之貴，然非聖賢在上，則人非其人，雖兩儀之加減如故，而三才不備，則季數不行，有加減無季除者，則氣數衰，有季除而無加減，則氣數盛，皆能發前人所未發，並能解後人所欲解，惜乎不得分胡文良收入函書，而圖明參之明辨也，歐甫之生君後，不過五六年，相距不過數百里，平路絕不相聞，蓋君道然著書，而余則碌然處世，所從事於玩辭觀象者甚粗，乃浪以經生得名，致君亦以文人相許，故臨終樹其子，諱其茂才，按其書乞序，丁卯秋於桂林鄉試時，偶以他事得寓目，則君已久歸道山矣，撫卷驚服，下筆漸成，正不知冥冥中以爲何如也。

貴縣志 蒙會姓字易生縣人諸生專親以孝稱家貧嗜學尤精易理著圖書疏若干卷尤緒甲中學政啓嗣賢復爲之序

春秋屬比錄

金熙坊撰 存

案金先生熙坊字子鐘，北流人貢生，春秋屬比錄四卷有刻本

中國元音

今人李鏡杰撰 存

案中國元音四卷，待刊。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

經部

廣西近代經籍志卷二

南寧蒙起鵬雲程父編纂

史部

桂林田海志

雷鳴春撰 未見

『臨桂縣志桂林田海志，雷鳴春著，見趙燏香魚山房集，未見，趙燏重訂序曰，田海志，桂林布衣雷亮工作也，亮工名鳴春，自號靈山酒人，嘗分十有八回，體類演義，自明崇禎戊辰，逮今丁巳，紀五十年間興革變故，皆身歷目擊，初非傳聞，寧雖一隅，而世政之升降，人事之得失，大畧可推，並無附會舛謬之失，故可覽也，獨其文不雅馴，且參差雜沓，政如誅茅不理而東，不免於亂，故訂而飾之，一切事蹟，皆仍其舊，間有不明者，亦必訪之逸民，以補其真，蓋云慎也，約而爲九回，傳之奕世，亦可備野史之一斑矣，至其題詞及詩，則不妨借易之，終爲桂林人書，使桂林人識之，予何敢濫焉。』

『徐墨偶談』桂林布衣雷亮工，國初身歷滄桑，逃名於酒，易質時，屬家人葬靈山側，爲罌雷酒人禍，過客恆賦詩弔之，余一日看桃花於此，見碣旁書兩句云，憑誰斟滿靈山酒，一任君家醉裏眠，酒人有知，當亦首肯，酒人著海田錄一卷，紀桂林兵燹事甚詳，土人鮮有知者，趙子繩太守輯入叢書，待梓，蒼梧舟次曾借讀之。

案海田志廣西通志未收，餘屬偶談作海田錄與隨桂縣志異，趙子綱名筆，江西南豐人，同治中官廣西知府，隨刻傳里侯考。

通鑑論 陸生稿撰 佚

案陸先生生植，字公榮，灌陽人，舉廣熙經試，擢工部主事，以煙權奸，雍正初與謝梅莊先生同時成阿爾泰軍台，七年秋，坐作通鑑論獲罪，蓋歷代文字獄所未聞也，所作通鑑論十七篇，一論封建，二論建儲，三論兵制，四論階場帝，五論人主，六論相臣，七論王安石，八論無爲之治，並見雍正上諭，九篇以下，不可考矣，其論人主云，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豈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洩，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一段文字，直與黃梨洲原君，同一鋒儼刻露，其餘各篇，爲時主所不喜可知也。

東華錄 蔣良騏撰 存

案蔣先生良騏，字子甫，全州人，乾隆十五年舉人，此其官內閣時所錄也，謂內閣在東華門內，以所錄爲內閣之檔案，故以爲名，起太祖天命，迄世宗雍正，王益吾益以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五朝，是爲東華續錄，朱氏壽朋又增德宗一朝，是爲十一朝東華錄，而其例實先生發之，聞諸故老言，初稿有舛譌多條，後皆削去矣，桂林有刻本，通志藝文畧未載。

桂林金石志 朱依真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依真字小岑，臨桂人，乾隆間布衣，

『靈風錄隨筆』小岑先生客羊城時，與字南湖先生文藻爲金石交，約同修桂林金石志，見九芝草堂詩自註，

「又」引粵西金石畧序云，萬歷中，制府劉公繼文，嘗令人齎楮墨拓崖壑之文，以貽張羽王，爲作桂勝，朱小岑張石倚精研金石，吾粵金石家言，劉公提倡於前，朱張兩先生表彰於後，其姓名並應採入金石學錄，朱也朱先生曾總纂臨桂縣志，張先生名待致，

案近人分地金石目錄廣西府碑記一卷，周琛府志本，不註何府，意卽桂林，附此俟考，

歷代紀年便覽

陳鍾珂撰 存

『臨桂縣志』歷代紀年便覽一卷，陳鍾珂撰，存，鍾珂字鳴遠，縣人，大學士宏謀子，乾隆六年明通榜漢士，

讀史叢編

周思宜撰 未見

據臨桂縣志

太平寰宇記補闕

陳留森撰 未見

『臨桂縣志』陳留森字長筠，號松山，宏謀孫，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荆宜施道，所輯刊有三通序目，太平寰宇記補闕若干卷，

粵西金石錄

劉玉慶撰 未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四

「阮宜筆記」續揚州府志藝文志，粵西金石錄劉玉屢撰卷數未詳，謝氏啟昆以粵西金石畧，（即通志金石畧）多引劉說，而不著金石錄之名，然決非未刻之本明矣，今通揚州無知玉屢其人者，其書詎可復得，按寶應縣志循良列傳，玉屢字又徐，乾隆丁酉拔貢，官鬱林直隸州州判，百色苗亂，隨營治軍書，日夜不輟，以積勞卒於軍，恩加按察司經歷，子興，蔭主簿，又書曰，爾雅補疏，粵西金石錄，（亦無卷數）湖南，巡管，香蓮，遠峯，協懷諸集，鏡亭遺稿，竝玉屢撰，牧齋園七子詩，玉屢與湯應隆劉兆彭湯襄陸喬方立翁大鴻薛大鈞同撰，劉氏吾粵名宦，金石錄下開謝志，有華路藍縷之功，其人烏可勿致，因亟著於篇，以俟譚金石錄志志乘者采焉，臨桂讀背陸唐孟簡題名，旁刻乾隆壬子七月七日劉玉屢跋，上距丁酉選拔十有六年，劉氏始久宦粵西者，宜其蒐羅宏富也。

著粵西金石錄之劉玉屢先生，徧詢揚人，絕少知者，銓甫先生（寶應朱士端也）跋唐龍城碑碣云，此碣爲吾友劉公衫所贈，其尊人又徐先生何廣西鬱林州時所拓，先生與汪容甫先生爲講學友，著書甚多，詳重修邑志書目，據此知先生嗣君字公衫，猶能納交名輩，以金石文字相贈遺，未墜流風餘韻，惜朱跋不著其名耳。

粵西金石畧 謝啟昆撰 存

「清史列傳」啟昆字蘊山，江西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嘉慶四年任廣西巡撫。

案粵西金石畧十五卷，待訪目錄一卷，阮文達公由嘉慶廣西通志中抽刻，其底本即寶應劉玉屢粵西金石錄也，通志藝文畧稱劉玉屢桂林巖洞題刻記，稿藏其友人臨川李秉禮家云云，但不著金石錄之名，刻否亦不

可知，經阮公抽剝單行穢，劉氏之名，遂爲所掩矣。

守潞日記

朱鳳森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鳳森字韞山，嘉慶六年進士，臨桂人，河南潞縣知縣。〕

〔蕙風移錄筆〕朱伯韓先生先德韞山先生鳳森，嘉慶十八年知潞縣事，時潞縣教匪滋事，散城戕官，勢張甚

，潞縣密邇鄰封勢甚危急，先生陞壁清野，力捍孤城，全活甚衆，以功加同知銜，伯韓先生舉辛卯鄉試第一，是科北闈解首輩似穀，卽同時守城縣尉之子，果報之說，其信然耶。〕

〔柏視山房文集〕守潞日記書後，嘉慶十八年，桂林朱鳳森先生爲潞縣令，以守城功賞同知銜，此書鳳森所自記也，是役也，潞縣令強克捷以九月五日薊堵得李文成，以七日其卒被戕於馮克善，而潞縣失，初八日賊圍潞，十七日河北鎮將以官兵至解賊圍，十二月大兵復滑城，餘賊悉平，其賊首林清於九月十五日謀變京師，先伏誅，曾亮曰，天道神明，豈不信哉，國家之厚得天助也，有由然矣，古大亂之成，常出始事者所不及料，迫飢寒而亂，其亂必成，非是則謀雖密，兵雖衆，往往以期會乖晤而洩，不必有良將重兵堅城深池而敗，天之心，以爲上無所以致之，而樂禍者罪在下也，不得與迫飢寒者比，是以爲國家者，恤民爲心，有萬年之基。〕

〔臨桂縣志〕守潞日記一卷，存。

開新河策

馮志超撰 未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五

慶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吏部

六

（蒼梧縣志）志趙字班甫，縣人；嘉慶己卯順天鄉試舉人

案班甫先生晚年佐學撫卹竹軒幕府，時東西北江大水，班甫進開河策，請於三水附近量度地勢，別開運河，自香山新寧一帶分洩入海，以防巨災，當路憇之，而不能行，近人亦有議及此者，將來爲江海工程一大事矣。

讀鑑釋義

張鵬展撰 存

案張先生鵬展字南樞，上林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歷官御史山東學政，終通政使，此其掌教桂林時所著也，凡三十二卷八册，省立第一圖書館藏，道光丁酉發詒堂刊本。

汪廷珍序曰，南樞張先生，與走爲同年生，以翰林起家，歷科道，掌文衡，凡所論列，皆關天下大計，中筆隨義，端居多暇，以明代距今最近，俗變相類，而綱目三編，又經純廟御定，乃取其書潛心切究，凡數十年，成釋義三十二卷，其於當時事迹，能探本尋源，推見至隱，得之所以然之故，而無影響臆測之談，其論斷是非，能平情切理，折衷至當，要語不可易之經，而無苛刻膚末之失，於立國之規模，流失之積漸，能見其大而舉其要，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弊，至一切大政，若立相，命將，銓選，科舉，賦役，鹽法，茶馬，屯田，漕運，倉儲，水利，軍政，刑罰，錢幣，防邊，柔遠，以及任宦寺，刺外事，立糧長，徙富民，緝驍帥，聚財賄，委任勳戚，籌練兵備之害，一一窮原溯流，洞究利病，若指諸掌，而其所臆臆致意者，則以誠敬忠信愛民禮下，爲保邦之本，以振作頡頏，整肅紀綱，爲制治之要，以用賢納諫，爲立政之樞

編，以寡欲清心，爲起化之原本，以省科條，汰冗官，爲救時之亟圖，竊謂在近儒中精覈宏大似顧亭林，而其術不疏，切近平實，似呂叔簡，而其文尤雅，洵爲天下不可無之書，而後之有志於明體達用之學，必有取乎此也，道光丙戌。」

賓州金石志

張鵬展撰 存

案今人分地金石目錄，賓州金石志一卷，鈔本，張鵬展撰，蓋道光中先生修賓州志時所纂錄。

都嶠山志

王維新撰 未見

「容縣志」都嶠山志六卷，存，已梓，

自序曰，道書三十六洞天，向稱吾粵得其三，所謂都嶠白石勾漏是也，然考東漢子所云，白石乃在和州，而吾粵潯鬱兩處，各有山名白石，通志皆名爲第二十一洞天，豈可法耶，廣輿志載交阯有勾漏山，古勾漏縣在其下，則抱朴所求者，豈必在今北流，由斯以談，洞天惟都嶠爲最確，顧何以宇宙有名勝地，紀載皆莫能詳，至吾邑蘇安泉先生欲創爲志，可謂有心入矣，而構造未成，第附數頁於邑乘內，是不若雁蕩羅浮，頂湖雉足諸山之得因專志以盡彰所有也，予爲山人，思了其公案焉，以歷來所得，輯成六卷，形勝後上，卽附金石，以此爲山之貴重者也，物產本地靈，無論爲多爲少，田賦關國課，時防或需或侵，乃若遊河爲文獻所在，方外亦輕逸之流，論名山者皆不得而棄，更設綜紀，而山之所有者，可不至或遺矣，至詩文第分附而不別立一門，虛乖志體也，石湖之例可遵，昔之訂泐雲宮志者，不已有覺乎。

案聚香隨筆作都峨洞天志誤

容縣列女志畧 容武保撰 志見

案覃先生武保，字心海，容縣人，嘉慶丙子解元，貴州餘慶知縣，容縣列女志畧一卷，已序，又聚香隨筆，何君對庭出示宗人花軒筆記一册，皆考証容縣古蹟及記邑人忠孝節義事，亦他日修志千派之贖也云云，未審花軒筆記何人所著，附此俟考。

讀史管見 蘇宗經撰 存

案讀史管見四卷，已刊，蘇先生宗經，字是程，號文臺，鬱林州人，道光九年舉人，梧州府學教授，又有經史精華八卷，明史約編三十卷，名臣百詠一卷，光緒間，其子器之部郎攜稿北上，錄付刻圖，遭庚子之亂，並燬於寇。

灌水褒貞錄 劉象恒撰 存

灌水縣志志灌水褒貞錄劉象恒撰。

自序曰道光廿二年四月，余與諸人徵取邑中貞烈婦女，共得五十二人，條其事實，合陳於有司，省文案也，大吏核實咨於禮部，禮部核實請題旌之，如例，同廿二年，余與同人乃公爲五十三人合碑坊表，以流示後世，省工資也，已又竊其所徵事實，及所有公牘，都爲褒貞錄，而序之曰，余嘗謂前漢淳于意之女，母敬之妻，王陵之母，皆賢明人也，班孟堅不爲棠園，乃難見記載之中，南朝羊楫之女，蔣儻之女，吳兢之母

亦貞烈人也，李延壽不爲贊傳，乃率附孝義之後，此一事遂讓范府宗開山，後之史，雖奉府宗成法，而窮鄉小戶，潛德幽光，勢無由以自達，一代之史，既不能遺收，而一方之志，又未可遺信，然則吾文人之紀註，將何所恃哉，管攷之古，秦墓蔡懷清之墓，魏主標貞女之墓，此見之朝廷者，沛相題桓女之義，淮守秦陳婦之存，此見之官府者，益郡紀女貞之二，元凱記寡婦之二，此則見之文人者，顯古著坊表之事，未嘗著爲令，而諸儒紀載之文，亦未嘗變爲書，今制年未三十而寡及年逾五十而守者，皆許開於朝，而例爲旌之，自道光七年蘇撫一疏，又有合建坊表之制，生其間者因得變適其法，而又得聖紀其行以傳之無窮，是古人分見爲三者，今此算適合之爲一，此則賢處偏隅而遭際盛世之効也，然則闕茲編者，聞其其貞烈之風，實至而名歸，既不患湮沒無遺，而有表揚之責者，法良意美，亦可依仿而行也夫。

宰黔隨錄防年日錄

龍光旬撰 未見

「清史儒林傳」龍啓瑞父光旬，字見田，嘉慶二十四年舉人，歷官黔陽武陵知縣，乍浦台州同知，所至蹟滯獄，修文教，摘奸發伏，以廉幹稱，有宰黔隨錄，防年日錄，及詩文集。

「相視山房文集」宰黔隨錄一卷，防年日錄一卷。

辰遊隨囊史事附志

唐逢年撰 未見

「灌陽縣志辰遊隨囊」，史事附志，唐逢年著，逢年字奮堂，縣人，嘉慶恩貢。

粵西筆述

張祥河撰 存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吏部

一〇

案祥何字詩齡，江蘇婁縣人，嘉慶進士，道光二十五年任廣西布政使，官至工部尚書，書畫仿宋周去非嶺外代笈而作，雜采羣籍，非能如周氏之網羅精博，事增文備也，惟上林智誠洞唐碑，載其全文，可補粵西金石畧之闕，光緒中大興謝光綺重錄以行，不分卷數。

自序曰，粵西通志，國朝重修者，自郝公始，繼之者曰李，曰金，曰謝，郝李無攷，余嘗得金志鈔本，若謝志則嘉慶五年重修也，粵西幅員廣袤，山川盤鬱，內雜諸蠻，外通交趾，官此者控制頗不易，餘如巖洞之瓊麗，金石之璀璨，風俗物產之奇異，歷代游宦過客，往往臆其聞見自成一書，自唐宋以迄今茲，更僕難數，其間繁簡不同，要皆軼事遺文，可資彙故，古人不以荒服而忽之如此，余備職藩宣，海內知好，郵寄輒問粵事，余無以答也，暇日翻攝各志，仿日下舊聞體例，擇其足世瀏覽者，錄之，斷自前明而止，竊取宜尼之義，名曰粵西筆述，雖有因無創，而去取之間，頗徵實事，不尚子虛，如銅鼓爲苗寨養神之用，非伏波武侯所遺，李衛公書西獄，係他人僞託，烟瘴稍輕，不聞瘴母，瘴夷向化，豈有飛頭，又如王濟日詢手鏡，稱橫州牡猿老化為化而生子，鄙泐者亦雅稱木客吟詩，雲頭猿猴酒之類，荒謬難稽，姑置勿論，又上林智誠洞唐碑，道光間始有拓本，字約千餘，而通志所載，僅止二百餘字，不知何人刪改，圖並錄於後，以補金石之缺，所愧急風亂稿，難免疏瀹之譏，然較虞衡志等書畧加詳焉，魯魚既勘，遂付琬琰，有聞粵事者，則以一帙贈之，以助彈談，或不嫌其好事也。

經籍舉要

龍啟瑞撰 存

案書一册，視學湖北時作，第一圖書館藏本，有前後自序二首，又先生復邵位西書云，某今擬一書目，凡學者應看之書，皆爲分門別類，使知欲從何處用功，使有何等書可讀，爲目頁有餘種，凡過於浩博，及無關正業者不錄，此爲鄉曲秀才開一用功之路，凡者居優等及新進諸童，各給一本與之云云，是即經籍舉要也，同治間張香濤提學四川，作書目答問，意本諸此，雖浩博過之，然筆路畫樓，示學者以途徑，則自先生始也，

視學須知

龍啟瑞撰 存

案道光丁未，先生視學湖北，取舊日所聞，及所嘗施行者，參互折衷，條分縷析，益爲視學須知一卷，凡師友議論，及往來書札，有關於學政者，編爲總論，並著於末，所作文檄亦附焉，第一圖書館藏本，

是君是臣錄

龍啟瑞撰 未見

案先生自序，是書取兩漢以來君爲綱，以臣爲目，目之中分致治之臣若干品，致亂之臣若干品，自西漢以來，人各摘其生平事蹟於下，知取其所當法，去其所當戒者，

「臨桂縣志」是君是臣錄龍啟瑞撰存

粵西團練輯畧

龍啟瑞撰 存

案咸豐初元，先生與朱伯韓琦總巡通省團練，凡章程冊籍，咨萃省局，擇其規條之尤善者，與公牘文字之有裨時務，及團名丁壯，義勇事實，可備舉故者，分爲四門，案爲別篇，凡四卷。

朱琦團練輯畧後序曰，團練稱畧既刊，詎子翰臣屬琦爲後序，且曰，與君同事久，不可無言，琦曰，粵西團練緣起，父老之條約，士民之忠義，及戶口多寡，山川地形險阨，予既詳之矣，論者多謂團練始於宋之弓箭社，自甲兵，世說似矣，而未盡然，蓋團練之名，實創於唐，而究其源，卽古者守望相助，寓兵於農之意，管子作內政，寄軍令，連鄉軌里，雖曰變古，亦其遺法，而李牧令趙邊，寇至則收堡，寇去則縱田牧，及漢晁錯募民實塞，使習戰鬥，爲塞室田廬之衝，皆陰用團練之法而得者，特未有其名耳，唐肅宗乾元初置團練使，大者十州，小者三五州，代宗時令刺史悉募團練，歲以八月考覈，安民爲上，緝姦次之，得僭爲下，宋州郡仍唐制，故余謂團練始於唐，而今因之，特唐之團練，典於州郡，今則以郡官主其事，此爲稍異，若宋之白甲兵弓箭社，不過定州等處鄉民，私相肄習，藉以捍寇，如吾鄆壽王不禁民挾弓矢，張麗撤兩河義民結誓自保之類，非如今之奉明諭通行直省，薰以鄉之紳言，而以大吏策領者比，又其中所載忠義多粵士魁纓，獨惜始末不甚詳，雖孫榮田學使所刊粵崖義烈錄，亦時病是，要其捐軀赴義，磊磊軒天地，有不可泯者，旣別爲鄉祠，書其姓氏，而其事實，畧可得而稽者，於諸生葛佐周，吳尙志，陳可傳等，得二十二人其來自粵崖錄及他見聞自武緣周徵海，章永新，上林覃津，永安關馨德，宣化王邦瀛以次，小有同異，大學生六人，平南朱名揚，覃展成，其著者也，武生十人，首列桂平羅恩揚，次則上思黃正博，永康郭壽春，又次則富川蔣如莘，上林李慶元等，皆不愧爲崖者，布衣一人，程大猷，果化土州一人白厚貞，亦入冊學者也，其最烈者平鄆大猷，屢平巨寇，以諸生勇冠諸團，詔以身陷重圍，與其子元同

戰死，宜山黃振儀王汝翼，破家募勇四百，單騎戰於河池而死，陸安周文裕活濟邦，皆以健鬥罵賊不屈死，其宜績較者，臨桂副榜梁贊國死於石門之戰，樂安舉人唐庚，死於寒水之戰，賓州附生覃鴻寶，柳州武生熊光恕，以先後力戰中殉死，皆炳耀大節，為郡國光，至今談者猶流涕云，咸豐五年三月。

自序曰，自井田守望之法廢，而衛民者專恃於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民間之團練，即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變通其法以適時用者也，然考諸古，自晉太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宏討張昌，始有義軍之名，同時周玘賈循輩，皆以薦紳先生，起兵於家，以討昌之黨石冰，卒滅之，南朝以來，如袁峻魯悉達周迪之屬，類以鄉兵捍賊取勝，開元後，府兵法廢，諸州始團結民兵，安史之亂，諸州皆置團練使，然當時之士兵，多為武夫悍卒所譎笑，聞晉推尋其故，蓋有人倡率則治，無人倡率則敗，令之迫於上者鮮效，義憤之激於民者有功，其大較然也，今粵西團練，循於州郡，所以強之而事成，有以導之而民從，其故何哉，彼賊盜之患深，保室家之情切，而習於攻戰之事熟也，蓋自道光二十一年夷務起粵東，粵西毗連地方，大吏於梧州辦理防堵，事平後，壯丁失業，滑點之徒，相聚為盜，烟販鹽梟之屬，從而附和，又州郡地多山塢曠土，嚮招粵東客民佃種，數世後，其徒益繁，客主強弱互易，其貧者或倡為西洋天主教，以惑愚民，用是黨益滋多，州縣官欲繩以法，則熟生他變，欲據實上陳，則見避處分，而畏于時忌，遠顧大患，則破敗決裂，不可復治，而斯時之民，甚者或經十餘戰，次亦遷徙數四，弱者或浮海轉死山谷，強者則率其父老子弟，輿賧抗拒，以保聚於鋒鏑之間，蓋粵僻處荒裔，王師調發，難以時至，本省兵馬，各有守地，顧此失彼，

輒不相及，卽及之而兵力不足，或用爲借助，爲其嚮導，比比而是，然至是而富家巨室，捐資以助餉者，丁壯冒白刃宵塗原野者，紳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轉戰破賊，經歲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幾於盡，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壯勦除，然後地方寇盜幾於蕩平。天子軫念邊隅，嘉與粵西人士，能自相捍衛，紳民有殺賊立功者，立予甄叙，賞過其勞，殆爲吾輩初意所不及，究其所以得此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後之覽者知其所由然，則所以爲難之故，蓋可識矣，且固練之精壯者，大抵見聽多之處也，不然，則民力之富厚者也，不然，則得賢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論之，尤以賢有司爲急，蓋有司賢，則總團之紳士治，總團之紳士治，則分理之紳士治，而一方之團練可得而治也，有司不賢，則視紳民如外物，紳民亦從而外之，甚則用不正之人，參預其間，雖已成之團練，可以復壞，夫民經流離喪亡之後，幸而恃有團練，又賴賢大吏之力，始可勦底於成，至不幸有司不賢，則可以壞之復歸於弊，夫家有芒刃，人知戰鬪，用以殺賊則可愛，反其道以行，則甚可慮也，事之弊則爲吏者，有以藉口，而斯民適受不韙之名，又豈今日始事之所及哉，然則是編之成，固有待乎其人，而非徒以成法待將來也，既以復於諸公，遂賞之侍御而弁諸卷首，時咸豐二年正月旬有一日

經德堂藏書目錄

龍啟瑞撰 未見

自序曰，余年少不知好學，稍長，則溺於應制詩賦文字，是時雖有書，亦不暇讀，既來京師，古今碑刻之所聚也，則好法帖，閒朋輩贈答，又好爲詩，是二者之書，宵聚而讀之，而於六經史冊諸子百家之言，猶

未足以投其心而生其愛也，年來百好俱息，稍喜從事於斯，而典籍浩博，家少藏書，欲有所觀，或不備具，假之於人，猝不可得，乃漸次求之於肆，或乞其副於師友之家，蓋迄今四年，而得書四千餘卷，於是以經史子集爲類，因所得之先後，錄而存之，夫四千餘卷之書，比之於藏書家，或未能十一也，然較予前數年所見，則未嘗有矣，且由是充之以至於萬，或數十百萬，皆今日之積也，抑又聞之，古之學者，將以讀書而求明道焉，道之不明，而徒務博於書，則惑矣，然未有能讀書而終不明其道者也，夫書者道之所存，而又爲余之所好，而將來未有所止也，則今日之爲是錄也，其又安能以已乎哉。

班書識小錄

龍啓瑞撰 未見

案班書識小錄見清史本傳及經德堂文集跋又咸豐二年先生有書所輯漢書分類小記詩，五年二月，又有舟中自輯漢書分類小記成，再題一首，前詩云，一字千金值，七年書未完，勞多因冗雜，廢不爲飢寒，忍棄同難肋，分形異鼠肝，異時將覆瓿，莫忘繼來難；後詩云，泛宅行千里，鈔書近十年，細書憑眼力，小識著言詮，歲月催人老，江湖託地偏，敢云關興要，辛苦那能捐，觀此則此書或初名漢書分類小記抑別爲一書俟考。

通鑑識小錄

龍啓瑞撰 未見

據清史本傳及龍繼棟經德堂文集跋又黃雲生丈云通鑑識小錄三卷

文廟祀位考畧

劉集撰 存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一五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一六

「臨桂縣志」文廟祀位考畧四卷，劉聖撰存，槧字玖石，縣人，道光二十三年舉人，雲南廣南府知府。

路南團防志 馮祖緝撰 存

雲馮先生祖緝昭平人路南團防志二卷武緣黃雲生藏本

家藏書目解題 鄭獻甫撰 未見

家藏書目解題四卷，見陳蘭甫象州憲君傳，又補學軒詩續集，有手錄家藏書目，戲作一首，時在戊辰，已歸桂林，此書目未知即陳蘭甫所見本否。

使秦日記 況澄撰 未見

「臨桂縣志」使秦日記一卷，況澄撰。

粵璞 金熙坊撰 存

案子範先生精於名物訓詁，凡所考証，具有本源，辭亦雅潔，可與屬漢若赤雅相頡頏，刻本已漫漶，余有鈔本。

鄭氏家記 鄭獻甫撰 未見

案鄭氏家記四卷，見陳蘭甫象州君鄉傳。

粵西得碑記 楊翰撰 未見

「餘墨偶談」楊海琴先生翰，工詩文，喜金石，書法，尤得何澹州神髓，癸酉春游桂林，凡一邱一壑，皆為

足跡所到，有與夫某旃龍蟻，隨在指之；板藤附葛，廣搜名賢碑碣，爲唐爲宋，皆能辨之，佳刻數種，多出其手，是主是僕，亦金石錄中一段佳話也。○」

「香東漫筆」襄陽張氏唐墓誌十種（立碑景之度之敬之屬字較點睡）在襄陽張公祠，十種之外，尚有張漪墓誌一石，爲吾邑唐子質先生啓華所得，載歸粵中，釋文見楊海琴先生粵西得碑記，唐氏有別墅在吾邑南鄉六塘，三十年前，卽已荒蕪，此誌石不知尙存否。」

「又」釋碑記桂林唐子質孝廉個遠多才，粵寇饑饉，軍實悉賴規畫，構園亭去城數十里，背山臨流，極泉石卉木之盛，余過桂林，以所得唐碑見贈多拓，張琦墓石現存唐氏，桂林唐碑，當以此爲冠也。

案海琴先生一字伯飛，號息柯，順天宛平人，同治中以翰林出守湖南，擢辰沅永靖兵備道，著有製遺草堂詩鈔十二卷，其爲粵西之遊，訪得平蠻碑，元岩銘諸刻，又訪得莫龍橋侯碑，新開石室記，有貽安堂重刻本未見。

饒津忠義錄

蘇時學撰 存

案蘇先生時學字琴舫，號爻山，藤縣人，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內閣中書，饒津今藤縣也，忠義錄二卷，上卷列傳，下卷紀事，有蘇縣知縣侯官吳徵藍衢州知府臨桂斬那慶序，其跋而刊之者，先生門人陳勳之也。

饒津考古錄

蘇時學撰 存

案爻山先生姪孫其來字介眉，爲余言饒津考古錄可三十冊，有特編訂，蓋先生與藤縣志，意有未愜，故

又纂爲是書，取材甚富，未刊。

羊城日記異譯日記 蘇時學撰 存

案羊城日記與溇日記遊猛日記三種，並付梓，板存藤縣中學，亦蘇介眉云。

武緣亂事紀畧 何宗顯撰 存

武緣縣圖經武緣亂事紀畧一卷，縣人何宗顯撰，宗顯字紹庭。

榕湖經舍藏書目錄 不著撰人名氏 存

同治間官刻本

交防芻議 秦致祐撰 未見

臨桂縣志交防芻議一卷，存，致祐字受之，同治壬戌舉人，山東東平州判。

廣西輿地全圖 張聯桂撰 存

案聯桂江都人，光緒中廣西巡撫，延設同文館學生用新法測繪，兩年而成，其後李經羲重印於廣州分發防軍，爲剿寇之用，四十年前稱爲善本。

田陽紀事 徐延旭撰 存

案延旭字曉山，滿城人，廣西巡撫，光緒初，以道員督兵田州，主改流事，其紀事諸條，已收入百色直隸廳志。

歷朝創異錄

曹昉撰 未見

「臨桂縣志」歷朝創異錄二卷存，昉字春旭。

岑襄勤公奏稿

岑毓英撰 存

案岑襄勤奏稿凡三十二冊，湖北糧道著刻本，省立第一圖書館藏。

文廟禮樂輯要

曹馴撰 存

「臨桂縣志」文廟禮樂輯要三卷存。

內閣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記

王鵬運撰 未見

「風雨龍吟室叢稿」王鵬運字幼霞，一字佑超，中年自號半塘老人，父號慈翁，晚號半塘僧齋，廣西臨桂人。原給山陰，以道光二十八年戊申生，爲同治九年庚午舉人，十三年甲戌，入北京，爲內閣中書，光緒甲申乙酉間，轉內閣侍讀學士，癸巳七月，改官御史，尋轉禮科給事中，鵬運在諫垣，以直聲震天下，一時權要，自諸親王以逮翁同龢孫家鼐之屬，彈劾殆遍，時西后及德宗常駐頤和園，鵬運爭之尤力，以此幾罹不測之禍。二十八年，得請南歸，經朱仙鎮，至金陵，旋過上海，遊蘇州，尋寓揚州，主辦儀董學堂，況周願以甲辰四月過江訪之，方擬返山陰老家，值端方督兩江，約於吳門相見，夜宴八旗會館，單衣不勝風露，翌晨遂病，旋卒於甯廣會館，時光緒三十年六月也，年五十六，鵬運無子，兄子嗣，其先人買地江西，鬪子率做葬焉。

「薇省詞鈔」光緒十六年同邑王佑超訂崑鵬通，續輯內閣漢察簽中書舍人題名。

都嶠山石刻記

金武祥撰 未見

「粟香隨筆」容縣都嶠山爲第二十洞天，凡八峯，分南北洞，南洞以雲蓋爲主峯，峯下寶元洞長十九丈，深亦數丈，爲諸洞之冠，有靈梵寺，南漢時塑一佛二菩薩五百羅漢於此寺，右行數日步，有洞曰太極巖，祀宋五子，巖之上有寶元觀，今爲聖人殿，祀孔子，再上名寶蓋巖，再上名魁巖，凡四層，皆南向，魁巖雖峰頂僅丈許耳，諸巖均屬南洞，自來嶽垣牆通戶牖，仙山樓閣，如在天上，戊子手役過此，借邑人何對廷大令往遊，度橫江南行，二十里至石寨墟，由虎頭關而登，曲如螺旋，屢頓危嶺，俯視烏背，已躋層霄，旣入關，回望下方，衆峰環拱，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概，昔土人避亂於此，因內訂始嶠，形勢所在，太息劫灰，俗塵已離，仰契靈蹟，東坡所願結茅都嶠與仙鄰也，峯迴路轉，嶺巒豁然，則寶洞靈梵寺也，古佛無言，笑人剛熟，殘碣留字，恁我搜奇，此寺有南漢乾和大寶碑記，及經幢，又有斷碑一角，石幢半截者，志乘迄未著錄，摩挲小憩，遂右轉至太極巖，書聲琅琅，難以鐘磬，炊煙縷縷，蕩爲雲霞，蓋土人以石室爲講舍，余遂偕何君下榻焉，一宿空山，殊有遐想，相傳葛仙鍊丹，往來於此，余昨遊勾漏，相喚曾不百里，猶夢繞於石床丹竈間云，都嶠與桂林諸巖及勾漏洞不同，都嶠爲陽洞，宜居人，惟離城較遠，路亦較險峻耳，山巖沙與石相間而生，非如他處巖洞全係石質，可以磨崖題壁者，巖內存碣，以南漢爲最古，有乾和四年陳億五百羅漢碑記，又斷碑一，陳億姓名，尙可辨識，又大寶四年佛像碑，又大寶七年蔡

疑慶讀碑，此外經幢二，爲乾和十三年羅漢融造，尙完好，其一存平載，款文僅辨女弟子口廿五娘造幢一而已，輒謂嶺外碑碣，隋唐已鮮，南漢亦漸稀，此六種廣西通志及南漢金石志，均未著錄，故無知者，都嶠名山，應存古碣，因詳記各刻於石，文雖卑陋，其官位亦足攷一時之制，可補十國春秋百官表所未及也。

獠狗撞苗述畧

王甲榮撰 未見

「兩浙殘書家史畧」王甲榮字步雲，晚號冰鏡老人，浙江嘉興人，光緒己丑舉人，官廣西富川知縣，所著有「獠狗撞苗述畧」一卷。

廣西存書目錄

廣西官書局本 存

案同治間撫院張月卿劉印渠兩先生，援江浙成例，奏開書局於桂林，延耆宿董之，前後二十年，雖出書無多，然與各省官書局，有互闕經籍之約，故各省局刻精本，絡繹而至，至光緒中，馬玉山先生遂推廣於各郡，由是十一府及直隸州廳，皆遍設官局藏書，論者方諸江浙三閩，誠無愧色，書目一卷，光緒中本。

請纆日記

唐景崧撰 存

案唐先生景崧字敬卿，滄陽人，同治四年進士，官終台灣巡撫，中法戰起，先生分領一軍，出關抗戰，時劉潤亭水師在越，屢挫法兵，先生激以忠義，聯絡接濟，內籌益堅，所記戰事始末，與招諭劉氏各錄，足爲備史，臺灣布政使署刻本。

出關日記 唐鏡沅撰 未見

案唐先生鏡沅字芷庵，灌陽人，同治九年副貢，崖州直隸州知州，光緒中參越南軍事。

新唐書補註 唐景崇撰 未見

○飲冰室文集卷六十六臨桂唐景崇註新唐書，世以比裴松之。

案春卿先生開治十年進士，官終學部尚書，本灌陽人，寓臨桂，據灌陽縣志作新唐書刊誤。

廣西鄉試同年齒錄 曹 翊 撰 存

案廣西鄉試同年齒錄二册，容縣陸鏡寰先生鑑原本，曹謨堂先生增訂，自順治十五年戊戌至光緒三十年甲辰凡二百四十七年廣西人之登進士第者都凡五百七十四人，計桂林得二百九十七人，柳州二十四人，南寧潯州各三十八人，平樂三十七人，梧州五十二人，太平九人，思恩七人，泗城鎮安各三人，鬱林直隸州六十一人，再由各州縣分析，臨桂得一百八十六人，全州四十二人，靈川二十九人，蒼梧二十五人，鬱林二十二，宣化二十一，平樂二十人，北流十七人，桂平十五人，容縣十四人，灌陽，博白各十三人，丹南十二人，馬平十人，永福九人，興安貴縣各八人，橫州象州賀縣陸川各七人，荔浦岑溪各六人，融縣藤縣永康州各五人，永淳護寧各四人，陽朔永寧恭城武緣上林隆安西隆新寧武宣奉議各三人，鍾容懷集宜山興業崇善各二人，富川東蘭河池天河涇江龍州各一人，文化升降，與人才消長可觀焉。

越事備考 劉名譽撰 存

彙編粵博考十二卷武維黃雲生廉本劉先生名譽字嘉澍臨桂人光緒進士江寧知府

宣化常平義倉章程

張燾繪 存

案張先生燾繪字幼奕，福建侯官人，光緒五年知宣化縣，章程一卷。

辛巳水災日記

曾 阮撰 存

案曾先生阮字右元，宣化歲貢，辛巳光緒七年也，其年八月大水，邕城不沒者僅三版，先生躬與其災，所記前後十五日事，歷歷如繪，用米粟粟一歲，本宋史陶弼知惠州時事，古法也。

廣西邊事旁記

孟 森撰 存

案廣西邊事旁記一卷，陽湖孟心史先生森著，光緒二十九年，先生奏邊幕，綜所聞見而爲是書。

邕城六十年來米價表

林會隆撰 存

案林先生會隆字敬齋，宜化人，光緒歲貢，表起咸豐戊午，迄民國八年。

粵西金石畧補遺

沈周頤撰 存

丁酉遷居丁酉遷揚州，張切舟邊守心泰，詒余臨桂石刻拓本如千種，內有數種，爲謝志所無，甲辰客常州，金甌生同轉武祥，詒余都嶺石刻拓本如千種，皆謝志所無，丁未戊申間客江寧，閱錢氏菽風堂藏石目，著錄粵石，多謝志所未載，商之菽風先生，陸續借歸釋文，合以張君所治及金君所詒中之數種通計得若干種，著次成帙，名曰粵西金石畧補遺，考謝志藝文畧，劉玉厓桂林浚洞題詞記三册，初成稿本間有考證玉厓卒

「橋藏其友臨川李棠齋家」凡東峯一冊，龍隱巖一冊，南溪一冊，所記二百一十六種，手拓者一百六十九種，而附志著錄全省金石，僅四百八十三種，宜其缺佚夥矣，余補道如千種，皆得之客中，異日言旋言歸，搜巖尋壑，從事鹿樵，所得奚啻十倍，惜乎長聊游倦，萍梗依然，此願如何日償耳，其目錄如次，唐篆歐辨饗城碑，在上林縣，南漢都嶺石刻六種，在容縣，都嶺山五百羅漢記，都嶺山造佛像殘碑，羅漢造佛羅尼幢，髮懷義造佛像碑，靈巖寺巖讀齋記，閩廿五娘造佛羅尼殘幢，宋仙奕山立魚石室頌刻七段在馬平縣，裴象望等題名，曹現等題名，李晉俊等題名，涂四友等題名，李大有等題名，艾田登立魚山詩，鄭俊等題名，曾布燧山題名，在臨桂縣，西山功德記，在忻城土縣，遊西山詩，在忻城土縣，口親國等讀書巖題名，在臨桂縣，裴夢阮等題名，在臨桂縣，范至能等壺天觀題名，在臨桂縣馬子巖，海陽山碧雨記，在興安縣海陽山，靈澤廟記，在靈川縣，宜州新建學記，在宜山縣，招隱二大字，在臨桂縣，宋希顏龍隱巖詩，在臨桂縣，龍溪祠碑，在宜山縣，宜州鐵城記，在宜山縣，宜州鐵城頌，在宜山縣，西山寺常住碑，在忻城土縣，元僧師澄讀書巖詩，在臨桂縣，右唐一印，南漢六種，宋二十二種，元一種，又無時代三種，韶州洞三大字，在臨桂縣，湘澗二水之源六大字，在靈川縣，博士泉三大字，在廣西，最三十種。

「薰風穆隨筆」馬平仙奕山立魚石室頌刻一段拓本，亦東武劉氏舊藏，今歸穆氏茲風堂，檢謝志金石畧無有也，謝氏書詳於臨桂一縣，外府石蹟寥寥如晨星矣，曹氏名勝志著錄石刻，亦祇詳臨桂一縣。

「風雨龍吟室叢書」況周阿原名周儀，以溥宣統廢帝改，字雲笙，號玉梅詞人晚號薰風詞隱，廣西臨桂人，

父洵，道光二年進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周頤以咸豐九年己未九月初一日生，受天雅性，習臨牘學，神解超朗，年十八，充優貢生，二十一中式光緒五年鄉試，官內閣中書，性嗜倚聲，戊子入都後，獲觀古今名作，又與同里王鵬運共晨夕，於其詞多所規誡，又以所刻宋元人詞爲辭歸，自是窺詞學門徑，寢儼其間者五年，尋以會典館纂修，叙勞用知府，分發浙江，張之洞督兩廣，端方督兩江，先後禮聘，署之賓職，嘗爲端方審定金石，代作跋尾，端極愛重之，時翻光輿亦以名士官觀察，與周頤學不同，每見端，必短周頤，一夕請宴客秦淮，光輿又及周頤，端太息曰，亦知冤筮必將餓死，但我端方在，決不能坐視其餓死耳，周頤聞之，至於泣下，輿化李詳，光輿客也，會端方入川被殺，詳以詩弔之，有云，輕薄子雲猶未死，可憐難返蜀川魂，蓋指周頤也，自是有宴會，周頤與詳，必選不相見，晚歲避地溫濱，鬻文爲活，暇輒與彌村先生以詞相切磋，春秋六十有八，以民國十五年丙寅七月十八日，病徂上海寓次，子維琦維璋，奉遺命葬湖州道場山。

萬縣西南山石刻記

況周頤撰 存

《風雨龍吟室叢稿》萬縣西南山石刻記二卷。

清朝金石文錄

況周頤撰 存

未刊

粵西瑣談

張相文撰 存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二六

案張先生相文字蔚西，江蘇泗陽人，北京大學教授，粵西瑣談一卷，宣統二年印行。

德國憲政史 于式枚撰 未見

案于先生式枚，字晦若，賀縣人，光緒進士，官至侍郎，出洋考察憲政，回國後著續國憲政史四卷。

廣西財政沿革利弊說明書 財政監理官署本 存

案廣西財政沿革利弊說明書十四冊，宣統間財政監理官署編纂。

廣西諮議局報告書 不著撰人姓名 存

案諮議局報告書總後凡三次，爲書八冊。

廣西學務提要 李翰芬撰 存

案學務提要一卷，提學香山李守一先生最要而爲之者。

廣西圖書館藏書目錄 趙福保撰 存

案廣西圖書館藏書目錄一冊，臨桂趙福保撰，館開於宣統二年，規模頗大，而圖書未充，人民國後凡從前各書院藏書，體用學堂藏書，徵調各省官書，唐葆卿與其他私人所捐，書坊所贈，成萃焉，而瑣錄可觀矣，五年改隸第二師範學校時，計八萬餘冊，十年以還，須駐兵隊，頗有損失。

彭子穆先生年譜 甘曦撰 存

案彭子穆先生年譜一卷，平南縣廬生彭廣西諮議局議長甘先生璠所編，先生一名德蕃，號雲菴，歲在戊午

共事第三師範學校，先生手此稿示余，其於彭先生之師友淵源，文章行誼，已稍得諳大凡，竊意以爲猶有未盡，蓋非僅據本集而可取足也，先生然之，許爲補益，越年己未，先生歸里，設款武林之樞社，未幾鄉閭搶攘，聲息不相聞，而先生已歸道山，稿藏於家，聞近人刻於滬上，未知視原稿何如也。

梧城風鶴記

梁廷棟撰 存

記辛亥九月至壬子四月間事未刊梁先生廷棟字彤雲蒼梧人國治十三年進士

于役廣南日記

今人黃誠沅撰 存

案于役廣南日記一卷已刊。

滇南界務陳牘

今人黃誠沅撰 存

案滇南界務陳牘三卷已刊

滇載

今人黃誠沅撰 存

案滇載十六卷未刊

蝸寄廬現存書目

今人黃誠沅撰 存

案蝸寄廬現存書目四卷未刊

粵西武緣起鳳黃氏家乘

今人黃誠沅撰 存

案起鳳黃氏家乘一卷已刊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婁部

二七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二八

廣右人文錄 今人黃誠沅撰 存

案廣右人文錄二卷未刊

廣西建置沿革表 今人黃誠沅撰 存

案廣西建置沿革表五卷在印刷中

雲南輿地圖說 今人黃誠沅撰 存

案雲南輿地圖說十六卷光緒中奏進本

嶺右畫人傳 今人孫麟撰 存

案嶺右畫人傳二卷未刊

中國地理沿革圖 今人蘇甲榮撰 存

案中國地理沿革圖一百五十餘幅日新輿地學社印行張相文梁啟超序

中國境界變遷大勢考 今人蘇甲榮撰 存

案中國境界變遷大勢考一冊商務印書館本

歐洲戰禍由來 今人雷 殷撰 存

案歐洲戰禍由來一冊日本東京刊本

說蠻 今人劉 介撰 存

案說暨一册商務印書館印行

嘉慶廣西通志

謝啓昆撰 存

「書目卷開」廣西通志，省志善本。」

「香東漫筆」謝中丞啓昆纂修廣西通志，嘉慶五年正月開局，六年十月進呈正本，書凡二百八十卷八十册，籌時不及三年，而體例精審，徵引賅博，爲各省志書之冠，前人辦事無因循虛糜之習，非晚近所及。」

「樹德堂詩續集」正月十六日開志局於秀峯書院，志事二首，東表山，（學使錢楷字表山）臨川舊志已消廢，（李稷堂先生）桂管關經執正譌，七十年來俱散佚，三千里外尋搜羅，采風調輯轉軒使，紀事深求著述科，鉛幕資閒逸務少，可究老子共編摩，茲鐫時節鈔書來，香嶺春歸別館開，致謝銜官借風采，（謂二根任王關周諸君）須知藪澤有都枚，（謂胡維君朱小岑）龍緝蠶入探驪手，象譯圖資博物材，文簡事增師竅故，蠻陬典冊卜蘭蓀。」

「飲冰室文集」廣西志金鈔本，草創於李榕案紱，在雍正諸志中已稱佼佼，嘉慶中謝蘊山啓昆爲巡撫踵修之，蘊山史學根柢，木極深，躬爲總裁，（案著職銜不類說條而類說條者，示親董其事也，阮芸臺廣東通志等亦然）故嘉慶廣西通志，北價值與章正誦志等，且未經點污，較鄂志更完好也，卷首列敘例二十三則，徧徵晉唐宋明諸家體製，金短取長，說明其所以因革之由，諸志叙例，未能或先也，故後之作，皆奉爲楷模焉，（此書編纂姓名中獨列孝廉方正胡度之名，想是當時助蘊山主其事者，履歷俟考。）嘉慶浙江通志

，道光廣東通志，雲南通志，皆阮芸臺總裁，體例全師魏山，（廣東通志阮序自言之）

「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總修志爲宗述大業自魏山始也，故其志爲省志模楷，雖以阮芸臺之傳述，恪遵不敢有所出入，吾於諸名志見者甚少，不敢細下批評，大約省志中嘉慶間之廣西謝志，浙江廣東阮志，其價值久爲學界所公認，必如謝魏山阮芸臺之流，以學者而任封圻，又當承平之秋，更事稀簡，門生故吏，通學者多，對於修志事，自身有興味，手完義例，妙選人才分任，而自總其成，故成績斐然也。」

「清代學術概論」史之縮本，則地志是也，清之盛時，各省府州縣，皆以修志相尚，其志多出碩學之手，其在省志，浙江通志，廣東通志，雲南通志之總纂，則阮元也，廣西通志，則謝啟昆也，湖北通志，則章學誠原稿也，凡作者皆一時之選，其書有別裁，有斷制，其討論體例，見於各家文集者甚周備，欲知清代史學家之特色，當於此求之。

案胡維君先生度，桐城人，見嘉慶臨桂縣志撰人姓氏，蓋與朱小岑先生依真，同任編纂者也，臨桂縣志，成於嘉慶七年，在通志脫稿後一年耳，胡先生著有四庫附目，見近人永嘉李君國學書目，又符見其文數首，載某叢編中，然則胡先生在乾嘉間，亦皖中樸學家也。

廣西通志輯要 蘇宗經撰 存

案嘉慶廣西通志，卷帙繁重，不易致，且不易讀，文苑先生乃稍襲其例，首省總，而以分野，沿革，輿域，山川，城池，職官，學校，賦稅，官績，諡官，人物，流寓，勝蹟，關隘，祠廟十五目，分繫於各州縣

之下，約爲十三卷，名曰廣西通志輯要，誠簡明易讀之本矣，書成於道光二十五年，未刊，其後四十五年，安陽馬玉山先生不孫得其稿本，復延羊敦叔太守（復禮），林午峰（福慶），賴雲芝（鶴年）兩廣文，增輯兵制，水利，藝文，金石，四門，凡嘉道以來，經政變遷，與夫官蹟人物，有可記者亦稍有增益，付手民刊行焉，時光緒十五年也，又取中丞劉公長佑蘇公恩文張公凱嵩歷年所輯之廣西昭忠錄八卷，平桂紀畧附卷，股匪總錄三卷，堂匪總錄十二卷，廣西道里表一卷，附刊以行，蓋以通志續修不易，得此數書聯綴其間，亦足備續修者參稽之助云爾。

道光義寧縣志 朱榮廷撰 存

案義寧縣志六卷道光元年知縣仁和朱榮廷修。自此以下各州縣志多第一開齊館及通志局藏本

道光融縣志 路順德撰 存

案融縣志十二卷，道光初修，統制局藏本。

道光金華縣志 黃金聲撰 存

案金華縣志十二卷武祿黃氏藏本黃先生金聲字和東上林人道光進士金華知縣

道光會昌縣志 齊齊敬撰 未見

案齊先生齊敬字玉羊金州人道光二年進士官河南河北兵備道權河道總督會昌縣志二十二卷

道光普洱府志 鄭紹謨撰 存

案普洱府志十卷臨桂鄭受山先生紹謙纂修黃雲生藏本

道光長陽縣志 朱庭棻撰 未見

〔湖北通志〕長陽縣志道光二年知縣朱庭棻修，庭棻字叔香，臨桂人。

道光賓州志 張鵬展撰 存

案賓州志二十四卷，道光五年知州華亭耿省修，聘張南松先生總筆政。

道光天河縣志 林光棣撰 存

案林光棣四川蓬溪人，天河知縣。

道光修仁縣志 林光棣撰 存

案修仁縣志四冊，道光十年知縣林光棣修，又續志二冊，不著撰人名氏，光緒間鈔本。

道光興安縣志 蔣方正撰 存

案興安縣志十八卷，道光十二年，縣人刑部主事蔣立中先生方正纂修，綉筆版印。

道光陽朔縣志 吳德帝撰 存

案陽朔縣志六卷，道光十八年知縣遵義吳德徽修。

道光羅城縣志 萬文芳撰 存

案萬文芳華陽人，羅城知縣，志四卷，道光十九年成。

道光武緣縣志

世綸撰 存

「武緣縣圖經」武緣縣志十卷，道光二十二年知縣世綸監修，世綸滿洲鑲黃旗人，進士。

道光渠縣志

何慶恩撰 未見

「灌陽縣志」何宏政更名慶恩，號世棠，縣人，道光二十四年舉人，官終襄邊廳同知。

「蕙風齋隨筆」陸氏金石學錄補，何慶恩廣西人，重修梁縣志，於金石一門，考證頗詳，按何慶恩灌陽人梁縣係渠縣之謬，渠縣志余訪得之，金石志蒐羅最富，推問有未錄全文，體例亦微欠精潔，他日當刻入蕙風彙叢書。

道光龍勝廳志

周之誠撰 存

案龍勝廳志抄本二册，道光二十六年通判湖口周誠之原本，後有增修。

同治蒲圻縣志

鄭慶華撰 未見

「湖北通志」鄭慶華字祝香，臨桂舉人蒲圻知縣，同治五年刊。

同治麻陽縣志

黃金楷撰 未見

「容縣志」麻陽縣志十六卷，存，已梓，金楷字子範，縣人由優貢官湖南麻陽令。

同治藤縣志

洪其晉撰 存

案藤縣志二十二卷，同治六年知縣開封洪其晉修，光緒三十四年重刊。

同治蒼梧縣志

李百齡嚴寅恭等撰 存

案李先生百齡字仁山，道光癸未進士，官終長蘆糧運使，嚴先生寅恭字少弋，道光甲辰解元，並蒼梧人，道光末，李先生歸田，輯纂縣志，未成而卒，少弋先生繼之，以連年兵火，湮成而未梓，同治十一年，淡水黃笏山玉柱，來知縣事，始聘前雲南迤西道臨桂王先生棨主修，益以成墊以待事實爲書十八卷，距屬稿時，三十年矣，其難成如此。

同治懷集縣志

孫汝霖趙準同撰 存

案懷集縣志十卷，知縣遵化無汝霖而趙準修，同治十三年刊。

同治象州志

鄭獻甫撰 存

案同治象州志四帙一百四十一頁，簡賅有法，直追朝邑武功，蓋小谷先生精心之作，其書曰，方志之書，輿地之書也，有地斯有官，而庶政由是起，有地斯有人，而庶事由是分，而所出之物產，所值之災變，亦不得而畧焉，今總以四大綱，刪去諸綱目，一曰紀地，先爲沿革一表，而疆域之遺里，山川之名勝，據市之建置，物類之生產，俱彙而列其則，二曰紀官，先爲秩官一表，官之著績於此者，闕爲小傳，其誦官於此者，亦爲連書，而田賦之額數，學校之典禮，兵儲之防備，俱附於其後，所謂政也，政從官者也，三曰紀人，先爲科舉之表，人之名行可紀者，闕爲小傳，其婦女可紀者，亦爲連書，而人民之術業，風俗之禮節，時事之理亂，俱附於其後，所謂事也，事從人者也，四曰紀故，沿革之故蹟，政事之故典，人物之

故籍，俱叢而載其中，提綱不煩，衆目已括，此全志大概也。簞首附漢中留澗中縣名考，謂說文解字澗从水，覃聲，澗从水，留聲，漢志隨劭註澗省音淫，與澗同，師古註澗省音力救反，與柳同，乃恍然於今之澗江柳江，卽此澗澗二水，爲漢人名縣之由，爲說雖不可易，同時鄭子尹遵義府志，及陳蘭甫水經註西南諸水考，漢書地理志水道圖說，於西南水道與州邑沿革，俱發前人所未發，子尹年輩較先，而東陳西鄭齊名，且相友善，治學各極其精到若此。

光緒上林縣志

周世德撰 存

案上林縣志十卷，光緒二年，縣人道光己酉拔貢周紹室先生世德纂修。

光緒麻城縣志

鄭慶華撰 未見

湖北通志麻城縣志四十卷，知縣鄭慶華修，時爲光緒二年。

光緒新寧州志

張燦撰 存

案新寧州志六卷，光緒四年，舉正蒲州張星弧先生燦空桐纂。

光緒宜山縣志

段榮棟撰 存

案宜山縣志三卷，光緒七年知縣宛平段榮棟修，同治甲子科舉人西林訓導縣人姚東甫先生善勛總纂。

光緒蘄州志

封府鈔撰 未見

湖北通志蘄州志三十卷，知州封府鈔修，府鈔字少霞，容縣人，志成於光緒八年。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三六

光緒平南縣志 周壽祺撰 存

案平南縣志二十四卷，光緒九年修，統計局藏本，壽祺與安知縣。

光緒平樂縣志 全文炳撰 存

案平樂縣志十卷，光緒十年知縣全文炳修，文炳江西金谿人。

光緒賓州志 陸生樹撰 存

案賓州志二十四卷，光緒十一年刊，州人陸吉甫先生蘭畫編，體例卷取，一仍道光志之舊，但於軍事之

末，附成同以後事實時事一門。

光緒恭城縣志 陶地撰 存

案恭城縣志四卷，光緒十四年知縣貴錫陶撰修。

光緒富川縣志 柴照撰 存

案富川縣志十二卷，光緒十五年知縣柴照修。

光緒壽寧縣志 何如謹撰 未見

「壽寧縣志」何如謹字厚卿，縣人，同治丁卯舉人，福建壽寧知縣，修壽寧縣志。

光緒高明縣志 梁廷棟撰 未見

卷數未詳

光緒鎮安府志

羊復禮撰 存

案鎮安府志二十五卷，光緒十八年知府海鹽羊辛楣先生復禮纂修，其沿革山川兩門，引陳氏水經註西南諸水考，以文象水爲令廣西浚源江，源出天保，爲漢益州牂牁郡句町縣地，且舉明史地志齊氏水道提綱爲證，而力糾明史十司傳及顧氏方輿紀要以鎮郡在漢屬交阯之譌，其說甚駁，篇末雜記，採及徐霞客遊記趙雲崧峴谷雜記，前此通志郡志所未及者也，蓋先生爲浙西名宿，嘗增補廣西通志輯要，又分輯蘇州府志，竄偵甚深，宜所見不與凡近同，同時官修諸志中，惟華小覽百色廳志，顏望眉麟順州志，封壽君容縣志，周壽祺平南縣志，並稱善本。

光緒百色廳志

華本松撰 存

案百色廳志八卷，光緒八年同知會稽陳如命創修，十七年校刊，觀蔡金廣華小覽先生本松主纂。

光緒寧明州志

黎申產撰 存

案寧明州志二冊，光緒十九年，慶遠府學訓導，州人黎崧生先生申產編纂。

光緒貴縣志

夏敬頤等撰 存

案貴縣志八卷，光緒二十年潯州知府新建夏敬頤貴縣知縣吳縣王仁鍾修，體例全仿鄭小谷象州志，縣人咸豐辛酉拔貢梁崧生先生吉祥，光緒辛卯舉人陳仲應先生芝語，丁丑進士梁紫坡先生瑞祥，分任纂輯。

光緒永安州志

鄧文淵撰 存

案永安州志四卷，光緒二十三年知州潯州鄧文瀾修。

光緒容縣志 封祝唐撰 存

案容縣志二十八卷，光緒二十三年修，封先生祝唐字壽君，容縣人，光緒六年進士，大荔知縣。其金石一門考證其備，可補粵西金石略之闕。

光緒潯江縣志歸顧直隸州志 顏嗣徵撰 存

案顏望眉先生嗣徵，貴筑人，同治庚午解元，有詩名，江陰金桂生葉香隨筆嘗稱之，歸潯州志六卷，成於光緒二十五年，知縣潯江時，稟潯江志若干卷。

光緒臨桂縣志 吳徵善等撰 存

案臨桂縣志一歸四表十二志，凡三十二卷，成於光緒三十年。總裁侯官吳觀察徵善，總纂縣人潯州教習黃先生泌，大史曹先生翊，分校譚先生朝晉，左先生盛均，編先生名譽，李先生務滋，李先生欽，皆知名之士，篇首叙目即辭典雅可誦。

光緒鎮邊縣志 許克襄撰 存

案光緒鎮邊縣志鈔本二冊，三十四年知縣宣良許克襄修。

光緒武緣縣志草 韋四華撰 存

「武緣縣志」武緣縣志草十四卷，縣人韋四華撰，未刊，韋華成慶辛酉拔貢。

光緒武緣縣圖經

黃君鉅撰 存

案黃先生君鉅字仲尊，號丹崖，武緣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官終雲南澂江知府，膏病方志空疏蕪陋。歸田後，發凡起例，著武緣縣圖經，未成而卒，子誠沅繼之，自光緒戊子屬稿，迄民國辛酉，前後三十餘年，數易稿而始克刊行，爲書八卷，分地畧，政畧，人畧，獻畧，四大綱，隸目三十七，引用羣籍至二百一十七種，博賅有體，爲私家著述之善本，從來官修諸志所以不善者，皆出乘手，凌亂雜沓，勒成一家，蓋有難言，一也，風俗吏，未親鉛槧，假手指紳，虛應故事，二也，率爾操觚，期月已可，元史疏漏，卽其前例，三也，事多旁撻，莫能主裁，杭大宗以通才博識，而前志見阻於蔣氏，章實齋以史學斗山，而鄂志卒敗於陳循，四也，分門寡述，何嘗不取決總裁，假使歐宋剗鑿，安望文省事增，五也，若私家著述，則無是慮，至於兵戈擾攘，作輟無常，輿籍不備，無以供蒐討，體例不明，難以語史裁，則官私同病焉。

民國隆安縣志

黃誠沅撰 存

案隆安縣志六卷，凡爲紀一圖一表四考五傳八雜記一并卷首叙例都二十一篇，民國二年印行。

民國荔浦縣志

顧英等撰 存

案荔浦縣志四卷，民國二年刊。

民國灌陽縣志

蔣良銜戴明統撰 存

案灌陽縣志二十四卷，民國三年修。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民國上思縣志 黃大受張明善撰 存

案上思縣志六卷，民國四年知事靖西黃大受朝邑張明善修。

民國武鳴縣志 溫德溥曾唯佳撰 存

案武鳴縣志民國五年修。

民國懷集縣志 植自森周贊元李惟寅林錫熙等撰 存

案懷集縣志十卷民國五年修。

民國宜山縣志 覃祖烈撰 存

案宜山縣志三卷民國七年修。

民國陽朔縣志 余次彭金煥模等撰 存

案陽朔縣志四卷，民國三年縣知事惠壽余次彭修，七年縣知事天門金煥模印行。

民國桂平縣志 程式毅撰 存

案程先生式毅，一名大璋，字子良，桂平人，光緒舉人，志十二冊，成於民國九年，素精小學，於方言考證獨多，其爲金田起義諸人立傳，亦稱翔實。

民國永淳縣志 蘇錫聲等撰 存

案永淳縣志抄本八冊，民國十三年修未刊。

民國陸川縣志 呂澣登等撰 存

案陸川縣志二十四卷，民國十三年刊。

民國上林縣志 黃誠沅撰 存

案上林縣志十六卷分地理建設社交食貨教育武備職官人物藝文雜誌十門二十三年成。

民國貴縣志 龔政等撰 存

案貴縣志六冊在印刷中

民國柳州縣志 朱奇元等撰 存

二十三年刊卷數未詳

民國同正縣志 何文鴻撰 存

二十三年刊卷數未詳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史部

四一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一

史部

四二

廣西近代經籍志卷三

南寧蒙起鵬雲程父編纂

子部

畫語錄 釋道濟撰 存

崇道濟明楚藩之後，明亡居全州湘山寺，號石澗，又號大澗子，又號苦瓜和尚，畫語錄一卷，舊在翠琅玕館藝術叢書中，近人黃賓虹取畫語錄，及大澗子題畫詩跋並收入美術叢書，聞全州有單行本，未見。

梅莊雜著 謝濟世撰 存

案梅莊雜著十二卷，四冊，長沙本，馬君駒鑒藏，此爲足本。

「退菴詩話」梅莊先生掉棹詞壇，別開生面，而含毫着想，迥不猶人，譬諸末賢，雖不同韓范司馬，要不失爲張乖崖一輩人物矣。

謝延謙道光重刊本跋曰：先伯梅莊公觀察湖南，自乾隆甲子歸田，將所著一編集，以學集，居業集，史評，算言內外篇，雜駁解，西北城記等書，總名之曰梅莊雜著，並歷歷十經，刊刻行世，一時紙貴洛陽，而湖南人士，卽得片言隻字，亦珍重寶貴，蓋公官長沙，多善政，遺愛在人，迄今猶稱道弗衰，嘗讀其書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三 子部

二

，想見其爲人，奈原板已朽，購求者日益多，以不獲見其書爲憾，今族弟靜園與劉君聲伯，慨然念古之名臣碩儒，其聲稱不朽者，以有著述流傳，膾炙人口，文傳則其人傳也，矧公文章風節，名重斗山，海內宗仰，何可任其著述中湮，無以傳世而垂久，使後學徒深慨慕，爰捐資先將雜著重刻，以公同好，再謀精刻醫誼十經，然則先觀察之書，得以復行字內，流播無窮者，實二君之力云，道光五年。

長沙梁家鉉光緒木梅莊雜著序曰：人得天地清剛嚴正之氣，又能衷之聖賢以植其志，博之經史以精其識，縱觀古今治亂之故以擴其才，然後處則身心性命，有以自立，出則以所蓄積措之政，必能洞切時勢，毅然確然，無矯飾，無迂濶，無依違遷就，之人也，固不必以文章顯，卽發爲文章，亦必能裨治化，明學術，可言即可行者也，桂林謝梅莊先生，由翰林爲御史，以言事獲罪，遣戍軍台，有訐其著書毀謗，欲致之死者，世宗鑒其忠直，免其罪，或賜環復官，及爲湖南糧道也，以揭報善化令樊德賂收糧厲民，失撫軍意，指捏欺糾奏，以危先生，一時官會據者，皆附和左右焉，賴高宗聖明，遣重臣馳詣，事得白，當撫軍以下諸臣傾邪罪，而先生復爲羅讒道半年去，嗚呼！今人謂剛正，競氣節者，有矣，一有所挫，或思所變計以求苟合，從未有挫之至再至三，幾致殺身，猶不悔如先生者，朝廷之愛惜益至，則忌嫉者日益多，而先生之志則益堅，其名又益以彰，余聞諸長老言，先生去後，楚之人思其德，相與歌以頌之，且尸而祝之，何傾軋若是哉，蓋嘗論之，天下之定，恃乎百姓之安，百姓之安，恃乎牧令之得其人，牧令之得其人，恃乎大吏舉錯之明且公，朝廷以甄別之權寄諸督撫，其關繫可謂重矣，苟以私喜私怒而進退之，將巧宦者既以

胎章爲固然，懷清者必以迂直爲失計，輾轉相競，良可懼也，得如先生者若而人，布滿天下，豈以事權，以旌別淑慝，而樹之風聲，使天下敢爭卑污者知所懼，而良能者有所勸，天下之平易易矣，先生著有醫隱十經及雜著，自刻於桂林，罕見傳本，雜著云姪靜園及劉聲伯重刻之，往求其書不可得，近與張君集菴紙言及此，集菴出其手鈔雜著相示，覽蠹一過，其一種清剛嚴正之氣，猶流溢於楮墨間，如集中奏議，及纂言內外篇，真足以裨治化，兩學術，可言可行者也，適次弟付手民，嗚呼，先生豈藉文章以傳哉，卽余亦豈僅以文章傳先生哉，昔先生胥叔安節先生集曰，敬其人，因愛其集，讀其集，愈想見其人，吾於先生亦云，光緒十年叙於寄生草堂。

長沙張錫圭光緒本梅莊雜著跋曰，右目錄一通，先生族姪際安與劉永錚重刻本稍定如此，從善化瞿彤雲司馬借得，與今刻本相校，編次不同，卷數亦異，今將目錄附刻簡末，後有續刊是書者，庶知所折衷焉，又重刊本以學集少原仁及名二子說兩篇，史評無元世祖增百官俸一條，終於賈似道復限田兩，然亦闕後半，注云以下闕，西北城記少蒙古七蒙古八二則，至劾田文鏡疏，補授驛驛道謝恩表，則重刊本今刻本均無之，茲悉依次補刊，據纂言外篇，乾隆元年尙有請嚴冒籍之禁疏，亦不見，然則先生之文，散佚者多矣，考重刊本末有道光五年先生之姪延試跋一篇，言先生自乾隆甲子歸田，將所著雜著（其敘目曰一編集，以學集，居業集，史評，纂言內外篇，離騷解，西北城記等書，總名梅莊雜著，敘次又不同。）并匠匠十經（是書余家尙有跋本，惟闕春秋禮記二經，今在李祝華處）刊刻行世，奈原板已朽，族弟靜園與劉君聲伯先

將繼著重刊云云，則原本固先生手自編定者也，今不可得見，則未知其所重刊者，仍先生原本與，抑有增刪頤頤與，聞世父星樓曾再刻於長沙，旋毀於火，亦未見其書，世父深柳讀書堂藏有印本及傳鈔本，世父歿，其書歸李錫祝華，余向之索鈔，祝華固怪不與，則固索之，始以傳鈔本應，今所刻者是也，後祝華之書，爲人竊取去，則未知其所藏印本者，桂林原刻本與，謝劉重刻本與，長沙刻本與，猶憶余之鈔此集也，始庚午莫春，至臘杪而畢，時居野鷄坡，萬山叢登，高不勝寒，北風怒號，雪花如掌，一燈焚爇作乾紅色，硯池冰積，手凍欲僵，每至夜分，寫猶未已，先父戒之曰，嚴寒中人，不可泚也，汝盍少休，以俟明日，嗚呼，言猶在耳，忽忽已十五年，校閱此書，猶令人起風木之痛也，光緒十年。

名言

俞廷舉撰 未見

「補學軒文集」廷舉字介夫，號石村，全州人，乾隆戊子舉人，四川營山知縣，充四川通志纂修官，所纂名言八卷。

居家寶鑑錄

梁生杞撰 存

「武陵縣縣志」居家寶鑑錄一卷，梁生杞撰，生杞字南山縣人，乾隆庚寅舉人，江蘇江浦知縣。

案居家寶鑑錄自序以孝弟勤儉敬祖睦族爲目，蓋取材於朱子小學與溫公家範，而稍變其體。

養蒙細十室遺言

蔣勵常撰 未見

「梅會亮蔣岳範家傳」勵常字岳範，全州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融縣訓導，好講存心養性持身之學，不屑

章句而不廢文章，著養蒙編十室遺言等書，歛之於身爲學問，推之於世爲經濟，皆主實踐，不爲空談。

蔣琦齡跋曰：自蔡徒講學爲世詬病，考據代興，而信先語錄講義之書，人多束之高閣，然如河津遺書二冊反身之類，片語單辭，蒼萃成帙，斯愛斯傳，歷久不廢，豈非以學皆爲己，語皆心得，未嘗以著作爲重，而有昧乎其言之，故言之亦遂不朽也？先大父訓導公，自關台岳麓，四方從游日至，論著益多，門人嘗請刻所爲古文，笑曰：吾豈以是爲名耶？己而日侍函丈者，又欲備記居恒言語行事以爲同志之誥，事雖未成，顧其所以爲數，或口授，或劄記，及門諸公，或默志，或傳鈔，無不萃萃弗失，特未比而合之，聯而屬之耳，逮乎末年，先君子稟輯古文，未即梓行，小子琦齡逮事王文，幼蒙愛憐，出人提携，遇物輒誨，顧童穉愚昧，長多遺忘，自戊戌築養，文集猶未編定，始備搜巾篋，考詢同生故舊，積得詩古文辭五十餘首，而遺墨手澤，零星片紙，蒼萃雜糅，比於安石碎金，及與人問答所傳述之語，乃多於成篇連幅者，旣不能以人文集，又無割棄之理，欲衆而類分之，別爲一書，時及門王琳誼唐全球劉心超李慶榮蔣樸諸公猶在，各以其見聞相詢，復爲訂其疑似，定其去取，以十室名其書，凡爲類十一，爲卷十二，爲註十三之三，特恐猶有遺漏，或當續收獲也，咸曰徐之，毋違訓繩，嗣是而琦齡宦遊四方，并文集稿俱以自隨，丁巳奉諱歸，則亂後蒼蒼凋落，收藏煨燬，無復蒐羅之望，乃先刻文集於永州，甫竣，復以寇警，踰垣北走者又五年，比陳情得請，始復還山，幸烟埃漸息，乃克以此書付手民，回視戊戌，忽忽已二十九年，不獨音容聲顏，愈遠益悲，卽當日王謝諸公無一在者，可慨也已，昔范公儆之過庭錄，蘇簡之樂如遺言，皆追

惟祖德，憶述雜事，茲篇立仿真例，藉補文集之缺畧，見者或高閣束之，或愛而傳之，皆所不計耳，同治五年丙寅四月。

簡要格言 蔣伯璠撰 未見

蔣琦齡序曰：家封翁伯璠先生，五世同居，爲阿義門，先生恒品而家，事事皆可法則，竹者居家要畧一書，前輩張南松先生服其天分之高，辛丑余乞假在籍，先生復以所輯簡要格言見示，受而讀焉，始歎先生之學之厚，持之固有其本，而非勇天分之高已，格言夥矣，先生惟取切於身心日用者錄之，誠哉其簡而要也，夫非知之艱，行之難，先生於先民法語，固身體而力行之，而若輩是福以惠人，故所錄不多，實已括持躬涉世之全，否則空談高遠，無裨實用，縱等身書矣取焉，然則是相也，要矣而非簡也，願與有志之士共易之。

澄齋瑣錄 范光祺撰 未見

「灌陽縣志」光祺字浦南，縣人嘉慶戊午舉人，廣東平遠知縣，著有澄齋瑣錄。

女範 張鵬展撰 未見

據上林縣志。

諸子會通 周恩宣撰 未見

「臨桂縣志」周恩宣撰有諸子會通，周秦五子輯要，唐宋七子粹語，學案姓氏小傳，堂北負隕錄，侍養要錄，

小學梯航，遺彙錄，率性錄。

紅葵齋類函

況祥麟撰 未見

「臨桂縣志」況祥麟紅葵齋類函初集六十四册，二集九十六册，三集四十八册。

紅葵齋筆記

況祥麟撰 未見

「臨桂縣志」紅葵齋筆記十七卷，況祥麟撰存。

天學鈞鈞

王維新撰 未見

「容縣志」天學鈞鈞六卷，存，已梓。

容縣康生何之偉序曰，竹一先生詩詞文賦，各哀然成集，而性所好恒在星曆河渠，故事河工從大挑一等舉人選取，人以其事艱鉅，多不願就，竹一若以在二等不獲與選，公歎，同輩中有謂可改河丞者，以親老不從，顧其於所見水道河防，罔不隨榷甄錄，久之欲爲一管，備列直省江津源委有當修治者，卽畧附櫛宜，於黃運兩河尤懇切致意，年將半百，自傷卑賤，無所用，且以貧難付梓，遂檜去而所爲星曆，則未改也，除武宣教諭時，以所著天學鈞鈞六卷屬偉序，海內名公多矣，屬諸偉者，以偉嘗執經贈君養氣齋先生門下，兼畧知小九術也，夫學之大者，無過於大，國朝曆象考成三編，明數法所以然，可爲萬世推步準，而篇簡繁重，不能家有其書，卽有亦罕窺涯涘，今竹一綜其成算，參以見聞，又爲書甚約，不能滯覽，安可以讀者成，近日徐恕堂作高厚康求，第修天地之圖，矜鐘表之技，李青來作闡天圖說，第陳覆轍之迹，衍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二 子部

八

糟魄之詞，於數法鮮及，似此濛括精密，疏釋不已，將八線既得，而衡自具於心，豈必待子雲後相知，邁伯昕始見祕時乎，清光壬辰相月。

人境錄

路順德撰 未見

補學軒文集上，路順德字應侯，號松坡，融縣人，嘉慶二十四年舉人，著有入鏡錄仿昔人之人譜，而更顯淺出之。

斗山書院學規

袁天寶撰 存

（武緣縣志）斗山書院學規一卷存，天寶字亦生，字劍齋，縣人，嘉慶二十五年進士，賀稱庚昏延蒙山西代州斗山書院，爲作學規，詞東詳明。

蘇淑階先生遺書

蘇懿諧撰 未見

（清史儒林傳）蘇懿諧字淑階，廣西鬱林州人，貢生，道光元年詔舉孝廉方正，大吏以懿諧薦，辭不赴，少喜讀先儒書，年十二，於友人處見孝經小學，以他書易歸，莊誦不輟，嘗擬畏友七人，凡席相對，名整冠，鏡心，曉夢，知秋，采藥，佩璧，完壁七先生，又以巨竹作枕，納銅鈴於內，題曰無逸枕，其刻苦如此，其學以居敬爲本，自少至老，於孝經大學西銘二篇，日必誦一編，揚三語於懿曰，體父母之心待手足，體祖宗之心待宗族，體天珍之心待生育，又繪先後天作人圖，五倫圖，困學日課圖，困學堂環圖，所性圖，廣居圖，張子西銘圖，危微圖 精一之傳圖，執中舉類圖，憂患圖，民行圖，每圖皆繫以序，或作爲箴

銘以自鏡；所爲文樸質簡茂，一澤於古，菩提極富，好藏書，賄書外，未嘗一履城市，年六十卒，著有孝經合本二卷，鄭魯求仁釋三卷，傳心顯微一卷，人爲錄二卷，古今自訟錄一卷，民彝象六卷，兩關日課一卷，樂閑齋文集十卷，學庸核誦一卷，防維錄二卷，至文龜測一卷，疇陶體要二卷，尼往從政錄一卷，迪知錄二卷。

坊表錄

蘇宗經撰 存

案坊表錄四卷，懋林蘇龍樹藏本，

教士類編

蔣啓馥撰 未見

案教士類編三卷，見梅伯言柏硯山房文集蔣玉峯傳。

端溪硯說

王惟新撰 未見

案王先生惟新，字成與，其先山陰人，從伯兄遊粵，占籍馬平，家焉，卽少鶴先生之祖也，少鶴叙曰，先大父端溪研說二卷，嘉慶初年時作，時端溪方採石，大父嘗雇一舟，自桂林數百里購石以歸，家畜匠氏，斲研甚夥，自藏其精者十，號所居曰十研齋，以其聞見所合與其工用之所得而可據者，著爲此說，一刻於桂林，遭家播越，刻版毀失，所謂十研，亦不知流落何所，小子抱深戾焉，竊維天地精英之氣之所毓，發而爲物，以供人生之日用者，粟米布帛之常，金玉象貝之珍，皆財泉源百寶之流通，於人固不給焉，端州當中土之南，東西兩粵之交，桂林蒼梧，萬峰簇批，呈露露鑄，一粟於羴羊之峽，羴非涪水，匯而中流，

湧泓浩瀚以出趣海，雄奇之氣，蜿蜒鬱積，而獨孕爲臨溪之石，其用變與粟米布帛金玉象貝貨財百寶之屬相等，唐宋以來，千百餘年之久，中官外使所貢獻騷人文士之所搜求，巖洞屢開，而珍奇畢見，迄至於今，三巖靈秀之產，漸亦銷藏閉謁於山岨水涯，謂有探伐，而新坑不如舊坑，東洞不如西洞，將天地精英之氣，有時而盡者歟，五行百產，唯天所寶，持情用順，不愛其道，齋露醴泉，器車河圖，以時而出，弗敏其居，替微慢施，始泰終約，踐虐狼戾，磨強不弱，竭澤之水，魚鱉不生，斲土之原，金砂不成，天心與人事相感召之理，凡物且然，奚獨一端溪之石耶，先大父此書，一時論說所集，研材不講，宜世好者稀，今年夏，余小子游廣州，舟經肇慶，端石所自出也，偶出此卷示人，間有好者，付工刻圖，冀廣其傳，至其說之精詳，小子不肖，不能盡養大父，昧於先人之所聞知，唯自宋人研譜之作，以迄於今，著書者多且備矣，大父一家言，辨聲辨色，與衆同異相半，列於衆說，必有采焉。

治家瑣談教士學規

顏有光撰 未見

補學軒文集有光字心齋，博白人，道光五年舉人，所著治家瑣談，教士學規若干卷。

讀左漫錄

王拯撰 未見

清史文苑傳王拯原名錫振，字少鶴，廣西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官至通政司通政使，拯少孤家貧，無所得食，其母與姊，勤女紅以養，拯適籍官京師，咸豐中隨科備沁親王僧格林沁赴天津防剿，又隨王大臣辦理巡防事宜，進呈團練條議十則，策畫詳明，講求精切，上嘉納之，嘗

與同鄉朱琦龍啓瑞，以術業相高，遊處講習，最終爲有名。所爲文頗情指事，擘畫迫懇，肖其心之所自出，著有成有滄齋文鈔十二卷，讀瑩山房詩集十六卷，茂陵秋雨詞四卷。

朱琦跋曰，此定甫與鄭從他時所著書也，其中兵機甚精，言外有無窮微意，特藉讀左發之耳，定甫料敵多中，僥得之矣，而機屢失，豈天爲之耶，而使厚其毒以至於今而未已也，君子論人事，以定甫之才，而當事者不能盡其才，而僅託空文以見也，其天爲之也，然定甫論晉悼則云，事之降替，在乎得人與否，又於子國請承曰，丞而不丞，承而不以爲丞，上下皆失矣，吾讀此尤嗚咽不能已云，丙辰仲春慨嘆。

小學高註補正

龍啓瑞撰 未見

自序曰，高紫超先生所著朱子小學纂註，較陳氏舊註加詳，於朱子輯書次第脈絡，尤能周浚融貫，前之論者無異辭，今年夏重刻是書，再三校讀，竊見其中不免千慮之失，謂諸文字，或乖古義，不揣固陋，輯爲補正一編，於朱子原書，豈能有功涓埃，或於謂高註者不無小補焉爾，道光己酉季秋月。

案小學高註補正一卷

諸子精言

龍啟瑞撰 未見

浣月山房隨筆

龍啓瑞撰 未見

莊子字詁

龍啟瑞撰 未見

上三種並見龍繼棟經德堂文集跋，又黃雲生次云莊子集詁三卷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三

子部

一一

端溪硯說 馮志超撰 未見

「蒼梧縣志」端溪硯說梓行。

桂林山水圖 羅辰撰 未見

「餘墨偶談」與西峯洞，美不勝收。桂林名十羅星橋先生辰，刊有桂林山水圖一冊，詩畫墨絕。遊山者玉攜一編，可爲助勝之具，余桂林雜咏一首云，桂林山水特雜奇，說與遊人半信疑，賴有星橋一枝筆，無聲詩寫有聲詩，即謂此也。

碧蘿吟館隨筆 陳鏗撰 未見

案陳桂舫先生臨桂人，道光丁酉舉人，山西詩嵐州知州，爲王定甫先生作瓊琪碑誦圖，善精於繪事者。」
「蕙風珍翰筆」陳桂舫錄，李鴻章吟館隨筆四卷，一經說，二攷史，三子集雜記，四本朝掌固，雅潔可誦，惜未付梓，桂舫竹居梁澗林中丞莫府，最留心雅故。

聖功集 封培緒撰 存

案聖功集成於道光己酉，取經傳中故實可爲童叟明聽明端趨向資養戒者，區爲十八門，以便誦誦，充腹笥，而屬對之道寓焉，於類書爲近，十八門者曰時令，曰幼慧，曰立教，曰警戒，曰敦倫，曰立志，曰讀書，曰文學，曰詩詞，曰書法，曰物類，曰陰陽，曰科第，曰仕宦，曰榮遇，曰隱逸，曰遊賞，曰壽考，有鈔本。」

「容縣志」聖功集三卷，存，末梓，培緒字芭洲，縣諸生，撮先正格言切於倫常，用者繁爲是書，鄉塾多珍之。

救貧捷法

馮顯編撰 存

案救貧捷法一卷，武緣黃雲生藏本。

雲谷瑣錄

馮秉良撰 未見

朱琦雲谷瑣錄序曰，雲谷瑣錄者，吾粵馬翁自記所興起，附以家世端木，雲谷其自號也，爾嘗爲之圖，自道光辛卯歲，翁監貢院告成，是秋琦舉於鄉，於是始與翁識，出所爲圖索詩，翁爲人房且，踴躍於市，每鄉曲有營繕，必翁爲之，尤工篆書畫畫，面龐鬚長徑尺，人多呼曰馬髯，身之巨公長者，以至牧夫走卒婦人豎子，無不知翁者，嘗所豎工甚衆，惟其院爲巨，次城郭橋梁道壑寺觀，皆自爲記，某年月訖工，董舉某人，某官名某，度工若干，澆榑丸石丹漆之屬，纖悉必具，翁精力又能推舉之，最後遣城東東洋梁，歲莫天風協傑，攜杖徒走，偕余往視，今既落成矣，稱有頃頃，然翁爲人言，或太息道往事，必曰貢院一役，至難耳，非邵伯景公幾履，非幕客沈君及同役周君張君梁君多爲之助，亦弗之濟也，其他上役亦然，信乎，其有待於助歟，抑謙言之而不專有其美歟，昔柳子厚博梓人，而得相天下之道，操其進退於白臆司，蓋天下以有助而成，無助而孤，委棄會衆工，大厦之成，非一邱之小，雖作室且然，翁豈謙言哉，然吾觀翁數典且工，誘言滂濤，同人彳縮思避，翁獨堅持以竣其後，是亦子厚所謂不屈其道，由我則固，不由我

則犯者也，抑余又聞翁之言曰，任者與人役，吾行刑焉，凡助我者必酬我，異我者必誘我，同我者怪其言是聽，若唯感失吾指，雖有忒焉，弗之告也，非真助我者也，異我者以其役之大也，不誣其好事也，卽疑其私已也，己不爲，又惡他人爲之，敗則幸，成則忌，彼其役亦既聞而見之矣，然而意見不少合焉，則慰，請謁弗遂焉，則伎，小不忍而謀亂矣，豈復有知公家之事哉，是故更事多者，知人之情爲審，不敢以助我而爲之徇也，不敢以其誘我而爲之沮也，堅忍之而已，勉力以舉吾事而已，姑試時焉，以待明者之察而已，余以翁言類有道者，又所爲余多與焉，次其語於卷首，翁年八十，猶喜書畫，與余始見時無異，比年寇亂，其所爲雲谷者亦燬於火，故於序翁遺錄，不能無慨云。

「臨桂縣志」雲谷瑣錄馬秉良撰，秉良字雲谷，道光間武生。

墨子刊誤

蘇時學撰 存

番禺陳澧序曰，昔吾友鄒特夫告余，墨子經上二編有算法，此算書之最古者，余讀之信然，爲之驚喜，特夫又言備城門以下，譌脫不可讀可惜也，此始忽忽二十年矣，今蘇君爰山，以所著墨子刊誤見示，正譌字，改錯簡，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備城門以下尤詳，墨子以善守稱，備城門諸篇，乃其法也，此又兵書之最古者，墨子之書書道，而特夫爰山，乃能取其長，探其奧，眞善讀古書者，特夫之說，余嘗筆而記之，爰山將返廣西，余鈔存其書，將以示特夫共欣賞也。

案墨子刊誤二卷，瑞安孫仲容稱爲專門之學，近年中國學會收入所刊周秦諸子校註十種中，梁任公曾代舉

書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亦嘗稱及之，而未嘗先生黑賈，偶失之耳，近人有刻本，又先生墨子判誤故，自題四絕，其三四云，八儒三墨交爭，異說紛如聚訟，身董門草莽爲，都魯還成一問，刊本說說愈甚，黠齷點勒丹鉛，還却虛山面目，非儒非釋非仙，可想見其旨趣焉。

爻山筆話

蘇時學撰 存

鄒獻可序曰宋之吳正，劉昌詩，蘇東坡，謝采伯，陸放翁，元之黃翁，陳世隆，郭翼，明之李日華，彭垂，國朝王阮亭，皆有筆記，而宋楊廷幹又有楊公筆錄，沈括又有夢溪筆談，明徐渤有筆精，焦苑有筆乘王肯堂有筆塵，胡適幾又有筆叢，其他名師筆偶筆者尙不與焉，經史不能專家，子集又不能名家，而見聞所及，一知半解，不忍割弃，故或証經史，或評泊詩文，或訂正故實，或談逸怪異，而說部遂溢於雜家，其網羅繁富，條理精密者，此合一生之全力以爲之者也，其零星攷據，隨時私記，此出生生之餘力以爲之者也，若叢雜成書，務博記頂，以誇淹雅，此則可計日成就者也，而邊方之地少藏書，多不能爲，淺陋之士無遠志，又不肯爲，其實十三經註疏，廿一史傳志，老子，管子，莊子，韓子，呂覽，淮南，秦文，漢文，唐文宋文，中人之家皆可置，中人之卷皆可閱，願廿老於蒐圖冊中，殊可歎也，今得吾爻山筆記而楚然喜，再讀爻山筆記而確然信，記分四卷，卷或數十條，先論經史，次及子書，次及文集，後及隸語，別有所見與獨有所見者，然後筆之於書，雖網羅不爲宏富，而攷據可謂精審矣，爻山家藤州，非大都也，登賢書，非顯官也，而讀書詳且癖有如此，宜其發而爲詩，清雋淡永，於然不瀟於俗也，獻甫亦有志於此

，年衰力薄，其書尙未就，願有駁論而無游談，有疑詞而無臆說，則願與學者共勉焉，曹子建云，後生可畏，來者難誅，序其書，不禁感慨系之也。

案文山筆話板片現存藤縣中學校藏書樓

忍字輯畧

朱熹溪探 未見

龍啟瑞序曰，忍之說著於唐張公藝，其用之不能無弊，先儒論之詳矣，然古之言忍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夫子亦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蓋聖賢之所以制心，豪傑之所以處事，未有不由乎此者，視所以用之何如耳，越王勾踐之於吳，漢高帝之於項籍，文帝之於趙陀，以能忍而得者也，魯以相忍爲國，晉懷怒忍於屈辱，南宋忍於偏安，以能忍而失者也，顧其用之於一身，與用之於國與天下，又自有辨，夫人之身，其朝夕聚處者，父子兄弟，其地不越乎階庭里巷，而其事細及於豆羹策食履屨衽席之間，往往爭之，則賊恩而未必其有益，而不爭則所全者大，故言忍之道，用之於國，則十得其五，用之一人一家之事，不啻十得其八九矣，此忍字輯畧一書，余亡友朱君嚴深之所爲諄諄致意也，始君遭時不遇，嘗試艱苦，而其朝夕隱微之地，尤爲人所難言，君處之若無事然，交游聞未嘗見其戚戚，比疾亟，乃授此書於同里王孝廉曰，君其爲我刻之，且必得余同年馬君梅岩跋之，而龍君翰臣爲之序，嗚呼，君之苦心且如此矣，所以處人生之至難而無憾也，至不幸而無年，亦有命焉，豈其真不能忍以至於斯極哉，若夫徵引之詳博，議論之懇切，讀者固能知之，後之處家庭者，可藉以消釋怨戾天刑，則是書之爲益於無窮也，余既不敢負君生前之誨，

又嘉王君能終人之事也，遂不辭而弁官歸，道光二十六年歲次丙午季冬月乙丑。

鑑朱先生名及望實俟考。

從先錄

夏文伯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學校及教約爲一類，家規與鄉約爲一類，自著之語錄詩文爲一類，吾鄉北流文伯夏君所撰也，君狀貌誠樸，語言簡切，望而知爲學者，今年秋試有事會垣，欣然持此一篋見示，讀之終卷，不禁起敬曰：近世稱好學，上者不過曰經生，次者或第曰文士，君獨有志賢人，其爲學從本始，其立教從小學始，不謂之道學者流不可也，顧漢以凡將調募急就章等爲小學，故學堂皆通調故，而或不矜細行，然西京石氏章氏，其家法自若也，宋以少儀內則弟子職等爲小學，故凡人皆能說理，而或不矜讀書，然厚齋王氏，夾深鄭氏，其博學自如也，若不從淵源求合，而但以流派自分，以舉子之講義爲經學，以學究之語錄爲理學，則實便於孤陋寡學，而高材異能者，轉周鄙夷而不屑，將教日隘，學日墮，求以志於聖賢，不其難哉，茲所著家規具有家法，又斟酌盡善，實力風義，皆足以維持，雖上繼司馬之家禮，蓋田之鄉約，文正之慈田記，無媿也，顧所舉諸書，雖或未宣究，而所論諸事，皆確有體認，較世之自負博洽，發言行事，乖謬不堪者，則不啻雲中孤鶴，俯視羣下羣鷄矣，此所以終令人敬之而不能不議也，獻甫素不知志學，老而悔又不能力學，嘗以爲說得志，唐不過姚宋，宋不過韓范，至王景畧李贊皇張江陵，自揣必不能學矣，不得志，唐不過錢劉，宋不過楊陸，至杜韓蘇平生固不敢望矣，若論理必求之太極生兩儀以前，論道必索

之聞一貫之後，論學必從人之初說起，不特少年時無此識，今老矣，亦不能得此解也，文伯乃忘其俗拙，過爲探聽，遂以弁一言相屬，倘不自負其愚而妄贊其美，拾取宋諸人成說，所謂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爲絕學繼統，爲太平開運者，少日在村塾中，作時藝亦習聞之矣，敷衍爲說，未必不約畧可聽，此何異於燕趙人高談虎邱西湖佳處語吳越人哉，不獨見笑於文伯，抑亦不誠於文伯也，僕則何敢爾耶。

案夏文伯先生名待壽。

靜娛亭筆記妙香室叢話

張培仁撰 存

案張先生培仁字子遠，一字少伯，賀縣人，道光二十七年應士，湘鄉知縣，靜娛亭筆記十二卷，長沙刻巾箱本，有曾紀鴻序，紀鴻蓋其門人也，妙香室叢話十四卷，上海進步書局校印，亦巾箱本，濰探諸說部而成，不註所出，頗有以是爲識者。

桐陰清話

倪鴻撰 存

門臨桂縣志：倪鴻字延年，縣人，承誥孫，廣東典史。

案倪延年先生別號雲樞，蘇爻山題其桐陰清話云，刮目方驚未見書，銜泥重喜到門車，明珠照乘光無限，陳果回甘味有餘，桐下夜邀朋輩話，鏡中春憶美人居，（君有珠海夜遊圖）鍾情自是真才子，綺語能消莫識除。

蕙風叢書

沈周顯撰 存

「風雨龍吟室叢稿」周頤所著書已刊行者，有選巷叢談二卷，西底叢談一卷，關雲夢樓筆記一卷，蕙風錄隨筆二卷，蕙風後二錄二卷，合稱阮查筆記五種，香東漫筆二卷，萬縣西南山石刻記二卷，徵省詞鈔十卷，粵西詞見二卷，香海棠館詞話一卷，又新爲詞，玉梅詞，錦錢詞，蕙風詞，楚景詞，二雲詞，餐櫻詞，菊夢詞，存梅詞，各一卷，合稱第一生修梅花館詞，以上山海寧陳乃乾校刊爲蕙風叢書，證璧集二卷，蕙風詞話五卷，晚年刪定蕙風詞二卷，武進趙氏刻本，又自定詞與孤村合刊爲蕙風琴趣，未刊稿有文集若干卷，論詞詩輯一卷，稿藏武進趙氏，餐櫻廬漫筆若干卷，什分載申報自由談中，聞尚可理蕙一

證璧集

況周頤撰 存

自序曰，儀衛乾學爲文，先嚴嘗歎之曰，語作吉祥能致福，儀服膺弗敢忘，凡爲前人辨誣之文，皆吉祥文字也，時局狼狽，言妖競作，節義之風，弁髦滋慳，當趨庭之日，誠意料不及此，信復雅之因辨，寓救世之微權，尤爲當務之急矣，曠是鄉梗汎，藏存無多，一麟半甲，草之搗網，聊爲鳴矢云爾，若甄錄靡遺，則敬俟異日，光緒丙午小暑臨桂況周頤自識於蕙風樓。

又是舊名辨題，越十八年甲子五月，授梓於滬濱，改證璧，仍存舊序如左，周麟記。

趙尊毅跋曰，右證璧集四卷，吾師臨桂況先生所輯錄，皆爲古八辨誣之作也，慨自宗器有授梓之疑，靈丹

致娥眉之嫉，厚誣賢者，於古不免，世風澆漓，益煽嘖說，變白爲黑，非短流長，復復傳信之可期，抑亦
譏厚者所勿道矣，夫所貴乎文章者，貴其載道而經世，有太上之立德，不可無其次之立言，所謂老成之典
型，國人所矜式，非著其偽，莫由識其真，或原其心，不妨畧其迹，爲之殿同異之梗，別涇渭之流，寓彰
旌之權，扶瑕瑜之捨，務俾古昔賢傑之潛德幽光，昭然大白於來世，而其究也，風俗之厚薄，世道之隆
污係焉，其託旨詎不重哉，夫古人之誣，待辨於今人者，由於考訂之疏，沿襲之謬什四五焉，非必皆文人
輕薄，而持論偏且苛也，獨惜世無遠學深思之士，精研而明辨之，其幸而得辨者，又或籍隸畸零，鱗爪隱
見，尤非宅心忠厚聞聲記者弗克引其緒而廣其傳焉，矧世路荊榛，風雅絕續，乃得吾師蹶起其間，遺數名
論，力掃覆言，深侗鍊金之漸，一洗豈政之寃，其所自爲，尤能確有據依，語殊聲空，日月積疊，豈徒爲
古人辨誣，足以維繫人心，維持風會，信乎狂瀾之砥柱，當務之至急矣，尊憲乃受而踐行，且附以傳，寧
非至可厚幸者耶，討校劄事，申臆說爲之跋，並世賢選，容有取乎，丙辰天貺節，受業武進趙倬識。

案評壁集四卷，統計局藏本。

阮倉筆記五種

況周頤撰 存

案先生遊維揚日，寓盧近阮文達公故居，因自號阮倉，以志景慕，筆記五種，光緒丁未刻於白門，五種者
選巷叢談二卷，西廡叢談一卷，關雲夢樓筆記，附玉樓後詞一卷，蕙風發隨筆二卷，二等二卷，西廡叢
談爲遊蜀時作，川中金石，著錄頗多，關雲夢樓筆記，作於常州，先生在常，貨埜五種，俯瞰白雲溪，

樓之南有樟樹，顏白雲君說，越溪以北，卽趙味辛先生作雲溪樂府處，溪水東南流，至樓上則穿泓如鏡，乃徐徐折而北，樓適正南面，未嘗見北流，饒有悠然不盡之意，蓋命樓之意本此，玉樸詞已刻第一生修梅花館詞中，玉樸後詞，則甲辰後遊蘇州作也，薰風騷隨筆二筆，並居金陵時作，薰風騷隨筆卷二又名桂扇，專記廣西事，蓋合張羽皇先生之桂扇故而一之，而範圍益拓，

選卷蓋談自序曰，戊戌九月自瓊花觀移居舊城小牛車巷太傅街，卽古興仁街，儀徵太傅阮公家廟在焉，後拙文選錄歸然尚存，文選所重建也，古文選卷，今無定址，要當距樓不遠，吾巷在樓西南不百武，因敢以名，防小滄浪定香亭筆談例，空所聞見爲叢談，屬文達軼事采擷較詳，則私淑之志也」

薰風騷隨筆自序曰，悲迴風之搖蕩兮，心憂鬱而內傷，濛自乙未南轅，瞬更十稔，所處之瘴，誠如靈均所云不爲可已之事，何以道不得已之生，隨筆云者，隨得隨書，無門類次第也，防洪容齋例，繼此有作曰二筆，光緒乙巳良日，自記於金陵四馬橋北寓廬」

香東漫筆

沈周頤撰 存

泊序曰，丙午丁未間，貨歲金陵開西鄰，有水閣曰周河廡，數年前掘地得石碣，刻猶香樓三大字，廡主人懼其有神益也，亟復瘞之，余曾得見拓本，白門寥寥意多遠，差幸與媚香結鄰耳夢遊記」

餐樓廡漫筆

沈周頤撰 存

「風雨飄吟室業稿餐樓廡漫筆如千卷，分載申報自由談中，閱尙可理宜。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三 子部

一一一

五燈博聞

況周頤撰 未見

「蕙風錄隨筆」五燈會元一書，筆情雅石，無雙字涉塵濁，此其所以佳也，中多唐宋人方言，及故訓舊字，其精言玄悟，綜括豁露者，尤爲博通乘典之階梯，余校是書竟，輯五燈博聞若干卷，卻於文字名首外，丁無所得，良用慚作。

校宋本五燈會元札記

況周頤撰 存

「蕙風錄隨筆」上三則並已下二十六則，茲校宋本五燈會元札記，凡二十九則，是書凡二十卷，前有淳祐王子住山普濟，寶祐改元通備庵王兩序，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匡，恒，貞，微，朗，說，筠，廓等字，並缺筆，每卷獨有東京溜池靈南街第六號讀杜草堂主人寺田盛業印記，又有薩摩國鹿兒島郡寺田盛業發書記，日本書也，某君游歷得之，輾轉歸普池劉氏，景鏡絕精，昔琴河董申林女史姝，重刻法苑珠林，開闢捐資人各一卷，列名卷末，今劉氏刻是書，亦援固事，篆紙集資門內，不外纂，不列名，按五燈云者，釋道原景德傳燈錄，歸馬郡尉李遵勗大豐廣燈錄，釋惟曰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普燈錄五種是也，會元卷尾有安青州武康縣崇仁鄉嵩山里正信弟子沈淨明跋，畧云，切見禪宗語要，具在五燈，卷帙浩繁，頗難發閱，謹就景德靈隱禪寺，命諸禪人集成一書，名曰五燈會元，以便觀覽，寶祐元年正月且日跋，後又有貞治馬兒年正月望日，妙善庵主圓月僧勸募緣重刊，是書寫蹟一葉有云，湖州武康沈淨明刻梓，置之靈鷲山，知此書版宋時藏於靈鷲，貞治爲日本後光嚴年號，當元至正年間，元以牛兒馬兒等字

紀年，日本亦仿用之，當是聲氣殆邇通已，四庫全書總目五燈會元，內府藏本，提要云，宋釋普濟字大川撰，常執羅氏鐵翠銅劍樓書目元列本，亦云普濟撰，按宋本王楙序云，棼明首座，萃五燈爲一集，則撰人實名棼明，非作序之普濟，當是內府本及盟本竝以棼序耳。

勸學語

甘 謙撰 存

案民國七年與先生共事第三師範學校出校編相示余錄有副本語僅十則而精嚴平實期可見諸躬行

桂林梁先生遺書

梁 濟撰 存

案先生諱濟，字巨川，光緒乙酉舉人，內閣侍讀，民政部主事，民國七年秋，自沉北平淨業湖，書凡六種，有林灑深序，張耀曾後序，子煥齋澂漢所作年譜弁焉，澂漢叙目云。遺筆茲存一卷，先公殉義前所爲遺言也，戊午十月七日，成仁淨業湖，遺德言於彭氏別墅樓中者十七緘，凡以明此志，且屆後之人焉，茲謹取十五緘影存筆墨原蹟，是日遺筆壹存，次爲遺書之一，感劬山房日記節鈔一卷，先公少壯時所爲日記也，日記先後二十餘年，公自謂不足存，存於今者復無幾，今節其壬午癸未之作，大抵修己勵學之訓，要以見公少時所以自勉者而已，是日感劬山房日記節鈔，次爲遺書之二，侍疾日記一卷，先公侍疾先祖妣劉太恭人時所作也，公早失怙，一生節概，悉出母訓，讀此則太恭人之苦節助勞見焉，公之所以事親者見焉，敬存其書，不敢易一字，是日侍疾日記，次爲遺書之三，辛壬類稿一卷，上則清末辛亥，先公所擬請代奏疏之未竟稿也，下則民初壬子先公四上書內務部辭職書也，公之心存國家，慮篤人羣，惻怛纖滴，舉微

於是，是日幸壬頤稿，次爲遺書之書，伏卯錄一卷，先於晚年所爲札記也，披討纂言，自爲斷制，勅以成書，而未及就，茲獨數手錄存，至於哀樂之材，則從省，嘗取義疑志不粉，暑云伏卯，晚年必盡，實在於斯，是日伏卯錄，次爲遺書之五，別竹辭花記一卷，先公殉變前所爲，誌水訣之作也，願念生平，遺做有賴，留戀故園，詠言悽惻，嗚呼，公之志苦已，子孫豈敢忘哉，敬奉斯篇，垂諸後世，是日別竹辭花記，次爲遺書之六。

墨經通解 張其銀撰 存

自序曰，周秦諸子，余讀莊子最先，歷十餘年，誦數十過，頗能辯其真偽，正其破句譌字，欲爲之註，以知不能徹，心存焉而已，晚讀墨子，玩經與說而好之，引相連附，以求其義，時有所明，遂益發憤，若探礦穴，知所蘊藏，神脈穿隧，愈不能已，適梁任公墨經校釋出，引說就經，用法乃同，守牒字之例，易錯簡之文，說知最善，足爲師資，因有所資，復增其疑，因其所疑，乃益有悟，壬戌春夏之中，飲食居遊，乃至夢中則上，凡所存想，皆墨經也，時思得一，輒復自喜，積而自徧，謂盡之矣，復更瑣研，疑或不疑，是或不是，時時更易，又歷二歲，乃少乖忤，此如急火爲炊，釜底飯焦，釜中之米，或未熟也，漸漬溫習，存而勿忘，其爲學之方乎，甲子之秋，親戰榆關，炸彈日至，乃苦閒寂，取舊稿纂錄，成墨經通解，所知曲折，可得言也，墨經分列，常有義例，經上蓋然，猶可識別，自同異而俱於一以上，上列言性行，皆爲救治之義，下列言名數百力，及人羣相用宇宙相推之理，簡或舛易，逆尙可求，今別考目次，以復其

故經下次序，與說不相應，蓋經之原簡，錯無可理，而寫說者以意分合而然，茲以類爲次，關於言辯學者得半，置於上列，關於言修身心理政治經濟數理大學光學重學者得半，置於下列，凡移置之故，別詳序目，輔嗣註易，合傳於經，宋人語類，論次師說，取便誦覽，得明白而已，又經文字多者或一條分當兩簡，寫者妄析，解者沿譌，如房所聞而知其義，當與耳之聰也連讀，執所言而意得見，當與口之利也連讀，法異則觀其宜，當與逐理抵法同則觀其同連讀，此言形學，與執親巧（親舊譌說）傳法則求其故（傳舊譌轉又脫法字）爲對文，梁氏不察，又守牒釋之例，割截他說，以求整字，終不可通，遂至并棄經文，此所謂病者末病，欲求其病者乎，墨經言法皆辭形數，明執親巧爲何事，傳法求故，乃可推知，知環俱抵爲何語，法同法異，乃有歸宿，梁氏燕子學案，持拾胡適之說，凡經說中有同異字，上下文理，一切斷棄，治爲一錢，附會立論，此如集四書成語以爲詩文，文理卽佳，無涉本義，異而俱一，至於事君，同異交待，明以邦福（邦舊譌於草書之誤）其義相發，豈以言辯，經之習同，凡有三類，異而俱一，同異交待，義等尙同，重體合類，名類之同，法同法異，形數之同，混爲一談，遂至非辯亦辯，此皆執新知以求故知，執我見以爲他見，智所不知，由於脫耳，墨經他言法者法所若而然也，侔所法然也（舊脫法字）說釋以意規問，上下相承，知言製器一法之相異也，邊類（異辭作與又脫類字）若力之相合，說釋以木石，知言形質與法同異，（法舊譌狂）法一得一，（法舊爲去）皆言形數，權法故也，（法舊譌淫）謂法令耳，小取爲效者爲之法，可謂以法言辯，然猶謂中效，則是不言中法也，時倖校推轉說遺失，彼已言之，故但可資於中效耳，界說不

定，則乖違易生，更舉他端，端尺是也，梁氏解端尺爲點線，無以復易，乃自亂其例，以電子點點，以吸變銜接解釋，是合數學於物理矣，體之無厚，義限於端，說之無同，更明點義，乃易同爲間，以有實點，愚智以鑿，吾亦云耳，牒經之字，亦患其鑿，今爲舉例，牒字無義，不屑於說，凡說之首字與經首字同者，其文必復，如知知也者，虛虛也者，狗狗大也，仁仁愛也，是也，牒字不復，實已奪去，說上多然，分說爲牒，遂得文義，如力重之謂君，以若名割力與君，成何語乎，說下牒字存十八九，牒字不存，則說之首字，必同經首，守此二例，庶得其通，而或有闕文，如正問以別道之說，（問舊作因）或說之首字，異經首字，牒字復佚，如智不知其數與意未可知之說，亦爲例外，難執一耳，夫是正文字，古今所難，六經世有表彰，誦習不輟，文字異同，猶疊疑詰，矧此絕學，竄諸殘簡，仍其非則難通，更其是則無據，用心之際，亦有術也，經說互證，可明者多，辨形八體，亦資理會，如果彼富商，易爲舉說，錢無可非，而堯成富商，理不可通，求諸篆文，知爲所帝，二人俱見，見乃無義，篆書得字作見，下寸缺其下半，乃譌爲見，趨之得力，流沙隱簡作少，似力致誤之故，均可知也，下所諸上，請當爲得，於福家良，於當爲邦，敗邦之文，販玩之寔，則誤由草體，是之是也，之當爲言，則誤由行體，趨成負正，錄或作趨，形近詢趨，負正之文，又譌負止，凡此誤證，積於累世，粗舉其要耳，二者之外，證以文義，如去一得二，去當作法。· 譌說自闕，使今渥故，渥當爲法，不煩辭費，春不可指義爲春夏字，則改智者非，說在作顏，釋以左日出右因入，則改顏者謬，此則不瀆評誤，且以證其不誤矣，誤字之外，錯簡亦繁，梁氏未舉，尙三十處，

茲爲律令者，長則兩池，仍則均閱，雖若師心，非望文也，若夫數與質力之學，義固簡奧，亦可鈎取，端尺相俱，或盡不盡，爲幾何點線勾股求弦之理，牝度不多，有授不授，爲割面求積之理，次不相授，無厚無間，爲言曲線之理，求軌之法，取同觀巧，爲四率冰法之理，法同觀同，法異概宜，環與圓異抵，爲周線爲圓求諸等邊，諸等邊求圓，橢圓求中，圓求各三角諸理，偏去俱一，割半不動，爲言公式，一少於二而多於五，爲言十進，取下求上，言海平測高，正不可搖，言天圓常轉，又如知鑑中爲聚光點，則內外遠近，可知所在，知景泉當作景異，當俱由此，爲景光相比，則黑白斜正固當不同，知長直讀如張直，敵光訓爲當光，在中諺爲在午，則倒景無景殊景變景之理，通以一貫，知拒堅礙言支點，車梯當作重梯，輪萬謂梯上之輪，弦前謂牽梯之索，則繩力起重之制，可以復明，凡此所得，根諸埋解，猶未深也，諸言辯者一句誤讀，說乃相反，一字未審，謬覺全非；剖析微茫，回環反覆，其爲用思，乃不可量，而萬不能通，有疑而悟，如物豈由名之說（由舊作同）證以尹文如迹履相合，是出天機，殆非思刀，嗟乎，墨之有經，所以爲教也，合政教，包道器，亦已博矣，亦已精矣，周末諸子，其可考者，若田駢，彭蒙，慎到，（尹文子大道下言田子贖背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莊子天下篇則言田駢學於彭蒙，蓋田彭與宋經同學，互相師友者，故所傳或異，而尹文則會師宋經，故稱爲宋子也，大道下又云，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者也，聖法者，自理出者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攝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雷矣，

此真極說上使謂也，不必成法故也，必得所爲之成也之論相台，大道上又云，田駢曰，游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釋諸侯者，名譽之也，是田彭二人，以名學用於政論，爲名家之始，亦開法家先路，天下精論學源，以田駢彭蒙慎到并舉，蓋慎到學於田彭，而甘說辯辯，故荀子徒勞益言慎慎然不得稱其談，又非十二子篇云，終日言成文與反糾者之，則個然無所歸宿，是慎到田駢也，蓋皆師墨家之辯術，而自闢途運者，(少選)尹文，(宋輕之爲墨派，梁氏墨子學案考之甚詳，尹文子大道上所言名學理論，與經下物盡由名條所舉之例余合，尤爲學出於墨確證，說詳經下解中)惠施，公孫龍之學，(說詳經下考叙目)皆出其中，尙賢尙同諸篇，則以所爲治，其所陶冶，如強本節用之於李悝，(節用上聖人爲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七惠篇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此李悝盡地力之數所從出，李悝之用，當墨子晚年，或尙未卒，)尙同實利之益高鞅，(尙賢上云，政令不斷，則民不畏，尙賢中云，美善在上，怨謗在下，尙同下云，尙同義其上，而毋有卜比之心，又云，數千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術知，鄉里未術聞，天子得而罰之，尙同下云，致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此商鞅學術所從出，至疾從事之於開阡陌，女子年過十五毋敢不歸家之與男子長必分居，尤爲易見，蓋申商之類，去孫子之卒四十餘年，申不害與田駢彭蒙同時，其學所從出，疑與田彭同時也，)儒之言大同(儒家言愛之說，見於大取篇，余校註辯之甚明，荀子儒效篇云，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此儒家受墨風而學說變遷之証，)楊之主爲我，(得朱之學，鑿兼愛之弊而反之者，故孟子言逃墨必歸於楊，據說殆得朱付見堯惠王，蓋

嘗晚年，或其少及見墨子，（並辯之說（墨重勞力，許行即持極端勞力主義者）任俠之風，（墨流爲俠前人口多言之）或得其一體，或激而相變，若風起蘋末，激發萬類，而城守之法，又成兵枝巧家，決計大哉，中國學者，莫或先也，當時學術、儒、楊、墨、名、法、辯，爲六宗（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掣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其實陰陽家不足言，當列辯家，楊出於老，當時言揚墨不言老子，蓋老子之學，一變爲揚朱，遂成大宗耳，故尹文子言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而不攻揚氏也，余別有考，所謂名家非謂辯學，乃以名分言政治者，如田駢尹文之流，）名法與辯，皆出於墨，（田駢尹文實開名法兩家途徑，根抵於辯學，而受揚朱嚴冷學說之激蕩，遂生名分之說，再變而爲不任賢之說，尹文推本大道，似出道家，司馬遷論申韓，亦推本於老子，其實名法兩家，以不尚賢故而貴道家，至其學術實本於墨之辯學也，）儒老之說，亦爲轉移，使無墨子，學術之盛，能遽爾否，固未可知，乃潛沈汨沒，二千餘歲，稱其孫曾，忘其祖，可悲也夫，魯勝註墨經，及大取小取六篇，恨其不傳，然槩曰墨辯，將知其辯者，不知不辯者乎，大取本文，亦非言辯也，（說見余大取篇校註）古人不作，來者難誣，謂吾知之，固不盡，不知爲知，則亦是也，民國十三年甲子，歲日奎日

兼張先生字子武號無竟居士桂林人光緒甲辰進士廣西省長墨經通解四卷長沙豐見之宜額刊於北平並爲之跋
前有梁任公長序一首

性道真註

今人黃誠沅撰 存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三

子部

一一九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三 子部

三〇

性道真詮二卷，又孔子爲中國大教主一卷，勸讀經說一卷，已刊。

三書堂叢書 今人陳 柱撰 存

三書堂叢書五十種，目錄如下，一、三書堂易學，二、周易說苑，三、周易論畧，四、三書堂尚書學，五、尚書論畧，六、三書堂詩學，七、詩經正誼，八、詩明，九、周禮要義通論，十、大學通義，十一、中庸通義，十二、春秋公羊集解，十三、春秋公羊微言大義，十四、春秋穀梁微言大義，十五、春秋左傳司馬氏學，十六、春秋三傳異同評，十七、說文解字釋要，十八、說文部首韻語註，十九、文字學平議，二十、北夢客方言，二十一、老子古義今釋，二十二、老子集訓，二十三、老子八篇，二十四、老子淺說，二十五、莊子通，二十六、定本墨子開詁補正，二十七、墨學十論，二十八、墨子判誤判誤，二十九、諸子大綱，三十、太史公書講記，三十一、史記彙例，三十二、文選札記，三十三、文心雕龍增註，三十四、詩學大義，三十五、先秦文學概要，三十六、國學大綱，三十七、國故今知，三十八、古代哲學名著，三十九、國學教學論及自修法，四十、文學平議，四十一、守玄閣讀小札，四十二、車中讀書記，四十三、守玄閣詩文話，四十四、守玄閣文集，四十五、守閣詩集，四十六、守玄閣詞集，四十七、粵西十四家詩鈔，四十八、粵西詩拾，四十九、清儒學術討論集，五十、中國學術討論集，內有多種尚在屬稿中，或在印刷中。

馬博士譯叢 今人馬君武撰 存

已刊行者達爾文物種原始四册，工業政策一册，交通政策一册，赫克爾一元哲學一册，中國歷代生計政策批評一册，農業政策三册，商業政策二册，收入及郵貨政策一册，並中華書局本。

駕鶴山房書畫題跋 今人李寶青撰 存

駕鶴山房書畫題跋二卷，凡唐宋名人真蹟二十七種 未刊

英憲精義 今人雷沛鴻撰 存

英憲精義八册，萬有文庫本。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今人梁漱溟撰 存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册，商務館本

印度哲學概論 今人梁漱溟撰 存

印度哲學概論一册，商務館本

楊朱 今人陳此生撰 存

楊朱一册萬有文庫。

莊子哲學 今人蘇甲榮撰 存

莊子哲學一册，日新輿地學社本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三 子部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三 子部

三二

廣西近代經籍志卷四

南寧蒙起鵬雲程父編纂

集部一

青箱集賸前後編

王貴德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明歷萬戊午孝廉，官至監軍僉事，容州王正源先生，著有青箱集詩若干卷，滄桑以後，類簡多缺，其六世孫竹一學博，輯爲前編二卷，後編二卷，補編一卷，前編以古今體編年，後編惟以五七律編體，蓋已非當日手定原本矣，先生當明之末造，崇正時，官旣不能達，永明時，事又不可爲，遂以孤臣作完人，卒於家，抑鬱之氣，危苦之心，每乘吟咏而露者，如故家陳設瓦甍石鼎，皆非世匠所揣，又如高士鶯情，蓬門花徑，亦非俗客所到，集中白雲樓有懷詩，雖企重王李，而未嘗宗王李，故能卓然自造此境，余嘗慨吾鄉詩人，如翁大舉歐陽晦夫知王元文，其佳句流傳詩話中者，遠在二曹上，而乃不得與二曹並，當年固少執文柄者，抑抱殘守缺，後裔未能讀禮書也，今此集得六世孫竹一學博爲之註，七世孫望卿茂才授之梓，而虛其前一百乞爲序，獻甫少年時，與竹一交，渠嘗恨同時無汪容甫孫淵如洪稚存其人者爲其序集而附其名，曰，吾子勉之，後來人將於吾子望之矣，今獻甫伏處修老，學問不加，而虛聲夸名，謬在文

字，片是篇，回憶此言，不禁怦怦不已也。

案青箱集臚通志藝文畧已著錄，不言其已刻未刻，考蘇文山題青箱集詩小註其裔保醇以刊本案題云云，則光緒容縣志稱未梓者，必不然矣，鄭序中舉聊者醇字也容縣志作王辰，源清稷宗諱改名耳，近人收入粵西十四家詩鈔

醉白堂文集

謝良琦撰 未見

「漁洋成齋集」謝良琦字仲韓，一字石塵，號猷菴，全州人，常州府通判，有醉白堂集。

「香祖筆記」謝石隱能爲古文，康熙初，以明經通判常州，自負其才，不可一世，嘗以謁巡按，與余邂逅公廨，初未相識，不交一言，罷去，既而知其余也，乃遣使過江，致書問，通殷勤，後貽其刻集，中有爲余作漁洋詩序。

「嶠西詩鈔」先生與王江洋善，漁洋成齋集錄其詩，陶陵瑞廷續序其集，稱仲韓具雄偉拔出之才，爲海內詞壇領袖，自名公巨卿騷人墨客，得其片言隻語，吟咏愛玩，以爲希世之寶，蒲陽余覲序，謂石隱兩爲邑令，皆有異績，兩爲別駕，皆以談去，其爲人也，忠質而濳於文，渾厚而裁於義，一時爲名流推許如此。」
「香東漫筆」全州謝良琦醉白堂文集，臨桂王氏四印齋有刻本二厚本，惜印行僅數十部，曾給余一部，友人借去未還，當時以爲易得也，半唐遺後，書版不知所之，此書不可復得。

案醉白堂集蓋道間張而松先生見之，光緒間王幼霞先生又刻之，宣統初滬上印行清朝文滙，所收醉白文三

首，殆諫勿復所刻本耶，考蘇爰山寶臺樓詩註，江韻叔欲重刻白雲集，出以相示云云，然則桂林廖先生亦有此本矣，爰山先生嘗繪兩粵前輩詩集，作論詩絕句十五首，其論石廬詩曰，翰軒從古翠而荒，謙誠人間靜白堂，更有奇文雜一代，中原旗鼓孰相當，小註石廬文可方同時侯魏，而天才橫逸，殆將過之，乃二百年來，世鮮知者，非粵西一憾事耶。

謝獻菴詩選

謝良琦撰 存

案謝獻菴詩選一冊，榕溪鄧澆流詩選輯，鄧氏氏所選，不惟獻菴一家，此特單本耳，馬駒齋藏。

汗漫集

廖必輝撰 未見

二三管英靈集位必輝字千能，又字荷莊，全州人，康熙九年進士，有汗漫集。

愚石居集

李彬撰 存

案康熙進士內閣中書貴縣李厚齋先生彬所著愚石居集二冊，通志藝文畧已著錄，此其族裔陵昂岐官昆季，近年校刻者也，統計局藏本，考況變筆後省詞鈔，有先生祭獨秀峯詞一首，此集不載，殆失之矣。

一通集

李懋培撰 存

案一通集一冊，統計局藏本，通志藝文畧已著錄，懋培字子展，康熙舉人，李厚齋先生子，此亦其族裔陵

昂岐近近年校刊。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四 集部一

四

木齋詩集

覃思孔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覃思孔字紹四一字木齋，容縣人，康熙二十三年舉人，官廣東知縣，有木齋詩集。

海江集

袁應斌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袁應斌字士雅，一字仲敬，灌陽人，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官工部市田司主事，有海江集。

寄輿集

閻爲寧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閻爲寧字淡園，蒼梧人，康熙四十四年舉人，有寄輿集。

偶然草

蔣壽春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蔣壽春字壽年，一字仁山，灌陽人，康熙五十年舉人，官東光知縣，有偶然草。

榕軒集

植廷紀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植廷紀字文翰，容縣人，康熙五十三年舉人，有榕軒集。

穆齋詩稿

唐時雍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唐時雍字熙野一字穆齋，灌陽人，康熙間貢生，官浙江嘉興縣知縣。

「灌陽縣志」唐時雍有穆齋詩集。

鈍翁詩文集

王維岳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王維嶽灑陽人康熙間貢生。

「灤陽縣志」維嶽有純翁詩文集。

谷音集

劉新翰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劉新翰字含章，又字鐵樓，永寧州人，雍正元年舉人，官江陰知縣，有谷音集。

張鵬展谷音集序云，鐵樓與陳又恭公最契，癸卯出閣，誦試文，曰，解元屬公矣，榜發，文恭果領解，鐵樓亦雋，將赴公車，以文恭貧，取已資贈之，曰俟君捷後，余再北上也，文恭果聯捷，事見培遠堂年譜。退齋詩話云，谷音集中課辦納稅等篇，雅與儲太祝相似，五律氣格近杜，秋與八首，以其膾炙人口姑存之。此外如水抱荒城去，山浮野翠來，風定浪遶碧，雨餘山更鮮，皆不失爲佳句。

雙桂軒存稿

呂熾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呂熾字克昌，又字開齋，永福人，雍正五年進士，宜左都御史。

「退菴詩話」余在儀曹，編輯春官堂屬題名，熟知呂開齋先生爲禮部侍郎，既讀王罔景湖海詩傳，則謂先生官至副都御史，疑莫能決，後至桂林，閱廣西通志，乃得其詳，蓋先生由檢討累官至禮部侍郎，既以親老請終養歸，服闋，補左副陳御史，未幾致仕歸，以視孝聖皇太后八十慶典入都，與九老會，召至懋勤殿，令工閣後，年七十八，卒於家，此詩手稿藏萬鍾閣孝廉家，正紀其事，因合湖海詩傳所載一首並登，先生詩不多見，此真首光片羽矣。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四 集部一

六

樂健桂軒存稿二卷通志已收

拙齋詩草

陳仁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陳仁字諱山，又字體齋，武宣人，雍正十一年進士，官終建昌道，有拙齋詩草。」

「退菴詩話」諱山觀察，嘗從方望溪先生學古文，先生表其大父墓，盛稱觀察行身不苟，學中罕治古文者，觀察侍方門室十年之久，可謂篤信好學矣，惜其稿散佚，余嘗見其九卽歸總署一篇，後被方望溪評語，

其文得史遷遺法，知其淵源有自，不僕以詩稱也。

希綠窗稿

黃明鑑撰 未見

「臨桂縣志」黃明鑑字求直，號晉齋，乾隆二年進士，所著希綠窗稿，進呈合編，楚江雜緒，嶽麓芳言均存。

靈溪詩草

劉廷澗撰 存

「三管英靈集」劉廷澗字叔遠，一字靈溪，武緣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桐修。

「武緣縣志」廷澗有靈溪詩草

小桂廊詩文全集

胡德球撰 未見

「臨桂縣志」胡德球字鐵臣，縣人，乾隆十二年舉人，小桂廊詩文全集，存。

求近堂文集南游集歸田集

李時滂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李時浦字爾亭，興安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十九年中明通榜，官懷城知縣，有南游集歸田集，求近堂文集。

韓夢周南游集序云，先生詩上溯四始六義，下逮漢魏六朝唐宋大家，靡不據其華而尋其根，指歸大要，見於淮陰侯余忠宣懷古等什，爲清江揚清齋公所賞，湘源謝梅莊後，壇坫代興，獨樹一幟，謹當抗者。

丁海錫南游草集序云，余夙以詩遊於清醇楊方來，督學程方城二先生之間，二先生皆喜稱爾亭先生詩，佳句如石人無語閑澹桑句，得所喜也，鷓鴣病裏盡情啼，程所喜也，而余尤愛節其稍稿中忽聽松風生，似與幽人語，則幽然說深，殊有王翰川風味，而支離誰念風曠苦，頗則終憑造化仁，哀而不怨，亦古人所未道也。

冷署閒吟集

陳子智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陳子智宜山人，乾隆貢生，官梧州府教授，有冷署閒吟集。

葵亭集

孫羅聘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孫羅聘又名鶴齡，一字萬壽，一字榮亭，烏平人，乾隆間貢生，岑溪縣訓導，著有葵亭集。

極洞詩草

彭紹祚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彭紹英字承特，一字澍溪，歸順州人，乾隆間歲貢，官思恩縣訓導，有極洞詩草。

南陔紀咏

陳蘭森撰 未見

〔臨桂縣志〕南陔紀咏，虞居草，春信草，嶺南遊草，白雲草，泛舟紀程，陳蘭森著。

燕貽堂集西山雜咏東閣閒吟草

胡德琳撰 未見

〔廣西通志〕胡德琳字碧腴，乾隆十七年進士，累官重昌萊州登州知府，性耽書，雖處繁劇，未嘗廢卷。嘗於署齋聚書數萬卷，因自號書巢，所至輒集名流，編寫詞經，如濟陽、滕城、濟寧、東昌，各郡邑志乘，皆其手訂。官山東二十餘年，士被其授澤者甚衆，著有西山雜詠，東閣閒吟，書巢尺牘，燕貽堂詩文集藏於家。

〔隨園詩話〕香亭出守廣東，余賦詩送行云，君思深處已淪遠，家逐陰時惜我賢，一時和者甚衆，惟押寔字頗難，胡書巢妹夫和云，江南政績新道愛，海外文章舊起衰，余作書深美之，書巢答書云，爲押寔字，頗費心，今果見許，足徵兄之能知此中甘苦也，書巢詩尤長五古，全集未刻，余爲代存數章云。

〔退菴詩話〕哀簡齋先生，謂書巢受業於房禾布衣張庚，而詩之超拔過之，實書出於藍，書巢石洞濤寄浦山師詩，比浦山卽張也。

案書巢先生碧腴齋詩存八卷，已刻，黃雲生丈云。

省齋詩存

龍皓乾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龍皓乾字靜怡，號省齋，賀縣人，乾隆十八年舉人，雲南宣威州知州，有省齋詩存。

東峯詩集 度位伯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度位伯字次侯，崇善人，乾隆十八年舉人，官山西廣靈縣知縣，有東峯詩集。案北平查儉堂先生禮守太平時，提倡風雅，次侯從之問業，所謂日精。

拙存稿 李或瑤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李成瑤字雲圃，臨桂人，乾隆二十四年舉人，官浙江桐鄉縣知縣，有拙存稿。

鶴崖詩稿 王嗣曾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王嗣曾字志堂，一字鶴崖，馬平人，乾隆二十五年舉人，有鶴崖詩稿。

柏嘯詩鈔 歐陽金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歐陽金字伯庚，一字柏嘯，馬平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山東登州知府，有柏嘯詩鈔。

翰墨樓詩文集 潘成章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潘成章字屏山，武緣人，乾隆歲貢，官柳州訓導，有翰墨樓詩文集。

午亭詩集 劉映葵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劉映葵字午亭，臨桂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河南開封通判，有午亭詩集。

存真堂稿 朱應葵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朱應榮字約齋，臨桂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官永定河道，有存真堂稿。

小江詩集

潘 駿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潘駿字力上，號小江，桂中人，乾隆二十年舉人，官平樂教諭，有小江詩集。

「薰風瑤函筆」福州孟瓶廷超然，使粵日記，（乾隆乙酉典試粵西）閱卷將畢，最賞春秋白三絕卷，文氣揮霍，萬卷無出其右者，商之積公，（積善族，正主考）積公以第二場詩有疵句，余曰：此卷即不元，斷不可不以第二人相處也，解元卷氣度頗佳，三場俱稱，要其筆力不及第二名也，宴鹿鳴日，見第二爲潘生駿，長身玉立，年纔二十餘，來謁，詢以素所業，曰：最喜劉克猷文，第三截排募展拓，信非學克猷者不能也，按潘先生字力上，桂平人，後官平樂教諭，工倚聲，余曾撰錄二閱入粵西詞見，先生詞且工麗，詩句何至有疵，疑或偶蹈輕纖之失耳。

黎山詩稿

陳，蘭撰 未見

「三管英靈」孫陳蘭字勝萬，號筠圃，藤縣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官元氏知縣，有黎山詩稿。

西來草東歸草再來草

楊廷理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楊廷理字潛和，又字雙梧，馬平人，乾隆三十年拔貢生，官台灣道，有西來草，東歸草，再來草。

「吳文溥南野堂筆記」今台灣觀音寮梧楊公，當林匪亂起，由台防司馬攝台灣太守，以書生驟蒞戎事，應變

不窮，賊既稍彰化，破諸羅，郡城兵少勢孤，公招義民，修戍柵，修兵械，儲軍實，旬日之間，百廢具備，賊以數十萬衆，呼風鼓譟而至，公嚴守禦方畧，歷數月而城不破，若有神助云，又嘗三瀕於寇而獲全，其一在大目降，率義勇往搜逸賊，伏賊蔗林中，突出叢刺公，斃勿，血戰得脫，至城下，聞賊攻鹽埕大營急，即易馬往救，氣不稍餒，其二在虎尾溪，人馬俱溺，幸義民赴水救得免，其三在水底寮，率大將軍令往，受賊降，迨南路賊甚衆，恐爲所得，將自殺，已拔佩刀在手矣，以副將張公急救而出，公有三不死樂府，僕爲之序，又作七律四首，已失其稿矣，記一聯云，匹馬突圍三不死，闔城寄命一書生，今台灣底定數年，聞公晉秩觀察，益以勵強扶弱，培復元氣爲事，其間振興文教，曠植人才，郡之人士，恂恂學教，蓋已革其桀荒之風，而柔以詩書之氣矣。

竹居詩集

潘 觀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潘觀字博上，豐厚油，桂平人，乾隆三十年拔貢生，官白水知縣，有竹居詩集。

案桂平縣志潘力上博上邇上三先生詩，總名三愛堂集。

閒居行路前後集

潘 頤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潘頤字丙崖，一字邇上，桂平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官靈壽知縣，有閒居行路前後集。

「邇雅詩話」丙崖爲劉文情公門生，嘗客幕中，文情跋梅花詩曰，粵西潘丙崖，余丙子歲會試所得士也，來幕中閱文者數月，聯吟頗富，和高青邱梅花首，饒有風骨，於其歸也，爲劃以實行篋，且以示吳下之知詩。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四 集部一

一一一

者云爾，時乾隆辛巳九月十七日也。

唾餘集

秦兆鯨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秦兆鯨字碧海，臨桂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官山西陰山知縣，有唾餘集。

一園集

俞狂舉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俞廷舉有一園集。

「補學軒文集」石村著有文集十二卷，詩集十四卷，石邨居鄉時，有朱癸水左北溪，在京有蔣螺川橋膏涵，在蜀有查嶺橋沈清園諸人，爲風雅文字之交，故其詩文雅潔峻整，具有本原。

松崖詩稿

羅大鈞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羅大鈞字子樂，蒼梧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官陝西商州直隸州州同，有松崖詩稿。

楚辭會真古詩十九首註

柳彬撰 未見

並見清史本傳。

謙亭全集

黎建三撰 未見

「嶺西詩鈔」黎建三字謙亭，平南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官甘肅涇州直隸州知州，有學吟存草游草漫錄，綴游小草，悔初草。

「退翁詩話」家官詹九山叔父，嘗序謙亭詩曰：謙亭以孝廉作循吏，往來數十年，不輟於詩，今讀其詩，而知其性情之和平忠厚，且以知其政之優悌慈詳，讀其詩，而知其學問之明通淹貫，且以知其政之敏練廉能，至於古蹟勝迹豪邁，五言短章，駢駢乎琴古樂府之堂，而律之俊逸渾厚，流麗清新，固人人所共愛，而余獨愛其以見道之言，發洩於草木蟲魚以抒其抱負，所謂真學問真性情者也，此宮詹視學粵西時，謙亭之子槐門所請序也，「退翁詩鈔」所登，未盡其精華，楊紫卿所選亦約，平南彭生蘭晚，遍讀亭全集來，故悉錄其尤雅者，足以傳謙亭矣。

▲桂林白藤生孫有謙亭先生素軒詩集卷五至六殘本，道光壬寅刻，其別爲小集者歟。

玉照堂集晉中吟草

鄧建英撰 末見

「退翁詩鈔」鄧建英字方輞，一字魚卿，著籍八，乾隆五十四年舉人，官山西知縣，有玉照堂集，晉中吟草」嘉興錢楷玉照堂詩鈔序曰：余與方爵別，忽忽六七年矣，雖時問往來，終不若前在桂林時相與唱酬之樂也，去冬方輞將北上，出其詩若干首，編爲一集，以所居堂名之曰玉照堂詩鈔，而以余爵序弁其首，意欲屬余再爲校定，適余奉命，有事三晉，既澄，始受而讀之，非但續編進而愈上，而前所序之存餘初稿，更手自刪訂，裁擇精緻，合己未以種丁印以前統觀之，真所謂漢魏唐宋，無格不備者矣，其次者亦瀕元人之精華，而洗其卑靡，予之欣慰爲何如哉，回憶庚申秋，方輞以桂林山石歌見示，并以呈謝蘆山中丞，相與激賞再三，中丞因歎今天下作詩者多，而真能詩者少，不意嶺外乃有此人也，借此集蘆山中丞不及見，歸，

聞方輅即赴井門驚次，匆匆未能細爲評點，因再識數語於簡端，舊序不錄可也，從此有加無已，一官一集，余他日尙爲方輅讀之，惟求如往時酬唱之樂，良不可得矣，則此序卽以爲悞別之辭也可。

盛時惇晉中吟草序曰：鄂君方輅，粵西蒼梧人也，詩才亮拔，自其少時有所述作，已能驚其長老，迨後往來京益，與一特賢倖遊，足跡所至，好窮山水奇勝，故其爲詩，益復宏肆，洋洋灑灑至于百首，壬申夏日，余朝覲出都，還經三晉，方輅以縣令驚次，出詩相示，披誦之餘，吟賞不置，蓋具建安之風骨，擅江西之奇勁，而又流爲明人之剽竊模擬，是真條辭立意，直入古人之堂奧者矣，爰書所見，志諸簡首，余老矣，簿書鞅掌，不能鏤心刻骨，繼方輅後塵，然老馬識途，不無所見，方輅既屬校定其集，或亦取其鄙論也歟。

半規山房詩存

黃東昫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黃東昫字晴初，雲川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有半規山房詩存。

案廣西通志作南溪詩二卷與英靈集異。

梅溪山人詩稿

滕問海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滕問海字巨源，一字廣齋，崇善人，乾隆間拔貢生，官賓州訓導，有梅溪山人詩稿。

桂莊心在

龍其襄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龍其襄字贊臣，一字忍堂，賀縣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官山西天鎮縣知縣，著有桂莊心在二

卷。

雷諾廷堂吟草

周 琢撰 未見

案周先生琢字方玉，號淨溪，臨桂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甘肅高臺知縣，有臨諾廷草一卷，見呂月滄文集。

澹靜軒草

唐國玉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唐國玉字瑞節，一字竹嶼，灌陽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陝西延安縣知縣。

「灌陽縣志」國玉有二石山房文稿，選敏樓稿，懷齋雜著，七園臚草，澹靜軒草。

雷塘詩草

趙振河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龍振河字雷塘，馬平人，乾隆間拔貢生，官恭城縣教諭，著有雷塘詩草。

沽月山房小集

黃 琮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黃琮字宗玉，容縣諸生，有沽月山房小集。

水竹莊詩稿

王作新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王作新字景武，又字梅蕊，容縣諸生，有水竹莊詩稿。

拾餘草

王 鐙撰 未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四

集部一

一五

「三管英靈集」王筠字東農，臨桂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直隸寶坻縣知縣，有拾餘草。

李兆元中州縣餘云，王東巖著者拾餘草，罷官後，流寓保陽，無力付梓，朱蘊山以其殘稿一卷見示，其中佳句，如偶宿郵舍云，比戶聞香背村酒，到門無處不桃花，絕有風致，又聞徐西齋學博小照云，蒹葭秋水無人跡，自寫滿湖入畫圖，雖曉唐亦不過是矣。

恕齋詩集

雷濟之撰 未見

「臨西詩鈔」雷濟之字恕齋，宣化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有恕齋詩集附詞。

邕管集

劉玉磨撰 未見

據寶應縣志

習靜山房詩集

時仁民撰 未見

「濱陽縣志」時仁民字均治，縣人，乾隆四十一年副榜，雖容訓導，有習靜山房詩集。

巢雲樓詩集

蔣勵宣撰 未見

「柏視山房文集」蔣勵宣字德昭，一字雲亭，全州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官浙江湖州府知府，有巢雲樓詩集。

巢書誠字菴詩集

朱依吳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 采依吳，字鏡雲，若東子，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有春暎詩草，野航欸乃集，
案廣西通志讀書記詩苑詩集二卷，蓋其總集，黎禮鄰所見殆其小集也。

南屏山房詩稿

唐宗培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 唐宗培字雨屏，臨桂人，乾隆間布衣，有南屏山房詩稿。

勵軒詩稿

袁 巡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 袁巡字勵軒，臨桂人，乾隆間諸生，有勵軒詩稿。

耕餘草宦游小草歸田草

龍獻圖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 龍獻圖字雨川，臨桂人，乾隆四十五年舉人，官雲南鹽道庫大使，有耕餘草，宦游小草，歸

田草。

瀾野吟草

歐陽銓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 歐陽銓字梅塢，馬中人，乾隆四十五年舉人，官江蘇合水知縣，有瀾野吟草。

璞山集

柯宗琦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 柯宗琦，字琢齋，北流人，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有璞山集。

月亭吟草

王英敏撰 未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四

集部一

一七

〔三管英靈集〕王英敏，字澄室，容縣人，乾隆四十五年舉人，有月亭吟草。

見一齋詩集

馬延承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延承字錫廷，臨安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山東費縣知縣，有見一齋詩集。

樂齋詩存

庠大開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庠大開字何煥，臨桂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有樂齋詩存。

臥雲樓詩草

蘇秉正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蘇秉正字乾亮，藤縣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國子監典簿，有臥雲樓詩草。

知止堂詩鈔

陳景登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陳景登字最峯，馬平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直隸遵化直隸州知州，有知止堂詩鈔。

嵩齋集

朱齡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朱齡初名吾齡，字希九，靈川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興寧訓導，有嵩齋集。

朱齡嵩齋集自序云，余昔觀葉夢得避暑錄載歐陽文忠公嘗與尹師魯諸人登嵩山，見碑畫成文，有若神清之洞四字，異日復往視之，洞口雲封，字跡烏有，詩不足傳，過則付之無何有者，得毋類是。

案聽之草堂詩集云，嵩齋集爲靈川全雲峯作，與英靈集不同，未知孰是。

江村集

袁緯繡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袁緯繡，字表章，小南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羅城訓導，有江村集。

濠舟詩集

潘錫樞 未見

〔三管英靈集〕潘錫樞，桂平人，乾隆間貢生，有濠舟集。

溪香詩集

石漢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石漢字沔浦，藤縣人，乾隆間諸生，有溪香集。

穀貽堂全集

張鵬展撰 存

案穀貽堂全集六卷武緣章氏藏本據上林縣志南樓先生尙有雕版經註芝音山房詩存未見

山左詩續鈔

張鵬展撰 未見

案此先生督學山東時所徵刻，其曰續者，蓋繼德州盧雅爾先生山左詩鈔而爲之者也據滬上中國書店書目，

凡三十二卷，十六册。

嶠西詩鈔

張鵬展撰 存

案此先生歸田後，主講桂林書院時徵刻，凡六册，有自序據上林周生可法家，北平燕京大學亦有藏本，近

上林人士饋資重刊。

偶彭樓詞選

黃蘇撰 未見

「桂唐」余女兄三，其仲適黃，名俊熙，字韻柳，額柳之仲祖夔園先生，有詞選梓行，（詞選無先生名，待考）起元真子漁歌子，訖周美成六醜；最二百二十四闕，並渾雅溫麗，極合倚聲消息，每闕有箋，徵引賅博，余年十二，女兄于歸，語余是詞，如獲拱璧，心雅口誦，輒仿爲之，是余之尊師也，先生選詞若是之精，斷無不工填詞之理，顧所存迄未得見，可知吾粵詞人，湮沒不彰者夥矣，黃氏家詞內有偶彭樓詞選版貯其上，竄可奪眺峨西山巴，女兄以余幼故，請登樓弗許，當時爲之惘然，至樓名何指，則至今不知。」

「鳳雲閣讀書話」唐宋詞學極盛，選本則唐以花間，宋以草堂，流布爲最廣，迨有清嘉慶間，常州張臬文復登輯唐宋名作爲詞選，一以重集兩家，以洗明清之失爲宗旨，見詞學果爲之復尊，花間盡載唐五季之作，蓋絕不足爲初學蹊徑，且非深於其道者，或不易遽窺，兩宋作者，始示人以圭臬，流派判然，草堂彙輯差備，而不免有類近俳優，稍傷於格者，臬文詞選，尤稱合作，特過於謹嚴，以之垂集擇則有餘，以之爲途徑，或病其未足，黃氏夔園此選，取材草堂，而汰其俳優者，一以渾成爲指依，學之得其成就，可以進於高深，卽不然，亦絕不致少蹈纖佻淺薄之弊，遊騎無歸之失，且每闕先繫以名家詞話，采輯詳核，並足爲詞迪之資，探寄託之跡，較嘉靖顧從敬本似尤精審，於初窺門徑者最稱利便，此書初爲道光黃氏家塾刊本，而佚傳已久，近始有聚珍板重爲流布者，昨偶獲觀於蟬隱廬，當有眼明之賞，因亟爲誌之。

案夔園先生原名道溥，更名蘇，乾隆五十四年舉人，見三官英靈集，黃氏祠在西城又一村，蒿薇最盛，龍

翰臣有黃氏祠製壽徵詩，蓋黃氏別業也，光緒甲申，余嘗遊是祠，丹雘零落，非復當時遊燕之舊矣。

岳麓文集

蔣鳳常撰 存

「清史循吏傳」蔣鳳常有文集八卷，曰岳麓齋，皆敘述古儒先條教，及訓誨子孫門弟子者也。

案岳麓文集一册，廣西大學藏本，又岳麓先生季子啓煥少覽遺稿附集後。

偶園小草

熊方受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熊方受字介茲，永廬州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山東兗沂曹濟道，有偶園小草。

「退菴詩話」介茲先生由詞壇改總部，入而軍機，出巡齊魯，官轍所至，余皆步其後塵，先生嘗笑謂余曰，我與君可稱四同，最後訪先生於揚州，導余游平山堂諸勝，並爲余題滄浪亭畫冊，且畧果生平得意之句，如詠菴草云，滄江紅豆八千里，古戍青煙夢六朝，今又閱十餘年，先生之喪，尚滯邗上，而其遺藁，亦屢索之不獲，可勝惘然。

守經堂詩草

劉啓元撰 未見

「龍壁山房文集」劉先生啓元字心原，臨桂人，乾隆壬子舉鄉試，官東城兵馬指揮。

「三管英靈集」劉啟元有守經堂詩草。

瓣香詩草

蘇厚培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蘇厚培字申三，一字元圃，蘇縣人，乾隆五十七年舉人，有瓣香詩草。

自適吟

朱桓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朱桓字芝爾，一字海谷，臨桂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累官至福建鹽法道，有自適吟。

塵中草

陳守緯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陳守緯字斐泉，桂平人，乾隆六十年舉人，有塵中草。

鋒麓雜音集

陸孔貞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陸孔貞字龍野，容縣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官宣化教諭，有鋒麓雜音集。

半研堂詩草

朱鈞直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朱鈞直字古愚，臨桂人，並陞貢生，有半研堂詩草。

童九臯集

童繼靈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童繼靈字九臯，歸順州人，乾隆歲貢。

童九臯嘗從高密李石桐少鶴兄弟遊，有書石桐先生中晚唐主客圖詩七古一首，可見其淵源，少鶴守歸順，從受詩法，其秋思集未刻，聞有抄本，三管英靈集所收，僅二十六首，乾嘉以來以詩人出守邊郡者三人，趙雲崑守鎮安，李少鶴憲節守歸順，童儉堂禮守太平，皆矜揚風雅，詩教被於邊陲，如童九臯先生，卓然能有成就也。

九芝草堂詩存

朱依真撰 未見

「臨桂縣志」九芝草堂詩存八卷，存依真詩格高，隨園老人至譽，與之唱和，推爲粵西詩人之冠，嘉慶間與胡度朱桓同修縣志，同時與稱詩者有冷昭，劉映葵，朱依程依韓兄弟，靈川黃東野，皆脫樂凡近，以唐宋人爲法。

「粵西詩鈔」小岑幼卽嗜聲律，不喜制舉業，廿一吏丹鉛數過，詩格日高，袁子才至桂林，稱爲粵西詩人第一，相與唱和，見隨園詩話。

「蕙風移韻筆」臨川李秉禮讀九芝草堂詩存序，乾隆甲辰乙巳間，高密李少鶴官岑溪令，偕其兄石欄來，與余定交，時錢塘袁簡齋太史亦來桂林，四方名宿，如楊石楚，李桐岡，許密齋，王若農，蒲柳愚，朱心池，劉松風諸君，海詠贈答，極一時綺綺之盛，簡齋至比之趙文子垂隴之會云云，亦吾粵詞壇掌故也。

鄧顯鶴序，小岑刻意爲詩，以其微渺竟遠沉於鑿刻之思，寄其冲夷高曠嚴冷峭潔之榮，幽而不怨，澀而不僻，乃適肖其爲人。

弔柳維劇

朱依真撰 未見

「香東漫筆」朱小岑有弔柳維劇，九芝草堂詩，泊儀徵云，饜香粥白曉鴛天，紅豆烏絲記少年，今日異州倦掌路，更無杯酒澀屯田，諸賢郭泰林樾，爲小岑序分糝窗雜劇，以晉蔣爲比。

靈柳永字耆卿，宋崇安人，景祐元年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世稱柳屯田，所著詞曰樂章集，多旖旎之音

，好遊秋社，爲教坊樂工所尚。

耐寒詞

朱依程撰 未見

〔臨桂縣志〕耐寒詞二卷，存，朱依程號春岑，依韓兄，府學廩生。

春山詞

冷昭撰 未見

〔臨桂縣志〕春山詞一卷，存，冷昭乾隆二十五年舉人，能詩，尤工填詞，其咏枇杷花及新羅詞，人稱魁之。

韋廬八家吟侶集

李秉禮撰 未見

〔蔗風存〕隨筆〔湘草先生客桂林時，與李松甫比部，謀刻八家吟侶集，八家者，會稽馬祖桂石帆，吳會葉榛村，高密李懷民石桐，憲齋少鶴，（吳漢令）臨桂朱依真小岑，密鄉陶章汝壽，合湘草及歐陽澗東凡八人，皆先後客李氏者

秋岑詩集

朱依韓撰 未見

〔臨桂縣志〕秋岑詩集二卷，存，依韓九江知府若炳中子，十四五負詩名，海內老宿多推許之，中乾隆三十九年舉人。

朱依真序曰，秋岑詩多隨手散佚，予勸之哀輯，秋岑曰，何以，予曰冀其傳，秋岑晒曰，吾顧不及此，及

病劇，始出殘稿付子，蓋本不欲以詩傳，至是不得不留於詩也，子受而輯之，釐爲二卷，夫桂人之以詩傳者，在唐爲二曹氏，祠部質阮近古，從事體製稍纖，然自來選家皆不廢，並傳於今，後之人或有厄之而相訾謗，而卒不能廢，在宋則有張仲宇，三石，劉暉，蔣卓諸人，雖有詩名，而詩皆不傳，或詩本不足傳，或厄於天，佚於水火亂離，不幸而不傳，均未可知也，前明惟張羽王名最著，莫然成集，而列朝詩選及明詩綜，擯棄不登其隻字，是不厄於天而厄於人可者矣，國初作者寥寥，最後先大夫始以和平之音倡，繼之者有胡君德琳，賈君東弼，學皆有師法，秋少年最少，獨承家學，與之鼎峙角立，每一篇出，二君皆折服，旣而游豫章，游京師山左，所至名流耆宿，恒引重焉，秋卒之詩，神秀超逸，大篇尤春容浩瀾，議論皆有根柢，使天假之年，其造詣當何如耶，乃不幸而早世，豈天未欲昌吾桂之詩耶，然而今所存者，已足度

越雪集

葉時哲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葉時哲字亮工，馬平人，乾隆諸生，有越雪集。

崇山閣集

史如璣撰 未見

「灌陽縣志」史如璣字玉衡，縣人，乾隆進貢，有崇山閣集，及古文雜記。

香雪詩集

廖相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廖相字奂若，臨桂人，乾隆間官江西潯陽縣丞，有香雪詩集

寄情軒詩稿 歐陽鑑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歐陽鑑馬中人，乾隆間諸生，有寄情軒詩稿。

兩江遊草 唐逢年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唐逢年字田平，灌陽人，乾隆間諸生。

「灌陽縣志」逢年有兩江遊草。

鳴秋集 李永維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李永維字四防，馬中人，乾隆間諸生，有鳴秋集。

鄭獻甫鳴秋集序曰：吾鄉自柳州刺史關半畝之地，劉參軍封三尺之墓，塗華駟繁，彌歷山川，生其德者，號楚石而更多，關越雲以靡少，至求其丹青殺竹，黑白炎梨，紀兩志者戴時亮先生之鹿原集而已，孤花蕪霜，落葉如雨，筆難盡而成塚，墨瀆罇以無香，人亦有言，吾將安仰，嘗與我友李秋航太息言之，已而秋航出巨篇見示，曰：此先君子所著鳴秋集也，賀監是四明狂客，文房只五言長城，獻甫受而卒之，獻曰：國有人焉，余之幸也，秋航因命負弩充前驅，并告之曰：光鼎早孤，趨荷木之時墨矣，然祇見先君子爲良醫而三折肱，作詩人以八叉手，嘗笑曰：醫之道，蓋通於詩也，以故功喚自詡，嘗言如語，口習君臣之樂，手技主客之闕，活腕下者四十賢人，投翁中者一雙好句，雲補聞仙之瘦，雪法東野之寒，襟格自高，性情如是，子其贊一言於右，獻甫以爲柳信有子，秦非無人，掛名姓於集中，想風流於言外，寔感不敏，瑣

也。讀前，按按先生以天上之少微，作入中之大隱，以閒閒之春夢，聽樹上之秋聲，宋玉能怨，安仁善興，嘗其採藥白雲之中，承露丹露之下，警琴三弄，長松欲風，蛩笛一聲，古竹自雨，數峯青不能留縹渺之曲，孤月白不足寫濛濛之心，斷鴻不來，遠汀蕩實，睡鶴初覺，冷句可商，韓子云，以鳥鳴春，以蟲鳴秋，哀樂不同，宮商如此，非飲上池水者烏能若是哉，獻甫與光鼎交最深，契最古，王文開那有如馨兒，陳仲舉自是不凡子，然而家本牛醫，都無狗監，高爵樂莫樂之句，苦韻窮乎窮之書，異日者集解斜川，序求皇甫，獻甫猶將盡好末焉，先生同時詩人歐陽伯庚太守，楊雙梧觀察，葉爾果茂才，皆有集問世，并架於張南樵先生所選嶺西詩鈔中，而先生此集不與，皆非不可伐，黃鶴不可招，此又以見秋航之尚其先業者遠且大，而不瀾於世之顯名客也。

綠蔭堂詩稿

章翰撰 未見

嶺西詩鈔章翰選字翰川，蒼梧人，乾隆間諸生，有綠蔭堂詩稿。

仰古堂詩稿

章翰撰 未見

蒼梧縣志：順朝年傳遠弟，有仰古堂詩集。

吉園集

張及壽撰 未見

三蒼英靈集：張及壽，臨桂人，乾隆間布衣，有吉園集。

巢阿集

陳乃鳳撰 未見

三蒼英靈集：陳乃鳳字翻文，藤縣人，乾隆間諸生，有巢阿集。

島鶴詩集

袁思名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袁思名字子寶，一字鑑川，歸順州人，乾隆間諸生，有島鶴詩草。

碧川詩草

唐昌齡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唐昌齡字恒心，歸順州人，乾隆間歲貢，官維谷訓導，有碧川詩草。

荷齋文集

戴宗智撰 未見

〔灌陽縣志〕戴宗智字明萬，縣人，乾隆歲貢，有荷齋文集。

寄塵山房詩稿

倪承詒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倪詒字同人，臨桂人，乾隆間布衣，有寄塵山房詩稿。

案臨桂縣志作倪承詒英靈集仿承字今從縣志。

蘭園詩草

施惠憲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施惠憲字達超，蒼梧人，乾隆間布衣，有蘭園詩草。

所如軒詩草

陽元鼎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陽元鼎字明之，靈川人，嘉慶五年，副貢，有所如軒詩草。

自娛詩集

黎君弼撰 存

案平南黎槐門先生君弼自娛詩集一冊，道光壬寅求懷家塾刻本，白紙生藏。

廣西近代經籍志卷五

南寧蒙起鵬雲程父編纂

集部二

帶江園小草附詞

黃楹正撰 未見

〔阮登筆記〕黃雲龍先生詞，余出都後，半塘得於海王邨，今年四月，出以示余，周余錄入粵西詞補者也，先生名體正，桂平人，嘉慶二年鄉試第一，官至國子監典籍，有帶江園小草附詞。

醉花軒詩鈔

王時中撰 未見

〔三管英雲集〕王時中字居敬，修仁人，嘉慶六年舉人，有醉花軒詩鈔。

韞山詩稿

朱鳳森撰 未見

那彥成序曰，韞山以經濟才，臨民有政，惠愛在人，且捍城有功，多經戰伐，其書卷與志氣，是所素裕，又更軍旅，閱歷益殊偉，故其詩英粹發越，詩不僅詩，人亦不僅詩人，予先識其人於戎馬之間，今乃披其詩於明窗靜几之際，因讀數語以誌詩人。

退菴詩話云，韞山才思敏捷，千言立就，平日有吏才，官游縣知縣時，值白蓮教反，陷滑縣，君倉卒防禦

，勳中機宜，賊乘雲梯攻城，弗能破，事平，晉秩，有詩紀事，復撰守潯日記，不做以詩人目之也。

梅曾亮序曰：昔聞朱經山司馬當嘉慶十八年守潯縣，以練兵之官，無兵之城，抗蜂蟻四合之賊，能堅守月餘，俘斬數百，以待大軍至，賊以聚燧，其功於國福於斯民甚大，卒恥合大吏意，口不言功，受加級賞，不自此缺缺，此真烈丈夫偉男子事，而未得一相見，後交其子伯韓洞修，於其齒之壯，而詩學之深，伯韓曰：昔先司馬好詩，家居出游從官，輒處飲食，未嘗去詩，與弟子言學，未嘗不及詩，因得讀經山詩集，義精熟選理，而取法唐人之氣體聲調，故詞理並茂，音壯而氣清，吾詩人多好言兵，率然語無事實，飲馬出塞，助語爲豪壯而已，獨張賊陽以風雲叱咤之氣，特發於編什，其間中詩，讀者每驚其名成而身碎也，司馬驟血四十日，關賊於樓櫓之中，與吾士民不落賊手，乃限此一垣牆，視蘇州叔翁參大帥幕府以從軍爲樂者不同，卒保境完民，使圍中人於萬死程感中，如國恩大登，履平地見白日，神恩惠新，俯仰欽詫，此一役也，爲千古快，固詩人之奇也，旣具語伯韓，遂以記於篇首。

朱琦先大夫詩集跋後曰：先大夫詩凡九卷，每刻於京師，歲久漫佚，今分體編爲六卷，重付梓，其集所諸篇及經手酬答之作，別爲三卷，俟稍刻，先大夫宰潯久，以嘉慶十八年守潯功，潯人思之，至道光十九年，題請祀名宦，其事載家傳及鄧湘皋學博墓誌中，生平於書無不讀，晚尤嗜詩，治事之暇，率以詩自娛，其敦琦等無日不及詩，那文毅公舊序謂詩不備詩，人亦不備詩人，梅伯言農部又謂守潯一役，爲功於國福於斯民甚大，其詩精熟選理，而益有唐人之氣體格韻，故詞壯而志清，蓋知之深矣，薄刻大夫未及見，曷

部是序，當琦官台諫時作，去先大夫之歿差遠，今又十餘年矣，儼然滿漢京師，頭白齒豁，執卷悲憤，追念時昔在游與仲弟蓬康趨庭稱詩之時，嗚咽不能自已云，刊既成，仍錄原序卷首，並附家傳於後，爲之校

者，則琦姪王君遠澤也，咸豐七年六月。

案龍翰臣先生詩集有朱伯韓前輩將請假歸里出其尊人詩卷索題一章，時爲道光丙午，斯猶尙未重梓也，又晉文正公亦有題辭，未嘗收入否。

五畝石山房文稿今是軒詩草

袁珏撰 未見

三晉英靈集彭珏字禮庭，平南人，嘉慶七年進士，歷官中舉鎮安教授，有今是軒詩草。

退老詩話，禮庭爲余會試同年，僅於公宴鐘中一面，今三十餘年，余來撫桂林，則禮庭已歸道山久矣，其詩固以五畝石山房文稿爲序，始知其爲篤學能文澹然有得之士，繼復讀其今是軒詩草，則詩又在文之上，楊紫柳儂質其鎮安道中諸作，余謂讀史雜咏尤健，今並錄之，是以存禮庭矣，大抵五言勝於七言，五律中如秋聲生牧笛，曠色上菩提，雲氣薄村合，溪聲到戶涼，皆不失爲佳句。

愛竹山房詩文集

劉葵撰 未見

三晉英靈集劉葵字香士，陞桂人，嘉慶十二年舉人，有愛竹山房詩文集。

蒼雲館詩草

陽熙祖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陽湖韻字雲樵，雲川人，嘉慶十二年舉人，廣東佛岡同知，有蒼雲館詩草。

咀道齋詩

鍾 珠撰 未見

「蒼梧縣志」鍾珠有咀道齋詩。

琴語山房吟草

朱 燦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朱燦字勳楣，又字海樞，臨桂人，嘉慶十三年進士，官直隸清河道，有琴語山房吟草。

趨庭集

張元鼎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張元鼎字實甫，上林人，鵬雁子，嘉慶十三年舉人，有趨庭集。

清朝詩別裁續選

周吉士撰 未見

「補學軒文集」周謫堂名吉士，象州人，以嘉慶丙寅舉人，任萬載知縣，初任星子，陪洪北江同游廬山，洪甯詩有絕域文章屬柳州，其見賞至矣，歲書數千卷，國初諸老詩收至數百家，嘗於歸愚尚書別裁外，續選若干卷，其人皆別裁所未收，即收者其詩亦別裁所未錄，勤於輯錄如此，書未及刊，聞付某氏，未知存否。

松坪詩草

周觀光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周觀光字松坪，臨桂人，嘉慶十三年舉人，官容縣訓導，有松坪詩草。

完貞小錄

周規光撰 未見

「阮資筆記」林姑曲者，余家舊藏小橫經，而瀚馮少渠從東諱亦邑直女林氏事，自書以貽周松坪廣文者也，粉紅嫩界烏絲格，書勢隱秀，神似香先，悅其精美，重付裝潢，乙酉入蜀，檢置行篋，南北隨身，十六年矣，其事有關吾鄉風化，客揚暇日，輒因展誦錄記如左，廣文之名不傳，惜哉，林姑曲并序，林姑藤縣人，年十八，美顏色，其父挈至梧州，寓於青樓寮，不從，再嘗如初，強使迎客，輒以杵折客臂，得免，又轉售於販婦女者，將往北流矣，廣文周松坪先生聞其事，大嘗經畫而始返，乃益其價以贖，復厚其資遣嫁之，且爲覓佳婿，許往來，烏驛，世之負志節而隕非類者，不知凡幾，安得如松坪者而力救之，因紀其事，以勵人之有善志者，時道光甲午初秋，東風吹過藤州路，二月楊花飄作絮，淒淒野徑可憐春，蕭蕭落日無情暮，無情日照薄情人，衰老爭忘兒女身，來從赤水尋命嶺，說兒陳思嫁洛神，楊妃非許春波綠，行人照影人如玉，家世梅花舊姓林，生年十八斂猶獨，金釵那復有同枝，老父街頭割愛時，竟將紅粉埋金穴，苦回青樓鎖玉姿，青樓難藉貞心住，但願金錢贖將去，可惜多灾紅粉人，適來又落青樓處，簾櫳春暮錦幃黏，鴛母梳頭窄裏扶，少年姿馬佳公子，今夕衣衾美丈夫，女兒伎倆驚魂斷，寸心無着飛蓬亂，捩得衰親厭棄身，橫尋苦海回頭岸，且猶低首乞郎憐，豈得做心石樣堅，但肯好思覓一夕，願將陰德獻諸天，少年一笑挑釁起，眼中只有平康妓，白璧將因濁水沈，青蓮豈爲汚泥滯，飛空一棒喝當頭，斷臂非爲把臂遊，三千斷水初回盪，一斛明珠欲墜襟，因人再去乞飄泊，慘從豺虎叢中落，薄命空銷月下魂，護花忽聽風簾聲

，周世肝膽世人無，大力回天費轉樞，暗得文姬遵漢域，覓將大堵配羅敷，新粧一樣羅珠翠，居然持履同垂泪，不惜頻年首飾盤，盡供一夕香燭費，隔年來拜廣文堂，夫婦歡顏說弄璋，每將火井抽身事，運告人間造福場。

樂雙齋庭聽之草堂集松坪皆刊完貞小錄徵詩，聽庭爲賦十絕，有宮牆桃李裁趨避，又向門前樹女貞之句，蓋配實也。

南帆草北征草 楊立冠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楊立冠字小梧，馬平人，廷理子，嘉慶十四年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有南帆草北征草。

曉山雜著曉山詩草 葛東昌撰 存

「三管英靈集」葛東昌字曉山，宣化人，嘉慶十四年進士，官江西南仁縣知縣。

呂璜曉山雜著序曰，葛君曉山爲諸生時，與余同受知錢共山學使，同有試草刻校士文在中，旣而君舉鄉薦，明年余亦得舉，其名次適同，又十餘年，君與余同以進士爲令，計籍符歲月，徵有後先，及余暮職，而君亦左降矣，是其出處通塞，似又畧同，然亦有不必同者，君在江西，不勝莠塞，遂抑鬱以死，而余自浙江歸，今旣三年，猶得與故鄉學侶，商榷文字，以其餘暇，徜徉於巖奇谷邃之間，顧所謂晚凋者，豈非君之嵩，而余之豐歟，然君生平所爲詩多散著，而富且過於余，又豈非君之豐而余之嵩歟，方余備職之歲，君轉餉南河，歸途過杭州，寓余葦莊山房，縱觀余所藏書，每聚談輒移時，相視莫逆，惟險詩君主吳梅村

以上湖元白，其意不與余同，時君意在詩而不言文，余亦未嘗出所作以相質，見之則不同，未可知也，乃今又十年，而君猶子元瑞奉君遺集過余，乞余爲序，蓋詩凡三卷，附以詩餘，而雜文別爲一卷，嗟乎，邇來以詩文新進於古，東南文盛之邦，所存有之，而吾粵顧不多見，數年前，有官桂林學博曰黃君瞻正雲涓者，莫所作得十餘卷，皆有得於古人，及余歸，而學博已前期逸秩去，尚不得與之上下其論，當用歎息，今讀葛君集，益深感懷往者抱手時言之弗詳，惓惓遂別，又以重余滯索之悲也，夫序者序其所以作，惟見之同者爲能道其甘苦體合所由然，如集中諸評語，庶幾近之，余既共於故見，未必窺見君之深，而不能已於言，蓋交遊離合之際，最是酸懷矣，君名東昌，宣化人，嘗官崇仁知縣，其文多牽率應酬，故目之曰雜，可謂自知之審，余雖欲異其稱，其可得乎，然君詞果文特勁峭，惜不並梓以傳也。

愚谷賸吟

余明道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余明道字學謙，永淳人，嘉慶十四年進士，官太平府教授，有愚谷賸吟。

懷忠堂稿

蔣卜德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蔣卜德字孫圃，瀘陽人，嘉慶初諸生，有懷忠堂稿。

月滄詩文集

呂瑣撰 存

「清史文苑傳」呂瑣字月滄，廣西永福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官浙江知縣，累遷海防同知，時稱循吏，所斷千餘獄，無詭類異者，民皆頌之，尤嚴於檢身，嘗服膺其鄉先哲陳宏謀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及

我者二語以自治，卽以誦人，晚年歸里，以古文名，大吏聘主秀宰講席，先是吳德旋嘗受古文之法於姚鼐，瑣師德旋，聞其緒論，故德旋所著初月樓集中，與瑣書論文極詳至，同時朱琦龍啟瑞王拯，皆夢嘉德旋及瑣，而益求廣其術於梅曾亮，故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瑣文於紆回百折之中，復有峻嶒巖合之勢，著有月滄文集。

什文正歐陽生文集序曰，桐城姚姬傳先生始，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槐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歿，僅而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門下著籍者，上元有宦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石甫瑣，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宜與吳德旋仲倫，仲倫與永福呂瑣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韓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備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矣。

王益吾桐古文辭類纂序曰，月滄歸鄉樹城，嘗問道於仲倫，其鄉人伯韓韓臣定甫子程，亦嘗請業伯言。

案月滄詩文集八卷，桂林刻本，篇首有自訂年譜，及長樂梁章鉅宜興吳德旋所作墓誌墓表，尤宜間，揭陽蔡君慈釋芳遊桂林，以桐城宗派流行於廣西，翠然興辨香之思，用紫珍板印桂嶺五大家文集，以志景仰，五大家者，曰朱先生伯韓，曰龍先生韓臣，曰王先生定甫，曰彭先生子程，而先生此集哀然居首，蓋導河自星宿，導山自崑崙之意也，此集先出，其四家猶未印成，而姚氏旋去桂矣。

笏山詩草

李葆森撰 未見

案李先生傑祺字笏山，永福人，嘉慶舉人，有笏山詩草，呂月滄爲序，見月滄文集。

與益山房集

黃 暄撰 未見

案黃先生暄字泰庭，臨桂人，嘉慶十九年進士，山西靜樂縣知縣。」

龍啟瑞序曰：歲庚寅侍伯父紫垣先生於崖門，始識春庭黃先生，先生談吏事一言而善，余雖少，心識之，後先生起官山右，余亦隨侍宦遊湘沅而，遠道籍來歸，先生已乞身林下，因得偕同館後輩禮謁見，顏冲以和，調辭以溫，往日嵩傑廉悍之氣，隨齒髮俱變，於是歎先生之德之進，而吏材不足以盡先生也，惜奉教未久，而余返京師，獨時時從鄉人間先生起居，聞先生主講秀峯書院，所裁成後學甚衆，不數年先生歸道山，余適奉命視學楚北，先生鬪子恪齋以與益山房詩文集來示，且屬爲之序，余謂先生爲民父母爲人師，皆有所成就，不孤其任，好學至老不倦，身隱道尊，所言皆歸於篤實，於聖賢心性之學，尤三致意焉，蓋先生之心，實有見於道，而非徒其文之爲道而已，某不敏，昔承先生獎借今，無似以副厚期，讀先生之文，猶憶躬培杖履時，窗外蒨薇聲聞，和光冲融，盎然心醉，日月更代，哲人徂逝，思之不禁泫然而增感也。

龍溪詩文集

羅 澗撰 未見

「蒼梧縣志」羅澗字龍溪，縣人，嘉慶二十年副榜，著有龍溪詩文集，未梓。

蒼梧野人詩

馮志超撰 未見

「蒼梧縣志」志超有蒼梧野人詩。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五

集部二

九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五 集部二

一〇

豔雪詩草 周紹祖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周紹祖字湘帆，桂平人，嘉慶間拔貢，有豔雪詩草。

小隱園詩稿 何家齊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何家齊字雙鏡，永淳人，嘉慶拔貢，有小隱園詩稿。

愛廬詩草 彭 吳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彭吳字鏡亭，平南人，嘉慶間布衣，有愛廬詩草。

雪泥集 李 照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李照字小龍，臨桂人，嘉慶間諸生，有雪泥集。

西林詩草 卯祖綬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卯祖綬字秋衣，灌陽人，嘉慶間布衣，有西林詩草

聽之草堂詩集 駝錫紳撰 存

案駝先生錫紳字諭堂，興安人，嘉慶副貢，聽之草堂詩集二十卷，刻於道光庚戌統計局藏本。

存悔堂遺集 韋天寶撰 存

「武鳴縣圖經」存悔堂遺集四卷，韋天寶撰存，督學榮陽孫欽昂有序。

周立生詩文稿

周恩宣撰 未見

「臨桂縣志」恩宣著文集詩集續稿，再續稿，皆藏於家。

紅葵齋詩文集

況祥麟撰 未見

「臨桂縣志」紅葵齋文集四卷，詩集四卷，存。

啖蕉山房詩存

文壽華撰 存

案文先生壽華字鎮侯，號西亭，鬱林人，嘉慶二十四年進士，官終山西澤州知府，啖蕉山房詩存四卷，近年其曾孫德昂刊行，佳句如理定道中云，草枯山露骨，懸瘦石盤筋，秋日雜詩云，斷虹收雨去，歸雁帶雲來，京旋口號云，貧憐馮子養癯跡，名愛柳生恥曳裾，侯馬驛夜話云，生無媚骨原非傲，官有清名不厭貧，皆挺勁可喜，統計局藏本。

古近體賦鈔

王維新撰 未見

「容縣志」古近體賦鈔二卷，存，未梓，維新晚年將其詩賦各冊，手自編次，仿昭明選體，以古近體賦居首而少年舊作，爲紫荷園草，居喬山所撰，爲鱗音，計偕時南北舟車寫景娛情之句，爲遊草，至宦草則司鐸武宣平樂泗城唱酬所得也。

自序曰登高之旨遠矣哉，無論司馬長卿所謂包括宇宙，統覽人物，爲作者之心，卽此切實會音，亦必從事

日久，而後可至，拙性疏慵，於古人巨製，既莫能致力，間有塗抹，不過自鳴己意，而未足與與衍雅麗之觀，邇日將編平昔詩文，有客勸曰，前輩朱竹垞固自言不耐爲賦者，其編次所著曝書亭集，亦若本昭明例，而以賦居先，予今可外是耶，余頷之，爲檢舊作，得古體三十四首，近體十八首，乃定爲賦四卷，意固謂此非所長也，不過欲以先諸體，遂不能匿其短耳，時道光二十八年，著雅澗雜月在牖，書於泗城府之澄碧泉亭舍。

棗倚園初草詩 王維新撰 未見

○容縣志云棗倚園初草詩二卷，存，未梓。

覃武保序曰，情者先天地而生，不後天地而滅，分而著之，固無時不有，無地不有，無人不可有也，何也，煙沈草色，雨暗梨花，春之情也，蕉心捲雨，葵藿傾陽，夏之情也，蛩聲吟砌，雁字寫空，秋之情也，松骨倚天，梅腮破雪，冬之情也，鸚鵡傳言，海棠入夢，閨閣之情也，汨裏鄉書，望中雲樹，逆旅之情也，旌旗日暖，宮殿風微，廊廡之情也，嶺上白雲，杯中明月，山林之情也，故國江山，風塵涕淚，忠臣之情也，寸草春暉，履霜哀憐，孝子之情也，金石可開，湯火不避，志士之情也，澤畔行吟，幽篁長嘯，騷人之情也，非直此也，而且花草有其情，鳥獸有其情，蟲魚有其情，木石有其情，凡天地間，有形而有聲者，皆有其情，無聲而有形者，皆有其情，無形而有聲者皆有其情，而且天地之大，此情可以旁達也，古今之遠，此情可以流通也，人我之異形，此情可以相貫也，人物之異類，此情可以相感也，人而無情，不

特非人，而亦非花草，而亦非鳥獸，而亦非蟲魚，而亦非木石，而亦非天地間有形之物，有聲之物，無聲有形之物，無形有聲之物，是故人以無情爲道學先生，吾以爲無情必無人而後可，必無物而後可，必無古今而後可，必無天地而後可也，雖然，情無分於天地間之人之物，又何以別於天地間之才子而獨稱爲情人乎？曰，無物不有者，物生於情也，才子爲情人者，情生於人也，物生於情者，情以體物而因其物，則其情如是足也，情生於人者，人本有情而因人，則其情愈以生也，王氏景文，情人也，子與景文，情友也，景文之菴猶園初草，以情人發爲情言，所謂情至而文生也，然則景文之詩，固可以情盡之矣，時而雍和，春之情也，時而蒸鬱，夏之情也，時而蕭疏，秋之情也，時而慘淡，冬之情也，且時而飢餓，圍圍之情也，時而空寂，逆旅之情也，時而奮揚，廊廟之情也，時而幽靜，山林之情也，時而剛直，忠臣之情也，時而綿曼，孝子之情也，時而悲憤，騷人之情也，時而俠烈，志士之情也，雖然，景文之詩，可以情盡之，而子與景文之結交，亦可以情盡之也，子與景文，少年則爲好古情，遊藝情，旣壯，則爲學道情，用世情，或遇則爲報國情，建績情，不遇則爲泉石情，著述情，今夕何夕，柳暗花明，春風無恙，羽鶴自傾，爲卽高歌淇澳之章，以復景文，蓋菴猶園一語，景文之志古矣，景文之情遠矣。

嶠音集

王維新撰 未見

〔卷縣志〕嶠音詩二卷，存，未梓。

覃武保序曰，都嶠山巖二十洞天也，風月雲霞，泉石花鳥，四時備焉，王子景文家山之西三里，常栖息於

此山，風月雲霞泉石花鳥，一網打盡，收拾錦囊中，不復遺一二以與外人，於是嶠天外錄成焉，有騷子愛吾者，景文友也，家山之北三十里，亦常來往於此山，日與王子爭風月雲霞泉石花鳥，三年不決，同夢而質於都嶠山之靈，山靈曰，風月雲霞泉石花鳥，吾設之以待天下之才子，使而二子皆有才，則風月雲霞泉石花鳥，平分而居可也，使而二子皆無才，則風月雲霞泉石花鳥，又歸之他人也，使而二子一有才，一無才，則風月雲霞泉石花鳥，有才者自得而無有之，無才者不得占也，皆不必爭也，則遽然大覺，二子相視而笑，後遂不復言，聞逢函敦之徵，月在壯夕陽樓主人漫述，

十省遊草詩

王維新撰 未見

「容縣志」十省遊草詩八卷，存，未梓

自序曰，凡遊皆期於有獲，若吾者豈有獲哉，嘉慶十五年庚午冬，子初與計偕，由湘漢中州而輾轉，道路陟七千餘里，凡以期一第爾，乃南宮報罷，空從燕齊吳越及庾嶺歸，越六年丙子冬之南海，返從諸故人行，爾時爲傷弓之鳥，彌切於安，又以不第從燕齊皖城以及於嶺，至道光丙戌六年，距再上十年矣，復上復歸，僅就挑二等，從襄陽出泝洞庭，至吾者以歸，與前至家，雖遲早略殊，而皆出於次年秋也，夫張僊入秦，金帛資於故人，相如出蜀，車騎憑於一己，若吾三游，皆仗堂上老人籌辦資斧，而不能乘是以進取，第於駘背船唇，不忘簞什，曷足道哉，曷足道哉，乃里有請者曰，梁伯鸞覽京而生歎，沈初明登臺而致思，子昂驅馬，豈無碣石之吟，崔郎出郊，自有桃花之作，自來情景相觸，鬱以成音，夫亦何關得失哉

，吾目未及別境，甚欲於子乎求之也，不得已，都錄八卷以付，并告之曰，君以爲記里鼓則或足備數，若以爲不負所遊，則吾抱憾深矣，道光丁亥元日。

宦草詩

王維新撰 未見

〔容縣志〕宦草詩八卷，存未梓。

自序曰，宦之舉，聖賢順之，隱逸却之，志士庸衆混途以求之，而其及於人也，雖主爵奉終莫歸主，但隨人所值爾，吾幼好山水，託意元宗，原於官不合，長觀較籍，見古有速審傳檄而事燦炳如者，謂均是人也，何遽獨與懸殊，爲奮然於天地民物之事，若是乎似亦可習於宦矣，乃屢試屢啟，竟漠然置之，置之而求所謂善仕者，或猶可也，則又落落程程，不識故態，是豈足與於官者耶，道光丙戌，以薦貢進士就挑，得開職，謫次林下，風木告哀，起復一年，以貧不自給，往受職，至省垣，黃監典贈詩曰，意中碌碌輕餘子，世上由由稱小官，予笑言輕何敢言，惟勉所可稱者，是後歷選調，皆不能有所建白。

翠園山房詩集

封 豫撰 未見

〔容縣志〕翠園山房詩集二卷，存，未梓，豫字望仙，歲貢。

王維新序曰，懿夫大開東壁，絳綬震耀，其載元載黃者，我誠不知爲何物也，玉虛得之，香返澄潭，馬卿得之，氣扶大人，太白得之，天仙放誕，蕊華得之，野雲孤飛，而曾不出於湘湘翁翁之芳蘭，上林嚶嚶之鳴鳥，征人依依之楊柳，靜女天天之桃花，願齷齪小臣，非不稟慈箋，掣丹管，吮芳墨，磨紫霞，而碧

落不配其名，玉蕊不蘇其渴，豈仙之無分歟，抑致之無方也，薰質非文而何美，文非質而空存，覽嶽翰林，莽將軍而不可爲也，雉窟文面，泥美人而不可學也，標手精采之光，復乎性情之內，出乎神思之表，寓於氣格之中，昔之所貴，今於是乎存，望仙夢眷西堂，思窮北硯，其始也，選色必求其甚絕，割錦必求其鮮，語尤恥其雷同，思必致其沉著，其繼也，緬西川之芳徽，效東坡之健步，維羽人學仙之義，作蟄蟲噤口之謀，其終也，得別載於正體，扛健筆於八行，琴毀不存於中，述造因時而樂，友人王維新聞其三折肱焉，入翠園山房讀之既飽，昂首頓足，若不爲快，良久言曰，旗亭畫壁，往日之風流可同，歌喉按拍，往日之居業不異，而黃河遠上之章，曉風殘月之句，今惟望仙擅長，他日簪筆彤庭，望仙必將受宮中才子之呼，即不幸而身被俗服，望仙亦將受公主文詞之賞，而予且樵夫牧豎莫得知聞，旣生瑜，復生亮，曷若江東無我乎，而望仙方且翼翼然口若不勝其詞，言若有餘於意也，寄情於遺篋，棲意於萬真，燒月下之沉檀，友花間之麋鹿，長嘯往來於方外，艷歌特作於仙郎，松陰滿庭，翩然過我，西日將下，顧影自如，因手執檀板爲步虛之詞，以歌曰，影雲深兮瑣戶開，霓旌冉冉東君回，儉亦文兮綠字，命花枝兮傳杯，雲歌響兮雙成欲舞，顏色晏好兮，性情愛才，雲爲車兮風爲馬，子問暇兮須來，歌罷望仙抗袖曰，樂乎樂乎，狂生姓氏，疑在人間矣，於是將小字署簡端，倩紫雲以封，附白鶴而去，於乎若彼所得者，吾安能見之哉。

後生緣詞集

封 豫撰 未見

「容縣志」所生緣詞集一卷，存，未梓

王維新序曰，蕭然斗室，花雨滿天，手執是編而色然曰，望仙學道人也，胡取是名耶，是又造因矣，如來教諸健兒，慎勿造因，以一切有爲，皆從因生，因不可造，乃冀後生耶，望仙曰，佛則非人，仙猶是人，人倫有五，天合者二，緣合者三，得如臬陶之拜手庶歌，一願也，得如司馬相如之彈琴委笑，亦一願也，得如高適輩之畫壁歡呼，亦一願也，故今生已獲，吾於後生期之，今生未獲，吾猶於後生期之，子曰望仙癡矣，過去未來，猶現在也，有不庸期，無不可期，亦不必期，蓋夜郎講起於調羹，香養恨生於密誓，垂老病將於知己，所貴爲仙者，蟬退塵垢，寢想已非所望，況所想者離未塵劫乎，望仙曰，子不見夫歲屋乎，神交造化，黃帝時倚幽明而代理，唐堯時與臬許爲同流，春秋時玩夷光於湖上，出世入世，曾無損其爲仙，子不能答，乃殿其語於後。

梧雨山房詩鈔

郭晉琳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郭晉琳字寶臣，修仁人，嘉慶間諸生。

榕蔭館詩草

鈕維良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鈕維良字直臣，蒼梧人，嘉慶間市衣。

少華堂文集

陳乃香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陳乃書字禹文，藤縣人，嘉慶歲貢。

十笏山房詩草 謝乃勤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謝乃勤字良猷，臨桂人，嘉慶間縣丞。

芙蓉池館詩草 羅辰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羅辰字星橋，臨桂人，嘉慶間諸生，有芙蓉池館詩草，室人查臨溪詩附錄後」

「臨桂縣志」芙蓉池館詩草一卷存

三十三峯草堂詩 潘兆資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潘兆資字紫虛，桂平人，嘉慶間貢生，官上思州訓導。

「桂平縣志」兆資有三十三峯草堂詩。

問竹齋詩稿 袁昭夏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袁昭夏字立芝，平南人，瑤子，嘉慶間諸生，有問竹齋詩稿。

扣舷吟 楊立元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楊立元字葆菴，馬平人，嘉慶間諸生，有扣舷吟。

綠雲詩草 羅嗣鵬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羅嗣鵬字世曙，東蘭州人，嘉慶間諸生，有綠雲詩草。

丹齋稿

黃之裳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黃之裳武緣人，嘉慶恩貢，有丹齋稿。

風塵集

龔之琦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龔之琦字春臬，永寧州人，嘉慶間布衣，有風塵集。

對松軒小草

袁昭采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袁昭采字煥之，平南人，壬子，有對松軒小草。

植桂軒小草

袁昭建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袁昭建字樹之，平南人，有植桂軒小草。

友竹居詩草

袁顛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袁顛字鼎才，平南人，嘉慶間諸生，有友竹居詩稿。

病中吟

張元衡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張元衡字穆堂，上林人，道光五年拔貢，官刑部江蘇司小京官，有病中吟。

淡遠樓詩草

黃本儉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黃本儉字竹樓，全州人，道光間諸生，有淡遠樓詩草

瀑邊吟亦幽詩草

黃士衡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黃士衡字子平，歸順州人，道光間諸生，有瀑邊吟，亦幽詩草。

河干吟草

左樵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左樵字稼新，臨桂人，著有河干吟草。

續薛荔集

余繼翔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余繼翔字維飛，有續薛荔集。

案余維飛先生容縣人

小丁卯集

許兆深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許兆深字春池，有小丁卯集。

案里賈年次失攷。

樂閑齋文集

蘇懿諧撰 未見

樂閑齋文集十卷，見清史柳彬傳，又有王文窺測一卷。

養素堂稿

李守騷撰 未見

〔蒼梧縣志〕李守騷字會年，縣人，道光二年舉人，有養素堂稿，未梓。

自序曰：凡事素焉而已，君子素位而行，富貴貧賤，皆聽之，所以自養也，吾之詩，隨吾所處，言吾心中所欲言，猶素位耳，涵之泳之，隨筆所至，不事藻飾，則又通於素以爲殉之素矣，吾嘗顏吾室曰樂素，今即以自題吾詩焉，曰樂素堂稿。

榕蔭書屋詩文集

周因培撰 未見

「臨林縣志」周因培字椿園，縣人，道光六年進士，四川灌縣知縣，所著有榕蔭書屋詩文集，及榕蔭書屋摘筆偶存。

三有堂詩集

倅慶成撰 未見

「臨林縣志」倅慶成字康田，縣人，道光十一年舉人，直隸衡水縣知縣。

東齋詩偶存

況澍撰 存

案東齋詩偶存二冊，省立第一圖書館藏本，況先生澍字雨人，道光九年進士。

「粟香隨筆」況澍室舍人以其世父雨人太史所著東齋詩偶存一帙見示，重陽集陶然亭和韻云：縱目憑臨百尺樓，軟紅塵外見清秋，客爭選勝來何遠，詩爲登高興更遒，老樹霜摧寒絮下，遙天雨洗澹雲收，今朝莫放佳時去，醉把黃花插滿頭，勝事欣逢詠興純，寒山坐對轉青蒼，愛閒難得心如水，行樂須乘鬢未霜。儘有煙霞供嘯傲，漫從水月感炎涼，拍肩笑問高吟侶，天地能容幾輩狂，七律斷句云：幾輩英雄沉宦海，千秋

志乘在名山，歲月消磨書卷裏，乾坤笑傲酒杯中，皆有蕭然自得之致。

雜體詩鈔

況澐撰 存

「薰風移隨筆」先甫人世父澐，輯雜體詩鈔襲行，如柏梁體，梁父吟，離合體，神智體，休洗紅，兩頭織織，自君之出矣，集詞名藥名之類，凡數十，得二十四卷，分八冊，余幼時輒每種訪爲之，偶憶其一云，自君之出矣，不復畫長眉，眉長似遠山，山遠君歸遲。

密臨桂縣志雜體詩鈔作況少吳先生澐撰；又作八卷，並與況燮筆隨筆異，今從隨筆不從志，自葆生藏本。

西舍文遺篇與西勝蹟詩鈔

況澐撰 未見

「臨桂縣志」西舍文遺篇四卷，粵西勝蹟詩鈔十六卷 存

西舍詩鈔使秦紀程集

況澐撰 存

「臨桂縣志」西舍詩鈔十六卷，使秦紀程集二卷，存。

案西舍詩鈔八册，使秦紀程第一册，第一圖書館藏本，其使秦紀程集，則道光十四年典試陝西時作。

蔣琦齡况少吳詩序曰，古今之以詩鳴者不可勝紀，而或傳或不傳，或蹇然大集，後乃闕佚，或片言短韻，膾炙人口，則以爲有幸有不幸焉，又或以爲善爲名不善爲名焉，余以爲幸不幸，天也，無可如何者也，爲名則傳，不爲名則不傳，人也，而不盡然也，古之爲詩而膾炙人口者，必其性情真足乎己，而不徇乎人，

未嘗有名之見存也，則凡莫然大集，終於闕然無聞者，安知非專於爲名，務爲標榜徇人，而已之性情不見乎，階以前，金石碑版多不著姓名，李太白之書，范文正之詞，司馬文正文與可之山水，米元章之賦，並無人知，後世乃知之，欲逃名而不可逃，蓋可傳者亦終於必傳，然則傳不傳不敢知，亦第爲其可傳者而已，吾鄉詩人之傳者，二曹，王文元，翁大舉以來，代不過數人，國初則謝石隱及樸莊，繼之者袁禮庭，朱小岑，家鼎山也，至道咸間，而朱伯韓，王定甫，龍翰臣，蔣復勳，蘇煦谷，同時並出，稱極盛焉，琦齡獲與諸君游，皆愛讀其詩，乃最後始獲讀魏茶少吳先生之詩，先生與鼎山先生同鄉舉，與先大夫同舉進士，歷諫官，著直聲，出爲河南監司，有惠政，年未五十，退歸養親，遠不復出，人第惜其未究厥用，不知其緒餘發爲詩，專源選體，馳騁於唐以來諸名家之場，無體不工，而近體聲容全乎渾雅，思力窮乎清新，尤服唐宋之妙，蓋自東坡，卽婉佳句，諱乎露白，凡得詩二千餘首，排比八卷，可謂盛矣夫，固與鼎山上繼謝朱，下開後賢者也，顧平日退然，未嘗以詩自鳴，所著多不以視人，卽林居二十年，當伯韓定甫諸君盛壇輟，喬角逐，先生以先進，顧東杠解飾於其間，以故擢邦牛耳之執，或不知有先生，此豈有意於名，必求其傳，而其詩之卓卓可傳類如是，雖欲逃名不傳，亦何可得哉，琦齡於道光間，以年家後進，謁先生於京寓，比登朝，先生卽出巡樽鹽，相從之日幾少，而先生特念之，壬寅入都，遂被竄掠，先生書問琴琴，今集中更有見寄四首，其期許之厚，軫念之勤，溢於言表，乃詩成終於未寄琦齡，今始見之，顧而流涕，足見先生篤於朋舊，而不必其人之知之，此其於詩，性情之真足乎己而不徇乎人，泊然遠於聲名標榜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五 集部二

二四

爲，亦其一斑也，獨時齡老僧僧侶，學無所成，卽詩一道，亦粗涉焉，雖不侷乎人，亦無以足乎已，厚孤先生期望，於斯爲之梓，重有感焉，而不能已於言，僭序其首，蒞足媿已，光緒初元乙亥立冬日。

松士詩集

蔣鍾奇撰 未見

松先生字松士，全州人，湖州知府嗣宜孫，道光十二年進士，戶部主事。

梅曾亮序曰，松士與余爲同年生，又同官戶部，志氣鮮潔，寡交游，每問過余，若將有所深語，坐移晷，卒所無言以去，言亦深隳太息，若重有憂者，雖余亦爲君默默，且眇歎也，君以母憂歸全州，旋卒，弟碧山試禮部，以君詩示余，其他體或不專意爲之，至五古則多慷慨激烈，或悽惻幽眇，蓋君所抑遏不出之口者，悉移而注之於詩，其身世骨肉之遭遇，言之累欷而不可盡者，詩則盡抉發之以爲快，於唐詩人儲太祝輩體格不同，要之任真樸而無客氣，則其趣同也，昔楊子雲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人之言語文字，固有緝於彼而贏於此者，以君之默於言也，而彙於詩，亦其理然乎，子雲雖容貌祿位，不能動人，猶獲老壽之福，君不幸乃不至乎中壽以死也，惜哉。

晴川詩文集

陳遵華撰 未見

〔若梧縣志〕遠華縣人，道光十五年恩貢生，有晴川詩文集。

問梅軒詩文集

蔣啓敬撰 未見

梅曾亮將玉峯詩序曰：余同年中多詩人，郝君松友，張君白也，蔡君季瞻，余皆讀而序之矣，獨玉峯不恒相見，自壬午後，幾二十年，其子申甫編修居與余鄰，君亦適來京師，始晨夕相過從談讌，而得君之爲人，又數年始得讀君之詩，蓋其詩不務聲色，不奴主於門戶流派，而婉而善人，易而善出，凡應官行役之瘁，登臨山水之適，朋友親戚之情話，人艱苦而不能達者，或繳繞叢雜言之而不能具者，一出之以清和平夷，循節曲傳，與美畢出，使已無不盡之詞，而讀之者亦無不快之意，如乘輕舟順風中流，倏忽千里，而恬然不知有波濤之驚，江湖之艱阻也，是則君之無所因襲，而自成其爲詩者已，君爲人廉智自將，和易而有度，自縣令至監司，官江西者幾三十年，士民皆愛誦之，有大疑獄或官民有不相得者，雖非君所裁，大吏必使君往，一以清和平夷循節曲傳者處之，卒以無事，夫爲吏於今日，蓋甚難矣，上不能無所求於下，而民常有挾以要其上，而猶欲以武健勝之，宜其糾紛雜亂而事幾倍也，君之詩，卽君所以爲政者乎。

案聞梅軒詩八卷黃雲生丈云。

三管英靈集

梁章鉅撰 存

案三管英靈集凡五十七卷十六册，桂林刻本，正編外，閩秀，方外，流寓附焉，起唐二首，以訖前清道光之季，正編五百二十五人，爲詩三千一百八十二首，閩秀二十八人，爲詩一百四十八首，方外十二人，爲詩五十二首，流寓十人，爲詩一百六十九首，都凡著錄五百六十七人，詩三千五百五十一首，其以三管英靈名集者，以粵西在唐爲桂容三管地，叟股瑤河嶽英靈之稱，閩嶺右菁華之數也，三管詩，明以前無總

集，康熙間休寧汪氏森，始輯粵西詩載二十四卷，附詞一卷，與文較叢較並著錄四庫全書，是爲粵西詩有總集之始，歷代詩有開粵西者悉採之，不以粵人爲限斷，嘉道間，上林張南松先生嶠西詩鈔，始以粵人爲限斷矣，至是福州梁固薛先生，復爲斯集，蒐羅較廣，而體例亦加嚴，採集之法，自各州縣採送本集選集外，凡唐以後之說部叢書石刻，各郡邑志乘，皆爲取材之資，其有學力精到，卓然名家者，固有美必收，其他偶然成韻，及疵瘕而詣未至者，亦必量爲採擇，以取其天籟之真，不沒其苦心之志，是卽詩以存詩也，其有名在鼎彝，詩爲雅頌者，固珍如拱璧，在所不遺，至若埋學經濟，氣節助名，炳於史冊，在人耳目間者，其人雖不必以詩名，而但得觀其遺稿，卽風雅頌爲生色，是因人以存詩也，惟此時人不與，詩餘謎謎雜體不與，其與於斯集者，必按其姓氏爵里年代後先而次第之，並舉引用書名，示傳信焉，全集體要如此，可謂粵詩之鉅觀矣，乾嘉以來，朱子提倡風雅，吾粵詞壇，一時稱盛，杉湖十子嗣響，大振宗風，時當道光中年，正西隣先生巡撫粵西時也，嘗謂朱伯韓答梁儀隣中丞重建五詠堂紀事詩，有五君恒卷新畝壁，三管遺篇喜挂名句，自注，三管英靈集，余前編校云云，則伯韓實爲編校斯集之一人，國有人焉，其可忽哉，尤有一事，當嶠西詩鈔後，斯集未出前，則楚雒池翁先生春之採詩是也，池公督學粵西時，常徵各州縣學廣搜詩集，其文曰，爲廣蒐詩集，以資選刻事，照得問俗觀風，自古重磨軒之使，和聲鳴瓦，當今多著作之林，業以勤而能精，雅敲盡善，才之生也不易，采訪宜寬，宏獎風流，何憚金針之度，扶持大雅，悉捐瓦缶之鳴，本院職任文衡，力崇古學，頃年校士，將成玉筍之班，所至徵詩，已載瑤華之乘

，然而香草生於十步，更待披榛，奇才老於空山，必需操幹，况乎三江五嶺，秀氣所鍾，盧管榷桀，殊膏已化，揚風扞雅，豈無爾輩典型，摘鬚薰香，不少後來英彥，夫取詩如取士，各錄所長，選詩如選兵，惟精可用，三百篇之行歌贈答，至性至情，十九首之怨則傷懷，古香古澁，百家支派，自昔已分，萬古江河，其源最遠，明堂清廟，則以典重爲宗，泉石山林，又以清微入勝，金戈鐵馬，騁壯士之邊聲，歌扇舞衣，助才人之韻事，問柳尋花之句，治則宜矧，遊仙招隱之篇，奇斯可賞，脫胎換骨，唐宋之界何分，遺貌取神，筆墨之痕應化，馬不飛而鳥不走，毋事交讖，尺有短而寸有長，何妨蕪拙，宏篇鉅製，旣登白鳳之文章，麗句清詞，不廢青鸞之鼓吹，且夫詞必已出者，才士之恒情，語必驚人者，騷人之故態，心花夜放，纔成數卷之詩，眼界天開，自謂千秋之業，使丹鉛未及，草木同漚，則半生之心血皆枯，沒世之詩名未著，人才何以激勵，詩教何以興與，爲此牌仰該學，體本院之求才，爲騷壇之助臂，殫心博採，竭力旁搜，或通籍金閨，集成一品，或霜光石室，學富千篇，或咏絮詞高，有聰明之子女，或粲花舌妙，逢禮悅之名僧，統仙靈鬼怪而同工，合出處行藏而一致，王曾未遇，必寄與於梅花，顧況非驕，惟賞心於春草，多則速寫累牘，少則片羽青光，細大不捐，選富而集斯富，里居悉載，詩傳而人亦傳，移樽寫之無訛，巢梨並貯，候按臨之所至，闔董同升，未院遇有餘閒，親操選政，酬我揀金之願，付諸攻木之工，燦若琬珠，始識此邦之文教，標其姓氏，將與中士相頡頏，銅鼓聲遙，遠應熙乾之韶護，石湖志後，積成今日之虞衡，譬之都嶽雲山，原可附庸於泰岱，縱使伏波樓檣，何能參號於詩城，所期司鐸之官，及時貢玉，勿使襄

帷之士，仍有遺珠，須臾，文載孫丹五餘畧偶談，若伯仲於詩時爲道光乙未，而池公之終於任所也以丙申，書成，池公雖不及見，然而大略樞輪，焉可諫也，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登弗傳，吾於楚雉福州兩公亦云。

杉湖十子詩鈔

張凱撰 存

案杉湖十子詩鈔，又名桂林十子詩鈔，凡二十二卷，八册，同治七年，中丞江夏張月卿先生凱嵩刻於桂林，十子者，臨桂汪述任之，山陰楊繼榮序之，臨桂商榘游麓原，平樂曾克敬躋堂，臨桂朱琦伯韓，龍啟瑞翰臣，平南彭景堯子稷，臨川李宗瀛季容，南豐趙德海澹仙，漢陽黃錫祖香圃，其序次如此，任之詩爲沐日浴月齋集，劍峯詩鈔，序詩詩爲柳堂詩存，麓原詩爲存恕堂遺稿，躋堂詩爲芷澗詩遺，伯韓詩爲怡志堂詩初編，翰臣詩爲洗月山房詩鈔，子稷詩爲致翊堂稿，季容詩爲小廬詩存，澹仙詩爲麗則堂詩存，香圃詩爲香圃詩遺，中惟朱龍李三子，尙有專集行世，餘獨賴此以存矣。

張凱嵩序曰，余宦粵久，知粵爲悉，於粵大夫相知亦夥，嘗歎粵近中數十年人文之盛，而詩其尤著也，遺時多事，騷擾風厲戎馬之間，鮮能從容談議文事，願從諸賢往往得其概焉，方乾嘉間，海內人文極盛之秋，最後袁趙以詩鳴，一時風靡，子才名初起桂林，老復來遊，時臨川李松甫郎中，僑家於此門地頗盛，子才來賓主之，然松甫爲詩宗陶韋，又時有桂林朱小岑，高密李少鶴兩君子，與松甫師友，風尚頗遺，粵人皆知朱李詩法之高，於子才來，初不甚自之也，朱李既往，粵之詩人，益多輩出，莫極於道光之初，余來

雖已不及其盛，然猶得與朱伯韓侍御龍章臣學士遊，兩君故時健者，松甫之客，零落久矣，然如陳君心齋時亦尙存，而汪劍峯，曾芷潭，彭蘭晚數君者，又各以其孤傑雄慕之才，兀律自起於粵詩人廢衰絕續之交，松甫之子小葦，能讀父書，爲詩乃不相襲，於伯韓心齋劍峯蘭晚故皆往來倡和，至黃香甫河澗濟仙者，又小葦客之尤著也，余既爲心齋刻其詩，得伯韓翰臣兩遺集詩，欲鈔刻之，又以柳塘從孫嘉甫客松甫久，而得柳塘之詩，劍峯詩極自秘，余亦會延之幕，爲子弟教習心齋其人，久而亦知其詩，先後鈔存，所可恨者，諸君往矣，遺書經亂，或存或亡，余之鈔諸君詩，雖未必藉以傳於世，然亦足使世之讀者，於茲先睹，可得其概，夫人才誠不擇地而生，然而山川磅礴之氣，實鬱洩焉，故異其人性情才力，必有相應而發見者，桂林陽朔奇峯羅列，鑿天拔地，巒巒萬狀，潑江天下之清，灑灑數百，水石相激，雷震雲噴，以東之海，昔范致能謂此間隨地之一邱壑，使携吳中，足詫其所未嘗見，誠不誣也，諸諸君詩，蔚然如見此那山水之奇，使人幾不復憶壯遊五嶽，吁，其勝哉，夫粵人詩豈盡於此，卽此數子，亦不盡爲粵人，然昔生長或老死於其間，如小葦濟仙，雖僑家，實粵產也，故題之曰杉湖十子詩鈔，其中獨伯韓詩曾一刻於京師，所謂怡志堂初編者，今卽其本，擇尤勝者爲若干首，翰臣柳塘劍峯蘭晚小葦香甫濟仙集皆未刻，或僅卽所見或抄撮其略，都爲一集，香甫詩得最後，乃王定甫通政自京師所携至者，因又從得範原芷潭兩家遺詩，香甫籍漢陽，距余里一江，惜余來粵知其人未一見，而遽已中歲殂，範原芷潭，亦皆未永，通政所携皆昔假歸所鈔得者，非全稿也，丙寅歲暮，余自巡管班師桂林，粵事少定，方於秀峯榕湖兩書院重與生徒稍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五 集部二

三〇

理蘊業，又一疏陳象州鄒小谷比部學行，請叙於朝，爲國人式，而以心窮而之，區區之心之所願望於粵人者，夫豈有盡。公餘，又與王君芷庭唐君仲方議及此刻，兩君贊助，感意尤殷，數月之間，余乃奉贊瀝黔之命，行且有日，途過芷庭仲方襄成其事，豫爲叙其緣起如此，他日致粵西文獻詩教者，必有取焉，刊成，寄余滇中，讀之，依然如在桂林萬山之詞，暇與諸君樽酒談藝詩也，同治六年，丁卯夏五。

又跋小廬詩存自序云，小廬者何，余所居齋名也，虛何以小稱，先大夫枕中草方司氣，以韋顏虛，吾虛以小稱，繼先志也，瀟幼承庭訓，長好交遊，輒稍稍學爲韻語，越戊子迄今年己酉，凡得古今體詩若干首，益爲十卷，目曰小廬詩存，所以世章虛內外集也，奚以言存也，曰存以待芟也，然則奚爲而不芟，芟後則無詩也，謂此是存乎，曰，奚爲其然也，余四十無聞，早衰多疾，過此以往，其續有所得乎，抑竟止於此乎，未可知也，計平生心力，於是乎在，將爲氣之棄，冢之埋，而弗忍也，則姑存之可也，胡不曰集而曰存，曰，不敢也，其不敢奈何，古之定尊卑，助於王筠，成於白傳，尙矣，是區區者存之猶過，而奚以集爲也，雖然，過則相規，善則相長，朋友之道也，余庶幾且暮遇之，而亦不敢必也，時道光己酉五月，李宗源自識，鈔小章詩竟，輒綴於後，然所鈔詩明又有在十卷外者，蓋小章己酉以後所作，至己未捐館會，又數百首，叢殘未自編訂，聞其案將合刻之，小章平生詩甚富，此不過十之二三，存其崖畧，序亦附之，以見志事云爾，日卿識。

王拯跋云，香園詩鈔一卷，僕於道光丙午假歸，重遇香園桂林，所從借錄者也，香園時倦遊多病，與之野

不數月，遽死，此卷藏之篋衍廿餘年，同治丙寅，僕再假歸桂林，開府江夏張公，時方鈔劉伯韓小章蔣君之詩，暇及余論畧，因出香圃此卷賞之，而亟及於麓原芷潭，麓原詩身後零落，存者不十二三，芷潭則僅拾諸苦吟集中所刻之十餘篇於向所見於貳子茂田所者，但十一耳，開府欣然竄而刻之，合諸伯韓小章諸君，題曰杉湖十子詩鈔，以香圃年最少而爲之殿，香圃有知，其將稍慰於九原，若麓原芷潭者，吾知其不以此重輕，願後死者亦以寄其不假痛惜之意，然則開府此刻之意，不亦盛哉，時在同治戊辰。

蔣霞舫集

蔣 達撰 未見

案蔣先生原名大烈，更名達，字立人，號霞舫，漢陽人，道光二十二年進士，官終奉天府尹，有集若干卷。

望仙山人集

孔廣誥撰 未見

「蒼梧縣志」孔廣誥縣人，道光間生諸，有望仙山人集。

分青山房全集

周必超撰 未見

「臨桂縣志」周必超字熙橋，道光三十年進士，甘肅禮縣知縣。

館課詩存

鄭紹謙撰 存

館課詩存二冊，白葆生藏本。

梧郡詩鈔

封培檢撰 未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五

集部二

三二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五 集部二

三二一

「容縣志梧郡詩鈔存，未梓，封培儉字輩洲，一里歲貢，此乃集歷代名流在梧郡酬唱之作，詳考出身籍貫，分爲十卷，經亂亡失六卷，今僅存其四云。」

余程翔序曰：自來勝流山到，登眺所至，每以爲山川生色，故雖一邱一壑，偶經題品，其名遂與嵩華同高，後之人，考古流連，亦恨不獲曳屣其間，飄飄作伊洛間想，蓋地以人傳，固非徒侈視聽之娛己也，吾郡僻處嶺表，距京師且近萬里，爲古來名賢遊履所罕到，然雖葦爾一郡，當國初時，鬱林五屬全歸統屬，嘗試披閱覽勝，於水有鬱江桂柯之浮匯，於山有勾漏郡嶠之巖峻，袁子才詩所謂奇峯不人中原界，走到窮邊才還怪是也，於窰窰有玉環之遺墟，於日州有綠珠之故井，鄺湛若詩所謂雲里玉環妃子井，綠珠金谷愧儂郎是也，山水方滋，音徵未泯，第終以衰處遐陬，名蹟弗大顯於世，若置諸鄗杜之間，則王孫貴遊，登覽日不暇給矣，封子輩洲心爲谷焉，因緇羅巨漢唐以來，逮我國朝，凡輅軒所臨蒞，謏譎所經行，以及羽流星士所登陟，其生平題詠，但有詞涉是邦者，悉予甄錄，殆無慮數十百家，並詳登諸人出處梗概，用小書摘叙如左，俾閱者讀其書，可想見其爲人，亦可謂用力勤而取材富矣，輩洲一生嗜奇好古，博極群書，自言其編輯閱六寒暑乃成，務使境內之勝蹟佳吟，罔有遺佚，是編一出，吾知梧雖僻郡，其山水之寥落弗彰者，且將與名都巖壑，並耀簡編，余髫矣，愧無濟勝具，再窮郡中諸輿境，一一與古人相印證，惟以輩洲此編當臥遊之圖可也。

隨燕詩草

陳紹琪撰 未見

〔容縣志〕隨燕詩草一册，存，未梓，陳紹琪號菊仙，坊里諸生，家貧工詩，成豐之亂，病終於外，其詩多半散佚，今於其執友門人處，訪得傳鈔草本，僅數十首，亦吉光片羽之留獻。

竹洲花臨詩草

王安撰 未見

〔容縣志〕竹洲花臨詩一册，存，未梓，王安字雲嶠，二里廩生。

獻梅集

王宸撰 未見

〔容縣志〕獻梅集八卷，存已梓，宸字望卿，二里恩貢，身後其外孫封祝唐門人李植元，合同人捐資將家存詩稍刊行，分爲獻梅集八卷。

容縣李毓英序曰，王望卿先生，余昔年之家塾師也，自少篤學嗜詩，與諸昆季齊名聲序，伯兄釗樂，仲兄松林，叔兄雲嶠諸先生，均有詩草藏於家，未及梓，今春望卿以年逾知非，哀其舊時所著獻梅集，刪繁去蕪，釐爲若干卷，自道光戊申以前，清和成理，所作皆和聲鳴盛之音，已酉以後，時際艱虞，所作悉憂時偶亂之什，問序於余，余非知詩者，竊維風雅一道，與性情通，三百篇皆緣情而作也，忠臣孝子，思婦勞人，備載四始六義之中，後人讀其詩，自有得於諷詠言思之表，左傳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兩雅怨誹而不亂，此溫厚和平，詩之所爲教也，望卿情深文明，考律正聲，宮商素叶，近以遺時不偶，感慨憂勞，而肆好其風，不失溫厚和平之旨，其語練閱歷所養彌純，因以想見家學淵源，瑣茂迭奏者，尤爲自成一家之言，余將於獻梅名集決爲盛世元音之噴矢焉。

寬甫詩文集

卓 詞撰 未見

壽琦齡序曰，庚申之夏，避地澤州，適歸侯卓丈官此間司馬，相見甚歡，晨夕過從，辱以其尊人寬甫先生詩文集屬爲校定，惟先生以名進士歷官登州同知，文章政績，在人耳目間，急流勇退，未衰拂衣，以文學提掖後進，所造就桑梓人材甚衆，琦齡少時，蓋已嚮往，道光甲午，獲一謁先生於桂林會垣，親炙其言論風采，退而自幸，嗣是官學去鄉，忽忽二十餘年，先生已歸道山，既不獲親其楷模，尤以未窺其著作爲憾，不意流浪異鄉，萍踪偶合，竟償夙願，其欣幸蓋視甲午爲尤甚，亟受而卒業，益歎言爲心聲，而積中發外之說爲不易也，文多酬應之作，要皆樂人爲善，表章潛德，扶翼名教，非苟焉而已也，於此有以覘其學之粹，養之深，詩與駢體，亦皆抒寫性，真絕去浮豔，所謂不求工而自工者，非操觚之士，棄本逐末，斤斤焉槁項於几研間所靜望也，出以問世，蹤之名山，足以式浮振靡，其信今而傳後也必矣，先生遺稿不止此，惜亂後多散失，文孫某孝廉蒐輯爲此編，干戈滿地，蒼蒼凋謝，回首故鄉，文獻日就缺佚，又不獨司馬之祗歎於其先德也。

葉卓先生簡字寬甫，藤縣人，道光進士。

蠶餘吟草

伍 劍撰 存

案伍先生劍一名佩芳，字級秋，蒼梧布衣，蠶餘吟草一卷，民國十七年其孫有容刊行，蒼梧圖書館藏本。

廣西近代經籍志卷六

南寧蒙起鵬雲程父編纂

集部三

涵通樓師友文鈔

唐啟華撰 存

案涵通樓，在臨桂縣南二十五里，道先庚子解元臨桂唐子實先生啟華之別業也，枕山臨流，風光明瑟，皮閣書金石其中，爲登眺遊藝之所，今園亭歸西林岑氏，又轉易爲良豈公園矣，先生早歲與同縣朱伯韓龍翰，馬平王少鶴平南彭子穆，同遊上元梅伯言先生之門，受古文義法，其刻此編也，一時師友淵源在焉，龍翰臣上伯言先生書云，今年在粵，與伯韓子實君集師友文刻之，而以子實居其名，命曰涵通樓師友文鈔，先生文從伯韓鈔本錄出，近作則先人稟畫黃个園傳皆與焉，館有集隘不能遊登之憾，此外月涪先生子穆伯韓少鶴及某六人，爲書九卷，先生及伯韓少鶴皆二卷，而少鶴及同鄉蘇虛谷之詞合鄙作附爲一卷，凡十卷，今已裝訂印行，詩鈔擬俟續刻，蓋實與日皆不能給，而先生詩集，從前未經錄出，不知能以副本見寄否，兵戈擾擾，勞生僕僕，無補時艱，獨平生文章之好，結習未忘，嘗自笑且自悔也，獨以識一時師友淵源之緒，則先生或亦有取焉，是卽文鈔印行之概畧，時咸豐三年也，桂林龍氏藏本。

彭子穆遺稿

彭昱堯撰 未全

〔補古文辭類纂〕彭昱堯字子穆，廣西平南人，道光舉人，有致翼堂集。

龍取瑞序曰，往余同里交游，能詩者有商鏡原香澗，竹芷潭克敬，裴茂田一貞，關梅田修，四人皆才而早世，平南彭子穆昱堯差後出，余詩已舉鄉試，至京師，子穆亦以舉人試禮部，子穆雖從學使國子監司業池公受業，學益開敏闊達，又從受古文法於鄉先生呂月滄瑣，至京介王少鶴錫振得交梅先生伯言，梅先生古文，爲當代宗匠，子穆少鶴暨朱伯韓琦唐仲實啟華及不肖，每有所作，輒相就正，得先生一言以爲定，而蘇虛谷汝謙故茂田密友，在京師閉戶却掃，與諸君談詩學尤精遠，諸君自司業池公梅先生外，皆吾粵人也，方是時，海寓承平既久，粵西僻在蠻嶼，獨文章著作之士，未克與中州才儔爭鶩而馳逐，淺子穆與伯韓少鶴仲實先後集京師，凡諸公文酒之譏，吾黨數子者必與，語海內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嘗曰，天下之文章，其萃於嶺西乎，子穆於吾黨中學士博，氣尤偉，極其才之所至，可無所不到，乃自庚戌會試後，相見於里門，時漳郡多盜，君倉卒歸，卒頗連抑塞以死，君友劉少寅乃取藏稿於其家，乞余讀之，紙墨黷味，籍業殘脫，蓋其詩存者僅十之七，文之存者則不及其半，大較經呂梅兩先生點定，余爲之手自題校，汰其重複與不必存者，以爲致翼堂詩文集如千卷，而子穆之遺稿，始完而可讀，君之詩，初學唐人，游廣州後，始得力於蘇，語尤奇肆，文則早年似柳子厚未至柳州前作，及見梅先生後，其神韻蓋近錢川，蓋君之詩文。皆分爲二等，每總益上，要充子穆才力所至，奚止於此，其竟止於此者命也，天苟欲成子穆之學

，則將昇以韓歐蘇氏之年，乃未至於子厚而條以死，詎不重可悲耶，吁，子稷已矣，其後子稷死者個伯韓少鶴仲實盧谷暨吾數人在耳，比嘗與諸君言，人必有自重其生者，其在世人或不知其可貴，而自視要不可察，今吾里獨吾數人者存，如幸天假之年，以成其未竟之學，在子稷亦藉泯其遺憾，其可以目前之所得而自足耶，子稷之詩文，仲實將擇其尤者刻於浦通樓師友文鈔，其全者余爲之鈔副，存仲實所，仍以原稿畀少寅俾還其家，蓋凡余之所不錄者，皆不足存也，子稷與余交最晚，而期余有甚深者，今爲之釐訂其稿，亦藉以報知己於地下，獨惜少年同學，如麓原茂田諸君輩，其遺稿散失，不可復問，因爲之愴然以悲焉，編旣成，遂以是言假之隨首，時成豐癸丑。

又冬夜校彭子稷遺稿，因題其後詩，剪獨寄翁更幾時，忍從遺稿理琴絲，燈昏字劣余能識，簡脫篇殘子詎知，但使名山價夙頤，肯教尊酒負前期，池公不作滄翁死，地下能無異世思，（原註先師池翁庭學使先達呂月滄郡丞，皆子稷所嘗受知請業者。）

案子稷先生致芻室文集，其精者刻浦通樓師友文鈔中，其全者龍先生錄附存唐仲寔所，已見龍序，全集蓋未嘗刊行也，王少鶴所作先生墓表，稱其詩曰怡雲樓稿若干卷，將與仲實定之以行世，又平南縣志亦云怡雲樓詩四十卷，致芻室文二十卷，稿藏於家，副藏唐氏，考又鈔之刻，在成豐癸丑，爲唐氏最盛之時，越四年戊午，而龍先生卒，唐氏旋亦陵替，不能有其園亭，而所謂致芻室稿，遂不知散佚何所，王氏續古文辭類纂所收先生文，特由文鈔轉錄耳，殆未見全稿也，民國初元，平南甘雲菴先生賸，從桂林龍君煥繪所

，假得文鈔本，錄文若干首，更從其家及同縣旁縣各家蒐之，亦僅數十首而止，詩則視杉湖十子詩鈔所刻爲多，如大梁秋興八首，十子詩鈔僅錄其四，甘先生已獲其全矣，甘先生嘗出所輯致寰堂集視余，且云將謀刊行，必得如姚叔節林琴南者爲之序以永其傳，時民國七年同在第三師範學校教學時也，忽忽數年，余從甘先生所錄得一本，又佚其半，蓋真吉光片羽矣，適通樓師友，惟少鶴得年最高，風韻亦道，而未能爲先生刻集，可惜也已。

存恕堂遺詩

商書潛撰 存

「三管英靈集」書潛字麓原，臨桂縣人，道光十一年舉人。

王孫序曰，存恕堂詩二卷，孝廉商君所作，余生桂林，卽與孝廉家比舍居，時先大父老矣，先妣在莞莞孱弱，唯孝廉家常左右之，五六歲出就塾，見孝廉孝友文學，心即慕之，後別去不相見，已數年，年十餘，省大父桂林，詣孝廉，見所爲詩，驟殊愛好，孝廉喜，爲詩以贈，又數年，成辛卯鄉試桂林，孝廉相見尤喜，日攜出遊，凡桂之數十里間，高巖巨壁，無不之者，又與盡見其所交遊名俊，是時孝廉方起聲名，友朋最盛，大府徵爲書記，咸愛重相推引，而孝廉顧弗屑，負其高才奇氣，詩論鋒穎，殆欲以豪傑自樹立，又數年余往來桂柳間，孝廉數遊京師，拓舊以歸，每相遠歲時，則見其意氣不如前，獨勤學弗倦，羣經皆手自寫，丹黃瑤瑤，且夕鈎提，寒暑弗輟，家素貧，孝廉少困饑寒，長以筆札值稍稍富，及避京師歸，而親年日高，家又多故，所入漸不充，則重鬱抑，日館事暇，仰屋長悲，夕不能寐，必爲詩歌自瀾，時日多

則病日病，如是數月，一夕遽以不諱於飲食死，嗚呼，國家以科舉求天下人材，粵西最邊隘，鄉試歲舉四五十人，禮部試亦歲進士五六人或八九人，孝廉之材，其與夫日月變化登高第擢顯仕者豈或遜，乃七試而舉於鄉，三試而黜於禮部，而孝廉已死矣，然使孝廉不爲此，優游豪華以養其親，或不卽死，然以其材又揆諸其親之心，孝廉必就是死，嗚呼，人生意氣最盛，由少逾壯，不過十餘年間，行身一不遂，勞苦顛頓，成嗟佛惱，非士有道，鮮不爲所摧奪，夫以吾見孝廉之材，平居常爲人出忠謀，解患難，使得爲世用，日伸長之，必有以異於尋常萬萬，而天濤其遇，使中道殞，雖人生死有數，而不必以爲冤案，獨天旣材之而又厄之，獨何心哉，歲之丙午，余重至桂林，孝廉死數年，其所交遊亦幾盡，訪孝廉家，其妻攜其幼子煥然，堂上老姑，年八十餘，儕與孝廉比舍時，孤弱之狀適同，尤悲痛不能自己，自數年來，欲爲孝廉傳志弗果，檢此遺詩，錄而之，并系其事之畧如此，余生師友之間，於孝廉最早，恩義又重，今其家蕭然，獨對其幼子，檢其篋笥之零落者，而未知所以措之，人之觀余於孝廉者，其謂之何，孝廉名齊潯，字麗原，臨桂人，道光辛卯科舉人，其先籍山陰，明太學士文毅公後也，孝廉著述皆未成，詩非其所精業，然已清俊足傳於世，世必有識之者。

怡志堂文初編

朱琦撰 存

「清史文苑傳」朱琦字伯韓，廣西臨桂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尋遷御史，琦直聲偉抱，風采凜然，與陳慶鏞蘇廷恩有三御史之目，銳志潛修，慕其鄉大學士陳宏謀之爲人，思以學術勵

當世，不矜躁進，在臺論章數上，皆天下大計，廣西賊起，琦回籍圍練，張家祥之來歸也，官吏多疑之，琦獨證其人忠果可任，力保其無他，後更名國樑，卒爲名將以死勤事，琦叙國樑勞，獎道員，入京候選，踰年隨欽差大臣桂良等至江蘇，卒無所遇，布政使王有齡推重之，及有虧撫浙，琦亦遊杭州，時方用兵，籌餉孔亟，一曰苟且之政競進，而公言事每持大體，務恤民，或嫌其迂，咸豐十年，總辦團練，賊匪圍城，琦守清波門，督士卒守禦，無間晝夜，食糗盡，大府以委伯琦，琦猶分數斗貽舉人伊樂堯，樂堯者琦道義交也，城陷琦死之，琦古文學桐城，步趨呂瓚，能自以才力充拓之，而植體經訓，原本忠孝，沛然常有餘，與梅曾亮邵懿辰相上下，詩格渾雄，不立綱宗，而自成體勢，著有怡志堂詩八卷，文六卷。

譚肇序曰，桂林朱伯韓先生居諫垣，直聲滿天下，比粵酋寇起，先生居鄉創義，保衛里閭，曾賊中莫將某慕義來歸，羣將帥疑而未敢許也，先生毅然以十口保之，後其人成大功殉王事，讀者謂李白之譏郭子儀，殆進之矣，論團練功，以道員用，未施於政，從役江蘇浙江，當是時，東南鼎沸，兵甲連千里，先生紆籌料敵，不竟其志，致命強場，炳如日星，嗚呼，如先生者，豈徒以文傳哉，而先生之文，植體經訓，原本忠孝，恆病當世人心壞於言行，故於論孟子書皆殫傳後，表立言宗旨，其他萬變而不離，夫利之入人心也，如水決垣，無所不推，如火燎原，無所不烈，有點者攘義之名，攫利之實，則其禍愈大，內而家庭，外而中國天下，交征者日盛而不已，至於變木加厲，何所不至，萑苻之盜賊，敵國外患之憑陵，睽睽萬目，惟利是視，充類至盡，殆甚於洪水猛獸，得一人昌言以排之，庶幾振迷之水鏡也，子輿氏七篇，息邪說

，距跋行，而首發仁義，大聲疾呼，以正言利之矢，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先生之功，其諾不在孟子下歟，桂林之山奇秀甲天下，而聞人蓋寡，不逮中國，豈其僻遠無由自適歟，抑亦勞瘁鬱積而有所待也，國朝古文起元明之衰廢，粹然復出於正，桐城方氏姚氏，後先相望，爲世儒宗，而粵西呂先生瑛，固聲應之，至朱先生而益大，先生揮斥萬有，曠履齋雅，發方姚之長，而擴其所未至，桂林奇秀之氣，其特鍾於是矣，咸豐中，獻獲接先生於京師，推獎之言，猶若在耳，老成丰采，猶若在目，而清忠亮節，爲國効死，獻在杭州與修忠義錄，管流涕爲先生立傳，計僧入都，見先生文集刻成，復流涕爲之序，文凡六卷，皆先生在京師時手定付獻錄副者，聞吳門曾以聚珍板印行，不知於此本異同何如也，同治七年三月李鴻章序曰，朱孝廉師誠，同年榕庵比部之子也，計僧入都見過，出其世父伯韓前輩怡志堂詩文請叙，余發而盡讀之曰，嗟乎，余嘗發憤以謂中朝士夫之所學，不足禦外侮而強國，衆天下之空文而盡可廢也，追念我先師曾文正公，儒言儒行，身致太平，則又惕然以不學爲恥，故吏學之暇，未嘗不讀書，所謂躬自笑之，躬自蹈之者耶，庚申辛酉之際，從公在軍中，見公往往發古書與軍將雜治，則頗附於諍弟子之義，以儒緩爲非，公聞未嘗不許，而軍興以來名能古文而從而軍者，李次晉爲尤者，其爲文或頗解軍事，雖公亦病之，鈞之文也，而次晉乃不能善其事，而善師成大功，豈別有操術之不同歟，抑就其所學而淺深難合之際，卽爲善敗得失之所因也，吾師則功成而弗有，且戲爲銘墓之辭曰，不信賢，信運氣，使其言然，則是不必有公之所繼，而亦可以成大名於時，苟無其遭，則雖懷忠抱憤，志崇道遠，有終其身竟死而不遇如

伯韓者，是尤可悲耶，天下後世，亦各就其所以然者論之而已，君子之道，惟本之心得而著之文字者是不可誣，以余觀伯韓之所詣，或猶未謀文正公，而其賢於次青也抑遠矣，此天下後世之公論也，方次青棄徽州不守，別爲安越軍八千人以禦浙，阻於溫游不得進，而浙江省城陷，伯韓無官守而殉焉，其遇極窮，而名且益顯，余以丁未釋褐，讀其先一年所爲正氣閣詩，低徊於越之十三人者，長言詠歎，以爲異世同符，而伯韓終受殉於越，所謂不欺其言者乎，若是有道君子之文，固不可廢也，追維疇曩，遠者且四五十年，近者亦三十年，予然後死之身，與後生談，多不曉吾意，而求得讀人如伯韓者，海內又無幾，此不能不浩歎於茲文也，光緒十八年壬辰。

倭仁跋曰，伯韓觀察居諫垣，但觀言天下事，直聲振一時，未竟其用，士論惜之，今讀其文，理正辭醇，氣味深厚，蓋學昌黎韓子之文而不襲其尊者，可以知其所富矣，同治四年小陽中流。

怡志堂詩初編

朱琦撰 存

案詩凡八卷，編年也道光庚寅訖戊辰丁巳，未遑浙以前作也，咸豐七年丁巳北平刻本，卷首曾文正公題辭十首，以才難不其然。有亦未易識爲韻，又龍翰臣先生澆月山房詩，有新鐫歌題辭，卷首不載。

陽湖楊傳第序曰，近時都下之以詩名者，傳第嘗漫臆得數人焉，竊擬匯刻一編，以見風雅之教之未替，旣而思篇什充斥，而吾乃謂止有此數人之詩，非世所存，又居幽處下，易以滋多口之謗，於是中輟，所謂數人者，桂林朱伯韓先生其一也，先生於文學桐城，能自以才力充拓之，故常沛然有餘於所爲文之外，詩

則渾雅不立綱宗，而自成體勢，其新鏡歌四十章，述祖宗之功德，備盛清之掌故，合乎言古則今之義，若夫緣事有作，慨然於民生之疾苦，慨然於時事之安危，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詩有益而貴，蓋古人之歌詠類如是，又以見先生之將大有所建樹於世而寓之於詩也，先生當道光時，以翰林人諫垣，與晉江陳垣鏞頌南，高要蘇廷魁庶堂兩給諫，慷慨言事，時人謂之三直，其後家居數年，值粵寇初起，督鄉人團練，有捍禦功，其所識拔，或建專閫，及來京師，日與朋舊相從唱酬爲樂，絕口不道前事，然其氣節之皎亮，識度之恢闔，昭昭在人目耳，異日處得爲之地，舉詩中所低徊往復而不能自己者，被諸行事，則功業卓然震耀於世，又豈徒以風雅之教之賴以維持哉，今年夏先生刻其尊人中憲君遺詩，傳爾固請何以先生詩雕板，先生知傳銷發居京師，於讖別無所往，且多暇日，因屬爲校定，刻成，復便爲序，傳爾非能以言信於人，然固不妄推重者也，仍信之於先生之詩而已，咸豐七年八月。

江西鍾秀怡志堂詩集書後曰，詩何以言教也，將欲垂範天下後世，使之正人心厚風俗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豈使當日詩不亡，則春秋可以不作，詩之關於世教，豈細故哉，余嘗持此說以駭生平所與遊，及挾策走京師，得交四方碩儒巨人，雖未能週測所造之淺深，而其意趨夷然不俗，能自成一來說者，非其人有所建白於時，亦必不失爲自守，方今中原多故，士多馳驚思建尺寸，求其奮發慷慨，能以幹畧自任者，究不外從前修學嗜古從容嗜誦者之數人，然亦有事權不屬，所用亦未能盡其長，甚至以一人之失，一事之疵，忌才者不爲容迹而原其心，遂謂平日講義理談詩古文者爲概不足信，噫，天下有食穀粟而生百病者

矣，未聞有因疾病而廢飲食者也，上下數千百年，輿觀羣怨之遺意，綿綿不絕，一髮千鈞，不於此時挽頰風拂清談，而乃欲以索瘢指瑕之詞，爲異己詬病者而助之攻，非有心世救者所忍出此也，桂林朱伯韓先生，義官京師，與余交有年矣，然講學之日多，而言詩之日少，而余固深知先生之誦詩也，蓋其爲人勇於義，潛於學，其性情真者，其詩必真，真則天下事何不可爲，詩其餘事耳，先生嘗爲余言早年取徑香山，及與伯言梅郎中遊，始改師杜韓，及北宋諸家，今年夏，余以事至京，把臂道舊，故獲讀所爲近作，時方以初稿付梓，余居憂不敢言詩，而又不欲默默無一語也，於是爲書卷末，俾知詩教之重，而又以告世之讀先生詩者，毋徒以詩求之。

朱鑑或跋曰，詩以編年爲善，吾人既有詠歌之職，則我生以後所遭治亂升降之火端，與夫友朋倫類遇合終始本末，後之人皆將於詩乎求之，伯韓宗長昔值承平，議論闢大計，軍興以後，半在行間，其詩多表揚義烈，規切時弊，足資史冊考證，新鐫歌四十章，別爲卷，列集首，則又以一代之樂歌，象功昭德，鋪陳鴻藻，傳之無窮，非一人一家之私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矣，咸豐七年仲夏。

案廣西通志輯要，先生別有來鶴山房詩稿，又北平燕京大學藏有先生倚雲樓詩皆未見

龍壁山房文集

王 孫撰 存

陳寶箴敘曰，龍壁山房文有二種，次爲八卷，凡八萬四千餘言，馬軍王定甫先生錫振之所撰也，先生一字少鶴，以文行名一時，旣歿而遺文放失，不可復睹，師儒閔焉，歲己巳，余居京師，嘗從歐肆得先生今

案，手所屬易累半，既官湖南，懼遂淹淪，思永厥傳，以曉學徒，光緒庚辰，改官河朔，適以獲判，明年九月而工竟，爲之叙曰，自有明歸氏擅歐王之傳，獨以古文辭義法推重於世，入國朝方先生苞，文之以經術，其言益尊於時，其鄉劉氏大樞姚氏緒之徒，中引推大，煽而熾張，海內宗之，所稱桐城宗派是也，方劉既別，姚先生歸然爲老師，薛黨相和，桐城家之言，幾徧天下，後數十年，上元梅曾亮氏章稱高足弟子，復守姚氏之緒，講蕙京師，四方魁傑篤敬之士萃焉，當是時，梅先生之學大昌，頗躡跡姚氏，先生亦與其鄉朱氏琦諸氏啓瑞治術業相高，且於梅先生游處講習，最號爲有名者也，竊以文章之不敵，亦不敵於其心之所至而已，涵諸古而不誣，徵諸已而不佞，其一時與廢盛衰之間，類曹好賢惡異同攻尙之習，競以爲勝，非君子所汲汲也，桐城家之言興，相與以東於一途，固已斂天下之辨矣，而墨守之過，溢於意局，或稍無以厭高材者之心，然而其所趨立，究其指要，準古先之言，皆足達其心之淑慝，條貫於事物，倡一世於物則樂易之途，以互殫其能，而不爲奇詭袤辨淫志而破道，階於浮夸之尤，傳曰，言有宗，出辭氣，斯遠鄙倍，蕙庶幾有取焉，先生早孤，育於姊，通雅練世事，既位於朝，益務自見，咸豐紀年，寇亂起鄉里，先生憤切從軍湘粵間，所畫策時帥不能用，寇以鴟敬，而先生必由是棄去，及以歸鄉人直軍機也，凡平寇方略，詔旨所規畫，多先生手製以進，其言擅明，爲益天下大計甚鉅，讀者以謂先生非僅文士而已，然先生之所爲文，雖若歛退，無塊璋桀特之觀，而和情措事，噫語通想，肖其心之所自出，而寓於不顯，以視桐城諸老儒先所得之美，未有以異此，殆百世而可知，非余一人曖昧之所私言也，光緒七年辛巳九

月。

案此爲河北分守道署刻本，八卷四冊，刻工最精，省立第一圖書館作龍壁山房庚申集六卷，善化陶氏光緒癸未刻本作五卷，並與此異。

龍壁山房詩集

王 拯 撰 存

自序曰，余十餘歲時，卽好爲詩，讀唐賢詩尤喜摩詰太白，時時竊倣效爲之，成童遊郡庠，就書肆中求得唐宋以來諸家名集，尤縱觀焉，弱冠出門，所歷山川郡邑天時人事，爲詩日多，及通籍官京師，始病所學無有成款，自觀其所爲詩，其於陶謝而還，太白子美退之子瞻以至金元裕之明高季迪之倫，靡不揣摩，咸合政離，既不足與古人頡頏，而又不能以自樹立，痛芟夷之，上元梅先生曾亮時同官戶部，蓋當時之能文章者，皆進余文而頗誦余詩，又謂余詩才力不可掩者，時有近於太白退之，不宜徹盡毀之，茲之所存爲初稿者是也，自通籍官京師者數年，爲詩差夥，丙午丁未之間，自京師假歸粵，一病困吳越間，甫還京師，又出從征粵楚之役，則數年來崎嶇險阻，顛頓荒忽，皆有假不爲詩者矣，然歷日月而又爲之，且或併日月而爲之，吾生窮矣，而寡嗜好，於忙忙事物每稍管之而輒去焉，或久居之而究亦將厭去焉，獨於詩乃自固固以少阻闕之，嗚呼可謂溺哉，夫古人之爲詩也，彼非以爲詩者也，皆有所欲爲而不得，與爲之而不成，不得已而詩乃名焉，若濶明太子美退之子瞻，非其人歟，以余之不揣而第欲爲詩，非特於詩之不成，卽

欲佗有所爲，將亦有所不成者矣，及佗所爲之果不能成，於是又幡然而反以爲詩，而其詩之成與不成，乃猶未之或知，誰不尤可悲者歟，自初稿一卷而後，辛亥從征以前及至任子庭京師時所爲一卷，曰京廬集，乙巳出都及庚戌入都所爲二卷，曰倦遊集，辛亥從征以前及至任子庭京師日道中所爲一卷，曰榆枋集，合詩五卷，爲籍四百有餘，錄而存之，殆自少壯以來心跡著焉，嗚呼，豈惟幼小欲做縱觀之心之不可復，即時年方壯痛自交夷以期自樹立者之遺然意氣，亦何可復得者耶。

案龍巖山房詩集據先生自序作五卷，善化陶氏光緒癸未刻本作十七卷，當以陶氏所刻爲完帙矣，省立第一圖書館現藏四冊

歸方評點史記合筆 王恢撰存

案書凡六卷，同治五年廣州刊本，校刻極精，前載歸震川評點史記例意，劉海峯論文偶記，其綴合兩家丹黃，煞費經營，雖主文章義法，亦間涉論義考據，附以案語，至其餘旨，具詳凡例中。

自序曰，余始通籍官京師，曹司允散，與仁和邵位西舍人從上元梅先生遊，商榷文史，致足樂也，日與位西遊廡肆，見史記評點本，朱綠爛然，以告先生，曰，此輩深筆也，不知何人所錄，位西亟往求之，則已爲余從子質夫孝廉所得，屢轉於吾夕盾子質而歸余，位西喜假錄焉，余又從梅先生乞過震川評點於上，蓋歸氏學尤深史記，其評點世多有，獨梅先生傳本尤精，方氏講於爲文義法，而所評點則罕流播，故自余得此傳本後，同遊奔走相告，從假錄者幾無虛日，夫人爲學必本諸經，史則外家書也，讀史者宜講求於古先

聖王傳道治世之具，而乃屑然爲文義法，又瑣瑣確確於評與點之間，抑末也，雖然，雖末何以得本，子長之書，志繼春秋，善讀之者，必知退之所謂提舉綱元，則其間之微言大義，猶可以補夙昔受經函莽之失，往往而在，非但爲文義法而已，且余生晚，世之讀者能自一經出者鮮矣，時過於學，吾竊以爲從事選書，而凡戴天履地所當知，能條貫之，由歷史具焉，易曰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竊潛文字，嗜好之篤，爬而鉤析，久而自狃，又爲之副，以爲綜核，海內知余有是書者日衆，假錄者亦日多，履意纂錄，別立篇卷，以備徵求，且卒說脫，同卷後惠者多而未成，甲子謫官京師，秋冬之間，乃始排比參挾，稿凡再易，踰年而歸，道廣州，滯滯者數月，前料理殘本，夫此非著述，亦不足與箋傳，而爲之久成之難者如此，矧卽所纂錄，果足自信乎，惜梅先生與位而往矣，自維老大，不殖且落，卽是區區，二三同志亦皆契闊，罔所是正，獨子實之弟子著，滯焉於此，猶有焉助，願未得子寔共訂定之也，同治五年秋九月，馬平王拯自序於廣州行次之適有哀齋。

懺齋詞稿

王 拯撰 未見

自序曰，騷賦興，而三百篇之作著亡，河梁五言作，而騷賦之作者亦亡，風氣代殊，體製各異，偶其真意往往寓乎其中，則自三百篇以至騷賦五言之作，其義一也，唐之中葉，李白製樂府遺音爲菩薩蠻憶秦娥之闕，王建劉禹錫退庭筠諸人復倚推之，而詞之體立，其文錫深幽約，善達賢人君子惻惻怨悱不能自之情，論者以庭筠獨至，而謂五代李八孟氏爲難於所筆端，秦觀柳永黃庭堅辛棄疾而下，罕所直矣，吾於庭筠詞

不能皆符其意，獨知其要眇爲製最高，而於其孝及蘇辛柳氏之倫，讀其至者，一章一句之工，則含咀淫佚，終日不能去，蓋吾以得吾意之所極而已；道光二十三年六月，遭張宜人喪，僦居僧寺一年，幽憂多疾，舉百不事，事亦輒不能竟，獨以詞之文小而聲哀爲足以發吾胸之所鬱塞也，數爲之，或喜或悲，或累歎爲之零涕，顧其才或不逮，則又不能畢達其中之所難言，於是復廢然亦不能終竟其事，檢所爲者三十餘篇，錄而存之，蓋有不能忍言焉者，然自是常絕去不復爲，嗚呼！方余之爲是也，昔悄然獨居，塊然而無所爲，僧梵寂寂，寒風送秋，庭樹蕭森，木葉盡脫，一屋卷間，而此景猶湛然在目也。

茂陵秋雨詞

王孫撰 存

案同治三年刻本，凡四卷。

平湖張金罍序曰，余與王子定甫爲同年生，一足終矣，初聞聲逸，未數晨夕，中更別離，益感遺曠，歲在壬子，君旋自戒幕，避戶掃軌，沈鑿羽，影疊折合，僦居相望，還往棹楫，蔬飧野酒，半窮惟新，所爲詩歌，獲飲淋漓，爰出倚聲，浸余持蠶，芳意悅陳，古愁瀉魂，缺黍不忒，情旨最密，方諸兩宋，洵可高挹清真，平視舉與，牧之序昌谷詩曰，雲煙綿綿，不足爲態，又曰，春之蟲豸，水之道道，以語君詞，距云多讓，定甫復曰，詞雖小技，壯夫所強，而當指物索神，造意搜狀，敲肝鍊骨，其傷實多，自苦何爲，將矢不作，余曰唯唯，鄙生亦云，不惟吾子，百年誦誦，生也有涯，而以感怨刺意，剗刻造化，既達和平，更促年壽，屏直弗事，亦延命之一訣也，雖然，余與定甫邂逅相依，跡若並馳，幽室華燭，殘盃冷淚，

嘗其落木聲，斜月移空，轉心沈鬱，時或默詔，悲愴傾倒，拉雜無端，他日者，雨絕雲乖，故人人夢，追維此樂，窈窕在日，發之音聲，必不有自禁者，定甫之詞，其能已於是耶。

自序曰，茂陵秋雨詞者，大都山人病餘之所作也，始自潘岳悼亡之歲，臬乎王粲從軍之年，往往牀空竹簟，藥盡金瘡，哀動長言，感存微旨，其間中年惡疾，遠道沉痾，泉橋賀麻，伯鸞則永噤而歌，樵隱負薪，翁子乃同聲以唱，其創益甚，所作實多，夫詞雖小文，道由依永，情文繚繞，家風既瑰碧山，聲譜荒唐，工匠大慚紅友，爰事刪夷，都爲斯集，寓香草美人之旨，敢冀騷人，聆約天廣樂之音，猶疑夢囈，嗚呼，倦遊老矣，依然滿疾難消，薄宦無悞，惟是幽憂長抱，回相如自比，原非有托於其他，使去病當年，望何如之借問乎，咸豐己未新秋韻巖山人自序。

又自記曰，庚申之秋，曾刻韻巖山房詞草二卷，自維俯聲一事，本強作解人，聊以宣胸導鬱，不自愛重，遂亦不甚檢點，聲譜荒唐，而音韻尤非素習也，中年以往，精力漸疲，文辭潦倒，亦頗知自悔艾，乃以深陽再役，比辛酉秋，重有悼亡之感，往往情不自禁，獨絃哀歌，雖聲文幼眇之間，依然尚莽從事，而用律用韻時，較前刻稍知謹慎，抑不知果能免咎戾否，惜再冉老矣，卽此文章最小技，而戒棄一再，不能屏絕，迨又歷所或就，爲億嚮所酬和，若夢玉海門，死喪離別，罔可就正，爰自蒐檢，復爲兩卷，付之手民，仍附庚申所刻之後，聯誌年來心蹟不謬云爾，同治三年甲子秋八月茂陵秋雨詞人自記。

山陰陳祖望跋鶴曰少鶴不佞定交衡郡，今五年矣，中間別而復合者再，不知其工倚聲，今秋省墓南還，出

示此卷，清麗芊緜，於白石玉田爲近，小令亦屢駁上追五代北宋諸公，從此以造於自然，又烏能測其所到耶，乃知通才固無所不可，彼固於偏長者，皆才有所不逮耳，中有滿江紅一闕，見懷次韵，別紙錄寄，時道光庚戌九月，鈍庵陳祖望讀於雙石琴軒。

鶻海牀記曰，庚戌九月，重見少鶴杭州，得讀此卷，適有煩惱，匆匆瀏覽一過，恍然已見南宋風流，少鶴東渡江，予亦將游淮，何日再相逢，酒邊燈畔，細細吟諷之。

常州周麟虎跋曰，與少鶴別八年，庚戌歲莫，相遇邗江，各述蹤跡，遭遇憂危，同深浩歎，余將操楫江湖，少鶴亦匆匆北去，出示近作瘦春詞，纏綿清遠，沉著悲涼，以此置之迎陵飲水之間，非但不媿之而已，少鶴臥病三年，所得如此，因爾獨非羈耶，獨歎鄙人潦倒衣食，心跡形悴，文采沮落，以對知己，能無報然。

又武昌夏成業跋曰，小令五代最爲超妙，長調開合動盪，非才確者不能，子瞻故當獨步一時也，少鶴之作，力追北宋，瀏亮渾脫，較善成諸君，無不及焉，洵詞家巨手也，咸豐辛亥殷雨前三日。

談藝錄

王孫撰 未見

據廣西通志輯要。

經德堂文集

龍啓瑞撰 存

案經德堂文集凡八卷，內集四卷，外集二卷，別集二卷，光緒四年，先生之子熾棟，刻於北平，刻工不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六

集部三

一七

精，即有講效，內集論二十七首，序十七首，贈序八首，書後八首，雜記十六首，書十三首，傳狀六首，碑誌八首，祭文一首，哀辭二首，外集論三首，序跋七首，壽序一首，書二十九首，雜著一首，祭文一首，駢體文七首，別集則其政書也。

繼棟跋曰，嗚呼，此先方伯所著經德堂文，蓋咸豐丙辰官京師時手所釐定，大要始於道光庚子辛丑，訖於咸豐丙辰而止，丙辰而後，如是若是臣鈔諸帝諭，及官通政司副使米捐奏議各稿，皆不入其集，先方伯平生好學嗜書，著作最富，成書已刊行者，小學高誥補正，古韻通說，南樓吟草，粵閣唱和集，經籍舉要，字學舉隅，粵西團練輯畧七種，成而未及刊者，爾雅經註集證，是君是臣錄，班書讀小錄，通鑑讀小錄，諸子精言，莊子字話，昌黎詩選，眉山詩選，山谷詩鈔，澹川山房隨筆，視學須知，味道廬室制數，翠碧軒詩賦，皆藏於家，若春秋古禮輯鈔，春秋列國年表，天下金石文字記略，金石待訪錄，談藝錄，談藝錄之類，多皆存稿，而書未及就，先方伯學術品望，至今士林見思，而政事勳業，被於湖北江西人之口者，數十年如一日，繼棟少學無成，不克收拾墜緒，頻年南北奔走，靡有暇日，今幸於京師留滯有年，始克盡取家中遺稿校讎寫定，並知貞文集六卷，詩詞各稿，次第梓行，伏思先方伯丙辰而後，詩詞有輯帶集，散體文於殘稿內檢尋不一二首，而官江西時籌餉籌兵，心力交瘁，以此致疾不起，則當年謫戍賦書，必有見諸文字可傳於後者，而繼棟時年十四，在署僅五閱月，以致遺文散佚，未從搜輯，蹈有美不稱之謂，則尤繼棟所每懷而永痛於心者也，先方伯手定稿本三集，別集爲視學湖北時政書，今故選擇，又文

一類中而其事疑所先後者，以經手定，今亦未另次第，駢體文自富借德祭文又選補遺題後之外，皆少作，中有闕文一二字，皆原稿，爲鈔胥所脫誤，無可校正，故悉從闕如也。

浣月山房詩集

開啓瑞璣 存

案浣月山房詩內集二卷，別集一卷，外集一卷，凡二冊，光緒四年刻於北平，亦先生子繼棟所編次，內集起辛丑訖丙辰以次編年，其外集起癸巳訖丁未，別集起癸巳訖庚子，皆其少作也。

繼棟跋曰，今年夏六月，既刻編德堂文內外集，續檢詩詞鈔本，脫誤尤多，蓋當時詩文，原有精寫本一冊，繼棟携來京師，辛未之冬，寄求曾文正公爲序，次年而文正捐館舍，至今此稿未見歸來，猶幸其時將目錄存出，校今存鈔本，篇目無異，今本爲成豐丁己歲門下士信人逕寫，於時託非其人，又瀕出京，未經審核，以此脫誤最多，繼棟遂以手稿之在行笈者，再三勘定，然手稿所存，僅有成豐癸丑以遠及道光壬寅以前者，癸卯以後至成豐壬子之稿，家中亦不復可尋檢，此數年稿中脫誤，無可校正，悉從蓋闕，茲刻凡爲詩內集三卷，自道光辛丑通籍至成豐丙辰官京師止，別集外集各一卷，皆少作，詞一卷末編年，悉是舊時手定，惟分集在丙辰之秋，是多奉命視學江西所作，別爲韜帶集，今檢手稿，此集之外，韜帶集之前，尚伏題梅伯言詩刻一時，金縷曲立秋一詞，以居京時作，仍錄附此集後，惟丙辰至戊午諸稿，尙待搜輯編纂，故韜帶集尙未及梓，文別集二卷，則同於臨鈔告獨訖者也。

漢南春柳詞鈔

附梅神吟館集 謹啟瑞璣 存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六

集部三

一九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六 集部三

二〇

寒溪南春柳詞鈔一卷，附梅神吟館集詩一卷，詞一卷，光緒四年刻於北平，亦其子繼棟所纂次也，梅神吟館集爲先生繼配何蓮因夫人作，夫人名慧生，長沙人，咸豐戊午九月，先生卒於南昌講署，夫人殉焉，篇首題辭，詩則有激揚將宦舫遠，全州將申甫琦齡，仁和邵董西鏡旋，海寧何伯英國埃之律絕，詞則有靈川蘇嵐谷汝謙之高陽台，長沙孫芝房鼎臣之甘玉案，馬平王少鶴錫振之瑞鶴仙；其爲題識者，伯韓朱琦，小谷鄭獻甫，詞丞韋恩霖，展雲鴻譽曠也。

瑞安孫衣言序曰，今世士夫不學甚矣，而婦人女子，乃往往好言向學爲詞章，然我觀周召二南，聖人取之以爲詩，始而卷耳馮翊蔡南山之篇，說者皆以謂文王周公之德及其諸侯，而家人化焉，蓋古者教女，師傅保姆之法，無異於男子，而有家之責者，又必以身先之，至於婦人女子，皆有得於詩書之澤，禮義之正，匪易言也，今士大夫之於學，既實無所循矣，而爲其婦女者，乃相炫以文辭，是豈爲有本者哉，余友桂林龍通副之繼室何夫人能爲詩，通副以其爲梅神館詩見視，夫人之詩，固亦未離乎婦人女子之詞，而頗能剴切時事，發明義理，異於所謂相炫以文辭者，通副奉母居京師，不慕聲利，而以讀書擬文爲事，且求古人之立行濟世者，而欲自有諸身，則夫人之爲詩，其亦異於世之婦人女子也，豈足異哉，豈足異哉。

平湖張金鏞序曰，夫言告師氏，綉綉其時，教傳姆母，德象誦其誠，是以扶風之集，遠傳班志，關國之家，亦有進士，女子有辭，古則然已，韓臣方伯暨括百氏，暑逃盈尺，迫於公職，久較編纂，歲在除雍，洪都翁羽，既出親風所爲詩詞，後示其淑配蓮因夫人梅神吟館詩，且諒余曰，自韓於吾，選時多故，里閭

埋，率親萬里，長安做舍，腐糲糲米，單車之官，體是職，緝商楫羽，今亦稀矣，余受而讀之，窮日而畢，觀其流恨擗襟，錯聲詰越，花飛劍劫，妙兼仙心，山虛水深，靜得琴理，至於感時事之醜陋，憤袂徒之跳梁，不能爲邵氏之拔園，幾欲學班生之棄筆，淵淵乎誠儻乎，以視世之吸雲爲言，刻玉奏雅，研紅成麗，茹碧進采，誠有不可同日語者，然而絮起因風，皆謝庭賦雪之句，春勝於秋，豈蘇家評月之諠，伯翰臣官不廢也，則豈非時爲之歟，夫子語之瑟，亦松煙其節，伯牙之琴，鍾期同其韻，友生且然，矧在閑澹，昔高文良公尹文端公以大雅閎達之材，膺方圻郡典之任，時值清晏，彪著光業，其中閭皆能詩，嫠女之輝，聯耀於斗宿，房敖之奏，合音於軒末，翰臣領臚句之首選，作人儉之職志，崔駰博瞻，久擅文宗，郭飯賢能，被知當辰，潘蘇出乘，綠書軍幕，政聲蔚起，義問平浹，幸值國威敷布，楡楸欽色，東南底平，計日可竣，掃蕩其與陸梁，易劉綬以鋤未，而君且十連宏總，八州杖節，屛采錯事，必有超羣於文良文端者，政成民和，歲登時若，以其暇日，校檢湘壑，唱酬樂事，流閣澤之元風，婉孌徵吟，亦輔相之餘緒，鷓鴣麻昧且之作，寫機械廣平之賦，以彼雍容，補茲勞鞅，君之幸歟，又豈獨君之幸歟，鄙生雖年紀逝邁，學殖蕪庸，而託藉昌交遊之舊，猶當重過山公，賸劉樊贈答之篇，不辭更爲元安爾。

「孫丹五餘墨偶談」善化何慧生女史，有寒沙兩岸雪，漁火半江星一聯，膾炙人口久矣，嗣於其弟何小字刺史處，讀其梅神吟館詩，多慷慨悲鬱之作，如放言云，天涯極極盡風塵，欲報君恩媿此身，若使朝廷用巾幗，高涼應有沈夫人，有摩盾橫梁風，真愧煞鬚眉也，余尤愛其寒夜吟云，寒風蕭蕭響修竹，抱琴閒伴小

仙向，月明天際鶴歸來，夜深對伴梅花宿，獨爲閑開本色詩，又與拈脂弄粉者迥別。

南槎吟草粵閩唱和集

龍啓瑞撰 未見

據龍繼棟經德堂文集跋

昌黎詩選

龍啟瑞撰 未見

自序曰，公古近詩四百一十餘首，所存最精，常語皆有光彩，淡語皆有古味，故能拔出字杜之外而獨樹一幟，後之文人爲詩者自公始，柳子厚亦能及也，有宋東坡才力傑出，縱橫跌宕，然後文人之理，無不可以入詩，詩之教至此而始大，其爲用亦於此始宏，較之有唐以專門名詩者，善覺其隆矣，而其源實自公發之，公之棟辭造言，屈盤盤勁，雖東坡亦不能逮也，舊選幾存十之九，今復閱汰其一二，要皆愛弗能割者，不如此不足以存公面目而厥後來觀者之意云，成豐癸丑莫春。

眉山詩選

龍啟瑞撰 未見

山谷詩鈔

龍啟瑞撰 未見

遺山詩鈔

龍啟瑞撰 未見

上三種並見龍繼棟經德堂文集跋

補學軒文集

鄭獻甫撰 存

番禺陳澄序曰，昔人謂史家有三長，學也，識也，才也，澄嘗論之，以爲文章家亦然，無學則文陋，無識則文乖，無才則文弱而不振，然持此以論文，其可以號爲文章者寡矣，求之於今，其刑部象州鄭君乎，君讀四部書，不知幾萬卷，宏綱巨目，靡不舉也，奇辭萬旨，靡不收也，其考訂足以精之，其強記足以文之，是曰有學，通漢唐註疏，而辟議則不尙也，尊宋儒德行，而空談則不取也，兼擅六朝唐宋詩文，而摹仿沿襲，尤深恥而不爲也，是曰有識，其爲文也，能同乎古人，而毅然必自爲也，能異乎今人，而又坦然莫不解也，其鋒英英焉，其氣磊磊焉，其力轉轉而不竭焉，是曰有才，雖然所謂三長者，豈獨文而已乎，天下事孰非是三者之所爲耶，君成進士，服官京師，一歲而歸，不以其三長者見於事，而惟見於文，蓋可惜也，然觀君之文之論事者，則亦可以識之矣，必原於古，必切於時，必可行而後著其說，必不可不除而後陳其弊，是三者之不在於文，而又有在於文之外者也，總督勞公與君同年，交最篤，索君文集刻之，命澄爲之序，澄與君始則聞名而相思，繼則修士相見之禮，近且數數奉教，一年有餘於茲矣，爲序不敢辭，君昔嘗見示此集，澄以三長目之，君頗謙讓而不自居也，今爲序反覆以思，固無以易吾三長之說者，君宜弗讓，不然，當請勞公論而定之。

自序曰，春秋時卿大夫所潤色討論，戰國時說士所簡練揣摩，皆言語耳，非文章也，鍾子產叔向之流，已有書，莊周荀卿之流已有論，經部已有序，史部已有傳，雜部已有記，然皆不謂之文，其謂之文者，若箴若銘若頌若誄，爲體最古，而爲詞皆的，直至漢魏以後，諸命以行下，章表以奏上，書狀序記以應同人，

論斷以決事，制策以應舉，貨頌銘誌以應俗，皆舉而謂之文，其體大備，而其詞亦靡矣，昌黎韓子崛起，沿其體變其詞，聊以作健云耳，非謂前之八代皆非古文，而必以後之八家爲真古文也，或襲宋以後得說，謂東漢後無古文，又不敢謂南宋後無古文，因其中摻其稍近己而已可觀襲者，舉相尊焉，凡琢句之近六朝者，頓睡而棄之，而用韻之仿六經者，又推而遠之，獨以口所欲言，縱橫散漫，薄然無絀者以爲真古文，必如此而後真古文於是終焉，故韓子平淮西碑，柳子平淮西雅，此猶用韻之近古者，爾宋以後無此作矣，柳河東元微之李義山集中，猶爲用駢之近古者，而宋以後無此味矣，其尤弊者，好以講學之言，摻入論文之中，如朱子於漢文皆推董而抑賈，於宋文皆推曾而抑蘇，後來西山文章正宗本此，讀書如朱竹垞，好古如朱竹垞，其論文亦以朱子爲最醇最上，老泉爲最雜最下，甚者選八家，只錄七家，而置介甫不列，此皆爲講學家所愚耳，余心知其所以然，才薄學儉，不能赴其所欲至，而胸中結韆，不能無議論，人間往復，不能無畧狀，俗下應酬，不能無記序頌贊志銘，故時人所共爲者，余亦嘗爲之，其中有用韻者，有不用韻者，有用駢者，有不用駢者，並諱而存之，且雜而廁之，按年而不分體，猶夫詩也，較之於古，爲遠爲近，今尙未了，余尙不自知，而後人有以相知如此，豈可得乎，然而平生之好尚閒歷交遊，皆於此可攷焉，棄之殆可惜，雖然，存之未亦始不可惜也，嗚乎。

番禺許應騷補學軒駢體文序曰：北部鄭小谷先生，靈竒獨殊，負懷孤寄，劍必存乎古色，琴不賞其新聲，有田游岐高世之風，無杜周甫佻俗之累，渴醲共賞，小窳自奇，玉綴溫溫，松柏落落，不僅以藝文見也，

而載文散著焉，歐陽百家，微謂羣雅，終標後曆，則豈登麟皮，有挽時趨，則豈然鳳髓，歲貴金而求白傅詩集，或筆幣以乞韓公墓文，子建高才，柳惲多伎，不能以駢體稱也，而駢體兼善焉，今則兩學辛階尚書與爲宗交，代刊文集，命閩甫陳君序其散體四卷，命應麟序其駢體二卷，應麟與先生以柳州之執友，緇安仁之舊交，何敢以不文辭，亦未敢以泛語付，竊謂異地而霜應，豐山之嶺也，在樹而聲交，晨風之鳥也，偏絃獨張而無響，兩美相合而益彰，太沖知名，早餉交於秘監，王充著論，先見許於中郎，其故何哉，出處途殊，文章道合故也，然而夢得往還，舉代祇元復數輩，道山見賞，當時惟愛獻一人，江心之辨殊難，元毋香之琴有幾，度既相輕冀北，謝終疑割江東，道克大行，談何容易，故何水部文，生前遺錄於染統，元微之集，身後徒託於香山，窮兀兀以半生，付悠悠於千載，謝賢篇多遭火，魏收賦亦投江，湮沒幾才，古今同慨，而先生則及身而見，不脛而行，邢邵製文，傳誦者奉爲圭臬，德林行集，不知者謂是古人，標舉風騷，張布壇坫，是編也，於長處兼有分藏之寄，於和凝集無自鏤之嫌，可謂善之善矣，南豐頓望，久傾師道之心，玉溪後生，竟弁次公之集，固知小言奚補，柳誌大嚼未遑云爾，時咸豐辛酉仲夏。

補學軒文集續編

鄭獻甫撰 存

上高祝逢春序曰，補學軒散體文四卷，駢體文二卷，勞文碧刻於羊城，庚申以前作也，茲輯散體文亦分四卷，駢體文亦分二卷，逢春續刻於桂林，則辛酉以後作也，比部雖日老，讀書談藝，未嘗廢學，故所作文，又有此，余傷重其人，因私愛其文，爲捐糜若干，付之梓，書非自刊，故不自序，又不欲臬甫高名以

歿世也，刻成，余爲紀其歲月於此，時同治十一年。

補學軒文集外編

鄭獻甫撰 存

案集凡四卷，光緒八年，先生門人賀縣林肇元刻於黔南節署者也，

林肇元叙曰，吾師子鄭子遺藁，肇元索諸其孤，採諸同門，付諸手民，傳諸當世，幾謂無所遺矣，己卯秋，石友建渠，又以補學軒文集外編鈔本至，且云別有文稿，爲湘宦某挈去，未名其書，陳挈書之人，遂亦無從討問，此憾事也，吏事紛拏，校讐無暇，及壬午秋，外編始刻竣，吾師人品之清高，學術之醇正，洵足爲後學宗仰，而文章游藝之事，皆菁華裁遺之言，不必以是傳，亦不必不以是傳也，書策在前，人師已矣，敬弁數語，能不黯然。

案先生門人同縣石建渠跋，先師子自鄭子編駢散文前修集，爲况萬如司馬李晴甫太守捐俸分刊，合爲全集矣，餘所未收遺稿尙富，其孤不忍棄置，搜爲外集，而門下士散處，亦難備採，茲遂寄三卷，敬承分校，魚虎未辨，尙俟考證云云，是原輯本三卷，而林刻增爲四卷矣，又林氏所刻先生全集內，尙有補學軒制藝四卷附雜話一卷，補學軒批選時文二卷

補學軒詩集

鄭獻甫撰 存

案此成豐庚申以前作，爲先生自訂本，古近各體俱備。

自序曰，古今物象大抵同，而事變則萬有不同，古今世境亦大抵同，而心感又萬有不同，故詩之增遞開，

詩之才登出，莫不各標新領異於其中，然爲之有能有不能，能之有傳有不傳，傳之又有工有不工，以一代而論，其最工者最傳，拙者亦未必不傳，以一人而論，或最拙者最傳，而工者反不傳，是故能不能，一時之私譽，工不工，萬世之公言，而傳第如史志之載人，存而備焉耳，人固難有賢否也，如丹車之載物，運而至焉耳，物固自有美惡也，明乎此者，不傳固無憾，傳亦未必無憾，彼文士之刊誅卷，學究之刊善書，妨賈之刊小說，皆可以比而同之，不其辨矣，余少時有鴻爪集，比壯有鴉吟集，中年有鶴唳集，既老猶有鴉尾集，爲他人所刊，燬於火，後二集則至今猶未刊也，門下士恐其散失，各出抄本乞爲參定，余曰，香山分藏其詩集，爲千古話柄，和疏自刊其集，京爲千古笑柄，諸君不代爲選錄，而乞余自爲去取，蓋恐後或有所撓，而不得其旨也，然諸君雖欲共傳，而余自度未必傳，卽果存而備焉，運而至焉，吾恐後世求爲惠定之註太上感感篇，金聖嘆之批高則誠傳奇，亦斷乎其未有得，或者謂鄉會試硃卷，每科某梨所次以萬萬數，而未聞某梨抱怨也，是則稍可分謗者，然亦不必也已。

補學軒詩續集

鄭獻甫撰 存

案集凡十二卷，光緒五年，默齋節者刊本

林肇元序曰，同門前輩吾師子鄭子鴉吟鶴唳擊集，番禺張南山先生稱其雜體道高清疏，五律幽峭秀折，讀者可味而得之，而老年之作，則又有鴉尾集鷓鴣集，因時以寓名，緣情以言志，其韻清遠，其格老蒼，要皆出於自然，不事規仿，故能卓然成家，如其人之瀟灑出塵，不可以世網縶也，師沒後數年，余得遺稿憮

一錄四書翼注論文，悉次第梓行，最後編詩二集，爲十二卷，并梓以公世，古人謂詩以窮愁而愈工，吾師劇憐懷消絕，曠出世表，安處窮而不愁者，而其詩之工，亦獨造至詣如此，然古人之言，其常也，吾師之語，其異也，異乎俗則趨乎常，非窺吾師之全體，未許讀吾師之著述，詩特其餘事耳，儒林文苑高士，殆合傳焉，而後足以盡吾師也，集旣成，偶拈此表以釋其蘊，使後世學者想像而有得焉。

寶墨樓詩

蘇時學撰 存

案寶墨樓詩鈔二冊，廣西第一圖書館藏本，鄭小谷先生有題寶墨樓詩後二首，時蓋回客廣州也，詩云，古無權談，銘今有別載，人難生濁世，天自予清才，懶臥山中桂，閒尋嶺外梅，相逢幸相識，同上望鄉臺，輕街推三士，詞章薄二曹，蒐園多學究，狐穴少詩豪，竹素羅胸富，烏區出手高，故鄉留後勁，珍重奈雲嶽，又寶墨樓詩十五卷，蘇君介眉所詒，介眉名其來，爰山先生姪孫也，板存藤縣中學，聞有次損，考封川呂竹溪祖海鏡詩小註，先生尚有津梧耆舊集一種，未見。

聽秋廬遺詩

陳應元撰 未見

『臨桂縣志』陳應元字東橋，縣人，道光壬辰舉人，官山東魚台縣知縣，殉難，祀昭忠祠。

王拯序曰，吾友陳君東橋所居桂林文昌門之南稻東隅，面甌山，背杉湖，庭有老桂，百年物也，花時如散，香氣溢鬱，余時嘗與契孝先黃香甫數子者訪君，坐花樹下，彈琴賦詩，吟嘯確然，與秋聲出樹間者相爲和答，東橋因榜其居曰聽秋廬，永福呂先生璜歸自浙中，請修老學，生徒甚盛，東橋與余皆所激許，俄先

生捐館舍，余與東橋南北奔走，遂不復有聽秋庵中從游之樂，及余官京師，東橋歷官河沛之間，循異騰聞，民稱卓卓，迹其生平文學政事，視呂先生不少愧作，何其盛與，顧不數年以王事死，又何遽也，嗚呼，人生卒卒寒暑數十，讀史學道，自其少小大都鮮所成就，及壯而仕，又各視其懷負際遇以爲樹建，爲念聽秋庵中一時朋舊才望巋然，十餘年間，或折或棄，或中更阻變，故零落，即余官學久不一成，好清文字，學將枯落，若吾呂先生與東橋者之所等立名義，又幾人乎，詎不悲哉，東橋爲文與詩，自從呂先生游，一以昌黎眉山爲法，後館於福州梁撫軍，復與蘇齋餘習，皆有所得，歲之戊午，君子允孚來試京師，持其所輯聽秋庵詩乞序於余，僅百餘篇，大抵官游河沛之聞所爲，東橋豈復以詩名，顧其爲詩，則已清焉拔於流俗如此，鄉關寢亂，閱非幸存，罕允歸而求之東橋，少日聽秋庵詩，殆必猶有存者，贈東橋詩，吾蓋悅然猶在潞山杉湖之間，楓香盈戶，琴韻察若，而輒不可忘也。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六

集部三

廣西近代經籍志卷七

南寧蒙起鵬雲程父編纂

集部四

冬榮堂全集松心社詩存

廖鼎聲撰 存

「隨桂縣志」廖鼎聲字金甫，一字韻叔，道光十二年舉人，雲南廣西直隸州知州，從事於詩，至尊且久，所著有冬榮堂全集，松心社詩存，拙學齋論詩絕句，味蔗軒詩話。

「桂海百一詩話」桂林廖金甫先生鼎聲。所著拙學齋論詩絕句一百九十八首，意以闡揚鄉先生詠吟之苦心也，自唐至清同治，得二百五十四人，唐以前無徵，蓋云粵僻在嶺外，聲氣不通，采風者每挾一輕視鄙夷之心以從事，吾粵人士，又拙於應接踰嶺之習，故長洲沈歸愚五朝詩別裁集，選出曹邨古詩一首，曹唐律詩二首，下此則不及焉，粵東倪君官桂林有詩云，江山一變中原局，詞賦河無蓋代才，意涉輕翫，金甫先生味蔗軒詩話痛詆之，又論朱琦詩絕句云，昭代鏡歌許正聲，史魚直筆付詩情，九原羞煞倪君詠，詞賦何無蓋代名。

案冬榮堂集八卷拙學齋論詩絕句一卷黃雲生藏本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陳心齋詩鈔

陳 鑑撰 未見

朱琦序曰，陳君心齋吾粵之能詩者也，往年遊京師一時名公巨人，皆與之交，顧尤昵予，嘗出小寄齋圖索予詩，既而予假歸，心齋歸亦逾年矣，適以事至會垣，相見歡甚，故人李小廋余小偕趙濟仙諸君，日相造譚燕爲樂，一日謁歸，復出小寄齋圖，屬余書額，又出所爲小寄齋詩若干卷，且爲予言吾粵之詩，自岑溪李少鶴大令爲之倡，子才松園兩先生，及吾家伯祖小岑，從而和之，於是粵之詩特盛，其所成就弟子尤衆，如歸順童九皋，馬平葉亮工，及吾心齋，其最著者也，少鶴與其兄石樹，考詩餘，嘗仿張爲主客圖，重訂中晚唐詩，以張賈爲主，而以朱慶餘李涪以下數十人爲之客，其自爲之說曰，李白思復雅樂，杜陵自比稷契，元白張王韓孟，各出其譎言正論，以扶翼詩教，實與三百之義相迥，其間遇有降替，才有大小，其升之廟廊而恢其才，則爲樂府，爲雅頌，非然，則一室嘯歌，憂思獨吟，亦各得其性情之正，又謂中晚以機人物，有似孔門之狂狷，韓退之，盧仝，盧仝，狂之流也，孟東野，賈島，李翱，張籍，涓之流也，後人不識，或譏其言爲僻澁，爲俚俗，爲徑直，而于古人之意，要無當也，且中晚諸賢，高節如司空圖，不事朱溫，顧非能隱茅山，馬盧臣以正言被斥，劉得仁遠時不第，是皆孔氏之所收也，其餘諸子，不能積舉，間有行事無致者，其詩具在，可按而知焉，少鶴旣爲此說，吾粵人未盡重之，獨心齋守其師說惟謹，其後客粵者有李南潤，倪秋在，歐陽潤東，各以其詩鳴，然皆不若李氏之盛，卽有承學者，亦皆不若吾心齋信其師說之確也，心齋好苦吟，平生篤於友朋，不苟隨俗譽毀，其所爲詩，冷峭閑澹，予尤愛其

五言，以爲真得王客三昧也，乃爲論次，而并致其師友淵源之所漸若此。

鄭獻甫序曰：平樂學傅加員外京衍心彌陳子，所著詩共有數集，丁卯間，吾鄉撫軍擢雲貴總督鄂陽張公，自捐廉刊爲數卷，旣告成，乃寄獻甫屬爲序，夫同時之人，不序同時之詩，恐其黨且愈唱愈高，未見其止也，心彌今年餘七十，獻甫亦滿七十，此後之進止可知，制府代刊其集，不自爲之序，而以林下齊年生充前馬，殆亦以同時故耶，然張公以疆吏開大府，陳子以儒生居小官，非有平生之素也，衍參庭見，亦未有聲氣之交也，而行旌將發，手此集謀爲付梓，其言曰：心彌少好水部長江家數，弱冠客李松園幕中，講主客國詩法，泊遊京師後，討論益深，卓然自成家，則又舍張買而趨杜韓，其才力雖厚，格律老成，尤與昌黎爲近，求之時流，殆亦罕親，願號抱西河之痛，余懼其老而無傳，而其詩實足傳，故捐廉凡若干，付吏刊之云云，嗚呼，張公雖未序其詩，而此言之知其詩，卽世有皇甫謐，豈能加哉，余昔曾題其小憩廬圖，又題小憩廬集，所以傾倒者至矣，重爲揚厲，近於復沓，顧自念與之四異而兩同，不能默也，心彌既老，猶居官，余則未強已去官，一異也，心彌僑寓不同里，余則流離仍返里，二異也，心彌於同時名士無不交，余則皆不識，三異也，心彌於古之詩家無不學，而余則皆不似，四異也，乃少遇固始祝公考選秀才，與之爲同年生，晚瀕益軍江夏張公保薦遺才，與之爲同學士，則爲之序者，同耶異耶，其非有新黨則決矣。

〔餘墨偶談〕陳心菊廣文鑑，粵西名宿也，女杏如性孝友，喜吟詠，廣文嘗述其斷句，有竹喧風過處，燈暗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四

月明時，日色初沉，江光欲上船，沙盤孤嶼白，霞染半江紅，數聯，均韶秀，絕無拈脂弄粉之習。

案陳先生鑑，字心鄉，凌雲縣人，道光乙未舉人，爾書之所謂寄齋，上元梅伯言先生爲之記，後又號小寄齋，朱伯韓鄭小谷兩先生，皆有小寄齋題頌辭，其小寄齋詩鈔，則同淪川江夏張月卿先生凱嵩所刻者也，惟小谷先生序中，復首題其小憩廬集，未審小憩廬集，已括入斯集否。

空青水碧齋詩文集

蔣琦齡撰 存

案蔣光生琦齡字申甫全州人初名奇淳，避穆宗諱，改今名，道光庚子進士，官至順天府尹，有空青水碧齋文集八卷詩集六卷北平燕京大學及桂林白蕉生藏本，又有尺牘二卷，檄牘一卷，南行和蘇一卷，先生古文，先宗秦漢復酷好唐文，惟期理勝氣勝，而不欲以詭幽鑿險爲能，詩中年胎息少陵，晚學白香山蘇長公清新一派，門人王子壽比部柏心序其詩曰，受才之獨厚，導源之獨正，積而充者莫非忠孝氣誼，朱伯韓先生則曰，發深情於豪宕，寄至味於澹泊，作者平日用力於杜蘇二家最深，故神與之會云。

「求爾齋日記」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約計萬餘言，多可見之施行，文筆亦雅健暢達，未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似與各條不類。

宣化鍾德祥空青水碧齋文集序曰，天下治亂之故，非難知也，然每卒卒易以趨亂，而治焉者類不多，故遺焉者以爲特難，蓋未得人焉爾也，熟審乎君國之所宜先者，以立乎其大，付屬乎將相之所當任者，以責乎其重，而後張弛乎時勢之所必至者以預其備，而實不外謹持平盡法之所不可易者以要諸久，如此則治不如此

則亂，蓋決有人焉，能明其然，其指畫天下得失，善收禍福所在，如燭照筭數而分白黑子於掌，故確然言之而無所回撓，此固平天下者所不可失，如斯人而得之以庶幾易亂者也，前輩申甫蔣先生，殆所謂其人，非耶，咸豐庚申，夷變壓至，上都震驚，先生曰，大烈不可動，必不獲已，卽莫如幸晉，於是具疏且諫，不及矣，而先帝狩木蘭，同治改元，先生既乞養，踰二年，奉六夫人偕居澤州，當是時朝廷修政內政，詔求直言，先生復上中興書，陳策十二，天人之原，撥反之機，悉本之乎積誠以爲之施，君子小人之辨，文武內外之等，復準之乎大公以持其平，蓋諄諄反復焉不厭其詳且盡也，其語抑自信其言之足爲天下道也，疏入特召之，則再以社老辭，遂不復出，而名益高，而談者頗往往以不出爲先生悔且惜，藉節令果出，能悉其胸中所策，謀發舒敷施，著見大效，則甚喜，卽十五六得補助救振，固猶勝於決去，不然，是直爲高官臚祿來，先生蓋慮焉而熟矣，雖然，其言今在也，浸灌道德之旨，而嚴明濇稱之別，慎持經緯之用，而極窮安危之源，先生旣往矣，循斯言意可以立起泰敷甚壞，當變故不至皇惑折縮，而措之使安，固策之如見也，惜乎，搢紳張拱，進退儲雅時，見不及此也，不幾以文焉視先生之奇，况用之也乎，嗚呼，治亂之故，復將何如也，先生令子奉巖出全集 板訖，來請序，德祥辱知許甚厚，不敢辭，亦竊有微指焉，脫嘗世得同符教時之二三君子出而讀是書，咸激乎斯言，吾道爲不孤矣，時光緒子辰秋八月。

碧齋尺牘

蔣琦齡撰 未見

自齊尺牘後曰，自退休以來，故舊多不相聞問，問一齊辭，多不見答，乃至平日親愛曾然，不但厚祿故人

也也，始而慳，繼而自慙，人之以不能縱心孤往者，世緣牽絆之也，若世與我遂相忘，從此省却許多情愛纏繞，昔人謂世緣宜解不宜結，此言不吾欺也，知此，則一切醜酢皆爲多事，要當以杜門守四壁爲樂耳。

榕園楹帖

李彥章撰 存

〔榕園叢話〕李嗣卿都轉守息恩日，重建陽明書院，又歸西甌書院，建勸農亭，百廢俱修，自撰榕園紀之，都人士彙刊榕園楹帖一卷，榕園者都轉公餘讀詩處也。

憩園詩文集

唐景澍撰 未見

〔瀘陽縣志〕景澍字平江，縣人，道光十九年舉人，湖南藍山令，有意園詩文集。

也可樓文集

史登言撰 未見

漢史先生登言瀘陽人，拜志有也可樓文集。

別有村遺詩

李少遠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余外孫劉子與靜，教其友人劉子乘經託寄潯江太學生李景山別有村遺詩鈔，乞序，述其夫人崔月仙女史之旨曰，先夫子不應科舉，而好與文士遊，未嘗學問，而好以詩自遣，人琴忽亡，聲影俱寂，所存惟此數十首殘稿，明知未堪流示，猶欲知名者加序，得以藉爲刊布，庶幾泯於生前，猶或稱於死後耳，余聞而悲之，因念韓昌黎志張直之，稱其文詞，以有女奴傳其妻劉之語也，歐陽子志蘇子美，序其文集

，以有太保傳其妻杜之請也，君詩去張蘇兩子稍遠，余文去韓歐二公尤遠，此例不可用，而崔夫人視劉杜二夫人，則可以鼎足矣，聞君親別有村爲歸老計，遂以名其集，開門則與平生故人賞花釣魚，對竹思鶴，杜門則與閨中良友，對室撫琴，面壁讀書，卽不以詩鳴，而舉止位置，莫非詩趣，固不必與世之聘才情研聲律驅煙墨者爭工也，余向未與君交，君似早知余名，道光初，於會城飲友人所，偶與君晤，適抵君寓，見壁間懸美人小影一幅，又別囊君所弄琴一張，時方茗芋莫辨，君強留聽琴，余辭以素不解琴，及歸寓，則提一養隨至，四鄰無聲，七絃獨撫，而余已軒綽大作矣，君嗒然若喪，悄然而去，異日傳以爲笑，余曰，古諺云，對牛鼓簧，余非牛，琴非簧，然其趣正等耳，此事他人不知，其夫人亦未必知，聊述之，見余之不解其琴，而猶得叙其詩者，亦非無因耳，噫。

一餘墨偶談 海江崔月仙女史娟娟，工詩畫，妙香律，尤嗜琴，長字阿里李景山上舍，才藝相埒也，上舍築小園，卜居城南，顏曰別有邨，日與女史彈琴爲樂，門庭蕭寂，居然有林下風，後以兵燹避地羊城，上舍捐館，女史年逾六旬，茹苦食貧，挾七絃遊桂林，公卿聞爭致之，使授女公子指，所得束帛羊，爲齋奠計，亦可悲矣，常以上舍之別有邨遺鈔稿見示，其山房落成一律云，卜築西山麓，雲深獨一家，小樓依曲沼，矮屋隔疏花，闌氣漫於酒，藤陰綠到紗，世塵知擾攘，聊此避喧嘩，詩境情絕，非食煙火者所能道上也，遺孀歸葬桂林東郭壺山雷酒人墓側，女史百計屏營，始得承志，人以爲難焉。

侯園集

蔣 崧撰 未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七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八

鄭獻甫序曰：俟園文集一卷，詩集二卷，未附樂府詩餘一卷，淵源蔣孝廉鼎山著，身後其子泰甫官粵，乞余別而擇之，冠以序，將梓而行之，君爲文宗旨見於與某公書，作詩門徑，見於自作墓志，大率謂少苦於俗學，老困於名場，而幸負異人姿，從耳濡目染外，別與古人會，則立志遠而讀書多也，獻甫擲舉後君者僅兩科，往來京師，未嘗相面，及鄧房鉅君不及千里，伏處里門，又未嘗相聞，今獲友其子，始獲見其集。○往復數過，且欣且歎，低徊不已，竊憶生前不得相視而笑，又不得相歎而善，僅從紙上揣摩窺測爲可惜也，校畢，因綴其簡端曰：吾鄉世系之遠，世族之大，共推全州蔣爲冠，其名位極於昔而著作存於今者，惟湘皋集之文定公，見明詩綜耳，其餘豈皆作而未及梓耶，柳梓而未免佚耶，山水之奇也，多題詠者，則靈秀著焉，文章之盛也，有提唱者，則風會趨焉，吾鄉靈秀爲天下冠，風會乃與天下遠，余所未及見者，若謝靜白之文，朱少岑之詩，謝梅莊之文與詩，余所及見者，若呂月滄之文，黃雲樞之詩，朱伯韓之文與詩，皆各有獨到處，亦均有同到處，而該藝家罕有及其著作，後生者或不能舉其姓名，夫以余所曾知者，若隱若顯，已不盡知，余所未及知者，或滅或沒，又豈能共知耶，然則憔悴一生而不顧，與標榜一世而不疑者，亦均爲路 邱而已耳，然立志較遠，讀書較多，則行世較久，當世固無執牛耳者，即有執牛耳者，其能切文柄而持之耶，字礎交韓公，韓文稱其有詩八百餘篇，元宗簡交白公，白公詩稱有文三十軸，今皆不可見，而集中無一達官，亦無一顯名如常尉者，其數十首乃赫然與龍標並，士貴自立耳，名位如獻甫，容貌如獻甫，且不足以及君，又何足以重君，然君豈求重於人者哉，故爲序之云。

琦齡序曰：琦齡少時，從同姓叔父鼎山先生於贛，始學爲詩，先生論詩，不拘時代，謂詩之可傳而不磨者，唯其真而已，塗飾刻畫者僞也，情真景真能暢達而曲傳之，斯爲工矣，先生之學，篤信宋五子，於其書一言一句，皆取以自求，已事而實之於踐履，尤自刻苦，無所不學，雖方伎末藝，罔不貫綜，蓋將儲爲世用者，詩特餘事耳，自登乙科，五試禮部，得而復失，最後以校官注選，乃隱約田里，肆於山水，而詩益工，屏除駢偶墮突之習，無取語曲錫鑿之爲，固而在之，氣凝而體潔，涵而揉之，色夷而音和，未嘗不刻意陶洗，而卒莫能窺其斤削之迹，出人意外，而靡不愜人意中者，唯其真也，山谷有言，孝友忠信，是此物之根本，本固則枝葉光華，又曰，須從治心養性中來，濟以學古之功，觀於先生，則知所謂情景之真者，又原於心性學術之真，而欲蹈襲剽賊以爲之，則去之益遠，而僞益甚矣，夫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詩雖不足以盡先生，未始不可以詩以見先生，維卒不施以昌其詩，揭櫫振華，豈非今世之貞曜耶，遺稿合詩餘爲三卷，又古文一卷，其論文謂古聖賢無意爲文，積於中而不能已於言耳，蓋猶論詩之旨，故其得力，略與詩同，琦齡嘗錄其副以自隨，欲鐫版於秦蜀者屢矣，頻年遷轉，因循未遂，適令子奉甫司馬，已刻於連山，以書奉曰，子不可以無言，嗚呼，夙昔辟明，追維如在目前，忽忽四十年，學無寸進，猶木無以植其根，其枝葉之樵悴宜也，愧負先生多矣，何足以知先生，願先生之所以教，與其所以爲詩文者，久服膺弗敢忘，因刻之，述其大旨，俾世之讀先生集者，毋第以爲文士詩人之傑也，或亦扣柴荆燭者之有以相之耳。

又跋自書鼎山先生侯園詩後曰，族叔鼎山先生，去舍傍隙地，名以侯園，亭曰初亭，作詩以示其子春甫弟，見者謂先生之才識志操，重以祖德，其或耶斯園，固有翹足待，未幾先生竟以羸疾歸道山，則莫不咨嗟太息，以爲天道難可知也，越五年春甫登賢書，相見京師，既握手涕淚，相與道先生，復屬余書是詩歸以奉之園中，所謂初亭者，蘇文忠公有言，世之論天者，每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德之宜修，在我而已，斤斤於天之定與未定，不猶然責報之意耶，其可知者於己，其不可知者聽之，此君子俟命之學，卽先生名園之旨也，顧先生詩意，固不能無望於後之人，春甫亦卒能自振以世其業，則天不可知而可知，殆亦如園之初有新亭也，春甫其益思肯構，俾讀是詩者成瞭然於天之果可必舉，非先生之留以有待者哉。

綠雲山莊遺稿

溫就疑撰 未見

案溫先生疑，字鍊之，懷集人，道光歲貢，蘇爻山題其綠雲山莊遺稿云，讀罷文園稿一編，賞音何處覓成連，（與同邑成確齋明經同以詩名）濃雲着色原如畫，流水無聲欲悟禪，想像飛癩縣屬句，哀歌杜老亂離年，那堪更憶桐花鳳，觸撥開愁倍惘然（集有弔鳳詩）

聽松齋草詩

周於德撰 未見

案周先生於德，字銘齋，益川人，蘇爻山有詩題其集。

唐月山詩集

唐榮棠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桂海虞衡志所載奇洞二十有一，余桂寓也，所載僅十之三，柳州諸山記，所列名山九，余鄉產也，所載僅三之一，其餘或耳聞之而不指其處，或目接之而不能定其名，然則不幸而爲樵夫牧豎所狎玩，固無可恃，卽幸而爲文人學士所紀錄，亦何足恃哉，而人間幽渺秀削之境，每託於蕭閒落漠之濱，草木之發榮，水石之點綴，禽鳥之鳴止，未嘗以無人知而自閤也，嗚呼，士不能以文章致身，又不能以聲氣行世，子然於幽閒落漠而無悶者，性之所寄，不能自隱，模山範水，嘲風詠月，感事懷人，於此必有獨至，如唐之翁大舉，宋之劉升之，國朝之朱小岑，皆以韋布自傳著作，非但他鄉人不能盡知，卽吾鄉人亦不盡知，然而其詩之可傳者在，是亦余所誦桂海奇洞十之三，柳州石山三之一也，今又得唐君月山詩，唐君臨桂人也，生同時而未嘗謀面，居同里亦未嘗知名，身後其子作楷，以其稿見示，初抄近三百首，續抄百餘首，詞數首，賦二首，跋一首，中多同社會課之作，及比類咏物之題，故近體多而古體少，亦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講習甚久，推敲甚密，非苟爲橫齷剔剔以求名者，其子從余遊，傳遺命乞余序，生前於獻甫雖有契，而不知其齒雖加長，學不加長，流離以遠，去樵夫牧豎，亦無幾耳，卷首有現南人評語，及現少吳贈詩，兩君獻甫摯交，其少也與君同學，其居也，與君共巷，凡所以贊賞者皆真，余無以加，亦無以見也，因就論吾鄉山水以寄慨，後有遊者，毋侈言瀟湘武夷天台雁宕，而忽此半邱半壑，則必有見矣。

「薰風移二箏」唐月山榮業，臨桂諸生，采蓮曲云，沙棠剡子木園棧，采蓮姊妹隔江楫，羅衫薄薄香風飄，香風飄，無遠近，早歸家，免郎門。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一一一

枕流山房詩藁

陳爾農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聰明之士，聲名之邦，知詩可以相吹相嘘而爭名也，附宗派，趨風氣，翕然皆以詩鳴，惟皆以詩鳴，此詩所以敝也，秀雅之才，生僻固之鄉，謂詩不過自吟自咏以適志也，學古人，抒今我，寂然不敢以詩倡，惟不敢以詩倡，此詩所以存也，惜無負重名者針砭鼓吹，使進乎技，又無其大力者，提挈稱引，以行於時，故吾鄉靈秀不乏，而文采不耀，然山水之清音，松篁之幽韻，蟲鳥之新聲，固不以無賞識而遂闕也，余嘗怪吾鄉在唐時，王元文，江城賣藥常携鶴，古寺看碑不下隴之句，爲唐宋遺史所錄，翁大舉落花生獨立，微雨燕雙飛之句，爲晏叔原所竊，林楚材身閒不恨辭官早，詩好常甘得句遲之句，爲雅言繁遠所收，石仲元石壓笋斜出，岸懸花倒生之句，爲揚徽之所賞，李觀象胸瓮有天春不老，瑤台無夜雪生香之句，爲堅瓠集所稱，而論唐詩者，自曹唐曹鄴外，罕有及焉，此卽吾鄉以詩適志，不以詩爭名之證也，今年秋試方舉，有陸川詩人雨農陳子者，年未三旬，而詩已數卷，挾之以示我，其詩用心甚至，取材亦足，絕無近世俚俗油滑諸弊，而深情如揭，雅韻欲流，閱之令人意滿，較唐先達王元文翁大舉諸人，或傳三五首，或傳三數句，非但不愧之而已，而姓氏寂然，朋交寥落，蓋游跡不出其鄉，未有真賞識者，卽有互賞識者，才或反不相及，故稱之不過數人，傳之不及一郡，欲爲唐諸人之散見各書以播後世者，又似未可知，此所以重可慨也，獻甫素無詩名，今又老矣，力不足以昌君詩，而姑序君詩，後有采掇風者，其亦無失此哉，然君之齒未艾也，君之技亦未止也，將來奮然特起，愈唱愈高，安知不聲聞於天，雨農其亦於自叙

詩所謂賢者佐檢腹，借酒澆枯腸者，自勉之而已矣。

（案）兩農先生，名待考。

燼餘集序

史酉齋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余嘗讀田園之事，當傳子，文章之事當傳賢，然子孫而賢，發揮宣揚，固莫先文章，子孫不賢，輕棄浪費，又豈獨在文章哉，吾鄉兵燹以來，凡所有皆焚燹之餘，事定後披荆棘以立室，刈草萊以謀舍，搜廢穴以求藏，人間比口相望，至先世文字，若存若亡，飢寒無與，不獨不賢者視同棄物，即賢者亦委之爲劫數，史君芸窗茂才，乃獨輯此集來乞余序，余把卷而思：又不禁廢書而歎也，史之先出自漂陽，今其後皆居瀋陽，而迭經元末明末之禍，至唐照間有號受齋者，胤爲族譜，乾隆間有號松峯者，遂蔚爲族望，而史氏之文章炳焉，今所編持其胤松峯以下，其兄蕪窗以上，閱三世凡八人，得詩文若干，其他或存文一篇，或存詩一首，或不存一字，惟畧其姓名，附之紀載，宜君之以燼餘名其集而紀其實也，顧史氏於學校翩翩然，於鄉黨彬彬然，而先世無大顯人，胤傳著作，無大力者相與表揚，其探於鄉先正張南樞通政及前大府芷齋梁中丞所選詩，畧存梗概，亦未足揚扆，茲所搜而輯綴者亦無幾，然愈見少，愈見貴矣，原本爲吾同年況雨人員外所點定，間有訂補之處，亦完善，余無庸更贊一辭，而不免重綴一序者，所以答芸窗之勤，且示守田園易，守文章難，而爲人子孫者，讀是藁，或不讓其獨爲賢子孫也。

（瀋陽縣志）史酉齋字芸窗，廩生，工書善畫，又工試帖。

廣西五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一四

默識齋集 李受彤撰 未見

案先生字燕伯，以舉人官宣化教諭，光緒五年，上書陳時事八條，擢欽州直隸州知州，有默識齋詩文集
『粟香隨筆』臨林李燕伯孝廉，題余粵西遊草云，祖龍置郡閉桂林，炎荒遠在天之畔，中朝達官至者稀，其
有至者多譎竄，唐宋而來風會開，山水逢人得月旦，考文徵獻詳民風，究委尋源 以質，古詩三百非漫爲
，小賦性情大滄亂，湖光山色孕碧虛，珊瑚明珠互璀璨。

鈍翁吟草 王思祥撰 未見

案王先生恩祥字芷庭，隨桂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有鈍吟草二卷。

焦木山房詩 許懿林撰 未見

『餘墨偶談』蒼梧許月樵先生懿林，粵中耆宿也，喜吟詠，工書翰，有焦木山房詩。

『粟香隨筆』許月樵學博有遊城東諸寺詩云，踏遍溪橋路幾彎，又從花底扣禪關，寒塘細雨三分水，斜日春
城一角山，尚有樹知前代事，更無人似老僧閒，尋詩倘遇雲林社，先哲風流不可攀，許名懿林，道光甲辰
舉人，梧州宿儒，卒未十年也。

秋蟬小草 覃永貞撰 存

『武緣縣圖經』秋蟬小草一卷，覃永貞撰，存。

『清泉縣志』衡陽古多流寓，近歲得覃孝廉名海安字墨波，武緣人，舉道光丙午鄉榜，原名永貞，屢試

奉官不遇，挈家避兵於衝，投徒花藥寺中，貧病困厄，不肯以衣食千人，張太守士寬憐周恤之，同治七年卒，年四十七，遺孤二，僅數齡，門人衡愚蕭生孝規，爲營殯葬，並築資送其妻孥歸，其詩清警遺鍊，如霏意云，瘦日慘將入，凍雲凝不開，客中殘腊盡，天外暮愁來，雪意欺爐火，春心戀酒杯，依稀溫獨夢，吟助故山梅，皆不落尋常蹊徑，窮而後工之說，信夫。

確園集

成子剛撰 未見

案確園集二卷道光己酉拔貢懷集成子剛先生著，鄭小谷先生爲之序。

慎動齋文集

蘇宗經撰 未見

案蘇文庵先生慎動齋文集十八卷，刻於北京，未成以八國聯軍之亂失其稿，不知如何轉入羅田王葆心家，見王氏庚初志，王氏爲湖北名宿，見斥於暴民，鄂東又頻年兵燹，未知原稿果能無恙否，又北平圖書館藏蘇文庵文集而不詳其卷帙，似爲刻本，先生別有隴江詩草，現存。

存養齋詩文集

時大槐撰 未見

「瀋陽縣志」時大槐號瑞堂，縣人，道光歲貢，著有存養齋詩文集。

曼陀羅庵詩集花陰守夢詞

倪鴻撰 未見

「臨桂縣志」花陰守夢詞一卷，見粵西詞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案倪延年先生有曼陀羅庵詩集，臨桂縣志失載，蘇爻山有題曼陀羅詩集三律先生爲張南山門人，亦見爻山詩註

蜀遊鴻雪集 何慶恩撰 未見

（灌陽縣志）蜀遊鴻雪集，何慶恩著。

得月山房詩集 唐懋功撰 未見

（灌陽縣志）唐懋功子雲，縣人，道光丙午舉人，有得月山房詩集。

聊芳齋詩文集 戴錫撰 未見

（灌陽縣志）戴錫字佩珊，縣人，道光丁未歲貢生，有聊芳齋詩文集。

丹崖詩鈔 黃君鉅撰 存

案丹崖詩鈔四卷，家刻本，有自序，及昆白崇謙序。

淡集齋詩鈔 梁承光撰 未見

案梁先生承光，臨桂人，道光己酉舉人，山西永寧州知州，光緒中，其子濟用衆珍板印於北平，有孫家鼐，陸潤庠，康俞三，奏望瀾序跋，見桂林梁先生遺書。

臥樓詩文集 史留青撰 未見

「澤陽縣志」史留青字翼廷縣廩生，從漳州劉磊學，精詩古文詞，有以權詩文集十二卷，藏於家。

詒卿詩鈔 李明彛撰 存

案詒卿詩鈔二卷，著者李詒卿先生明彛撰，桂林白葆生藏本。

瓊湘帆讀史百詠 宣仁撰 存

案瓊山瓊湘帆先生宣仁讀史百詠一卷，柳州張壯生刊行，桂林白葆生藏本。

綠雲吟屋詩草 潘啟榮撰 未見

案蘇爻山題北流潘春舫茂才啟榮綠雲吟屋詩草詩云，詩骨清於水，詩心澆欲仙，比中留妙境，何處着塵緣，山月皎當戶，鹽珠深在湖，登壇領微晤，一笑已忘筌。

蕭山吟草 蕭應元撰 未見

案蕭先生應元字太初，蒼梧人，蘇爻山有蕭山吟草題詞。

都嶠吟草 李守仁撰 未見

案李先生守仁字若山，容縣人，歲貢，見寶墨樓詩。

仿柳軒詩集 茹典彰撰 未見

案茹先生典彰字少琴，北流人，舉咸豐丙辰補行鄉試，北流朱玉儒女史有茹少琴仿柳軒詩集題詞，蘇爻山

有詩題如少琴孝廉詩卷。

譚嵩祝詩草

譚嵩祝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吾鄉宋時以科名顯者，如王世則之魁多士，明時以仕官顯者，如蔣文定之爲宰相，其著作多不傳，卽刻本幸傳如湘琴集殆十卷，而明詩經只錄一首，餘可知矣，唐末楚漢分裂，士無進身之路，窮困尊一，反有作詩之功，如王元文翁大舉李觀象林楚材石仲元流傳斷句，散見說部，或在二曹之上，是何也，則觸於目，感於心，宜於口，雖復雅俗不同，而不爲功令拘，不爲利祿誘，則猶見性情之自然也，吾鄉詩人，余不盡見，偶有見者，則大都出於此，不出於彼，若薄江譚子嵩祝其一也，漳州之儼十餘年，譚子經亂亦十餘年，素好吟咏，感時紀事，綴輯日多，又頻年無應試之俗學以擾其心，散朗有詩致，研鍊有時工，點綴有詩料，與苟以惹於名者迥別，惜無同志者相與切磋，又無大力者相爲提唱，然以視王文翁大舉諸人，固不愧也，近年來學使者愛其才，送入省會書院，使從諸生肄業，蓋方以科名仕宦期之，而其意向舉舉於故技，出以示我，凡三卷，皆非苟作者，因爲標其尤者令歸而自刪取，更求精進，問所以加乎此者宜何如，曰，積其學以鍊其才，不必工於詩而詩已乎遠矣，於其別也，遂書於簡端以爲之券。

補拙齋詩文集

鄧錫俊撰 未見

「瀋陽縣志」鄧錫俊字袖南，縣人，咸豐丙辰副榜，平南縣教諭，著有補拙齋詩文集行世，蔣京兆琦齡序。

棗山詩集

唐紹容撰 未見

「灌陽縣志」唐紹容字杏坡，縣人，成豐辛酉舉人，有崑山詩集。

守拙詩稿 孔智撰 未見

「灌陽縣志」守拙詩稿，孔智撰，智字禹昌，諸生，兄廣存，亦有聽月詩稿。

蕪餘室詩鈔 唐鍾偉撰 未見

「灌陽縣志」唐鍾偉字靜菴，縣人，成豐諸生，著有蕪餘室詩鈔。

黃達三詩草 賈家德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余嘗謂文如炊米以爲飯，詩如釀米以爲酒，故文實而詩空，治樸學者或不能爲，文如種樹使成林，詩如培樹使作花，故文鉅而詩細，擅蕪業者無不能爲，而學識之淺深，與象之遠近，氣體之高卑，三數首猶未辨，至數十首，則其根抵盡露矣，吾鄉居五嶺之偏，凌雲尤在三管之偏，士未嘗以詩鳴，偶以詩鳴，則皆如黃茅白草中，疏花獨笑，又如深岩窮谷間，清音徐發，無論能成家未能成家，皆非爲時風乘勢所染者，黃君達三拔貢，與其弟樂山進士，少以吟咏知名，已而一先令高要，一繼令開建，又同郡也，丁己僕遜寇羊城，樂山未及晤，辛酉仍留寓羊城，則達三適重來，贈我以詩，久之，又貽我以贊，謙以門下士自居，僕媿不敢當，聞其集，又歎爲不易得，不禁感慨係之也，達三言作詩，只自寫其心，刊詩則各存其面，雖不能如削瓜，奇如深心，美如傅粉，謂吾無吾面可乎，余題其言，因乞序其集，時門人刊余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二〇

鴉吟集四卷，鶴唳集四卷，正告坡，嗟乎，七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余方以此取笑於人，而更以此飾美於子，夫美不如城北徐，各自知矣，以揚子之名位，而誇矜忌之容貌，或不同，愛我者畏我者有求於我者耳，嗚。

案黃達三名家德，道光拔貢，見寶墨樓詩題詞。

北遊吟草 蒙泉鏡撰 存

「餘墨偶談」思慮蒙芙初粵西奇士也，以選拔入都，著有北遊吟草。

「武緣縣圖經」蒙泉鏡咸豐辛酉拔貢，陽朔教諭，北遊吟草一卷，存。

案蒙先生字芙初，刊有亦露軒詩集二卷，其北遊吟草，已在內。

詩疇 唐景崧撰 存

（粟香隨筆）滄陽唐薇卿中丞刻詩時八卷，卽近時詩鐘之戲，皆零句無片段，較之長篇門韻者，難易迥殊，故朋簪觴詠，每樂爲之，卷中列嵌字格，分詠格，合詠格，韻紗格，又載凡例九條，技錄其七於右，詩鐘者仿刻燭聲鉢故事，以鐘刻爲限，或代以香，約二寸內外，以一聯爲一卷，隨投筒中，不拘作若干卷，限截，不得再投，二條云，截止後，或倩兩人不作者專際，或作者分寫，惟閱卷者不與焉，其臆寫到止分正副兩本，每一聯均投入正副本中，送正副閱卷者評去取，去取高下，不得互商，三條云，正副兩本，取所之元，下次卽爲正副閱卷，如兩元適係一人，則以正本第二人推充，如正本第二人又適係所取元之人，則

推副本第二名，四條云，閱卷者亦作卷，誰併勝入正副卷中，閱時將已作剔出，正閱卷者之卷，備副閱卷者評取，副閱卷者之卷，僅由正閱卷評取；五條云，閱卷者禁閱諸人底稿，並禁與諸人交談，人亦不得向閱卷者詢問故實，以嚴關節，六條云，評定後，正副閱卷按所取次第，由後至元，宣唱聯句，註號聯下，故一次爲一唱，七條云，事雖遊戲，規矩宜嚴，否則懶散，甚至爭鬻，或公推一人，竟日值壇，另於每唱以二人爲校對，免有漏誤之卷。

寄開吟館詩存

唐景崧撰 未見

「灌陽縣志」寄開吟館詩存，唐景崧撰。

謎拾

唐景崧撰 存

「粟香隨筆」唐徵卿中丞謎拾二卷，卷首雜說云，謎格甚多，全句諧音曰梨花，如以夕陽敲鼓幾船歸謎周因於殷禮，諧音爲舟，音餘陰裏是也，首一字諧音曰皓首，中一字諧音爲玉帶，末一字諧音曰粉底，去首一字曰脫巾，去中一字曰解帶，一曰折腰，去末一字曰脫靴，加音二字諧音則曰雙皓首去首二字則曰雙脫巾，餘仿此，全句逆讀曰卷簾，諸格施於面語裏句均可，以面語對裏語曰遙對，一曰鴛鴦，惟裏面必須有對字比字偶字鴛鴦字之類，如花如解語，對口石不能言，玉門關謎金殿鎖鴛鴦是也，意多一轉曰重門，如以陳大方胡大昌丁大全謎，狂而不直，陳大方輩時謂三大，狂字無直，是爲三大多一轉也，以上皆非正格，甚有以裏語首字移在末字下，以末字搭在首字上尤爲割裂，曹娥格唐淺易猜，增減格如伴字謎何可廢也。

以羊易之，此類前人作蓋，作必雷同，又拆字格，如以肉爲內人是也，茲集中諸格皆未錄，惟間有如字格，如齊戰疾之齊，去圈仍作齊音義解是也，或加圈如行字作行伍之行，與字作興趣之興，二格一曰解鈴繫鈴，不甚破碎，猶屬正格也。

覺後齋詩文集

王舟撰 未見

〔灌陽縣志〕王舟字錦帆，縣人，同治元年舉人，終柳州府教授，著有覺後齋文集詩集，雜集各二卷付梓。

白鶴山房詩鈔

李滋撰 未見

〔蒼梧縣志〕李滋字宮山，號庸菴，同治二年進士，廣州知府，刻有白鶴山房詩鈔。

穀詒齋詩文集

范汝嵩撰 未見

〔灌陽縣志〕穀詒齋詩集二卷，文集六卷，范汝嵩著，汝嵩字子惠，縣人，廩貢生。

半畝園詩文集

唐嘉澍撰 未見

〔灌陽縣志〕唐嘉澍號沛農，縣人，同治庚午經元，遷江教諭，著有半畝園詩文集預記，待刊。

存存稿

路順德撰 未見

鄭獻甫序曰，凡文皆有義法，而古人不言義法，非畧也，有真才，有實學，有至情，則意度波瀾，風神標格，自然流溢於外，讀者未必盡知，作者並不自知也，明以來，以四書義拘人之聰明才辯，於其中使爲八

股文，濡耳而染目，淪肌而治髓，得志後，改頭換面爲古文，如崑崙之彈琵琶，本領雅矣，於是欲專心以學古文，必先分力以拒時文，義法嚴而文體衰，自歸震川垂方靈臬，下逮姚姬傳，皆未能免也，然則所以爲古文者固自有真矣，然不涉時文，遂可爲古文乎，考據之數典，詞賦之摘華，理學之語錄，何嘗有一語似時文，降而官司之告諭，僧道之募疏，市井之糶約，亦何嘗有一字入時文，而人不謂之古，並不謂之文，近日工此者頗少，吾鄉爲此者尤少，融州路孝廉俯仰甚寬，操持甚謹，不爲世之紛紛擾擾者所累，得以安樂讀書，加意學文，平生惟計偕一至京師，秋試數至會垣，餘則皆伏處而已，故所作非橋牌路引，卽祠記壽序，無所藉以昌大其能，交遊中亦無所資以講習其詣，然而存心之渾厚，行事之安詳，處己之知藹，濟人之周洽，皆文情也，卽文格也，正可於其所作皆此等題文而具知之，立身如此，處世如此，縱不爲文，而文固在也，又況學之已久，爲之名習，其中如古郡峰記，答吳靜軒書，馬伏彼廟記，亦時有考訂辨論，宜其卽近里之俗事，領山水之清音，而備然有以自得也，余與君同一郡，而於君希一面，吾友李秋航恠士也，曾爲君課子，不足爲君知己，余藉以諗君之爲正人，且熟君之爲善人，特未悉君之爲文人耳，丁卯余以事至省垣，君之子拔萃士亦以鄉試居會垣，持其文三卷及詩一卷乞爲序，乃得盡日夜讀之，愈以信能得古文真者，並不在古文之貌也，詩非其所長，以附於後，時鄉人方欲請君入鄉賢祠，余謂君果入鄉賢，則所有筆墨，皆剝技耳，原不藉此而後傳，而況卽此已足傳哉。

碧珊瑚村館詩

黎中蘆撰 未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二二二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二四

「餘墨偶談」鎮安歸順州爲粵西極邊之地，聖岳山孝廉市產，邑中名宿也，辛酉秋，先生於桂林官廨，以白雲觀舍園見示，中多名人題詠，又碧瑤瑒村館詩若干冊，集中佳作林立，余尤愛其客中七夕一絕云，雙星今夕渡銀河，儂尙飄零可奈何，寄語閨人休乞巧，巧妻天上別離多，此意頗新。

案崧生先生寧明州人，餘墨偶談誤

挹蘇樓遺詩 施彭文撰 存

「餘墨偶談」蒼梧施香海明經彭文，成豐中殉難，其弟子以衣冠招魂葬於準提禪林之麓，事詳邑乘，詩多傑作，曾於蘇爻山舍人處讀其剩稿詩，多名句。

又蒼梧蘇山，傳爲東坡潛遊之窟，施香海明經於勞瘁挹蘇樓，爲吟眺所，其友左笠叟，貧士也，工詩。死無以葬，臨終遺詩香海云，空餘病骨生何益，得葬蘇山死亦安，從此挹蘇樓外月，故人無復倚闌干，左卒，香海如戒，爲非山側，立石表墓，種梅數十株，每屆冷節，廣集吟侶，賦詩爲招魂焉，施之風義，有足多者，特識之，詩附挹蘇樓同人詩鈔後。

「粟香隨筆」施香海明經所居濱江，可眺蘇山，因築挹蘇樓，每詠其上，刻挹蘇樓同人詩鈔遺詩三卷七古類彙放，韻句如思入青山詩有骨，行隨流水客無心，隔林燈閃村厓吠，半夜潮生水鳥呼，皆佳句也。

石竹居詩集 李聯璋撰 未見

「餘墨偶談」李松孫先生聯璋，爲章廣詩人文孫，詩得家法，著有石竹居詩集四卷，先生古貌古心，以詩爲

命，每晤余，必拊指壁間所黏詩片，品院一周，談及盛年游賞之地，名流投贈之章，尤嫻嫻不倦，其性然也，嘗以詩集見示，昔韋處詩人藝兩章，故詩似之，先生之詩，可謂室構相承矣。

案鄭小谷先生題石竹居詩作三卷，與孫氏偶說異。

懷陰小築詩草燼餘詩錄

伍 益撰 未見

「餘墨偶談」全州詩人任遠溪，益，爲松文太守仲子，至性謙和，不慕榮利，著有懷陰小築詩草，燼餘詩錄諸書，詩力追盛唐，置之唐賢集中，當不多讓，其室長沙黃紫卿女史芝芬，有三秀閣遺稿，其詠粵山云，奇奇怪怪連千里，多石當年請柳州，安得愚公盡移去，黃河兩岸克洪流，可謂想入非非矣。

拙齋偶存詩

蔣炳燠撰 未見

「餘墨偶談」蘇亦崑，炳燠，桂林名峯廬也，有拙齋偶存詩一冊，中多佳句。

案蔣亦崑先生，同治三年舉人。

西域磨盾草

何如鏡撰

「灌陽縣志」西域磨盾草，東歸草，于菟脂草，公餘吟草，居俟吟草，激芳吟草，龍壇祀事集，何如鏡撰

牂牁雜咏

曹 昉撰 未見

「臨桂縣志」曹昉牂牁雜咏一卷。

又其次齋詩文集 秦致祐撰 未見

「臨桂縣志」又其次齋詩文集四卷，秦致祐撰

蛙鼓集 趙名鼎撰 未見

「餘墨偶談」趙名鼎都戎，別號古田武夫，談兵說劍，議論風生，自官身經百戰，炮矢瘡數處，曾以患臂相視，中有鐵珠二枚，揉之作聲，真無愧奇男子也，有蛙鼓集二卷。

姿古田，卽今百濟縣，趙先生名，待考。

露桃山館詩鈔 梁鞠泉撰 未見

「餘墨偶談」在梧州時偶遊城西之永春花園，見題學四壁皆詩，主人梁子鼎臣，亦非俗子，談次，出其祖鞠泉先生露桃山館詩鈔見示，歸而讀之，頗有會心，詩不倚人門戶，成一家言，論詩詠古諸章，皆卓然可傳，余尤愛其富貴蝕天趣，詩書天性靈之句，解此語，宜其詩之佳也。」

案寶墨樓詩註鞠泉孝廉現有露桃山館詩集行世云云，而不詳其名及年代俟考。

銀月山房詩 李傳燿撰 存

「餘墨偶談」臨桂李鐵琴傳燿著有銀月山房詩二卷，身後無子，鐵琴紡爲之梓行，七絕清脫，多有新意。

案銀月山房詩二卷，藤縣蘇介眉跋本，又寶墨樓詩註鐵琴少府自言爲臨川穆堂尚書曾孫，殆流寓桂林者。

狀。

雌伏吟

蘇念禮撰 存

「餘墨偶談」蘇因之茂才念禮，爲舉劾會人伯子，性嗜風騷，年甫遺冠，著有雌伏吟一卷，詩多可誦。

案雌伏吟詩，藤縣縣介眉藏本。

樵水漁山館詩詞鈔

陳鳳藻撰 未見

「餘墨偶談」陳象九孝廉，桂林名宿也，詩書雙絕，著有樵水漁山館詩詞鈔，詩有晚唐風韻。

「粟香隨筆」余返自桂林，卽函約陳象九大令鳳藻，繪桂江秋泛圖，以其籍隸臨桂，嘗登象工也，嗣由澄邁返省，見示障礙齋詩草，益可徵鄭度三絕矣，集中潮州西園，潮州文公祠，惠州西湖諸作，皆風韻絕佳，又象九詩，余已載二筆卷八三筆卷二矣，茲復見示近稿，佳句如夕陽紅上塔，烟樹綠當門，新秧出水綠三尺，野竹含煙青一團，象九畫中有詩，固宜詩中有畫也。

「案」陳象九先生同治九年舉人

夢槩躬吟賸詩

林文度撰 未見

鄭默甫序曰，今使琴瑟和鳴之後，忽斷編絲，填虎互奏之初，遽停孤管，此卽木石爲心，亦未有不聞餘韻而低徊，想遺音而嚮慕，而况綴拾遺編，藉彼碎金，貽茲殘錦者乎，夢槩躬吟賸，年家子林師歐遺詩也，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二七

以濁世公子，爲清流後人，論文宗六一翁以爲師，談詩準二十四品而作，則當其軒軒霞舉，焜焜風生，徐構才人，配以劉家小妹，慈明淑士，佐以荀氏中郎，雖將燕田園，遠拋故里，而大好山水，隨侍新安，倘王仲宣不以體弱損年，銜謫馬惟以神清覓句，則黃金鍊惱，白日玲瓏，出則金昆玉友之和，有聯珠集焉，入則夫唱婦隨之樂，有同聲歌焉，豈非天上半仙，人間全福哉，而乃左妹先亡，空傳香茗，武邱猶在，孤咏小山，其弟玉峯孝廉寢輿抱殘，標題掠靡，共得若干首，搜其佳句，爲序碧雲。乞我小言，代弁索簡，余讀之不禁泫然曰，徘徊之旨宵其情，恬愉之旨出乎境，君性天溫厚，才地情華，其中亦有鬱鬱不得者，潘黃門悼亡之詞，不堪卒讀，蘇玉局初別之目，至於屢標，而其感憤詩註有云，騎省之痛，黃壤之傷，十數年間，復何心世緣耶，仲長統之愁，難寄天上，張平子之怨，盡歸篇中，宜其留等豹皮，去同蟬蛻矣，獨余登鄉舊時，與其祖杏村中憲爲齊年，流他鄉時，與其父巽如太守爲執友，而君一季，則皆赴秋試於桂林會城，始識面也，閱歷廿年，哀感三世，前者又爲君閨房且友梁夫人題雲現詩存焉，見賜食之北平，象銘繼祖，錄蒼碧之徐淑，又序秦嘉，於君家固有文字緣，於我生又增身世感矣，嗚呼。

夢朱軒詩集附詩餘 唐毓釐撰 存

（宣寧縣志稿）夢朱軒詩集四卷，詩餘一卷，縣布衣唐毓釐撰，毓釐字弼臣，未刊。

周伯陔遺集 周甫撰 存

（邕寧縣志稿）周南字伯陔，縣人，同治舉人，官全州學正，遺集一卷，存。

閩遊吟草居侯齋詩文集

時選士撰 宋見

（靈陽縣志）閩遊吟草居侯齋詩文集，時選士撰，選士字杏村，縣諸生。

白石山房集

唐楨撰 存

（邕寧縣志稿）楨字伯賢，號駘子，候銓調，弟穉字季愷，光緒丙子副貢，並能詩，早卒，稿久佚，楨子懋賢，楨作及穉作爲白石山房集二卷。

蟄竄全集

鍾德祥撰 存

（邕寧縣志稿）鍾德祥字西耘，縣人，光緒丙子進士，官終江南道監察御史，德祥讀書中秘，覃思著述，文章得蒼莽勁直之氣，如其爲人，在臺日，最稱敢言，先後劾龍川督劉秉璋等，直聲震一時，其彈大學士李鴻章侃侃數千言，皆關國家大計，時論方諸文廷式安維燾云，爲小人謀藥，久斥塞外，既歸年亦老矣，所作文益沉雄伊鬱，其遭際使然耶，積稿盈篋，子剛中正在編次中。

集古聯句

鍾德祥撰 存

自序曰，宋時詞臣多應制進宮閣帖子，蘇東坡率擬尤衆，此禮樂所濫觴也，自宋明迄國朝之初，類自誤句，乾嘉迄今，作者項背相望，聯營之盛，文辭炳焉，自余少壯遊走閩粵湖海，時有以此事相驕屬，乃稍集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三〇

古人詩歌，及諸碑版文字，各寫爲七八言聯句，編成篋衍，以須好事者題門之譜，莊子曰，道在瓦礫，茲余所著錄，皆殘積破碎，而以爲吾文，其猶踏瓦礫，非歟，去道則滋遠矣，光緒丙子立冬日。

仁和葛元煦理齋跋曰，嘗讀梁芷樵中丞所刊楹聯叢話一書，其中炳炳烺烺，搜羅美富，誠爲大觀，久矣，風行海內，吾友鍾西耘太史，曾在張奎垣軍門幕中，與余交游有素，學問淹博，書法超妙，爲時推重，以故登門索書者隨相接也，其時太史尙未登甲科，而意氣之豪放，詞旨之清雋，人早欽爲木天精品，居恒集有古昔成語，可爲聯句者，計七言八言若干則，以資臨池之用，其中天然對偶，巧不可階者，足與中丞所選相頡頏焉，余因急爲付梓，並贅數言於簡末云，時在光緒三年。

謝小帆遺集

謝煌撰 存

自跋曰，主人少好詩而不喜作，作亦不甚愛惜，謂口頭綺語，無關學問也，少作得詩草一卷，長遊燕趙得一卷，客北平時爲友取去，遊金陵重錄一卷，已復失去，及茲卷蓋三易草焉，已前之作，追憶錄此者十之三，已忘者置之，間有所得，亦筆於此，嗚呼，闕焉其吝，燭然其吝，主人蓋自焚自竭而不悔者歟。

梁少坡詩集

梁椿年撰 宋見

案梁先生椿年字少坡蒼梧人。光緒五年舉人，有少坡集。

邕詩鈔介石集

黃見瓊撰 存

〔舊寧縣志稿〕黃見環字介生，縣廩生，所著介石集一卷，其邕詩鈔，上起朱明，下迄光緒，凡壽南寧府屬之作家數十人，皆收之，得數百首，未刊。

紫印山房詩稿

黃金衍撰 未見

〔容縣志〕黃金衍字鹿湖，官雲南麗江知府，紫印山房詩稿四卷，存，未梓。

碧梧軒詩文集

李唐儀撰 存

〔舊寧縣志稿〕碧梧軒詩文集八卷，李唐儀撰，唐儀字子敏，縣廩生，從嶺南朱鼎甫先生遊，鼎甫稱其詩有大方氣象，早卒，其弟唐弼次其稿，首古文，次古今體詩，次詩餘。

晴山一角樓詩

潘嶽森撰 未見

案晴山一角樓詩二卷 安定士司舉人潘嶽森先生撰

灑江紀游詩

王之齊撰 存

案詩一卷 白山士司舉人王之齊先生撰

焦尾遺音詩

李連枝撰 未見

〔容縣志〕李連枝縣人，歲貢，焦尾遺音詩四卷，存，未梓。

冰泉唱和集

金武祥撰 未見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自序曰：出梧州東郭外有潭堤禪林，向寂高竊，已遠塵俗，迤邐東北行，有小橋，橋下水聲潺潺，冰泉之所旁溢，有曲澗分注，以達於江；維澗而北，則冰井在焉，方瓷寒流，大旱勿竭，蓋唐元結爲容管經畧時所鑿也，舊有銘，而石已佚，越橋而東數十步，有寺巍然，卽以冰井名之曰冰井寺，寺依大雲山麓，拾級以升，有亭曰漫亭，爲游覽譚集之所，山色江光，近在几席，與華提禪林，同爲東郭勝境，而冰井寺之名尤著，余自乙酉監饒嶺西，爲屢至焉，卽是春秋佳日，修禊登高，咸育於此，縉紳之往來是邦者，盡矜題襟，贈答之作，積久成帙，因並刻之，而曰冰泉唱和集，當癸未甲申之際，法越交關，海防戒嚴於東，鎮南關扼守於西，梧值東西兩粵之衝，羽檄旁午，警報沓至，至余時在廣州佐籌集餉，日不暇給，及乙酉秋釁成，而余適至是邦，南徵校靖，閭井晏然，從公之餘，得以覽其山川，訪其古蹟，而予百年循吏詩人之遺韻，穆然猶可想見，俯仰流連，從容歌嘯，是又公之私幸也夫。

半塘定稿

王鵬運撰 存

「風雨聞吟室叢稿」鵬運詞集，乙稿曰雲墨，（薇省同聲集本）蟲秋（家刻本）丙稿曰味梨，（家刻本）丁稿曰蒼翁，（家刻本）戊稿曰嫺知，（家刻本）己稿曰校夢齋，（未刊）庚稿曰庚子秋詞，（家刻本）添發吟，（家刻本）辛稿曰南潛集，（未升）晚年刪定爲半塘定稿二卷，贈稿一卷，（歸安朱氏刻本）鵬運有志用世，而未能忘懷於得失，常以不登甲科爲終身之憾，於詞集編次，獨於甲缺而不書，意蓋有所致慨。」

案半塘定稿有朱彊村祖謀，鎮西雲德詳序。

袖墨詞

王鵬運撰 存

「篋中詞」譚獻曰袖墨詞千許萬漉無鏗鏘之迹一時無兩」

「風雨龍吟室叢稿」袖墨一集，強半作於官內閣時，所謂微省同弊集者是也，所與切磋詞學，爲端木，許况三人，端木以前輩居領導地位，同時作者，自惟馬首是瞻，鵬運讀金陵詩文徵所錄時丈（塚字子時）遺著，感賦齊天樂云，郭秦人師，灌夫弟裔，慚負賊寇多少，其影響之大，可以概見。

蟲秋詞

王鵬運撰 存

「風雨龍吟室叢稿」自庚寅以迄乙未，蟲秋味梨二集之所錄刊，尤多感憤悲涼之作，蓋鵬運以癸未移官西臺，而此數年間國勢陵夷，政治敗壞，甲午之役，受挫東鄰，扼腕腐心，人有同慨，鵬運雖平居接物和易，能爲晉人清談，間涉東方滑稽，而是時乃多與文廷式諸人往還，益關懷國計，與廷式聯句和韻至多，廷式固磊落權奇之士，所作詞皆寫其胸臆，而有激壯之音者也，以此因緣，而鵬運詞亦不期然而自趨於稼軒一路。

味梨集

王鵬運撰 存

康有爲序曰，爲文辭者尊詩而卑詞，甚謬論也，四五七言長短句，其體同肇始於三百篇，墨子儆哥詩三百，舞詩三百，絃詩三百，故三百篇皆入樂之章也，樂章以詠歎淫佚，感移人心爲要眇，故其爲聲高下急變曲折，亦以長短句爲宜，三百篇之聲既亡，於是漢之將進酒，艾如張，上之回，亦以長短句爲章，六朝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三三二

時鐘鼓吹曲既廢，於是清波，白羽，子夜，烏棲之曲，亦以長編句爲章，中唐時，六朝之曲廢，於是合律絕句黃河遠上曼聲之調出，爰暨晚唐，合三五七言古律，增加附益，肉好妙曼，音節冷冷，俯仰進退，嘗中乎桑林之舞，經首之會，暨宋人益趨化作新聲，曼曼如垂絲，強強如游龍，割絕如斫劍，拗折如裂帛，幽幽如洞谷，龍吟鳳嘯，鶯啼猿啼，體態萬變，實合詩騷，樂府，絕句，而一格於律，蓋集詞之大成，文之有滋味者也，古詩槩，律體強，詞曲冶，如忠貞文之異尚，而郁郁彬彬，孔子從文，以詞視詩，如以周視夏，周爲勝也，或譏其體態冶靡曼，蓋詞稱律絕而祖樂府，以風騷爲祖所自出，與雅頌分宗別譜，然雅頌遠爲鐘鼓吹，皆用長短句，則亦同祖黃帝也，吾嘗游詞之世界，幽博靈妙，水雲曲曲，鑿火重重，林谷與響，山海蒼琅，波濤相撞，天龍神鬼，洲島渺茫，吐秀沛乎寸心，既華嚴以芬芳，忽感入於神思，傲八極乎徬徨，信哀樂之移人，欲涕掇乎大荒，惟情深而文明者，能依聲而厲長，桂林王侍御佑遐，所謂情深而文明者耶，爭和議而逐鷹鷂，非其義深君父耶，歛日月而惜別離，非情深朋好耶，溫柔敦厚之至而爲詠歌游揚詠游之美成耶，其爲卓當白石之芳馨耶，但聞裂帛聽幽語，紫潮出浦，古琴瑟瑟，他日遊王子之故鄉，泛雲洲之煙雨，宿風洞之風絮，天晴豁開，萬壑湧秀，忽而雲霧半冥，一峯青青，有人獨立其上，蒼茫問天，其必情深而文明者哉。

自記，光緒癸巳七月，移官西台，波我風流，吟事漸廢，去年得四詞，而小令居其二，懶慢可知已，今年春，延荊州李崑先生爲序樞序柯爾孫謀師，文字之益，旁及老大，乃復稍稍爲之，三四月之交，憂憤所觸

，聞爲長歌以自抒寫，而同人唱詞投贈之作，其來紛如，吟興逾不可遏，幾成日課，然不審律，不琢句，期於盡意而止，非不求工，蓋實不能工也，秋風浩溼，候蟲有聲，漸不復作，適得彭寓元巾箱大字本清真集，擬仿刊人所刻詞中，恐工之未善也，誠刻拙作一通，以爲之式，嗟乎，當沉頓幽憂之際，不得已而託之倚聲，又無端而付之梓，可謂極無聊之致矣，蒙莊有言，梨橘柚，味各不同，而皆適於口，然梨之爲味也，外甜而心酸，此則區區名集之意云，乙未九月，半塘老人日記。

葉梨味集馬駒譽藏本。

鶯翁集

王鵬遜撰 存

〔風雨雜吟室叢稿〕集中摸知子以箋刻宋元人詞贈次珊，承賦詞報謝，即用原韻酬之云，莽風塵，雅音寥落，孤懷鬱鬱誰語，十年鉛筆殷勤泡，柱外獨尋琴趣，琪歎處，恁拍到紅牙心事渾如許，低徊弔古，試一臨前修，有靈詞客，知我斷腸否，文章事，覆甌代薪藕，新聲那辨鐘，管渠抵死耽佳句，語何驚人何補，君念取，底斷謂雲縷留得精神住，停辛佇苦，日醉上金盞，聞歌擊筑，離香任風雨，其拂鬱不平之氣，何肯稍自斂抑，嘗怪兩廣人士，往往悲歌慷慨，有幽燕豪士之風，馳逐以詞人見稱，殆非其本志也。

蝸知集

王鵬遜撰 存

〔風雨雜吟室叢稿〕丙申以後，漸由稼軒夢窗以上窺清真，蝸知集中，用清其體或和韻者，計十四闕。

案蟲歌味梨翁蝸知四編，各一卷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三五

校夢龕集南潛集

王鵬運撰 存

「風雨龍吟室叢稿」自己亥以迄甲辰，此六年間，大致不專一體，校疏處也中齊天樂馮馬神廟海棠，南潛集
中水龍吟惠山酌泉二闕，帶夢窗色彩，頗為濃厚。

庚子秋詞

王鵬運等撰 存

「風雨龍吟室叢稿」庚子聯軍入京，颶運陷危城中，與歸安朱古徵學士祖謀，同縣劉伯崇修撰福姚，共集宣武門外教場頭條胡同寓宅，所謂四印查者，得殘殘詩牌二百許葉，乃約夕拈一二調，以爲課程，成庚子秋詞二卷，其浪淘沙自題庚子秋詞後云：華髮對山青，客夢零星歲寒囑，斷盡秋腸誰會得，哀雁聲聲，心事共疏檠，歌斷難聽，墨痕和淚漬春冰，留得悲秋殘影在，分付旗亭。

「蕙風移隨筆」庚子亂作，驚翁瀛尹 案朱馮村先 忍齋 案劉伯崇先 生號瀛尹 生號忍齋 各紀以詞，庚子秋詞，春熱吟，皆實事也

，瀛尹尤深於律，同人憚焉，謂之律博士。

「江山劉師盤詞史」庚子之亂，聯軍入京，王氏以不及扈蹕，乃與朱祖謀劉福姚等約爲詞，其庚子作者，曰庚子秋詞，辛丑作者，曰春熱吟，此宣南詞社之終局也，又十年而清帝退位矣。

春蟄吟

王鵬運等撰 存

「風雨龍吟室叢稿」又自是歲（庚子）十二月訖辛丑三月，與朱氏及漢軍鄭叔問文燁，江夏陳隨隱仲忻，揭陽

齊剛主習經，儀徵劉應授恩，江都于鍾平齊慶，江夏賈冷香瑣，永定吳琴舫鴻藻，滿洲似園恩溥，山陰楊鏡生，福璋，滿洲南瀛成昌，應山宏芬卿紹佐，更相唱和，成春熱吟一卷，大抵皆感時撫事，幽憂危苦之辭也。

又聘運於詞，欲由碧山，白石，稼軒，夢窗，以上追東坡之清雄，還清真之澀化，雖模擬之迹，宋盡化除，而用力之精勤，情感之濃厚，推爲清季詞壇大師，自可當之無愧色已。

朱儀村留江南雜韻清代諸名家詞集，其題王佑遐集云香一瓣，長爲半塘翁，得象每筆花外水，起屏整較老柯，雄，嶺表此宗風。

四印齋所刻詞

王鵬運撰 存

案四印齋所刻詞十三種三十六卷附南宋四名臣詞集四卷凡十册光緒十四年刻本會稽李氏越曼堂藏今歸北平圖書館

「蕙風移隨筆」王幼謫給諫鵬運自號半塘老人（臨桂東鄉地名半塘尾，幼謫先塋所在也，）精通溫雅，初著金石，後乃轉一於詞，其四印齋（山谷送張叔和詩，我捉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所刻詞，旁搜博采，精潔絕倫，謙虛山毛氏弗述也，王氏在桂林曰燕棲堂，甯有園在城西南隅，條廊白步，鑲花鋪，納湖光，牆以外卽杉湖矣，半塘有鼻病，致增茲多口，然不足爲直聲才名玷也，四印齋所刻詞目，蘇文忠東坡樂府二卷，元延祐間

宋，辛忠敏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元大德廣信本，姜堯章有石道人詞集三卷，別第一卷，張叔夏山中白雲詞二卷，補錄二卷，續錄一卷，陸柳之詞旨一卷，王聖與花外集一卷，一名碧山樂府，李易安漱玉詞一卷，附事輯一卷，戈順齋詞林正均三卷，發凡一卷，附右詞六家二十五卷附刻六卷最十八萬七千一百二十五言馮正中陽春集一卷，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一卷，史邦卿梅溪詞一卷，朱淑真回棖居士詞一卷，第一生修撰花館校刻本，沈義父樂府指迷一卷，右詞別集南唐一家一卷，宋三家三卷，詞話一卷，最四萬四千七百二十九言，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補鈔一卷，南宗四名臣集一卷，趙忠簡得全居士詞，李莊簡詞李忠定梁溪詞，胡忠簡滌庵長短句，白蘭谷天籟集二卷，仰復痛蟻術詞選四卷，右宋元詞別集三家，七卷，總集一卷，最五萬七千三百九十有四言，趙巒殿花間集十卷，宋淳熙鄂州本草堂詩餘二卷，天一閣傳鈔本，周美成清真集二卷，附集外詞一卷，元巾箱本，蔡伯堅明秀集魏道明註三卷，金瓶殘本，右詞總集二家十二卷，別集二家六卷，最九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周公謹草窗若千卷（是詞付刻余已出都，印本竟未詒余，故不知其卷數，聞沈乙復有之，欲從段觀未果也），朱希真樵歌三卷，吳牧菴鈔校本，吳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附附記一卷，（都門刻本又楊州刻本，較前刻尤精采甫，斷手而半塘遽逝，未經印行，余所得樣本二以其一貽經綸先生。）

四印齋宋元二十家詞

王鷗選撰 存

（意風發隨筆）宋元三十一家詞四冊，宋潘閔道遺韻詞，李彌遜筠溪詞，鄧肅嶺梅詞，朱敦儒樵歌拾遺，朱

寒梅詞，倪稱綺川詞，高登東溪詞，邱宗文定公詞，已上第一冊，曹冠燕喜詞，姜特立梅山詞，趙彞老拙庵詞，袁去華宜卿詞，李處全晦庵詞，管鑑養拙堂詞，已上第二冊，王炎雙溪詩餘，陳亮龍川詞補，陳人傑龜峯詞，許棻梅屋詩餘，方岳秋崖詞，李好古萍齋詞，何夢桂潛齋詞，已上第三冊，趙必瓌覆瓿詞，歐良愷歌詞，無名氏章華詞，元劉秉忠震春樂府，張宏範淮陽樂府，劉因樵菴詞，陸文圭騶東詩餘，詹玉天游詞，吳澄草廬詞，李孝光五峯詞，已上第四冊。

「嘉興沈曾植馮村校詞圖序」翁翁給談，以真言名天下，顯其嗜好爲詞，詞多且工，復接刻其所得善本於京師，詔後備焉。

「江山劉錫盤詞史」，宋緒中王鵬運刻宋金元人詞，一時仿之者甚衆，零星孤本，萃於一編，尤非列入叢書者所及焉，宜乎半塘詞之丁也。

「風雨龍吟室彙稿」鵬運之有功詞壇，尤在校勘叢集，其發願校刻之始，蓋在官內開時，况周隨以同邑同官，嘗爲襄助，自辛巳以迄甲辰，前後二十四載，計刻成四印齋所刻詞十三種三十六卷，宋元三十一家詞二十五種三十一卷，而同人唱和之作，及其所自撰詞，猶不與焉，其用力之勤，可謂至矣，然其始刻雙白（辛巳三月）亦率意錄板，藉廣流傳，初未應用清代校勘家法以從事於此也，進而搜求善本，如花間，東坡，清真，稼軒諸集，始用影刻，迨後與詞村先生約校夢窗，乃決定義例，取清儒治經治史之法，轉而治詞，夢窗一集，校勘且五年之久，凡三易板，至死而後定，其於慎有如此者，其述例，一正誤，二校異，三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四〇

補脫，四刪復，自鵬選以大詞人從事於此，而後詞家有校勘之學，而後詞集有可讀之本，至張村先生益務恢宏，以成詞學史上最偉大之彙村叢書，駉翁道其端，張村竟其事，俛哉盛業，匪鵬選孰能開風氣之先歟。

案宋元三十一家詞三十一卷凡四册，光緒十四年刻本，會稽李氏越曼室藏，今歸北京圖書館。

蕙風文集

況周頤撰 存

「風雨聞吟室叢稿」蕙風文集若干卷。未刻，稿藏武進趙氏。

論詞詩輯

況周頤撰 存

「風雨聞吟室叢稿」論詞詩輯一卷，未刻，稿藏武進趙氏。

蕙風詞

況周頤撰 存

「風雨聞吟室叢稿」周頤晚年刪定蕙風詞二卷，武進趙氏刻本，周頤自言少作多性靈語，而尖酸之說，在所不免，已非薄遊京師，與半塘具晨夕，多所規緘，所謂重拙大，所謂自然從追琢中出，積心領神會之，而體格爲之一變，壬子以還，避地滬上，與滙尹以詞相切磋，滙尹守律甚嚴，余亦恍然嚮者之失，斷斷不敢自放，（節錄聲櫻詞自序）是知沈氏之詞體凡三變，所從得力，實爲王朱，甲午中日之戰，爲清廷最大恥辱，哀時涕淚，偶爲一揮，如水龍吟二月十八日大雪中作云，雪中過了花朝，憑誰問訊春來未，斜陽斂盡，層陰慘結，暮笳聲裏，九十韶光，無端輕付，玉龍遊戲，向危闌獨立，綈袍冰透，休道是傷春淚 聞說東

臯瘦損，算春人也。飄飄悴凍雲休捲，晚來怕見，撥指束指，嘶騎還驕，棲鴉難穩，白茫茫地，正酒香羞勸，玉關消息，說將軍醉，結筆大有事在，當時邊將之任用非人，可爲太息，二軍餐櫻菊夢諸集，作於壬子以後，身世斷蓬之感，輒託於倡優草木，聊以抒哀，此時思想日就頹廢，潦倒無聊之態，寫來倍覺動人，東坡詩云，誰能將兩耳，聽此寒蟲號，讀況氏詞，有同感矣。

蕙風琴趣

況周頤撰 存

「風雨龍吟室叢稿」周頤自定詞，與鹽村先生合刊爲鶯音集者曰蕙風吟趣，鹽村先生京江南頗陳述叔況麈筆，二家詞集云，雕蟲手，千古亦才難，新拜海南爲上將，試要臨桂角中原，來者孰登壇。

第一生修梅花館詞

況周頤撰 存

案第一生修梅花館詞，首新爲詞，次玉樓詞，錦錢詞，蕙風詞，菱景詞，篇首有江寧端木子疇，吳縣許玉璋韓巢題詞，光緒中刻本，附錄存梅詞，其少作也，于晦若先生題詞弁焉，後又益以二雲餐櫻菊夢爲九種，各一卷，存梅詞目序曰余性嗜梅，是詞爲己卯以前作，固陋無師友切磋，不自揣度，謬稱梨棗，戊子入都，遂觀古今名作，復就正于韓巢幼遐三前輩，疑恨其間者五年，始決知前刻不足存，以少年微尚所寄，未忍概從棄置，擇其稍臨入格者十數闕，錄附卷末，功候淺深不可釋如是，後之視今，猶今視昔，庶有進焉。

香海棠館詞話

況周頤撰 存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四一

案香海棠詞話一卷曰蕙風樓所著書第十一，附第一生修梅花館詞後，世謂海棠有色無香，惟蜀中嘉定大足南部各縣有之，先生所著詞底叢談，歷引名勝志冷齋夜話爲証，卽所詠香海棠詩妙氣清欲別有香者也，命名本此，話三十七則，首仿聲法則者甚備，其爲朱淑真鵲鵲詞辨證一則，誠有關風教之文，末一則考出詞人生日，正月初四黃仲則景仁，（見年譜）十一月李分虎符，（見本集）三月十二日蔣京少景祈（見懸畫溪詞題）二十五日王西樓士祿，（見名人年譜）五月初二日廣焚樹鷄，（見本集）初四日彭漢門孫適，（見延露詞題）二十二日項蓮生鴻祚，（見汪遠孫情尊集）六月二十九日李武會良年，（見本集）七月初七日周維圭之琦，（見年譜）八月二十一日朱竹垞森尊，（見年譜）閏八月二十八日王阮亭士正，（見年譜）十月二十八日蔣荇生士益，（見名人年譜）十一月二十二日王楹甫起，（見年譜）十二月十二日納蘭容若成德，（見高士奇疏香詞題）惟二四九各月，尙當補出，蓋先生嘗與繆筱珊王幼遐約爲祠社，月祝一詞人爲一集，其後繆先生有湖北之行，斯約未克踐也。

徽省詞鈔

況周頤撰 存

案徽省詞鈔十卷，附錄一卷，凡四冊，光緒甲午刻本，蓋官內閣時也，專錄清代內閣人詞，每家各繫小傳，有關內閣及詞家掌故者亦采之，自諸家本集外，多取材於王昶詞綜，蔣景祁彞華集，姚階國朝詞雅，卓因古今詞匯，蔣重光昭代詞選諸書，至先生所收清朝詞別集，將及千家，徽省詞亦將百家，故能蒐羅浩博，別裁精嚴；然猶以未得見趙雲松臨北詩餘，秦小峴無碍山房詞爲憾，卷首有王幼遐先生題詞，首字令云

「數才昭代，聲名紅紫英光蔚起，鏡說陽春池上曲，猶有高岑風致，地迴流清，官閑韻勝，雅望推中秘，王前盧後，題名更闢新例，遙憶藤直從容，詔成五色，高詠宮槐底，文彩百年繁後盛，金石增嘖猶爾，黃參微題，（潘功甫事）紅薇讀畫，（張溫好事）想望承平事，簪裾如接，後來英彥誰是。

「蕙風琴瑟筆」彙輯徽省詞鈔，裏訪顏修來曹頌嘉趙雲樵三先生詞弗獲，例言引爲恨事，比閱茶餘客話，壬午春玉月偶作留江南詞二十閱，分詠淮南歲寒食品，王蓮心宸讀而臨之，爲寫歲朝填詞圖云云，摩山先生曾官中書，據此知先生亦曾填詞，惜無從搜訪矣。

和珠玉詞

王鵬運 況周頤同撰 存

「蕙風琴瑟筆」和珠玉詞一卷，漢州張群齡隨桂王鵬運況周儀聯句。

蕙風琴瑟詞選

況周頤撰 未見

「阮食筆記」蔡襄術字竟夫，湘士之極奮拓者，病甚，以其所作松下廬詞寄子大鄂中，意託以傳，余聞而悲之，彙欲撰國朝詞若干家爲蕙風琴瑟詞選，專錄孤行冷集，以闡幽爲宗旨，而著人弗與焉，如松下廬詞之類是也。

蕙風詞話

況周頤撰 存

案蕙風詞話五卷，統計局藏本。

趙尊嶽跋曰，湖自辛酉二月，始受詞學於蕙風先生，此五年中，月必數見，見必詔以源流正變之道，夙會

升降之殊，於宗派家數定一尊，於體格聲調求其是，耳提面命，朝斯夕斯，未嘗薄其驚庸而啓發爲之不復也，曾巖默而證之，十得一二云爾，其論詞格曰宜重，拙，大，舉花間之闕麗，北宋之清疏，南宋之醇至，要於三者有合焉，輕者重之反，巧者拙之反，纖者大之反，當知所戒矣，其論詞心曰，心游萬仞，卷之則退藏於密，此心吾所固有，善葆之而後爲吾用，乃至並無用之迹，斯近道矣，其論詞徑曰，唐五代至不易學，天分高不妨學南宋，不必以南宋自翫也，學力專，不妨先學北宋，不必以北宋鳴高也，詞學以南宋爲指歸，正其始，毋歧其趨，可矣，又曰詞筆必求於鍊也，雖濟以雅則不儂，情生於文則不索，才氣充，勿失諸放佚，標韻美，益進於清道，乃至開密以疏，通實於虛，融景入情，出自然於追琢，倚聲家之能事最矣，又曰詞境宜知漸進也，境之云者，吾於斯道深造乎是，卽自立乎是，必先能渾成，然後有以自立，曰高，曰逸，曰靜，曰深，其造極者曰稜，要非渾成以後，未易遽言也，曾巖又嘗以宮律之說，請問於先生，先生曰，余固嘗言之矣，今日而言宮調，已與絕學無殊，無庸深求高論也，吾人倚聲，小令如浣溪沙，浪淘沙，慢詞如賀新郎，沁園春，調之至習見者，無庸斤斤守律外，乃如屯田，清真，石帚，夢窗，集中諸調，並宜恪守四聲，毋託不專家未盡善之作以自解，往往詞中佳句，因守律屢改，忽然得之，文字之樂，殆無逾此，皆樸實切近之言也，又嘗論讀詞之法，涵泳蕙索，則情景愈深，抑揚頓挫，則丰神諸響，昔賢一家之作，其名章俊句，意境絕佳者，幾於身入其中，而息息與古會，雖梭響字句，不以紛其心，則致力專，取徑適矣，先生之論詞也，常有至精之言，不刊之論，無意之頃，爲曾巖證發之，曾巖不敏，輒

茫然少所領會，雖且歎矣，先生舊有詞話未分卷，比讀得文少暇，風雨篝燈，輒草數則見示，合以舊作，自釐訂爲五卷，尊謙受而讀之曰，詞話之作，權輿於玉田義父，自明以降，枝駢尤多，上焉者摘挾華藻，間涉攷索，次或分門戶，競標榜，輾轉傳鈔，徒費楮墨而已，先生之詞話，皆其性靈學問襟抱之奇異乎人者所積而漫，自言平生得力之處，昭示學者致力之途，而證以前賢所作，補救時流之偏蔽，所論不徒泥章句，不馳騫高深，且如宋賢語錄，按照切理，委折包通，令人易曉，而習焉者或窮年尋經，弗克盡其緒，蓋前乎此，信之未見也，詞學不見重於世久矣，選聲訂韻者流，何嘗無才倍之士，卒以益潤管窺，未獲奉教於大雅，致叫鐵佛叫豎腐廊餽餽諸夫，而未由自拔，自吾鄉皋文翰風雨張先生提倡詞學，起衰振靡，宇內奉爲宗派，比歲半塘老人，益發揭光大之，顧校刊爲多，未見論詞之作，斯文未墜，詞客有靈，天以絕學昇先生於文物衰敝風雅亦絕之日，以薪火之傳貽來者，斯道剝復之機，將於此爲轉移焉，學者兩鍼卒之，緝闡蓋之清芬，復虞韶之雅奏，有鉅引尊謙爲同調者，則是編之流傳，烏可少緩耶，甲子健運節，受業武進趙尊嶽。

「風雨飄吟室叢稿」況氏生平師友，在北則王鵬運，在南則疆村先生，近代詞人，致力之專且久，而以詞爲終身事業，蓋無有出周頤右者，又其所造詣，乃偏於鑒賞，而不甚措意於校勘，即與王朱異趣，所爲蕙風詞話，疆村先生推爲千年來之絕作，故知周頤實爲詞學一大批評家。

粵西詞見

況周頤撰 存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四六

「阮盒筆記」粵西詞見二卷，丙申刻於金陵。

修梅清課

況周頤撰 未見

案修梅清課一卷，闕有刻本。

徽省同聲集

王鵬遜况周頤同撰 存

「繆荃孫宋元三十一家詞序」吾友王子佑遐，明月入抱，惠風在襟，孕幽想夫流黃，激涼吹於空碧，古懷落落，雅距類於虎賁，綺語玲瓏，燦不墮於馬腹，曾借端木子時，許君鶴巢，况君葵室，刻徽省聯吟詞，固已裁雲製霞，天工儻巧，剡葩斲芹，神匠自操矣。

「篋中詞」鵬遜曰，近歲中書諸君子，有徽省同聲集，作者四人，人各有格，而袷袍同柄於大雅，佑遐繫精，葵室隱秀，將治南北宋而一之，政恐前賢畏後生也。」

又秋夢齋詞序曰，獻投老以來，同聲新聽，韻表賢達，天涯素心，東有汪（美生）沈，（伯眉）嶺風懷想，西有王（佑遐）况，（葵室）撫虛結契，池波共藏，井水能融，出門有必合之車，異曲有同工之雅，花開草堂，去人不遠，拍肩搥袖，引以自豪。」

案徽省同聲集四卷，作者四人，贈王有袖壘詞，况有新鴛詞，及江寧端木子時之碧澹詞，吳縣許玉琢鷄巢之獨絃詞也，寧都彭鑾鈔軒有序。」

味腴軒詩稿

封祝齊撰 存

自序曰：余少嗜詩，自同治己巳後，南遷試，舟車兩費中，往往發爲詠歌，以抒其它餘無聊之致，願識聞才陋，不足舉以示人，所作輒隨手散佚，罕有存者，丁亥秋，林敬古咸京，一行作史，此事便廢，其間偶有所得，皆於夜時模山範水，自寫幽憂，更無復時隨情趣矣，壬辰春先君子諱還山，冬日負土畢，常集諸昆弟，連床夜話，時積雪初晴，朔風撼樹，聽村巷犬吠聲如豹，與打窗敗葉，撼爭鳴，幽悵之境，頗然塵外，因起拾階前落木，撥獸煨煮苦茗數甌啜之，取平生所作詩，長譚當哭，仲弟竹君讀而癖好之，亟請付諸手民，余惟詩不足存，而半生來味古之腴，矻矻于是間，亦有所心得，乃與諸弟重加編汰，得詩若干首，都爲式册，冷噲閒醉，大抵道塗之什居多，殆所謂勞者歌邪，光緒拾捌年仲冬月，眉君自識。

封祝溝跋曰：余兄眉君少工詩，十三齡補弟子員，屢以詩賦得優擢，時已噴噴人口矣，丁亥夏，余南歸侍祖，兄亦捧檄入秦，江干揮手，黯然魂銷，乃出其味腴軒初稿爲贈別之物，青箋藍笥間，高歌健節，真與湖光嶽色，淪我離愁，嗣後秦中郵書，屢以近作錄寄，山居課餘偶暇，持斗酒，對險箋，忘風雨彭城之感，歲辛卯遭先君大故，兄重歸歸里，手足忽逢，悲來橫集，非父事畢，每於陋室中促膝談心，更漏輒數下不止，因復手其前後詩稿數百篇，并以示余，於是掃地焚香，閉戶悉讀，每篇必誦一再過，幾於饑忘食而垢忘澆也，大約吾兄之詩，論者以爲追蹤唐賢，而欽奇詭麗處，使蘇陸復生，亦當奪席，此殆有識所推許，然家庭樞舉，遂者嗟焉，余固不敢諉加評騭，兄亦未嘗以此自多也，兄賦性疏達，平日流覽名山大川，及古人遺跡，所得詩不下千首，惜乎風塵奔走，半就散佚，存者僅抵此數，余慮其久而澆滅也，因與季弟

廣西近代經籍志 卷七 集部四

四八

鶴君同加編輯，付之剞劂，兄年力方強，他日服闋出山，誦詩授政，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固不僅爲
嶺嶠一詩人耳，時光緒拾玖年癸巳歲仲夏月。

案味腴軒詩集二冊，近年中華書局重刊，統計局藏本。

瑤笙吟館詩餘 崔瑛撰 存

案崔先生瑛字瑤齋，桂平人，瑤笙吟館詩餘一冊，子葆琳扶荔詞附焉。

趙柏巖集 趙炳麟撰 存

案趙先生炳麟字空垣全州人光緒二十一年進士選清涼幾道觀察御史柏巖集總目錄庭訓錄一卷光緒大事彙鑑
十二卷宣統大事鑑一卷彙呈朱子治本各疏一卷興亡彙鑑一卷諫院奏事錄六卷柏巖文存四卷潘井廬雜存二卷
柏巖詩存四卷潘井廬詩存二卷柏巖感舊詩話三卷凡三十七卷留林楊君守真所誌

愉園詩樣 王國梁撰 存

案愉園詩樣一冊統計局藏

晴園詩集 杜 贇撰 存

「邕寧縣志稿」杜贇字晴晴，縣諸生，爲詩人唐毓驥婿，詩集五卷，詠史詩至三百首，待刊。

劉名譽序曰，昔漁洋弟子洪昉思，問時法於施愚山，先述漁洋夙昔言詩大旨，愚山曰，子師言詩，和華嚴

樓閣，彈指即現，又如仙人五嶽十二樓，縹緲俱在天際，余則不然，嘗作室者欲斲木石，一一須從平地築起，夫漁洋說，慧力也，愚山說，定力也，慧出於性，而定成於學，自有唐迄今，擅詩名於一時，傳之曠世者，殆無逾此二義，蠲之祭，狐之腋，不能生氣迥出，語妙天下，則桃梗瓊壘而已，簡易枯寂，寒瘦迂腐，理境又無當於後事拾遺之旨，蓋詩學之難言也，余讀晴園詩集，不禁擊節而起曰，此真當代詩人，慧力與定力兼擅之矣，大抵詩之蔽，或誤空疏爲抒寫性靈，侈艷澀爲酷似江西，趨之者驅使才華，務爲瑰怪，拾西崑之咳唾，爲蕞等耳，喻晴先生，以歌厲頽魯之才，沉博絕塵，其清詞秀句，聰明冰雪，則漁洋所謂華嚴縹緲者也，其選材宏富，典雅瑰奇，則愚山所謂欲斲築室者也，君家少陵，別裁僞體，蘇長公腹有詩書，非先生其誰與歸，先生吾粵右名下士，久爲李鎮軍上客，虎報論文，柳營說劍，哀錄舊作，成斯巨觀，行付剞劂，特率陳惡見，用誌欣尚云爾。

紅蓮莊詩集

何毓祥撰 存

案何先生毓祥字遠君，北澗人，光緒二十七年舉人，紅蓮莊詩集一卷，統計局藏本。

碎琴樓小說集

何 韻撰 存

案碎琴樓小說集二册商務館本何先生韻字子康興業人宣統拔貢

冀州耆舊詩

甘曉撰 存

案冀州耆舊集若干卷，戊午冬豈堯先生啓見示，未成，稿藏其家。

樂志軒集

甘肅漢 存

案樊飛先生樂志軒詩集，又名滄瓠集，近人刻入粵西十四家詩鈔，十四家者容縣王貴德，臨桂汪運，高書游，朱琦，龍啓瑞，況澄，平南彭昱堯，馬平王拯，象州鄭獻甫，藤縣蘇時學，蒼梧許懿行，容縣王惟新，封祝唐，及先生也，己宋先生講學武林，曾以樞臚語作見寄，可二十首，又古文可得五十篇，余所存僅病足說，陽濟武誄辭，勵學語，自箴四篇。

獨志堂叢稿

張其鐘撰 存

案獨志堂叢稿一冊，分詩詞，文，遊記，日記，五種，行述駢焉，民國二十一年，長沙翟兌之宣顯刻於北平，並爲之跋。

風雨龍吟室叢稿初編

今人龍沐勛撰 存

案風雨龍吟室叢稿初編一冊暨南大學刊本

自然室詩

今人馮振撰 存

案自然室詩已刊

在江湖出塞柏葉四集

今人封祝祁撰 存

案在江湖出塞柏葉四集各一卷待刊。

珠山樂府

今人蘇康印撰 存

案珠山樂府一卷壬申刊於北平 邵瑞彭序

東坡樂府箋

今人龍沐勛撰 存

案東坡樂府箋三册暨南大學印行

玄同詩存

今人陸更存撰 存

案玄同詩存一卷未刊

愉廬漫存

今人黃朝桐撰 存

案愉廬漫存二册詩一册我的道德觀一册附小學文稿一册

附閨秀

紅蘭池館摭存詩

朱鳳亭撰 見末

鄭獻甫序曰，黃孝廉夢園先生之配，太史春庭先生之母，桂林朱鳳亭猶人，著有紅蘭池館摭存詩，歿後，其孫確齋少尹屬余序而行之，謀案婦人總集，始於顏竣，閨秀另編，仿於韋毅，增錄金管，流唱玉蕊，其風亦尙矣，吾鄉山水幽奇，土女靈秀，丹青入妙，自成一家，清白流徽，別有千古，而傳於竊翰者特少，蓋精軒探詩，不及韻外，珩璜表德，止於閨中耳，今讀紅蘭館此編，婉約面有新意，流麗而無鄙詞，然後知宜文授經，遠師異代，大家精史，近在同鄉，是真可以揚桂海之芳，而增藝林之重矣，夫國風靜女，首取三章，漢世班姬，發開五字，善吟柳砌，何碍闌閑，東西梓舟，或譏道士，逢迎廣陌，致疑令嫺，聲情

既陸，詞意亦蕩，則工如不工矣，又或茅氏賣宅，語襲前人，顧婦答詩，詞用文士，集中作賦，床頭捉刀，則作如不作矣，若太孺人著，老儒全羅，少歷多親，其述懷云，無才不可肆，無學詎能精，此詩之旨也，其詠柳絮云，明月照來潭似雪，舒風吹去不沾泥，此詩之品也，其寄外云，君心戀室北，妾夢到江南，此詩之才也，其喜子入翰林云，取士原來重詞賦，捫心何以副科名，此詩之心也，張燕公序昭容集云，窈窕丕曼，漸溫柔之教，歐陽公序希孟集云，隱約深厚，有幽閒之風，取法古人，同符作考矣，獻甫未拜登堂之母，幸識負庆之禔，手持一編，心喜三復，竊聞其相夫子之日，伯宗直言，預爲進諫，仲卿取禍，似有先機，卒之質索天高，荷戈地遠，慈姑垂老，幼子始後，太孺人左右其間，集中用陸績斷葱，曾母投杼，蓋謂此也，幸而鵲渡未馴，鷄竿已赦，徐淑留夫之句，溫家訓子之誓，窮愁易工，精華難秘，非天之故厄奇人，正天之巧傳才女耳，敬製亦首，附之末簡，若曰如孫窈之序三英，杜預之記二女，則僕非其人也。

澹如軒詩

朱 鎮撰 未見

「臨桂縣志」澹如軒詩一卷，存，朱鎮說詳詳錄。

「餘墨偶談」桂林花橋，風景極雅，朱詩媛女史錄，有樹影分樵路，山光壓酒旗之句，的是所在實境，女史爲況兩人廉訪太夫人，著有澹如軒詩一卷。

「粟香隨筆」況變筮持贈其祖母朱靜媛夫人澹如軒詩草，善文福兼備者，五古有云，言念閨中人，誰必乏英俊，若教語習勤，爾足取淑慎，亦見閨幃中德必發才，過石如溪云，地漸吾鄉近，關心節序，催遠山微

塔，枯樹半生苔，帆影隨雲落，灘聲挾雨來，湘江今夜月，歸思更徘徊，離江雨後云，雨後春光點染工，更無雲影碍晴空，東風吹鬢灑江冰，碧粉紅橋入鏡中，摘句，如靜院無風花自落，空林欲雨鳥先啼，聞裏偶忙因學畫，靜中多悟每焚香，皆清新之句也。

寫翠樓詩集

唐 氏撰 未見

〔臨桂縣志〕寫翠樓詩集四卷，存，唐氏黃東野室，自號廣寒通客，其集中詠項羽及人日詩，杏花大詞，尤爲人傳誦。

儂香閣詩

朱儂香撰 未見

案王元甫朱孺人墓志，孺人朱氏，臨桂人，永延河道應榮女，同縣恩貢廖大聞室，有儂香閣詩一卷。

松窗臆稿

趙宜鶴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趙宜鶴字松窗，臨桂人，山南瀘州知州宜本姊，按察司知事程獻燧室，有松窗臆稿。

紫桂吟草

羅致雲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羅致雲臨桂人，廖易範室，有紫桂吟草。

蘭心詩草

羅柔嘉撰 未見

〔三管英靈集〕羅柔嘉，桂平人，傅澄室，有蘭心詩草。

紫蝴蝶花館吟草

陸小姑撰 存

「三管英靈集」陸小姑，賓州人，有紫蝴蝶花館吟草。

「聽秋聲館詞話」會稽王笠舫大令集中傳有陸小姑者，賓州人，幼慧工詩，適同里覃六，六操農業，嫌姑弱不任鋤耨之役，給以母疾遺歸，而別裝媼婦，姑弗與較，藉吟詠自適，有紫蝴蝶館詩一卷，年二十八，以瘵卒，卒之日，笑曰，但吟詩句留青簡，不與人問白頭，其志可哀也已，盱眙汪孟榮觀察云，梓行其詩，螺山中翰（案即蕭山韓欽）爲賦解語花詞云，風酸繞指，墨碎研心，清露愁襟浣，淚銷千片凝牛省，應把鬢腸柔轉，絲絲獨繭，織不就鴛鴦衾暖，聽小樓凍雨黃昏，紫燕單棲慣，休說珠還璧返，問蘆蕪消息，人隔天遠，楚娥幽怨難分訴付與冷煞箜篌管，秋蛩命短，恁猶帶殘香淚顏，拚一場塵夢匆匆，留白頭誰看，（原註定有酸風繞筆頭研墨心先碎集中句也）

「粟香隨筆」沈燮笙舍人出示紫蝴蝶花館詩一卷，并云賓州爲粵西僻壤，閨閣中，尤鮮以翰墨名者，此詩爲陸媛所作，傳本已稀，畫載之以闡幽隱，全觀卷首王笠舫大令所爲陸小姑傳，其處境與西青散記所載雙卿畧同，其詩怨誦而不怒，亦多可紀者，傳三，陸小姑賓州人，故儒家女也，適同里覃六，六家操農業，甫三日，即脫簪珥，易龍具烏衣，隨雜作往；若負弩前驅者，小姑苦之，願以鍼黹紡織代鋤耨之役，不許，衣酷日淋暴雨中，少委頓，則執鞭撲辱之，小姑涕泣求死，未幾，給以母疾遺歸，闔家疑駭，詢得其狀，輿請復返，原故別讓門戶相當者，已有成約，力爭不獲，銜憤而返，踰年佳偵之，則夫已氏在堂，而呱呱者孀且百矣，母患甚，咸黨助之，將鳴於官，小姑慨然曰，是奚以蟲臂鼠肝者爲也，且古之遺流離放廢，

而鬱鬱不自得者，造物者將假之以千載之名，而不必屑屑於是也，小姑嫻吟咏，至是鍵戶下帷，與弟讀，招里中總角數小童，嘯鶴其間，供毋甘旨焉，滕司調者，拈紫蝴蝶花爲題課士，小姑寄呈一絕，滕大稱賞，親往詣之，如劉柳之造謝夫人者，滕故有婦姆，雅好弄筆墨，乃卽滕爲師，往來學業者六年，而詩日益工，然樂晚花初，秋陰春暖，未始不惜借以悲，蓋於絕十二年，而際作彌留，戒其家人持生年所爲詩及滕先生所更定者，走大雅以博泉煇光，時同年肝肺注君孟棠，權豪思恩，賓，思屬也，姑之猶子瀛洲茂才登太守之堂而親成焉，君一丹黃之，而余適以事留滯桂林，君方乞疾，將歸，相見，道其顛末甚悉，遂預斯事，成一卷，存詩如千首，而詞調以傳之，嗟夫，余觀古詩之詠棄婦者，或隱約其事，或徑直其詞，大率愴其窮而抒其憤，而非有假借而回護之他，小姑以勿任給使，重違所天，遂至淪棄，棄矣而造次顛沛，處之怡然，非有得罪於其父母鄉黨者也，而卒之天其天年以死，悲夫，蓋有數焉，不可強也，抑天固將玉成之，與廢人逸士，輝映今古，是又未可知也，公治長在縲絏中，孔子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妻以其兄之子，匹妃之際風化之基，豈可忽乎哉。

曇現詩存

梁承淑撰 未見

〔餘墨偶談〕梁承淑女史字連輝臨桂人，郡伯梁香都先生季女，貴縣林伯符茂才之配，才慧早世，有曇現詩存。集中五律最高，如伯符秋閨報罷詩云，烽火半天下，君行安往哉，決科不得意，驅車復歸來，我輩欲借隱，當時且老才，窮通勿復問，眞酒登高臺，友人彭星丞謂此數律，蒼莽之氣猶存，近代詩人，幾難抗

手，初於女子中求之云云。

靜怡山房詩集

文靜怡撰 未見

案文靜怡女史，鬱林人，潯州知府西亭先生女，李修甫配，有詩集一卷，周讓之先生題其集云，君不見五簾彩鳳下秦樓，聯翩比翼人間遊，又不見干將莫邪兩龍劍，紫氣騰霄動光焰，李郎磊落風英姿，唱隨有偶工爲詩，柳絮吟成驚道韞，齊熟新製數班姬，調琴鼓瑟等閒事，摘篋薰香自遊戲，蛾眉畫就更瀟灑，盤空硬語天葩墜，下筆應知如有神，行間字裏含清芬，烟雲變幻山水異，秋月春花景色新，幾生怪到並頭遠，復況聞歌吟似謫仙，繡夜寒將迺酒，書堂日暖共題箋，自是金閨得良友，長篇短什懷幾久，陽春一曲爲誰歌，知音莫遇還搔首，老我學詩骨不清，今聞仙樂耳初聞，稍與不櫛健進士，願憑金管譜新聲。

綠窗詩草

蘇念淑撰 未見

〔餘墨偶錢〕女士蘇念淑，字蘭仙，蘇爻山中韓女，徐小川繼達室也，年三十二而卒，著詩草一卷，中餘刊以行世，有瘦如三徑菊，貧儼一囊詩十字，爲人傳誦。

畫詩樓稿

朱玉僊撰 存

案畫詩樓稿二卷，統計局殘本，畫詩樓在潯州，蓋其隨官時所居，故以名篇，女史博白朱氏，北流黎學箕之母，孝廉兆瀛之祖母也，篇首有游畫坊鄉小谷曹讀堂等題詞，全書皆館閣名公精寫，楷法佳妙，得未曾有。

勘誤表

(卷)(頁)(行)(字)(誤)

例言二一六 故字下

一一二四 將

二三四 皆

三五二 邵

一二七 任

八一五一 說舊

九六三 光

一一〇一五 一八 候

一四三 九 遠

一五三 六 乙

一七一五四 六 鄉

二〇七 一四 聖

二二一 一六 九 班

二二九 四 五 班

勘誤表

(正)

有今字

若

賞

郡

在 舊說

先

侯

達

丁

鄉

聖

凡

班

之

(卷)(頁)(行)(字)(誤)

九四六 存

一〇六 二二 官

一一四 三三 筆

一二一 三七 大

一四一九 梓

一七一 九 某字下

二〇一二 一四 馬

二二五 七 四 間

二八一 五一 說蠻

三二一 一三 二 綱

三七三 九 令

三八 二 六 時乎

一二五 三 二 境

一二五 二 五 雜

(正)

孝

宦

筆

太

林 有能字

焉

聞

嶺表紀蠻

綱

今

知

乎時

鏡

離

三三三〇四一 東字

刪去

十一一九他

也

二〇七八 厚字下

有博字

五二 一五三九刻字下

有先字

二二一八 顏字下

有曰字

五 十一六王

玉

二二七十一 通欄庵主

通庵玉備

九 六三調

污

二九二 三七枝

伎

一六二 二七手

乎

三〇一二二四 守字下

有玄字

一七七 三〇離未

未離

三一 二八 庫字下

有本字

五 二二 二二 三一 離

裏

四二 八 四六余

余

二二 三〇 焉

馬

四五 七 三四與

與

二八 十一 二九 近中

中近

一一三 一五 伏賊

賊伏

六一 八 二二 裏

裏

一六一 五一 巢

有九字

三 一五 三 藜

藜

二〇 四 三三 是余之

是余詞之

五 九 十一 而字下

有弄字

五 三八 詞

是余詞之

一四 四 苑

苑

八 二九 見

而

七 六 三四 涕

涕

二五 七 三八 兀

尤

六 七 八 三八 恰

怡

四 二六 八 三一 瑩

榮

一〇 三 一 蕤

耳目

四 二六 八 三一 瑩

榮

一〇 三 一 蕤

蕤

勸誤表

七 一五九 三八悉
一六七 一 聊

八 二四芬

一八九 四三王字下

一一二 二三己字下

一九一 四一五蒙字下

二〇一 〇四四迴

一二四 四六限字下

一三一 一 截字下

七 二〇 一三 四三到此二字

一四 四五取所

二二 一 四三僅字下

二四 一 二〇山

三 九 颯

二七 一 三一 編

二八 五 十一 突

七 二九 九 三七君字下

六五 四 〇 祿

恙

聯

芳

有文字

有脩字

有棋字

迴

有到字

有止字

刪去

所取

有由字

生

飄

偏

哀

有鬚字

條

七 二 窠

一四 四一 疆

三二 七 二七 至字

十一 一六 裏

一三 九 升

三三 七 四一 癸未

七 三三 十 二〇 激

三五 四 二五 言字下

三八 六 二〇 宗

三九 六 一七 眞

四一 六 四二 迷

四五 七 八 叫

四六 一 三三 子 塚 木 疇

四七 一 一七 南字下

四七 二 二八 棒

四九 一 二〇 緞

五三 一 一九 塔字上

五五 八 一九 他 濕

窠

疆

刪去

袖

刊

癸巳

激

有檀字

宋

直

逃

蹈

木 塚 子 疇

有北字

捧

緞

有露字

也 隔



收 冊 0127

第 1200

廣西近代經濟志七卷

大成印書館

專印

書籍畫報
名片表冊
廣告商標
匯單股票

兼售

學校用品
中西文具
各色紙張
表冊簿據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印行

南寧大成印書館承印

南寧 強華書局 代售

三管圖書局 代售
大夏書局

定價小洋壹圓

113
20.2.47